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哈姆雷特》《奥瑟罗》

《里亚王》《麦克白斯》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02-000901-8/I·902

定价 8.90 元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哈姆雷特》《奥瑟罗》
《里亚王》《麦克白斯》

卞 之 琳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 · 北京

William Shakespeare

FOUR TRAGEDIES

HAMLET eds. Dowden, Dover Wilson, Kittredge etc.

OTHELLO eds. Kittredge, Walker & Wilson, Ridley etc.

LEAR eds. Kittredge, Duthie, Muir etc.

MACBETH eds. Kittredge, Dover Wilson, Muir etc.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Shashibiya Beiju Si Zho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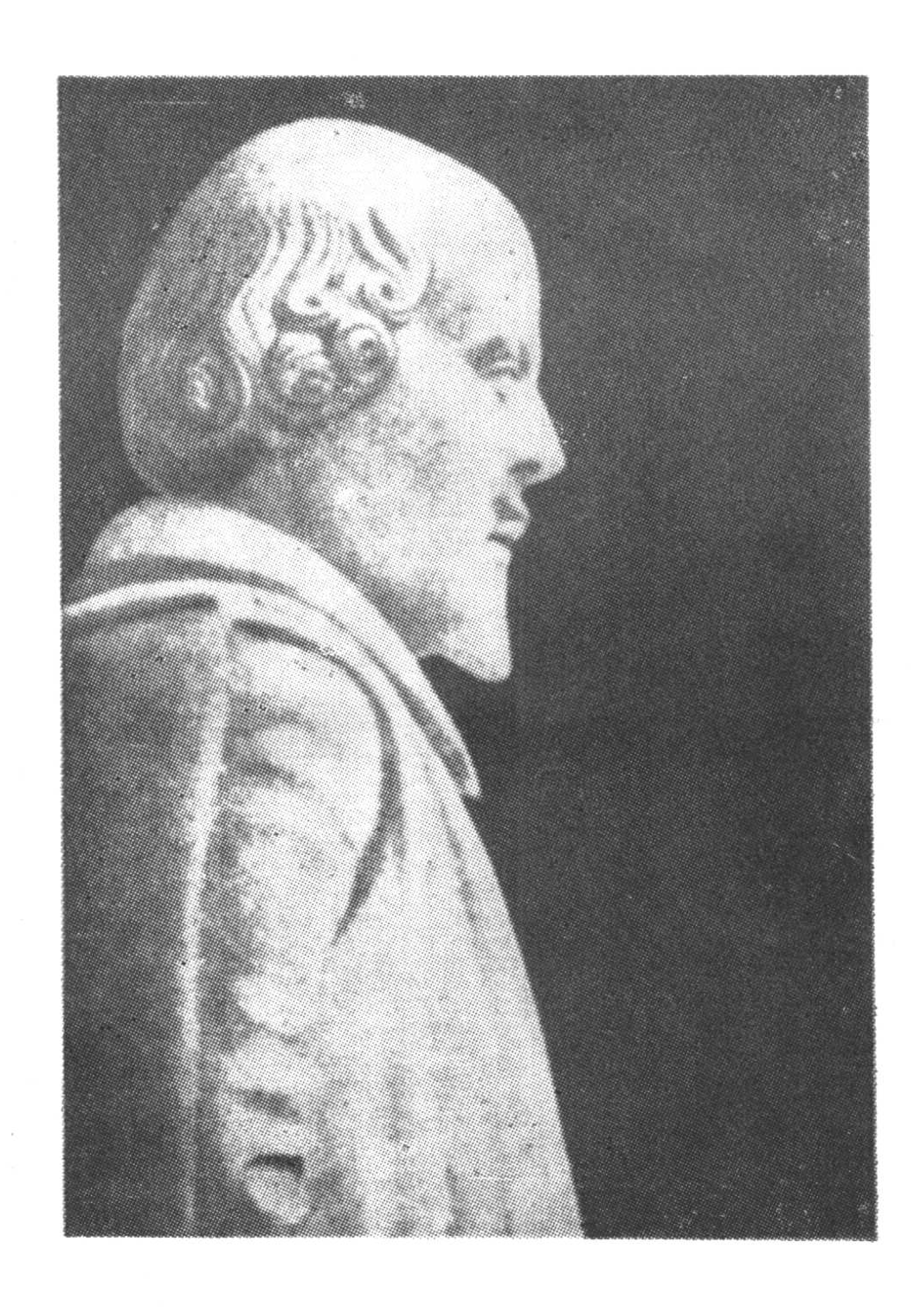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44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 5/16 插页2

1988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 7-02-000901-8/I·902 定价 8.90 元



作者像

译 本 说 明

一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奥瑟罗》、《里亚王》和《麦克白斯》后世号称"四大悲剧"。通行版本是出于十八世纪以来许多学者根据莎士比亚同事与友好在他死后编集并由同时代著名剧作家本·琼孙(Ben Jonson)题诗的一九二三年出版的第一个莎士比亚戏剧集(后世通称"第一对折本")以及莎士比亚身前身后出现的各种单行"四开本"和死后出版的其它"对折本"，综合考订编成，现代各种新版本已无重大歧异。这四部译本中，《哈姆雷特》主要根据陶顿(Edward Dowden)编订的"亚屯"版(1933，初版于1899)、多弗·威尔孙(John Dover Wilson)新剑桥版(1948，初版于1934)和吉特立其(George Lyman Kittridge)版(1939，初版)，综合取舍，同时参考"环球"本(1930，初版于 1877)牛津全集一卷本(1930，初版于1904)弗奈思(H.H. Furness)"集注本"(第五版，初版于1877)、亚达姆斯(J.Q. Adams, 1929)、法俊(Herbert Farjeon, Nonesuch,1953)西松(C.J. Sisson, 1954)等人编订的版本及其它新版本，《奥瑟罗》主要根据吉特立其(1941)、渥克(Alice Walker)和威尔孙(新剑桥版，1957)、里德雷(M.R. Ridley，"亚屯"版，1958)，《里亚王》主要根据吉特立其(1940)、杜塞(G.I. Duthie，新剑桥版，1960)、缪尔(Kenneth Muir，"亚屯"版，1952，1982)，《麦克白斯》主要根据吉特立其(1939)、威尔孙(新剑桥版，1947)、缪尔("亚屯"版，

1957)，以上三剧都也曾参考上列一些其它流行版本。最近国内出版的裘克安注释原文本《哈姆雷特》，也曾用以参考，校核旧译。

二 《哈姆雷特》田汉最早中译本（《哈孟雷特》）早年读过，已无印象；三十年代出版的梁实秋译本（首先用《哈姆雷特》译名）已仅记得一处。本人译本译于一九五四年，初版于一九五六年，曾参考曹未风、朱生豪译本（及其吴兴华校本），加工中发现个别不谋而合处，未加更动，个别受启发处，已另行改进，即使晚近才出版的林同济译本，也在新近校订中用以鉴照。《奥瑟罗》部分译于一九五六年，全部译完于一九八四年，曾参考曹未风、朱生豪译本，特别是方平译单行本。《里亚王》译于一九七七年，曾参考孙大雨、曹未风、朱生豪译本，译名即循孙译本改掉目前虽较流行、实离原音较远的《李尔王》，而将孙译名《黎琊王》简化以避中国联想。《麦克白斯》译于一九八三年，也曾以曹未风、朱生豪（方平校）译本参考译校。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根据本人《哈姆雷特》译本整理为英国劳伦斯·奥里维埃尔的改编电影配音（由孙道临为片中主角配音）改名的《王子复仇记》（一九五八年初次放映，一九七八年后曾连续在全国各地放映并由电视转播），也曾给了译者以检验的机会。香港大学中文系张曼仪曾在所教翻译课上以本人《哈姆雷特》译本为参考教材，提供过若干学生反应，香港中文大学周兆祥学术专著《汉译〈哈姆雷特〉研究》对本人译本有大量分析批评，译者在新近校订中都曾加以考虑。

三 声明亦即志谢，同时也为读者提供参证与比较的线索。在此应加提一点：译者首先受益于师辈孙大雨以“音组”律译莎士比亚诗剧的启发，才进行了略有不同的处理实验。

四 各剧原本，导演词本来极少，后世编订者陆续作不同的

添加(多弗·威尔孙加得最多)。这四部译本一律保持流行版本的面貌,尽量少加导演词;若不加说明,从剧词中即不易看出的动作,而多弗·威尔孙等的导演词中又有特别可取处,译本里也酌量采用或在脚注里注明。

五　注解力求简短。原文有些地方本来需要注解,但经过翻译,意思已经清楚,就不再加注。除在译文中已经采用的解释以外,译者认为也可取的不同解释,也间或在脚注里注出。

六　四剧古本,只在“第一对折本”的《奥瑟罗》末尾列有人物表,后世编订者一律在各剧正文前列出剧中人物表(及地点),而剧中人物都是按身份、地位、男女分先后,本不合理,后世通用,译本里亦仍其旧。人物表、导演词等在译文中一律用简易文言,以求简短而与剧词正文有明显区别,符合原来面目。原人地名汉写即所谓译音,尽可能与较为通用者一致,但为了较接近原音并符合汉语拼音,也有所更动(例如“苔丝德摩娜”改为“玳丝德摩娜”)。

七　译文中,逢原文用双关语处、谐音处,宁可增删或改换一些字眼,就原来的主要意义,力求达出原有的妙趣;逢原文故意用陈腔滥调处,也力求用相应的笔调,以达到原来的效果。

八　剧词主体,在译文中,以现代口语为标准,但也存心保持了一些还合乎汉语说话规律的欧化句法,例如“虽然”从属句搁在主句后边的倒装句法,又如“假如”、“如果”、“要是”等底下不加“的话”,“除了”、“除开”底下不一定加“以外”(但“当”底下一定得加“的时候”,不然收不住——事实上,西语化成汉语,这种句法也不需要常用)。

九　剧词主体,在译文中,概用普通话,其中只用“你”不用“您”,只用“我们”不用“咱们”,只用“看”不用“瞧”,读者自明且

习惯于严格分别的，可自行分别读出，作为“虚字”的“了”(并非“不得了”、“了不得”一类词组中的“了”)不另用它的变音字；“的”、“地”、“底”的分别也用不着，一律用“的”字。

十　剧词原文主要用“素诗体”(blank verse 或译作“白诗体”，非自由诗体)，每行轻重格或称抑扬格五音步(feet)，不押脚韵，但也常出格或轻重倒置，或多一音步，且常用所谓“阴尾”即多一轻音节收尾，此外主要就是散文体。《哈姆雷特》戏中戏的台词用双行一韵体(中文里或称“偶韵体”或称“随韵体”，各剧每场终了一语或数语、格言、警句、在一种特殊心情中说的片断，往往也用双行一韵体。穿插到剧中的民歌片断、小曲、打油诗等等，自有各种不同的格律，用韵也有不同的变化。译文中诗体与散文体的分配，都照原样，诗体中各种变化，也力求相应。在“素诗体”场合，也避用脚韵，按汉语规律，每行用五“顿”(或称“拍”或“音组”，非西诗律的“行间大顿”)合五“音步”，每“顿”(“拍”，“音组”)当中不拘轻重音位置，但总有一个主要重音(两个同重音或同轻音连成一“顿”〔“拍”，“音组”〕也就相当于一个重音)，不拘字数多少，但每行字数一般大致在十个与十五个之间(遇外国人地名模音汉写除外)。照现代汉语的吐音法，每“顿”(“拍”，“音组”)最普遍是两个字和三个字(即两音节和三音节)，一字“顿”(“拍”)和四字“顿”(“拍”，“音组”)较少。四字“顿”(“拍”，“音组”)最后一字必然是虚字(“的”、“了”、“吗”之类)，不然就分成两个二字“顿”(“拍”，“音组”)；一字“顿”(“拍”)遇上下文是二字“顿”(“拍”)，往往随本行需要粘附上一个或下一个二字“顿”(“拍”，“音组”)，不再独立成为一“顿”(“拍”)。诗体中，为了有别于散文，使节奏明显整齐，更主要取二字“顿”和三字“顿”，以它们为基干。外国人地名写成中文，因

为一般要读得快一点，最初(在《哈姆雷特》一剧中)以中文四字(四音节)以下到四字读成一“顿”(例如“哈姆雷特”算一“顿”，“福丁布拉斯”算两“顿”)，后来在另三剧里改为照原文音节数来读，协合中文诗体的“顿”律，不拘中文里写出来字数有多少(例如“我非丽亚”原文是三音节，在中文里可作一“顿”读，“奥斯瓦尔德”原文仅是两音节，在中文里亦作一“顿”读)，总之外国人地名基本上照外国读法。偶有原文出格，译文中却保持正常，或者相反，但不多见。

十一 剧词诗体部分一律等行翻译，甚至尽可能作对行安排，以保持原文跨行与行中大顿的效果。原文中有些地方一行只是两“音步”或三“音步”的，也译成短行。所根据原文版本，分行偶有不同，酌量采用。译文有时不得已把原短行译成整行，有时也不得已多译出一行，只是偶然。原文本有几个并列的形容词、名词之类，偶照国外莎士比亚译者的习惯，根据译文要求(主要是格律要求)，在译文中酌量融汇成一、两个或删去一、两个。这些出格与原文不能完全保持一致处，脚注中不一一注出。总之，原文处处行随意转，译文也应尽可能亦步亦趋，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尽可能传出原来的意味。

十二 原剧诗体部分读起来应比散文部分稍慢，译文读起来也应如此，诗体部分读起来略近于旧戏里的道白，散文体部分一般就相当于京剧里的京白、昆剧里的苏白，译剧中原该用北京土白相应处，因非本人力所能及，只是尽量设法译得俚俗一些。插入剧词中的谣曲、小调之类，注明“唱”的(例如玳丝德摩娜的《杨柳曲》)是按谱唱的，没有注明“唱”的韵语、打油诗之类，只是随口哼哼(例如哈姆雷特信手拈来的一些片断)。译者还不能确定有律无韵的“素诗体”在中文里也可以成为一体(在西方

现代也已过时），在这四部悲剧的译本里，只是照原文的本来面目，这样试用，如果读者不感到是诗体，不妨就当散文读，就用散文标准来衡量，因为译者的最低要求就是：不管诗体也罢，散文体也罢，必须合乎我们说话规律的汉语。剧本演出，是导演的再创造，可以节删和另行安排，这四部译本只是戏剧文学读物，不限制导演采用的删改自由。

卞之琳

1985年10月

译者引言

没有具备一定价值的作品，也就谈不上具备一定价值的作家。即使民间史诗，有了作品的物证才说得到创制与口头上以至书面上流传的（以及在流传中创造性加工的）无名氏集体与个体。没有莎士比亚名下三十七部的戏剧（包括部分显然与别人合作的以及仅仅插写了几段台词的），文学史上也不会有这位世界大名家的地位。而《哈姆雷特》、《奥瑟罗》、《里亚王》和《麦克白斯》从十九世纪以来已经被公认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尽管还有人（包括译者本人也曾一度）尝试撇开《麦克白斯》，终还不能否定其（“四”而不是“三”）为莎士比亚悲剧的中心作品以至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中心或转折点以至最高峰。别的且不说，就莎士比亚悲剧而论，各时代、各人的好恶且不说，就二、三百年来已成传统的反应而论，客观上恐怕难于否定这四个“最”字称号：《哈姆雷特》——地位最重要；《奥瑟罗》——结构最谨严；《里亚王》——气魄最宏伟；《麦克白斯》——动作最迅疾。“四大”就“四大”吧，虽然谁也不知道莎士比亚自己怎样想，他只是被公认为写了这四部悲剧而已。

凭莎士比亚戏剧本身来进行分析、评价，是综览莎士比亚作品所可遵循的基本道路。只有从剧本里才会最可靠的窥见莎士比亚思想与艺术的来龙去脉。

当然，反过来，没有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也就没

有这些不朽的剧本以及也重要的那一集十四行体诗。莎士比亚的生平资料极少，完全可以理解。关于他的文字资料既不少于早他三百年的我国戏曲家关汉卿，又不少于晚他二百年的我国《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过去，中外皆然，编戏、演戏固然是“贱业”，写小说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在贵族出身的曹雪芹场合也罢）。西方一代代学者，参证各代舞台上的实践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背景，经过二、三百年的曲折道路，对莎士比亚戏剧文本，进行苦心校勘、汰洗、增补，进行整理，作出了接近定局的贡献。虽然时至今日，也随时还有人妄图否定莎士比亚其人或妄测其作品出于别人之手，耸人听闻，那已经不值一顾。一条粗略的线索，看来合情合理，无法抹杀。莎士比亚从故乡斯特拉特福德镇市民家庭出生，略受过初级教育，到首都伦敦找出路，执卑微贱役，而登台“跑龙套”，而编脚本，而作戏班子股东，而出入宫廷、王府，而积攒一笔钱勉强为家庭摆脱“白衣”门面，而回家乡退隐告老，这一连串轨迹，已经为世所共认，约定俗成。恐怕也只有这样，莎士比亚名下的剧本写来显得对田舍俗物、豪门贵胄，同样熟悉（曹雪芹的熟悉道路显然是倒过来的，而且对封建时代晚期社会下层只是一瞥到本质表现而已）。这点了解，显然反过来也有助于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何以具有那么突出的意义与工力，那么突出的深刻性、丰富性、生动性。

文学作品又总是时代的产物。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位诗剧天才已经受“大学才子”辈嫉妒、奚落、漫骂为“暴发户式的乌鸦”，用他们这些人的“羽毛装点自己”。的确，当时这个“打杂工”，无非为餬口，亦即应社会上、下层的需要，干这种编戏的行当。他虽然也知道一些西方古典戏剧教条，对中世纪民间戏剧传统有所继承与翻新，对同时代戏剧风尚有所沿袭，而当然不知

道后世所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说法，当然更无从想到现代西方不断标新立异、叫人眼花撩乱的烦琐文学理论、解剖活人的文学批评，当然也不可能预先明白这一个多世纪以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的权威理论家所谓“反映论”、“世界观”、“创作方法”等等。但是从莎士比亚名下的大多数剧作(因为一部最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也总有败笔、漏洞、松劲处，所以不可能是全部剧作)，从这些剧作本身看来，总不能不承认作者极有头脑，深怀激情，掌握了多种表现手法。他的同时代人，剧坛敌手，同行知己，不仅有实践而且有学识的本·琼孙说他是“时代的灵魂”这一句话(及其下句)，就是最早指名道姓的评论精华，超出了后世西方资产阶级全部浩如烟海的莎士比亚评论，颠扑不破，甚至符合后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论。就算是偶合吧，巧合吧，折射吧，曲射吧，不计针对时事的影射（那在有长远价值的文学作品中是低级的)，哈姆雷特所说(这不是莎士比亚借他口所说又是什么?)“演戏的目的，从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里亚所说“这个……大舞台”，也只举例说(还有诸多“梦”呀、“幻”呀)，除了说“反映”还能叫什么呢？莎士比亚戏剧里，不大见诸字面，更多寓诸内涵，总处处有当时社会趋势的本质反映。

而那个时代，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的交迭年代，伊丽莎白(一世)朝与詹姆士一世朝的交替年代，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什么呢？这决不能期望当时人、当局人莎士比亚自己能道，亦非近代号称正宗或现代自命创新的西方一般莎士比亚评论家所能道或者所敢道。但是这些居莎士比亚评论垄断地位而亦非一无灼见、毫不足观的烁金众口，一方面总得称呼这个时期是英国文艺复

兴时期，承认欧洲与这个文艺复兴相生相长的人文主义这个过渡性质的数量小、能量大的思潮，一方面又不甘于或不敢于提说这个时期正逢英国封建关系没落，资本主义关系萌发，王权靠人民支持而得以中央集权，结束割据局面，统一国家，由此而促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英国领先进行，形成部分资产阶级贵族化、部分贵族资产阶级化，大势所趋，人民大众与野心勃勃的新剥削阶级进一步又与本质上还总是封建性的王权开始离心离德，人文主义这个两栖类思潮，随同英国文艺复兴由鼎盛而面临不可避免的危机。这后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和苏联学人的著述中得到启发而作的阐释，在今日中国也已经显得“简单化”了。无奈这符合历史提供的客观事实。三十年前我们点出了莎士比亚时代英国与生俱来的两面：至少在社会表面上，十六世纪最后十年，辉煌理想的驰骋，掩盖了阴暗，占主导地位，而到十七世纪最初十年，阴暗现实的暴露，掩盖了辉煌，取而代之，占主导地位——所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矛盾转化、矛盾统一的说法，要是提到莎士比亚时代的实质，恐怕到今天也无法回避（译者亦即本引言笔者，三十年前还属国内这种提法的始作俑者的行列，如今自己也一再想摆脱，无奈也由不得自己，摆脱不了，大概头脑已经变成花岗石了吧？）这种历史演变，在莎士比亚剧作里，偏偏有迹可寻，“净化”不了那么些并非无关宏旨的细微末节。从伊丽莎白（一世）一詹姆士一世时代，讲到莎士比亚剧本，睁着眼睛也不能不撞进这种“老一套”说法，不巧也罢，“恰巧”也罢。

再反过来，从莎士比亚剧本，按大致确定的写作先后次序加以统观以后，掩卷一想，对照莎士比亚时代演变和莎士比亚思想、艺术发展的轨道，好家伙！偏偏象剧中人着邪受蛊一样，随处都会撞上一些“巧合”的蛛丝马迹。“解铃还是系铃人”，不行，世

风迭变，经过了几十年，你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吧，总是不肯苟同也得苟同，过去曾亲自加以发挥而如今在随声附和当代的时髦西风的冲击当中，你自己厌弃这“老一套”，却不象金蝉能脱壳得了。是历史无情呢，还是真理无情？作品俱在，如何“洗刷”？就是那么“不巧”！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无可否认，至少可以分前后两大时期，或者加一个尾声时期。前期以喜剧、历史剧为主，后期以悲剧加阴暗喜剧（或悲喜剧）为主，最后是一个传奇剧的短短结尾。而“四大悲剧”，恰好写在这个中心时期，特别是《哈姆雷特》正写在一六〇一年左右的这个转折点上，也最明显表现了这整个转折点的开始，另三部就据以作路标，发展，深化，一起来构成一大从分水岭亦即一大道鸿沟，达到了莎士比亚悲剧（以至全部剧作）所表现的阴沉思想的最低点同时也是卓越艺术的最高点。继续下旋，在历史条件下，矛盾不能解决，人文主义（在这四部悲剧里，与“神”、“兽”并列和对立的“人”字特别到处蹦出来，好象有意着痕迹的要证明这里确有人文主义思想）内部矛盾表面化，出现了危机。然而矛盾出奇迹，危机出转机，大概只有山穷水尽，才会柳暗花明，经过差不多同时编写的阴暗喜剧的哭笑不得，稍后编写的最后两部罗马题材悲剧的超越社会、凌驾人民、高蹈膨胀以至自命拔山盖世、俨然顶天立地而实际上产生昏沉、颓唐效果的末世哀音，和另一部希腊题材悲剧的落到精神分裂边缘所发出的愤世放言，最后结束于两部乏力的传奇剧以后最高明的《暴风雨》那一部传奇剧，以幻想取代了理想，聊以获取矛盾统一。实际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只有这样才能象绝处逢生，得以一瞥远在天边以外的海市蜃楼——也可以说无意中作了一下高瞻远瞩。三十年代“左”得幼稚而总得算进步的英国青

年文学理论家(考德威尔)曾认为这部告别传奇剧里显出了当局者迷的资产阶级所不能企及的“封建透视”以至人类以掌握自然规律(剧中是假想以魔术)操纵自然(即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那么一点远景。这种说法,看来也不无一点道理。

当然你尽可以提出千百种理由,象作机巧运动,抛弄彩球,言之琢琢,证明莎士比亚编写“四大悲剧”,和这些“套话”全然无关,但是你一旦落眼到历史上的那个局面、创作者际遇的这条脉路,认识上、赏鉴上,想一下子跳进到“自由王国”,不免会抱憾终宥于“必然王国”,无可如何。你只可能从这些悲剧里得到一番“感情净化作用”(Catharsis)或者郁积的缓解作用。你在这方面,也就正好象这些悲剧主人公男女,越是挣扎,越是在劫难逃,越象小昆虫想挣脱蛛网,越象变成了作茧自缚,陷于悲剧的命运——就算命运也可以。

这种实质上是决定论的命运感,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里特别明显。这不可能求之于那些蒙昧的低劣“蓝本”和传说性历史记录的胡涂账素材。莎士比亚,以古喻今,借用那些迹近荒墟的基地或者检拾那里的零星砖瓦,兴建他自己别具匠心的高楼大厦,树立他自己别具深意的丰碑,输入血肉,赋与声色,也就提供了哈姆雷特这个人物本身作为钥匙或探测仪。因为这位不仅是一般能文能武的悲剧主人公,而且既是王子又是从欧洲人文主义中心之一的威登堡大学读书回来的学生;“四大悲剧”里只有这一个悲剧主人公堪称我们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也就难逃充作莎士比亚思想、艺术的代言人的嫌疑。这种命运感,我们宁可较恰当的称之为历史命运感,就在以哈姆雷特为主人公的这部悲剧里作了最醒目、最有条理的表达。

画龙点睛,这也就几乎难以置信的正合《哈姆雷特》这部悲

剧的核心、《奥瑟罗》和《里亚王》换两副面貌而齐头并举、进一步发挥的这两部悲剧的核心以至《麦克白斯》一发不可收拾的这一部悲剧的核心。哈姆雷特在全剧中最着痕迹的一些台词，贯串起来，也就说明了一切。理想在现实面前的破灭、是非的颠倒，等等，都不成其为外加的附会。关键性的几处道白字句，无法不令你感触与思考而得出个中消息、此中三昧。

首先，“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然后，“丹麦是一座监狱”，再后，“万物之灵，宇宙之华”化为“乌烟瘴气”那一段散文体独白，再后“活下去还是不活”那一段素诗体独白，再后，“有准备就是一切”——准备什么呢？连一死也有所准备，无所谓了(这句话摘截起来，也可以用作另具积极意义的格言)。最后，“另外就只有沉默”——就是说元凶除了，英雄也不免一死，只有把自己也不明其必然的命定似的意义所在的故事传诸后世，不用解释，作为教训，亦即把希望寄托于来者。尸身成堆，响起了隆隆礼炮。理想、正义、人道，经过灾殃，重又一闪了光辉。而这些关节(语言加动作)，前呼后应，不就明明显出了全剧的神髓？

这种西方学者与批评家早就意识到或者明指出的炼狱历程、升华途径，尽管最后一闪光是十分渺茫的，显然也贯串了《奥瑟罗》和《里亚王》甚至更后的《麦克白斯》。

后来这三部悲剧的主人公，形象高大，正反面都一样，都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巨人型，而都不象哈姆雷特一样的同时是知识分子，本该是说不出这些道理的，只是叨光诗剧这个程式化体例，口头上也有类似的表达，即使有时候作了些夸张的豪言壮语，或者出口成章、隽句连篇，也并不以辞害义。

《奥瑟罗》自有其出人头地的特色。

莎士比亚在这里竟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多才多艺巨人型的一个单方面高度集中赋与了悲剧主人公。他不仅是一介武夫而且是有色人种的“黑鬼”，“蛮子”！他并没有半点高雅的文化教养。他当然不会舞文弄墨，他只以半辈子戎马生涯、出生入死的历险奇遇，作为资本，借助诗剧体例的方便渠道，道出了一些惊心动魄的台词（在他的对立面反派角色亚果说来就是“吹牛”）；他只靠自己勇敢而不长心眼的忠厚品质“闯江湖”一般苦炼就一派凛凛然大将风度，在剧本开头，体现了人格理想——从第一幕，由亚果挑起的骚乱面前，他泰然自若所说的一句话“明晃晃刀剑都收起，着露水会生锈”，即可见一斑。唯有这样，拒绝了多少威尼斯贵公子求婚的大家闺秀玳丝德摩娜才会不顾世俗偏见，不顾种族、门第、年龄等等的差别，偏偏锺情于这位“黑将军”，并以身相许，与他结为伉俪，完成英雄美人的理想开端（接着在经过风浪同到塞浦路斯以后，奥瑟罗也曾称玳丝德摩娜为“女英雄”或“美人英雄”也就来得并非偶然）。

不仅如此，莎士比亚竟还把反派人物，奥瑟罗的旗官亚果，陷害奥瑟罗，破坏他和玳丝德摩娜的结合，写得象并无动机。从个人说，他并不为了争风吃醋（他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情爱，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嫉妒）；为了不受提拔为副将（个人委屈），因而怀恨在心，下那么毒手，也显得不成比例；为了贪财，倒较有象征性社会分量，只是还有点象出于轻描淡写。而亚果在阴谋、毒计得逞亦即败露、害人自害、一命也就难逃的时候，闭嘴死不肯坦白什么，也显得十分顽强，也有点出人意料了。

这些不可解处，莎士比亚，虽然不可能作自觉性阐明，却无碍有自发性感受。历史、社会上两种力量激烈抗衡所产生的大起大落，在莎士比亚笔下一显缩影，就不同一般，呈现出理想的

高度和现实的深度。不言自喻，无声也就胜有声。莎士比亚在此，也就象在另三部大悲剧里一样，既远超出原始故事的叙述者，又远非后世那么些争议不休的文学批评家（包括首先把通过奥瑟罗自杀前略一恢复理想光芒那段独白称为"聊以自慰"的聪明一世的现代批评家——托·斯·艾略特）所能企及，也就可以理解。

《里亚王》的翻腾，直上直下，更为陡峭、奇拔。年龄上显得是顺序的，丹麦王子的青年——威尼斯摩尔将军的中年——远古不列颠老王的暮年，程式化脸谱（借用中国旧剧舞台术语作比喻说）也应是小生式白净脸（带点苍白的）——净角式大黑脸——多血质（虽然白发苍苍的）大红脸。与之相应，这个老寿星不自控制的感情冲动象雷震，无意中撞到的睿智开窍象电闪，层层加码，步步激化，摔得重，翻得高，使这个悲剧在"四大"当中达到了空前的境界，也就绝后了。带有理想含义和现实含义的事物，里亚王自己不仅谈不出而且是认识不清的，只是也借助诗剧工具，凭动作与道白，切身体现了，亲口吐露了超出他自己所能想象的理想与现实的激荡。剧中的暴风雨是两者互相交替的契机，相得益彰的里亚和格罗斯特两条主次线同一历程的转折点。舞台上能不能演出这场暴风雨，外在的暴风雨，是后世读书的聪明人想出来的糊涂问题。实际问题是演员能否演出里亚王自己也明说的他这场"内心的暴风雨"。

里亚开头，不同于哈姆雷特和奥瑟罗，就是老胡涂，昏君也罢，暴君也罢，在封建社会顶端，却只是一般，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汉，当然不是正面人物，然而也够不上就叫反面人物。但是经过暴风雨，外在的与内在的，相激相荡的炼狱式历程，刚愎自用、作威作福的昏君以至暴君，身为国王落难与乞丐为伍，自己也变

成乞丐的历程，一下子升华而达到理想人格的境界，最后俨然象格罗斯特的儿子艾德加劝喻他同被加害到弄瞎了眼睛的老父所说的“成熟就是一切”(呼应着哈姆雷特的“有准备就是一切”)，不得已和自己的既不守旧而亦忠亦孝的女儿考黛丽亚同归一死而再一闪理想的光辉。里亚在落难的最低点，即在暴风雨场面和濒临疯狂的一刻，达到了以穷苦大众为怀的清醒境界的最高点，说出了：

赤裸裸的可怜人，不论你们在哪儿
遭受到这种无情的暴风雨敲打，
凭你们光光的脑袋、空空的肚皮，
凭你们穿洞开窗的褴褛，将怎样
抵御这样的天气啊？啊，我过去
对这点太不关心了！治一治，豪华！
袒胸去体验穷苦人怎样感受吧，
好叫你给他们抖下多余的东西，
表明天道还有点公平。

这是从现实的感观得来的，后来的疯话更足以证明：

什么！疯了吗？一个人没有了眼睛就看得见这个世界的面目。用耳朵看吧：看那个法官怎样痛骂那个微贱的小偷。听，侧过耳朵来：换一换位置，现在猜猜看，哪一个是法官，哪一个是小偷？你看见过一户农家的狗咬一个叫化子吗？……还看见过那个家伙逃避那条狗吗？从那里你可以看到威权的伟大形象——狗当了道，人也就得听话。

你这个流氓公差，停住你毒手！
为什么鞭那个妓女？你自己敞开背！

你一心只想拿她来干那个勾当，
却为此而打她。放高利的绞杀骗小钱的。
衣衫褴褛，破绽里小恶大露，
锦袍掩蔽了一切。罪孽镀了金铠甲，
法律的长枪刺上去自己会折断，
裹了破布条，侏儒的草管也穿得透。……

似乎还恐怕强调得不够，稍前还配有格罗斯特同样的感受与幻想：

我是在看得见的时候摔了跤。
富足常促使人不经心，困苦反而会
于人有利。……

来，把钱包拿去，你这个可怜虫
受尽了灾殃的折磨。我如今落了难.
正是你走了运。愿天道永远如此。
让穷奢极欲的富裕人感觉到
天网恢恢，别让他玩忽神规，
麻木不仁，竟至于视而不见；
从此分配上清除了过分的享用，
人人有足够的一份。……

里亚在暴风雨场面所面对的人物事物形象，除非你睁着眼睛视若无睹，莎士比亚时代英国有圈地运动以及为之袒护的鞭打“游民”之类的法令，你无从否定。此中总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这个组成部分，给予无辜老百姓的残酷灾难，借权威颠倒一切是非的这一个历史性现实。

同时，在偏偏是摩尔"黑鬼"有缘扮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巨人型的一个方面的正派主角以后，《里亚王》继续把丹麦王子悲剧里表现"疯有疯福"的倾向，以"疯中有理"、"瞎了才看见"、"坏事变好事"之类的动作与言词，进一步发挥到淋漓尽致，在全剧中简直是铺天盖地而来，形成了这部悲剧的又一大特色。而这种"歪理"实质上不是辩证法又是什么呢？

《麦克白斯》以恶汉为主角，似乎不符合传统正规悲剧的标准。但是麦克白斯开头是卫国大将，以英勇立了大功，诱发了个人野心，一念之差，如水之就下，大开杀戒，愈演愈烈，终以自己授首结局。这种不象悲剧应有的处理，坏人得坏报，却也象展示了辩证法的又一种表现态势。这里是以高速度为特色。不象弑兄、夺嫂、篡位的哈姆雷特的对立面克罗迪斯，经过多少曲折，最终才由利剑、毒剑、毒酒三重圈套都落到自己头上，麦克白斯自以为给自己伤天害理篡夺到的王位求得重重保险，一股脑儿向"血海"直冲，直撞上礁石，粉身碎骨。女巫所说的"丑即是美，美即是丑"，开头是谜一样不可解，不可参透，马上就证明似非而是，颠倒了再颠倒过来，以诡辩形态展出了，倒是迅即得到辩证的兑现：萨奈姆树林向屯西嫩果真走来了，前来挑战报仇的麦克达夫果真不是"女人生下来的"汉子！

然而，正是到临了，又显得不可解。麦克白斯既然后来绝望到听说麦克白斯夫人死了也满不在乎，看穿了：

> 人生只是个走影，可怜的演员，
> 在台上摇摆了，暴跳了一阵子以后
> 就没有下落了。这是篇荒唐的故事，
> 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和狂乱，

没有一点儿意义。

也看穿了女巫们捉弄他的预言都已经应验，正象命定，最后到走投无路了，他还是不肯认输，不"学罗马那些傻好汉/拔剑自刎"，还是要"一死也至少披个铠甲"，即所谓"将军死在马上"。怎么他却又表现了当初作为大将卫国杀敌的英勇，又收敛了恶魔式的篡位暴君的残酷狰狞相，发出了壮烈气概呢？正是在这一点上，《麦克白斯》悲剧又不同于前三部悲剧，在这里，理想、道义不是从正面主人公身上恢复了最耀目的一闪光辉，而恰好从末路的恶汉身上。麦克白斯是如此，狠毒胜过丈夫的麦克白斯夫人也只有到精神崩溃的梦游病境地才一显人性的火花。这，一方面正是显出了悲剧作者的悲观到此已经深沉到不能自拔，同时，另一方面，悲剧作者，即使又在无意中从悲剧绝境里也隐约瞥见了理想、道义的最终胜利、希望、信心的最后恢复。

话又说回来，"四大悲剧"里以一死收场显出光辉的主人公（包括例外的以恶汉身份结局的麦克白斯），总还是以高大形象使活下来收拾残局者相形见绌，难乎为继。福丁布拉斯竟也如此，凯西奥更谈不上，艾德加和阿尔巴尼也好，摩尔柯姆也好，最终也还都是配角而已。贯串"四大悲剧"，总象有一种宿命论，那又怎么说？实际上是一种决定论主宰了悲剧作者。"回天乏术"，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注定了谁也难以超越。一开头，"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哈姆雷特的使命感，接力式通过四部悲剧，到头来，还是个"真糟！"里亚王，照蓝本或材料来源，原是复位的，莎士比亚想得远为高明，偏叫他的女儿考黛丽亚从法兰西带兵回来为他兴师问罪，功败垂成，与老父一同被俘，先叫他一变而还以言归于好，重得团圆为慰，乐天安命，以冷眼阅世为得计，

却在坏人一个个自取灭亡以后，偏又出于不可弥补的一点时会的差错，在冲天愤怒中手刃也是为生活所迫而昧良心受命绞死考黛丽亚的凶手，结果也同归一死。这一点也可以佐证剧作者的别具只眼。这些戏终都是时代的悲剧。

莎士比亚沿用诗剧体（当时戏剧都是诗剧体），为表达他匠心独具的悲剧寓意，在语言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方便，自不在话下。难得的是：剧中不仅在主角、副主角的口里，而且在许多配角以至"龙套"的口里，也经常说得出各显个性的语言，闻其声即似见其人。剧中人人脱口成诗，又人人并不千篇一律，分得出彼此，崇高的、庄严的、诙谐的、下流的，不一而足，不但因人而异，而且随场合不同、心情不同，而时有同工的异曲。莎士比亚就能这样用戏剧俗套而不为所囿，随心所欲，驾驭条条框框，都得心应手。

莎士比亚在"四大悲剧"中也可以破例搬出丑角，象中外高明的古典戏剧家一样，还使用得恰到好处，有时偏叫小丑（莎士比亚时代专业弄人就叫"傻子"）表现为明辨是非、最通情达理甚至最高尚的人物，而另一方面又会叫冠冕人物扮演了小丑的角色。是非颠倒这种剥削社会的不公平本质，在莎士比亚笔下，总会通过这种再颠倒过来的戏剧处理，一快人心。

大悲剧却又沿用了一些似乎浅薄的噱头。"四大"当中，《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斯》里有鬼。前者开头不只是悲剧主人公单独见到阴魂，后者始终只悲剧主人公一个人见到，但是鬼外又加了妖——女巫。后世评论家为莎士比亚屈从迷信开脱（其实信神也不是迷信吗？）就说当时一般人都信鬼，大可不必；现代评论家借用精神分析学来大做文章，又是穿凿附会（例如说哈姆雷特母子情分是欧迪浦斯情结）。其实，在莎士比亚笔下，里亚王自

已都认识暴风雨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斯见鬼，也是内外统一、浑成一体的。这些戏剧噱头的运用，在莎士比亚手里，也不同一般。为了烘托自己的高深命意，他使边鼓也融入了悲剧的主旋律。

过去多少莎士比亚评论家，为了哈姆雷特是真疯是假疯，费过不少口舌，现在已经少见谁再如此作庸人自扰。胸中有不能一吐的块磊，趁三分酒意发十分酒疯，自属人间常事。何况忧郁王子，在深重的精神打击之下，在顾虑重重、不好轻易下手、以一报私仇为快的压力之下，趁势装疯明明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策略，而剧烈刺激又不是明明害得莪菲丽亚真疯了吗？接下来的另三大悲剧里，疯痕处处，也正可以发人深省。连奥瑟罗也一度口吐白沫，又居然在威尼斯派来的贵戚特使的面前手掴无辜的玳丝德摩娜，最后手掐她至死，在读者或观众看来，本身也就是疯狂行径。连从没有疯过的麦克白斯一连串杀人如麻，也只好叫疯狂行径，而他的夫人后来也就真疯了。更不用说里亚王，他在全剧里历经了多长的真疯阶段，达到过疯狂的顶点，而艾德加也就用装疯作为手段。疯狂或者类疯狂贯串了“四大悲剧”；越出了“四大”范围，莎士比亚写到《雅典人泰门》，正如有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剧作者好象自己都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借泰门口说出了一些精辟的道理，却到了写不成一部完整悲剧的地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思想、艺术的震撼力量，异乎寻常，即在于此。

以“四大悲剧”为中心的莎士比亚戏剧，三、四百年来，从纵向说也好，从横向说也好，流传与扩散，既没有中断，也没有止境。它们引起的诠释与评论，层出不穷，各有能自圆其说、不乏一得之见的不同领悟、不同阐发，足见戏剧本身内涵的深广。至于所引起的奇谈怪论，愈到晚近，愈见频繁，究其原因，明显的出

于三点：首先，无视已经过考订、基本定型的戏剧文本；其次，忽视当时的历史背景；第三，不理当时适应舞台要求的诗剧体例。在这三点当中，第一点是主要的，因为不论今日各国与当时英国有多大的不同，我们单从戏剧文本也就在此时此地可以窥知彼时彼地的社会本质和剧艺程式。“四大悲剧”，正因为深入一时一地的实质反映又不囿于一时一地的表面录象、刻板图解，才在各时各地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长远的生命力，正是以特殊见一般。世界历史就是在矛盾中发展，曲折中前进的，螺旋式的轨迹都有一段弧线彼此相应，彼此相似，所以有卓越成就的艺术品，对世界人民，总具有久长的欣赏价值、启迪作用、借鉴功效。明乎此理，我们才更了解本·琼孙把莎士比亚称为“时代的灵魂”以后又说“他不是囿于一代而照临百世”。

引言总是外加的，门外的，不得已而提供了一些线索，总不免给了叩门者以条条框框，开卷者尽可以先把这一套撇在一边，径自进门去面对作品（在这里的场合是面对尽可能相应保持原来面貌的译文），到掩阅的时候，才读读这些肆言，以自己读作品本身以后的感受、理解或疑问加以核对、检验或质询。《哈姆雷特》本身就大可作为阅读、观赏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引子，而“四大悲剧”本身，合在一起，既是莎士比亚全部戏剧的堂奥，也未始不可作为研究莎士比亚全部戏剧的登门初阶。

卞之琳

1975年9月24日

目　　录

丹 麦 王 子

哈 姆 雷 特

悲 剧

剧中人物

克罗迪斯，丹麦国王。
哈姆雷特，前王之子，今王之侄。
波乐纽斯，御前大臣。
霍拉旭，哈姆雷特之友。
莱阿替斯，波乐纽斯之子。
伏尔第曼德
考奈留斯
罗森克兰兹
纪尔顿斯丹
奥思立克
（以上）廷臣。
一侍臣。
一教士。
玛塞勒斯
贝纳陀
（以上）军官。
弗兰西斯科，兵士。
雷纳尔陀，波乐纽斯之仆。
伶人数名。
掘墓人二名。
福丁布拉斯，挪威王子。
一挪威队长。
英国使节。

葛忒露德，丹麦王后，哈姆雷特之母。
莪菲丽亚，波尔纽斯之女。

贵人，贵妇，军官，兵士，水手，使者及侍从。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亡父之鬼魂。

地　点

艾尔西诺。

第　一　幕

第一场　艾尔西诺。城堡前平台。

弗兰西斯科守望中徘徊。贝纳陀迎面上。

贝　谁？

弗　嚇，你倒来问我；站住，口令！

贝　“国王万岁！”

弗　是贝纳陀？

贝　正是。

弗　你来得不早不晚，正合时候。

贝　十二点打过了；去睡吧，弗兰西斯科。

弗　谢谢你来接替我；天冷得厉害，
　　我心里也怪不舒服。

贝　没有动静吗？

弗　　　　　　　　耗子也没有动一动。

贝　好，再见。
　　要是你碰见了霍拉旭和玛塞勒斯，
　　该同我守夜的那两位，请他们快来。

弗　好象是他们的声音了。站住！谁？

霍拉旭与玛塞勒斯上。

霍　自己人。
玛　都是丹麦国王的臣民。
弗　祝你们夜安。
玛　再见，正直的军人：
谁把你替了下来了？
弗　贝纳陀接了班。
祝你们夜安。　〔下。
玛　喂，贝纳陀！
贝　嗨——
怎么，可是霍拉旭？
霍　有点象他！
贝　欢迎，霍拉旭；欢迎，好玛塞勒斯。
玛　怎样，那东西今晚上可又出现了？
贝　我没有看见什么。
玛　霍拉旭说这都是我们的幻想；
他听说我们已经看见过两次
那个可怕的怪东西，总是不相信；
因此我就请他今晚上亲自来
陪我们守夜，要是鬼怪再来呢，
他可以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
也可以正好就跟它交谈几句。
霍　得了，不会出现的。
贝　你先坐下；

19　这一行译作"怎么，霍拉旭来了？""来了一个"，谐趣较显，但不如"有点象他"能与下文呼应，效果更大。霍拉旭不信鬼，神经不紧张，还能说笑话。

我们的故事你听来只当是耳边风；
我们再讲讲两夜里看见的光景，
偏叫你听进去。

霍　　　　　　　　好，我们都坐下吧，
听听贝纳陀又是怎样的说法。

贝　就在昨儿夜里，
当时，就在北极星西边的那颗星
刚好转过去照耀西天的一角，
恰好就是它现在照亮的那边，
玛塞勒斯和我刚听见打了一点钟——

鬼魂上。

玛　别作声！不要再讲了！看它又来了！

贝　一模一样，正象我们的先王。

玛　你是个读书人；对它说话吧，霍拉旭。

贝　不象我们的先王吗？你看，霍拉旭。

霍　象极了。真奇怪，真叫我毛骨悚然。

贝　他要我们先开口。

玛　　　　　　　　问问它，霍拉旭。

霍　你是何物，胆敢来窃据深宵，
不顾先王陛下入土为安，
僭取他英武的威仪，招摇无忌？

42　传说“读书人”会用合适辞令对幽灵说话，不论是鬼是妖，不致触犯或受蛊惑。

45　传说鬼非等人先对它说话，不能说话。

我用上天的名义，命令你说话！

玛　触犯了它了。

贝　　　　　　　　　看，大踏步走了！

霍　别走！说呀，说呀！我命令你说话！

〔鬼魂下。

玛　它走了，它不肯答话。

贝　怎么样，霍拉旭？你直抖，脸都发白了。
这难道还只是什么幻想不幻想吗？
你说怎么样？

霍　老天爷在上，要不是我身历其境，
亲眼看见，证明是千真万确，
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玛　　　　　　　　　可不象先王吗？

霍　就如同你象你自己一样。
先王当年就穿了这一副盔甲
同野心勃勃的挪威王进行了决斗；
就带了这一副怒容，中止了谈判，
在冰天雪地中，痛击了波兰的雪车队。
真是奇怪。

玛　前两次也就在这个静寂的时辰，
他这样大踏步走过了我们的面前。

霍　我不知究竟要作怎样的想法；
可是我心里有一种笼统的感觉：
这恐怕是预兆国家有非常的变故。

玛　请坐下，谁要是知道就给我讲讲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戒备森严，

这样子夜夜叫军民不得安息，
为什么这样子天天铸造铜炮，
这样子天天向国外购买军火，
这样子征用造船匠，叫天天辛苦，
就连星期日也不能算作例外。
都是准备的什么，才这样忙碌，
叫黑夜也同白天搭伴了做苦工？
谁能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吗？

霍　　　　我可以；
至少传说是如此。先王陛下，
刚才还仿佛露过了一下子脸呢，
当年碰上了挪威王福丁布拉斯
骄矜好胜，一定要前来挑战，
你们都知道的；我们英武的哈姆雷特
是举世闻名的，就在一场决斗中
杀死了福丁布拉斯；事先有协定，
双方批准，还郑重宣布过公约，
败者结果是不但断送了性命
而且把所有的土地送给了胜者。
先王当然也提出过相当的土地
押了注：要是福丁布拉斯得胜呢，
这部分土地也就归他所有，
正如协定中同一款明文规定的、
他要是失败，就得把所有的土地
转送给哈姆雷特。如今小福丁布拉斯
血气方刚，还不知天高地厚，

已经在挪威边境，东一处西一处，
招聚了一批没有土地的亡命徒，
管他们吃喝，要他们大举出动
尝一尝冒险的滋味；用意所在，
我们的当局看得清清楚楚，
无非是要用武力和强迫手段，
从我们手里，恢复他父亲失去的
那些土地；据我看来，这就是
我们这样子准备的主要动机，
我们这样子日夜戒备的原因，
全国这样子手忙脚乱的缘故。
贝　我想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这些战争前后都牵涉到先王，
怪不得那个鬼影，活象是他，
全副武装，走过了我们的岗位。
霍　这是搅得乱心眼的一点灰尘。
从前，就在全盛时代的罗马，
在雄才盖世的恺撒遇害前不久，
坟墓都开了，陈死人裹着入殓衣，
都出来到罗马街头啾啾的乱叫；
天上星拖着火尾巴，露水带血，
太阳发黑；向来是控制大海、
支配潮汐的月亮，病容满面，
昏沉得好象已经到世界末日。

98 “没有土地”根据“第一对折本”；现代版本，一般都根据“第二四开本”，用“无法无天”。

劫数临头、大难将至以前，
总会先出现种种不祥的征象，
如今天上和地上一齐出动，
一再把这一类重大变故的预兆
对我们国家和人民显示出来了。

鬼魂重上。

噢，别作声！看！看它又来了！
我着邪也要拦住它！别走，影子！
只要是你也会开口，也会用舌头的，
对我说话吧！
莫非你有什么好事要人家来做，
好使你安心，也使我行了功德，
对我说说！
莫非你预先知道祖国的命运，
讲出来也许使我们能避免灾殃，
说呀！
莫非你生前在地下哪一个角落里
埋下了你一生搜刮得来的财宝，
因此，据说，人死后还要出鬼的，

〔鸡啼。

说出来！别走，说！拦住它，玛塞勒斯！

玛　我可以不可以就拿长钺来砍它？

霍　砍，如果它不站住！

贝　　　　　　在这儿！

霍　　　　　　　　在这儿！
玛　走了！

〔鬼魂下。

它一举一动都这样威严，堂皇，
我们不该对它这样子粗暴；
它就象空气，刀枪都伤它不得，
瞎砍是行不了凶，倒出了丑。
贝　它就要说话了，公鸡偏就叫了。
霍　它一听就一惊，就象一个犯罪人
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召唤。我听说
公鸡是给人间报晓司晨的喇叭手，
它会用了高亢激越的嗓子
唤醒白昼神；它的警告一发，
不论在海上，在火里，在地下，在空中，
一切逍遥游荡的妖魔鬼怪
就奔回各自的巢穴：刚才的情形
证明了他们所说的确有道理。
玛　刚才它真是一听到鸡叫就隐去了。
有人说，每逢我们要庆祝圣诞，
在节日前几天，这种报晓的家禽
就开始彻夜不停的啼了又啼；
那时候，他们说，精灵都不敢出来，
夜夜安全，星宿不作怪、害人，
妖女不迷人，妖巫也使不了符咒，
那真是圣洁、祥和的好时候，好节气。
霍　我也听说过，也不免有几分相信。

可是看，曙光披着褐红色大衣、
从那边高高的东山头踏露水来了。
我们可以下班了；照我的意思，
我们不妨把今晚上看见的情况
报告少哈姆雷特；这一个幽灵，
对我们哑口，我深信会对他说话的。
论情谊，论责任，你们赞成不赞成
我们把这件事情报告他一番？

玛　好，就这么办吧；我知道今早上
我们在什么地方最容易找到他。

〔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大厅。

国王、王后、哈姆雷特、波乐纽斯、莱阿替斯、伏尔第曼德、
考奈留斯、众廷臣及侍从上。

王　至亲的先兄哈姆雷特驾崩未久，
记忆犹新，大家固然是应当
哀戚于心，应该让全国上下
愁眉不展，共结成一片哀容，
然而理智和感情交战的结果，
我们就一边用适当的哀思悼念他，
一边也不忘记我们自己的本分。
因此，仿佛抱苦中作乐的心情，
仿佛一只眼含笑，一只眼流泪，

仿佛使殡丧同喜庆歌哭相和，
使悲喜成半斤八两，彼此相应，
我已同昔日的长嫂，当今的新后，
承袭我邦家大业的先王德配，
结为夫妇；事先也多方听取了
各位的高见，多承一致拥护，
一切顺利；为此，特申谢意。
如今，各位知道的，小福丁布拉斯，
少年气盛，小看了我们的力量，
或者妄以为先兄一朝弃世，
我们的国家忽然脱了节，脱了榫，
单凭了自以为有机可乘的梦想，
他就一再送文书前来烦渎，
要求我们归还他父亲的失地，
全不管那些土地是依法割让
给我们英勇的王兄的。别再讲他了。
现在转回来讲我们这次的会议。
事情是这样：我有国书一封
写好在此，预备送挪威国王，
小福丁布拉斯的叔父，他老病经年，
卧床不起，并不知悉他侄儿
在国内招兵买马，用意何在，
因此就请他从速制止他侄儿
进一步有所行动。我特此遣派
你，考奈留斯，还有你，伏尔第曼德，
当这次通问挪威王国的信使，

但是你们和国王进行交涉、
不得越权，不得擅自超出了
这些训令所明白规定的范围。
再见吧！愿速去速回，以表忠诚。

考、伏
赴汤蹈火，一切定当效命。

王　我深信二位的热忱。愿二位珍重！

〔考奈留斯与伏尔第曼德下。

现在，莱阿替斯，你有什么事情呢？
你说过有所请求。就说吧，莱阿替斯。
丹麦王只要听你说得有理，
总会答应的。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还怕不会是未开口先到手，莱阿替斯？
丹麦王座对于你的父亲
就象头对于心一样的休戚相关，
就象手对于嘴一样的乐于效劳。
你想要怎样，莱阿替斯？

莱　　　　　　　　　　国王陛下，
敢求陛下鸿恩，准回法国；
这次回丹麦参加陛下的加冕礼
克尽为臣的责任，不胜荣幸；
目下，为臣的敢说，任务已了，
心思和意愿重新又折向法国，
仅此伏求陛下开恩俯允。

王　你父亲答应吗？你说怎样，波乐纽斯？

波　陛下，他苦苦哀求，舌敝唇焦，

好容易挖出了我嘴里"可以"两个字，
我在他决心上盖下了生硬的"同意"。
他要走，就请陛下放他走吧。
王　善用好时光，莱阿替斯。时间都归你，
愿发挥你的美德去充分消受！
得，哈姆雷特，我的侄儿，我的儿——
哈　〔旁白〕
亲上加亲，越亲越不相亲！
王　你怎么还是让愁云惨雾罩着你？
哈　陛下，太阳大，受不了这个热劲"儿"。
后　好哈姆雷特，摆脱你黑夜的阴沉气，
和颜悦色，来面对丹麦王上吧。
你不要老是这样子垂下了眼睑，
想在黄土中寻找你高贵的父亲。
你知道这是很普通的；有生必有死，
谁都得通过人世、跨进永恒的。
哈　唔，母亲，很普通。
后　　　　　　　　既然是很普通，
为什么你又这样子好象很在乎？
哈　好象？不。我不懂什么叫"好象"。
好母亲，尽管我披一件墨黑的外套，

67　原文行尾"太阳"("日")与前三行"我的儿"的"儿"字谐音。译文"热劲儿"的"儿"字故意重读，而且"热"意也与前两行的"亲"意相呼应。哈姆雷特一个人穿了黑衣服，与宫廷人物富丽堂皇的衣饰，成强烈对照，因此"太阳"也指满廷的光辉。一说原文"晒太阳"还有被逐出户、享受不到合法权利的寓意。

按礼从俗，满身都穿起丧服，
好容易从肺腑吐出来长吁短叹，
眼泪象江流滚滚、一泻千里，
再加上垂头丧气，形容憔悴，
再加上千种表情，万种姿态，
都不能真正表现我。这真是“好象”，
象如此，象这般，是人人会要的把戏；
我的心事是无法表现出来的——
这一套都只是哀痛的衣服和装饰。
王 哈姆雷特，你这样当孝子，居丧尽哀，
足见你天性纯笃，大可称道，
但是须知你父亲失去过父亲，
那个父亲也曾失去过父亲，
后死者要克尽孝道，自然要哀悼
一个时期。但是漫无止境，
哀毁逾恒，却正是不够孝顺的
一种行径，不够堂堂男子气；
这反而表现出意志是逆天背理，
心是经不起磨练，性情是暴躁，
头脑是十分简单，毫无修养。
既然我们知道是无可避免的，
而且同家常便饭一样的普通，
为什么我们要赌气，老记在心上呢？
咦！这种行径是违反了上天，
违反了死者，违反了人情世故，
最蛮不讲理，全不管丁忧丧父

在理性是看作常事的，全不管理性
就从第一遭变故直喊到如今：
“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请你抛弃
这种无益的悲伤，把我当作
你的父亲；我要全世界知道
你是我的王位的最直接继承人；
最好的慈父怎样用最大的慈爱
对待儿子，我就怎样对待你，
决不比他差一分。至于你想要
回到威登堡大学去继续读书，
这种想法是最不合我的意思的；
我请你、一定要勉强你、留在这里，
使满朝欣慰，当我的第一名重臣，
不愧为王上的爱侄，王上的宠儿。

后　别让你母亲白费唇舌吧，哈姆雷特：
我请你别离开我们，别再去威登堡了。

哈　我尽量听从你的意思吧，母亲。

王　这样回答才真是有头脑，能体贴！
你留在丹麦就和我不分彼此吧。
夫人，来吧。我听了哈姆雷特这样子
惠然允诺，高兴得心都笑了；
为了表示庆祝，今天丹麦王
每干一次杯都要放一次大炮，
高响入云，叫天上把欢乐传开去，
一声声回应着地上的雷鸣。来吧。

〔众下，仅留哈姆雷特。

哈 啊，但愿这太太结实的肉体
融了，解了，化成了一片露水；
但愿天经地义并没有一条
严禁自杀的戒律！ 上帝啊！ 上帝啊！
我觉得人世间醉生梦死的一套
是多么无聊，乏味，无一是处！
呔！ 呔！ 这是个荒废的花园，
一天天零落；生性芜秽的蔓草
全把它占据了。居然有这等事情！
才死了两个月！ 不，还不到两个月。
这样好一位国王，比起这一位
简直是海庇亮比萨徒；对我的母亲
又这样恩爱，简直不容许天风
吹痛了她的脸庞。上天下地！
定要我记住吗？ 当日啊，她依他傍他，
仿佛是越尝滋味越开了胃口；
然而，还不出一个月——我简直不敢想！
脆弱啊，你的名字就叫女人！——
短短一个月，她象泪人儿一样
给我父亲送葬去穿的鞋子
还一点都没有穿旧呢，哎呀，你看她，
（无知的畜生也还会哀痛得久一点呢！）
她居然就同我的叔父结婚了；

---

140 海庇亮（Hyperion），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号称最美的男性神祇；萨徒（Satyr），山精，形状是半人半马（在罗马神话中改为半人半山羊），以淫佚著名，因此后世也常以此名称色鬼。

我这个叔父可绝不象他的哥哥，
正如我不象赫勾列啊！还不出一个月，
不等她假仁假义的眼泪干了，
不等她热辣的眼睛消去了红肿，
她就结婚了。赶急得真是作孽啊，
这样轻捷的钻进了乱伦的衾被！
这不是好事，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不能用我的嘴！

霍拉旭、玛塞勒斯及贝纳陀上

霍　请殿下福安！
哈　　　　　　　很高兴看见你很好；
可不是霍拉旭！——我差点把自己都忘了。
霍　是，正是殿下永远的忠仆。
哈　"好友"——我们换上这一个称呼吧。
你可为什么离开了威登堡，霍拉旭？——
玛塞勒斯？
玛　殿下！
哈　我很高兴看见你。
〔对贝纳陀〕　　　你早啊，你好。——
可是你究竟为什么离开了威登堡呢？
霍　无非是因为偷懒，爱逃学，殿下。
哈　我听都不愿听你的仇敌这样说，

153　这里不是表明哈姆雷特是文弱的；他也武艺高强，只是他并非赫勾列(Hercules，希腊传说中的大力士英雄)型的大汉。

你自己更不要这样来刺我的耳朵、
居然要叫它听信你对于你自己的
造谣诽谤。你不是一个偷懒人。
你到艾尔西诺来究竟有什么事？
我们要在这儿教会你喝酒的本领！
霍 殿下，我是来参加你父亲的丧礼的。
哈 看同学面上，我请你不要挖苦我，
我想你是来参加我母亲的婚礼的。
霍 的确，婚礼也就紧接着来了。
哈 省得很，省得很，霍拉旭！丧礼上吃不完，
凉了的烤肉饼就搬上结婚的喜筵。
我宁愿在天上遇见我最恨的仇人，
也不愿看见那样的一天，霍拉旭！
我的父亲，我仿佛看见父亲。
霍 在哪儿，殿下？
哈 在我的心眼里，霍拉旭。
霍 我从前见过他。他是个极好的国王。
哈 他是个“人”！真叫是尽善尽美，
我再也不会见到他那样的一个。
霍 殿下，我昨夜好象又看见了他。
哈 看见？谁？
霍 看见殿下的父王。
哈 我的父王？
霍 请殿下不要惊慌，且仔细听一听，
我就请这二位在场的为我作证，
对殿下从头至尾仔细讲一讲

这一件怪事。
哈　千万就讲给我听吧！
霍　最初是：一连两夜，这两位朋友，
玛塞勒斯和贝纳陀，出去守夜，
就在深沉的半夜里碰见了两次。
有一个象殿下父亲一样的人影，
自顶至踵十足是全副武装，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庄严，威武，
慢吞吞大踏步走过去。他连走三遍，
贴近他们张口咋舌的面前，
近到他伸出统帅棍就可以碰着；
害他们骇怕得化成了软瘫的一堆，
目瞪口呆，一句话都不敢对它说。
他们却极端机密的对我讲了，
第三夜我就跟他们一同守夜，
完全象他们所讲的，时间也对，
样子也对，每句话都证明确实，
鬼影又来了。我认识殿下的父亲。
手跟手都不能更象了。
哈　都是在哪儿？
玛　殿下，就是在我们守夜的平台上。
哈　你没有对它说话吗？
霍　殿下，我说了；
可是它并不回答。我似乎看见
它终于抬起头来，一举一动
显得它分明是就要开口说话了；

可是报晓的公鸡就大声啼了，
一听见这个声音，它就一缩，
马上就隐去不见了。

哈　　　　　　　　　　这真是奇怪。

霍　敢对殿下说，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一致认为，责任所在，
该让殿下知道这件事。

哈　不错，不错。这可搅得我心乱了。
你们今晚上还守夜吗？

玛、贝　　　　　　　　守，殿下。

哈　你们说十足是全副武装吗？

玛、贝
十足是全副武装，殿下。

哈　从头到脚？

玛、贝　　　　　　从脚到头，殿下。

哈　那么你们看不见它的脸？

霍　看见的，殿下，它把盔面翻起了。

哈　怎么样，它可是皱着眉头？

霍　样子与其说发怒不如说发愁。

哈　脸色是苍白还是通红？

霍　噢！很苍白。

哈　　　　　　　　眼睁睁看着你们？

霍　一眼都不转。

哈　　　　　　　　可惜我没有在场。

霍　殿下在场一定会大吃一惊。

哈　一定的，一定的。它可是待了很久？

霍　不太久，慢点数数目数得上一百。
玛、贝
　　还要久一些，还要久一些。
霍　我只看见这么久。
哈　　　　　　　　　　胡子是灰白的？
霍　正象我在它生前见过的样子，
　　乌黑里带几分银丝。
哈　　　　　　　　　　　我今晚去守夜；
　　也许它还会出现的。
霍　　　　　　　　　　　我保证会。
哈　如果它出现，再借我父王的形貌，
　　哪怕是地狱张开嘴叫我别作声，
　　我还是要对它说话。我请求你们，
　　要是至今还没有把这件事外传，
　　就让它仍然封锁在你们的沉默里；
　　无论今晚上再发生别的什么事，
　　请也就让心中有数，嘴上不说。
　　我会报答你们的情谊。再见吧。
　　就在平台上，十一点十二点之间，
　　我来找你们。
众　　　　　　　　自当对殿下尽忠。
哈　“尽爱”，我对你们也如此。再见。

〔众下，仅留哈姆雷特。

　　我父亲灵魂出现，全副武装！
　　一切不妙；我怕这里面有鬼。
　　但愿黑夜早来！且静候分晓：

坏事要遮盖，全球土也总是盖不了。 〔下。

第三场 波乐纽斯家中一室。

莱阿替斯与莪菲丽亚上。

莱 我的行李已经上船了；再见：
妹妹，只要风顺，有船只来往，
你不要贪睡，要让我随时能得到
你的信息。

莪 这一点你还不放心吗？

莱 哈姆雷特对你要好，乱献殷勤，
要认清那只是赶时髦，做感情游戏；
只是青春里出现的一朵紫罗兰，
开得早，谢得快，甜甜的，可不能持久；
只供一刹那赏乐的一阵花香；
如此而已。

莪 不过如此？

莱 可不是？
一个人成长，并非是只长筋肉，
只长躯体；这一副架子扩大了，
内心活动要求的香花供奉
也就增加了。也许他现在是爱你的，
现在还没有龌龊的心机糟蹋他
纯洁的愿望；可是你必须留心：
地位太高，一想到就不能由自己

作得了主意；他得受身分的拘束。
他倒不可能，就象普通人一样的，
自己挑选，因为他选对了没有
都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危隆替；
他是国家的首脑，他的选择
就必须先得到国家的同意和批准。
所以，如果你听到他对你说他爱你，
你不该轻易听信，你得认清楚：
照他的身分行事，他究竟有几分
说得到做得到；他怎样也不能跳出
决定一切的丹麦王许可的限度。
如果你耳根太软，听他的花腔
迷了心，对他冒失的苦苦哀求
打开了贞洁的宝藏，你可以想一想
你的名誉会受到多大的损失。
当心啊，莪菲丽亚，当心啊，亲爱的妹妹，
你要尽可能留在你感情的后方，
避开欲望能袭击的危险范围。
一位小心的姑娘，如果对月亮
敞开了自己的美丽，就算够放浪了；
守身如玉还难免受诽谤打击；
春天的嫩苗还没有开花放苞，
毛虫就往往钻进去把它咬伤；
青春年少、朝露晶滢的时候，
发瘟的风霜随时会摧残到头上。
所以要小心啊；随时警惕最安全：

不煽动，青春也就会对自己造反。

莪　我一定记住这一篇很好的教训，
叫它守卫我的心。可是好哥哥，
你千万不要学坏牧师，给我指点
上天堂要走的长满荆棘的陡坡路，
自己可象个招摇过市的浪荡儿
只顾走莲馨花道路，流连忘返，
全忘了自己的劝告。

莱　　　　　　　　别替我担心！

波乐纽斯上。

我耽搁太久了。父亲可又来了。
两次的祝福正好是双重的吉利；
双喜临门才叫我第二次告别。

波　还在这儿，莱阿替斯？上船去，上船去，
真好意思！风息在帆篷的肩头上，
人家在等你啊。得，我为你祝福！
有几句教训你务必铭刻在心。
你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也不要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待人要和气，但是决不要随便；
相知有素的朋友，考验过交情，

---

50 “莲馨花道路”译成“花街柳巷”，意思是恰切的，但莎士比亚在这里并非引用成语，在他用后，这句话才成了成语。

57 “得”，波乐纽斯一边说，一边把手搁到儿子的头上。

就该用钢圈箍上你的灵魂；
可不要跟每个半生不熟的相识
过分周旋，握粗了你的手掌。
当心跟人家吵架，既然吵起来
就做到让对手下次碰上你要当心。
多听人提意见，少对人发表意见；
有批评都接受，自己的判断要保留。
口袋里有钱，尽管办贵重衣服，
可不要奇装异服；要富丽，避俗艳；
要知道穿著往往标明了人品，
在法国最有身分的第一流人物
特别在穿著上显得最讲究，最大方。
不向人借钱，也并不借钱给谁；
借出去往往就丢了钱也丢了朋友，
借进来会叫你忘记了化钱要省。
这一点高于一切——要忠于自己；
就如同先有了白昼才会有黑夜，
要这样才不会不忠于任何一人。
再见：祝你使这番话开花结果！

莱　父亲在上，孩儿就此告辞了。

波　时间在唤你。走吧，听差在等你。

莱　再见，莪菲丽亚，你要好好记住
　　我对你说的话。

莪　　　　　　　　我把它锁在记忆里，

---

64 “半生不熟的相识”，“第二四开本”作“初出茅庐的阔少”。

你自己就把钥匙收下来保管吧。
莱 再见。 〔下。
波 莪菲丽亚，他对你说了一些什么话？
莪 是有关哈姆雷特殿下的，请勿见怪。
波 见怪，那倒是想得周到啊！
我听说他近来常常把私下的时间
就花在你的身上，听说你自己
又许他要见你就见你，有求必应。
要真是这样——我是听人家说这样，
人家告诉我也无非是要我注意——
我必须对你说，你太不了解你自己
该怎样当我的女儿，做你的小姐。
你跟他究竟怎么样？老实告诉我。
莪 他呀，爹爹，他近来一再对我
捧出过真心。
波 真心？嗨！你说话还象个小丫头，
没有出过门，全不知什么叫风险。
你相信他捧出来了，照你的说法？
莪 我可不知道，爹爹，该怎样想法。
波 我教你想吧：你是个三岁小孩，
随他"捧"出来什么，都当是真东西！
你该把自己的身价"捧"得高一点，
（可怜这小字眼跑野马要跑断气了）
当心你给我"捧"出来一个小傻瓜！
莪 爹爹，他对我求爱的态度十足是
光明正大。

波　对呀，冠冕堂皇！得了，得了！
我　爹爹，他为了证明心迹，可说是
　　用出了一切神圣的海誓山盟。
波　捕捉傻鹁鸪的天罗地网！我知道，
　　欲火上升的时候，灵魂会怎样
　　教舌头乱发誓言的。这种火，小丫头，
　　要知道，是光多于热，都不过一现，
　　刚刚发出来，一下子就热退光消了，
　　你千万别当作是真火。从今以后
　　多注意你千金身分，少出头露面吧。
　　你要高高在上，别一听呼召
　　便移樽就教。对于哈姆雷特殿下，
　　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他还年轻，
　　而且他可以自由活动的场面
　　比你的广得多。总而言之，莪菲丽亚，
　　别相信他的盟誓；那是牵线人，
　　身上穿的衣裳是洁白，干净，
　　心里转的念头是卑鄙，龌龊，
　　就象龟婆冒充圣徒，假正经，
　　为了更便于骗人。干脆一句话，
　　从今以后，哪怕是片刻的闲工夫
　　我都不准你这样子随便糟蹋、
　　再用来跟哈姆雷特殿下说话！
　　好好留神，我要你记住。来吧。
我　我一定听话，爹爹。

〔同下。

第四场　城堡前平台。

哈姆雷特、霍拉旭及玛塞勒斯上。

哈　风，真是刺人得厉害；可冷啊。
霍　真叫是寒风凛冽，砭人肌骨。
哈　什么时候了？
霍　　　　　　　　我想还不到十二点。
玛　不，已经敲过了。
霍　真的？我没有听见。如此说来，
时候快到了，精灵要照例出现了。

〔内奏喇叭，鸣炮。

这是什么意思，殿下？
哈　国王今晚上安排了通宵的宴饮，
闹酒取乐再加上撒野跳舞，
他每干一大杯莱茵酒，铜鼓和喇叭
就这样大吹大擂，一致庆祝
他酒战胜利。
霍　　　　　　　　这可是向来的风俗？
哈　嗯，是的；
可是我虽然在这里从小看惯了，
却以为这一种风俗，与其遵守它
不如破坏它倒来得体面一点。
这样的酗酒纵乐使我们受够了
东西各国纷纷的议论和诋毁；

他们叫我们酒鬼，用瘟猪一类话
糟蹋了我们的名号；这一种行径
也真要抵消了我们的丰功伟业，
至少使我们失去了荣誉的精髓了。
就个人说来情形也往往如此，
有些人品性上有一点小小的瑕疵，
或者是天生的（那也怪不得他们，
因为天性并不能自己作主），
或者是由于某一种特殊的气质
过分发展到超出了理性的范围，
或者是由于养成了一种习惯，
过分要一举一动都讨人喜欢，
这些人就带了一种缺点的烙印
（天然的符号或者是命运的标记），
使他们另外的品质（尽管圣洁，
尽管多到一个人担当不了，）
也就不免在一般的非议中沾染了
这个缺点的溃烂症。一点点毛病
往往就抵消了一切高贵的品质，
害得人声名狼藉。

鬼魂上。

霍　殿下看，它来了！

哈　消灾降福的诸天使保佑我们！
不论你是神灵还是妖魔，

带来的是天风还是地狱的煞气，
不论你的来意是好是坏，
你既然带了这样个可疑的形状，
我要对你说话。我叫你哈姆雷特，
先主，父亲，丹麦王。啊，回答我！
别让我闷在鼓里，明白告诉我
为什么你已经发丧入殓的骸骨
挣破了寿衣出来了；为什么坟墓，
明明让我们看了你安葬在里面的，
重新张开它沉重的大理石巨颚
又把你吐出来了。都是为的什么，
你这副死尸才重新全副披挂，
重新来光顾时隐时现的月色，
使黑夜变得狰狞，使我们这样子
沦为蠢然的俗物，心惊胆颤，
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恐怖，思虑？
说，为什么？干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鬼魂招哈姆雷特。

霍　它在对你招手，叫你跟它去，
好象它心里有些什么话一定要
单对你说。

玛　　　　　看，它很有礼貌，
轻轻的招呼你跟它上僻远的地点。
可是不要跟它去！

霍　　　　　　　千万去不得！

哈　它不肯就说；我就一定跟它去。

霍　不要去，殿下！
哈　　　　　　　　为什么，有什么可怕？
　　我把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针；
　　至于我的灵魂，既同它自己
　　一样是不朽的，它又能伤它什么？
　　它又招我前去了。我就跟它去。
霍　殿下，它万一把殿下引到了海里，
　　或者把殿下引到了俯瞰海面、
　　峭壁千丈的一个悬崖的顶上，
　　换上了一副面目，狰狞可怕，
　　把殿下吓得丧失了理性的控制，
　　发起疯来，那又怎么样？想想看。
　　无论谁到了这种惊险的地方，
　　看千仞底下那一片海水的汹涌，
　　听海水在底下咆哮，都会无端的
　　起种种极端的怪念哪。
哈　　　　　　　　　　　它还在招手。
　　走吧；我就跟你去。
玛　殿下不要去。
哈　　　　　　　　放开你们的手！
霍　听话吧；去不得。
哈　　　　　　　　　我的命运在呼唤，
　　它使我身上的每一条微细的血管
　　都变得象尼缅狮子的筋络样绷硬。

83　尼缅狮子(Nemean lion)是希腊传说中赫勾列所除大害中的第一个。

〔鬼魂招手。

它还在叫我。你们快放手，朋友； 〔挣脱。

我发誓，谁还要挡住我，我叫他变鬼！

小心，走开！——走吧；我一路跟来。

〔鬼魂与哈姆雷特下。

霍 他胡思乱想，变得什么也不顾了。

玛 我们跟上去；不该就这样听从他。

霍 我们去。——这不知要弄成什么结局？

玛 丹麦的国家里怕有点乌七八糟。

霍 天会照顾的。

玛 不，我们要跟他去。

〔同下。

第五场 平台上另一部分。

鬼魂与哈姆雷特上。

哈 你要引我到哪儿去？说！我不走了。

鬼 听我说。

哈 我听。

鬼 我的时间快到了，

我必须马上再回到琉璜的烈火里

去受尽熬炼。

---

91 霍拉旭回答前二行自己的问话。

3 指炼狱的净火。

哈　　　　唉，可怜的幽魂！
鬼　不要可怜我，只要认真听我
　　要说的事情。
哈　　　　说吧，我一定得听你。
鬼　你听了以后，也一定得替我报仇。
哈　什么？
鬼　我是你父亲的灵魂，
　　判定有一个时期要夜游人世，
　　白天就只能空肚子受火焰燃烧，
　　直到我生前所犯的一切罪孽
　　完全烧净了才罢。我不能犯禁，
　　不能泄漏我狱中的任何秘密，
　　要不然我可以讲讲，轻轻的一句话
　　就会直穿你灵府，冻结你热血，
　　使你的眼睛，象流星，跳出了眶子，
　　使你纠结的发鬈鬈鬈分开，
　　使你每一根发丝丝丝直立，
　　就象发怒的毫猪身上的毛刺。
　　可是这种永劫的神秘决不可
　　透露给血肉的耳朵。听啊，听我说！
　　如果你曾经爱过你亲爱的父亲——
哈　天啊！
鬼　你就替他报惨遭谋杀的冤仇。
哈　谋杀？

12　这是宗教说法的人间所犯的一般“罪孽”，不是什么特殊的罪行。

鬼　恶毒的谋杀，谋杀是最恶毒不过的，
可是那一下更恶毒，更伤天害理。
哈　赶快告诉我，我要插起翅膀，
快得象思想，象一往情深的怀念，
马上去报仇。
鬼　　　　　　我看出你是积极的；
你如果对这件事情不采取行动，
就比忘川河岸上懒坏的水草
还要迟钝了。得，哈姆雷特，听我说。
人家宣布说，我在花园里睡觉，
一条蛇把我咬了。这一个虚构的死因，
恶毒万分，把丹麦全国的听闻
一手遮掩了。可是你，高贵的青年，
要知道那一条咬死你父亲的毒蛇
现在就戴了王冠。
哈　　　　　　怪不得我先恨啊！
是我的叔父？
鬼　正是那一个通奸乱伦的禽兽，
就凭他诡计多端，花样百出，
（邪恶的才智啊，这样子有本事诱骗人！）
为了满足他极端无耻的兽欲，
骗上了我那位最显得贞洁的王后。
啊，哈姆雷特，这是怎样的堕落啊，
不管我的爱情是这样庄严，
完全匹配了我跟她结婚的盟誓，
竟至于屈尊就教这一个坏蛋，

不看他天赋的才德比我的要低
不知多少倍！
贞操，尽管让淫欲扮做了天仙
前来求爱，也永远不为所动，
色情，尽管跟光华的天使结了婚，
也会厌弃了至尊极乐的天床
吃人家垃圾。
慢一点！我好象闻到了早晨的气息；
我说得简单些。我在花园里睡觉，
我每天午后照例要这样歇一下，
想不到你的叔父竟乘我不备，
溜进来，用了一小瓶该死的乌木汁，
把我的两只耳朵一齐都灌了。
这一种麻疯式毒精跟人的血液
死不两立，会马上就发作起来，
滴溜溜象水银一样，无孔不入，
一下子通遍了全身的大门小径，
力道猛极了，象酸液滴进了牛奶，
一下子把全身鲜活流畅的血液
都凝结起来。我的血液就这样了；
而且立刻有无数的疹泡，麻疯样，
带着可怕的疤片，盖住了我全身
光滑的皮肤。
我就这样在睡梦中由一个弟兄
一下子夺去了生命，王冠，王后！
就在罪孽深重里一命归天，

来不及举行圣餐礼，忏悔，涂膏，
来不及结一结清楚，就叫我算了帐，
不管我满头是未清未净的红尘。

哈　啊，可怕！啊，可怕！真可怕！

鬼　只要你有一点天性，就不要容忍；
不要让堂堂的丹麦国家的御床
变成了一张窝藏淫乱的卧榻。
可是无论你怎样进行复仇，
别玷污你的心灵，对你的母亲
也不可有所不利。让她由天罚，
让她受那些长到她内心的荆棘
无情的刺痛吧。我们得分别了。
萤火虫显出了黎明就在眼前，
这些闪闪的微光已经淡了。
再见，再见，再见：你要记着我。　〔下。

哈　天兵神将啊！天神地祇啊！还有呢？
加上地狱的凶煞吗？硬起来，我的心！
全身的筋络不要一下子都松了，
要把我直挺挺支撑起来！记着你？
一定的，只要这一颗错乱的脑瓜里
还有记忆，可怜的阴魂！记着你？

80　这一行“第二四开本”和“第一对折本”都作鬼魂说的，后来一些编订者改成如此。

92—95　多弗·威尔孙解释，哈姆雷特此时心神狂乱，俯伏在地，说到“支撑起来”才站起来。

一定的，我要从记忆的象牙简版面上
擦干净一切琐屑无聊的记录，
一切抄来的格言，一切心得，
年少好奇留下的一切印象，
只让你对我提出的这一个训令
单独留在我头脑的书卷当中，
不掺杂下贱的东西；请上天作证罢！
啊，恶毒不过的女人！
啊，笑嘻嘻、万恶不赦的恶汉！
我的记事本！我该把这一点记下来：
一个人笑嘻嘻，笑嘻嘻，却是个恶汉；
至少我相信在丹麦的确会如此。　　〔书写。
得，叔父，你看吧。我的标语呢？
那就是这一句"再见，再见！记着我"。
我发了誓了。

霍拉旭与玛塞勒斯上。*

霍　殿下！

98　当时记事备忘，用象牙小片，犹如中国古时用竹简。这里是比喻说法，下文里才是实物。

111　多弗·威尔孙认为哈姆雷特特别把"再见，再见！记着我"当作标语，不再用笔书写，而以更隆重的立誓方式，把它记在"头脑的书卷里"，这句话说了，哈姆雷特即作跪下立誓状，到下文说到"心愿如此"后才起立。

*　"霍拉旭与玛塞勒斯上"照多弗·威尔孙（新剑桥版）办法，放在这里；赖埃特（剑桥版）也认为两人黑暗中登场，一时不一定就看见哈姆雷特。

玛　　　　哈姆雷特殿下！
霍　　　　　　　　　　天保佑殿下！
哈　心愿如此！
玛　喂，喂，喂，殿下！
哈　回，回，回，小家伙！来，小鸟儿，来。
玛　怎么样，殿下？
霍　　　　　　　怎么一回事，殿下？
哈　噢，怪极了！
霍　殿下，讲讲吧。
哈　　　　　　　不，你们会泄漏的。
霍　我不会，天作证，殿下。
玛　　　　　　　　　　我也不，殿下。
哈　你们说怎样；哪个人心里会想到过？
　　可是你们会保密吗？
霍、玛　　　　　　天作证，殿下。
哈　丹麦全国没有哪一个恶汉
　　不是十足的坏蛋。
霍　殿下，这可是用不着鬼魂从坟里来
　　告诉我们啊。
哈　　　　　　　对呀！你说得对呀！
　　那么，好，用不着再转弯抹角，
　　我认为我们该握握手，各走各的路，
　　你们去照自己意思做自己事情，
　　因为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和意愿，

116　回应上行玛塞勒斯尖声绝叫，哈姆雷特戏改作传统的唤鹰叫法。以下一段中哈姆雷特大半作激动过后的歇思的里性语调。

事实如此；我自己算不了什么，
你们看，我要去做祷告。
霍　殿下说话怎么竟语无伦次呀？
哈　我抱歉我说话把你得罪了，罪过，
真是罪过。
霍　　　　　没有的话，殿下。
哈　圣柏特立克作证，有的是，霍拉旭，
罪大恶极。至于这一个幽灵，
它是个诚实鬼，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想知道他和我谈了什么话，
却只好请你们暂且忍耐了。好朋友，
你们既都是朋友，读书人，军人，
就请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
霍　要怎样，殿下？我们一定答应。
哈　不要把今晚上所见的事情传出去。
霍、玛
殿下，我们不。
哈　　　　　　不算，要发誓。
霍　　　　　　　　　　　　天作证，
殿下，我决不。
玛　　　　　　我也不，殿下，天作证。
哈　剑作证！

136　一般解释，提圣柏特立克，是因为传说他是炼狱门守(哈姆雷特亡父正在炼狱里)，但陶顿解释：与“罪过”并提，可能是因为传说是他从爱尔兰把蛇驱走的(哈姆雷特亡父说是被蛇咬死的)，似更圆满。

玛　　　　殿下，我们已经发了誓。
哈　还不算，要按着我的剑。
鬼　〔自下〕发誓！
哈　啊哈！你也说？你在那里吗，老家伙？
你们不听见地窖里这个家伙吗？
来吧，发誓。
霍　　　　殿下说怎样发誓吧。
哈　永远不说出你们看见的这一切；
按着我的剑发誓。

〔二人按剑默誓。*

鬼　〔自下〕发誓！
哈　“从一处到百处”？我们换一个地方吧；
这儿来，你们二位，
你们再一次把手按着我的剑；
永远不说出你们听见的这一切，
凭我的剑来发誓。

〔二人再度默誓。

鬼　〔自下〕发誓！
哈　说得好，老田鼠！你钻地钻得好快啊！
好一个开路先锋！——我们再搬个场。
霍　天有眼，地有灵，这真是稀奇古怪！
哈　那就当稀客来招待，别大惊小怪。
你知道天地间有许多事情，霍拉旭，

---

* 以下导演词加三次默誓动作，采用多弗·威尔孙办法。

156 “从一处到百处”原文是拉丁句。这个拉丁句，以及换地再三发誓，据说，都从咒法家仪式中取来。

决不是你们的哲学所梦想得到的。
可是来吧！
天保佑你们，在这里再发誓一次：
不管我举动怎样的离奇古怪，
（因为我以后也许要认为应该
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
你们看见我这样，千万不要
这样子手一叉，或者是这样子头一摇，
或者说一句半句的怪言怪语，
“嗯，嗯，谁不知道啊！”或者说
“愿意说就能说”，或者说“可以说就有人”，
说诸如此类闪烁其词的话语，
表示你们知道我有什么隐衷：
这绝对避免，愿你们沐天恩天惠，
发誓吧！

鬼　〔自下〕发誓！

哈　安息吧，安息吧，不安的灵魂！

〔二人三度献誓。

得，
我以满怀的热情信赖二位；
只要象哈姆雷特这样的一个可怜人、
对你们能表示情谊，托福上天，
什么都一定做到。我们进去吧；
你们要永远缄口，我请求你们。

167　在莎士比亚当时，“哲学”指“自然哲学”，相当于后世所说的“科学”。

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
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
来，我们一块儿走吧。

〔同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波乐纽斯家中一室。

波乐纽斯与雷纳尔陀上。

波　交给他这点钱，这些信件，雷纳尔陀。
雷　是，老爷。
波　你如要做得非常之聪明，雷纳尔陀，
你不妨未找他、先去打听打听
他的行为。
雷　　　　　老爷，我确是想这样。
波　嗯，说得好，说得很好。你听好，
先问问巴黎有些什么丹麦人，
叫什么，干什么，有什么，住什么地方，
交什么朋友，有什么开销，这样子
转弯抹角，旁敲侧击，看出了
他们确实是认识我的儿子的，
你不妨比问长问短更逼进一步；
装得象跟他有几分泛泛的相识，
譬如说，“我认识他的父亲和朋友，

12　或解作：“你就比短刀直入更来得深入了”。

也有点认识他本人。"懂不懂，雷纳尔陀？
雷　懂，很明白，老爷。
波　不妨说，"也有点认识他，可不太熟悉。
要真是我说的那一位，他可胡闹呀，
嗜好什么什么"；随便给他
捏造些坏话；当然别说得太糟了、
以至损害了他的名誉——要注意；
可是不妨说一些司空见惯的，
一般纨袴子弟向所难免的
放浪行为。
雷　　　　譬如说赌博，老爷。
波　对了，喝酒，比剑，赌咒，吵架，
搞女人，也都可以说。
雷　老爷，那可就损害他的名誉了。
波　决不会，你可以轻描淡写一点儿。
你可千万别再进一步糟蹋他，
说他是急色儿；这不是我的意思。
你得把他的毛病说得挺婉转，
使它们显得只是些小不检点，
年轻人火气太旺的一时发作，
血性方刚的一点儿调皮撒野，
只是些常犯的通病。
雷　　　　　　可是，老爷——
波　为什么要你这么办？
雷　　　　　　是的，老爷，
我愿意知道。

波　　　　　　　　其中自有妙处，
我相信这是个管保成功的策略：
你就当捏东西难免留下的手指印，
给我的儿子加上这些小污点，
听好，
跟你谈话的、你要试探的对方，
如果见过你所说的这位年轻人
真犯了上面所说的那些过失，
靠得住就会同意你，会如此这般说：
"好先生"，或者说"朋友"，或者说"仁兄"，
全看人不同，地不同，风习不同，
称呼也就不一样。
雷　　　　　　　　很好，老爷。
波　然后他就——他就——我刚才正要说什么呀？该死，
我刚才正要说一句话，我说到什么地方了？
雷　说到"同意你这样说"；说到"仁兄或者先生"。
波　"同意你这样说"——啊，对了，可不是！
他就这样说："我认识这位先生。
昨天，或者是前天，或者是另一天，
我还看见他同谁、同谁在一起；
正如你所说，在什么地方赌钱；
喝酒喝醉了；打网球打了架"；或许是
"我看见他走进哪一个生意人家"，

50　波乐纽斯说乱了，话也就变成了散文。

51　注意雷纳尔陀复述波乐纽斯的话与原来的有出入，意思都不对了，足见他并未"听好"，而波乐纽斯胡涂，还以为就是如此。

就是说哪一家窑子，诸如此类。
现在你该明白了——
你用“假”钓饵钓起了这条“真”鲤鱼；
我们这种有深谋远虑的聪明人
就这样靠转弯抹角，靠旁敲侧击，
善于从间接里达到直接的目标。
你也可以照我前面所讲的做法
探出我儿子的真相。你懂了没有？

雷　老爷，我懂。

波　再见，一路顺风。

雷　谢谢老爷。

波　你自己对他只观察一举一动。

雷　是，老爷。

波　让他唱自己的调子。

雷　是，老爷。

波　再见。

〔雷纳尔陀下。

莪菲丽亚上。

怎么样，莪菲丽亚，你有什么事？

莪　噢，爹爹，爹爹，可把我吓坏了！

波　究竟是什么事，快说！

莪　爹爹，我正在绣房里缝我的东西呢，

69　或解作：“你自己也得观察他的举止”。

71　或解作：“让他好好学音乐”。

想不到哈姆雷特殿下，衣服也不扣，
帽子也不戴，袜子也乌七八糟，
不打袜带，脚镣式直拖到脚踝头；
膝盖同膝盖只顾碰来撞去，
脸色同衬衫一样白，一副可怜相，
好象他是刚从地狱里放出来
要讲那里的恐怖哪——他一直进来了。

波　想你想得发疯了？

莪　　　　　　　　我可不知道，
只怕是的，爹爹。

波　　　　　　　　他说了什么？

莪　他握住我的手腕，紧紧的，不放开，
伸直了手臂尽可能退回去一点，
又用另外一只手遮住了眉头，
那么样仔细打量我的面容，
好象要画它呢。他这样看了许久。
临了，轻轻的抖一下我的手臂，
他把头这样子上上下下点三次，
发出一声怪凄惨沉痛的悲叹，
好象这一声震得他全身都碎了，
生命都完了。然后他放了我的手，
转过身去还朝我转过头来，
他似乎不用眼睛只用脚走路，
他就这样子一步步走出了房门，
始终把目光老盯住在我的身上。

波　来，跟我一起走。我要去见国王。

这正是相思害得他疯头疯脑，
谁害上这种狂热病都会得毁自己，
任意干起不顾一切的事情，
天底下任何种迷人本性的狂热
也不过这样厉害。我觉得可惜——
你最近对他说过难堪的话吗？

莪　没有，爹爹；只是依爹爹严命，
我确曾拒绝接收他的信件，
也拒绝接见他。

波　　　　　　　　这就害得他发疯了。
可惜我没有正确的注意和判断
他的真相。我原先怕他只是想
玩弄你，毁你；我的疑心病真该死！
真是啊，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
总是想得太远了，反而胡涂；
正如年轻人往往是太无顾虑，
成了胡闹。来，我们去见国王。
这等情事一定得明白交代，
隐讳了闯祸、还不如讲出来受怪。
来。

〔同下。

104　没有说完，到109行才又接上。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国王、王后、罗森克兰兹、纪尔顿斯丹
及侍从上。

王　欢迎，罗森克兰兹，纪尔顿斯丹！
我们不仅仅老想念亲爱的二位，
还需要借重二位，才把你们
匆匆召来了。你们已经风闻了
哈姆雷特发生了大变。我说他大变，
因为他这个人和原先、从内到外
都大不相同了。除了丧父的哀痛，
究竟还有什么害得他这样子
神志失常，自己不认识自己，
我实在想不出。我想到你们二位
从小就跟他一块儿教养起来的，
既是少年的同伴，又熟悉脾气，
因此特地请二位到这儿宫廷中
小住几天；你们好陪他玩玩，
逗他去消遣消遣，也好趁机会
尽可能搜集些情况，摸清楚究竟
有什么心病把他折磨到这样，
让我们明白了，也就好对症下药。
后　二位该知道，他常常谈到你们，
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两个人

比你们同他更要好。如不嫌怠慢，
慨然对我们表一番盛情雅意，
答应在我们这儿小作勾留，
支持和推进我们殷切的希望，
身为国王的定作相称的酬谢，
不负二位的苦心。

罗　　　　　　　　二位陛下
对我们为臣的都是至高无上，
有何懿旨，只管命令就是，
客气不得。

纪　　　　　　为臣的愿从钧旨，
我们在此都甘愿鞠躬尽瘁，
为二位陛下略效犬马之劳，
请随意驱遣。

王　谢谢，罗森克兰兹，纪尔顿斯丹。

后　谢谢，纪尔顿斯丹，罗森克兰兹。
我现在就请你们立刻去看看
我那个大大变了的儿子。谁来
领我们这二位先生去找哈姆雷特。

纪　愿上天保佑我们在旁侍候
能使他愉快而有益！

后　　　　　　　　心愿如此！

〔罗森克兰兹、纪尔顿斯丹及若干侍从下。

波乐纽斯上。

波　陛下在上，派往挪威的使节
　　欢欢喜喜的回来了。
王　你简直是一个喜神，总带来好消息。
波　真的吗，陛下？陛下可以相信，
　　我对上帝、对皇恩浩荡的陛下、
　　看重责任就好比看重灵魂；
　　除非我这副脑筋忽然不灵了，
　　不及往常那样的善观风色，
　　那样的有把握，我以为我已经发现了
　　哈姆雷特忽然变疯疯颠颠的原因。
王　噢，你就讲出来吧！我正想听听。
波　陛下先还是接见那两位特使；
　　我这点消息留在盛筵后当果品吧。
王　那么劳你驾亲自去接他们进来吧。

〔波乐纽斯下。

　　亲爱的葛忒露德，他对我说是发现了
　　你的儿子神思恍惚的缘由。
后　我想主要原因还就是这一点：
　　他父亲死了，我们又太快的结了婚。
王　且听他讲了再说。

波乐纽斯、伏尔第曼德及考奈留斯上。

欢迎，好朋友！
　　伏尔第曼德，挪威国王兄怎样说？
伏　他非常恳切，托我们答候陛下。

我们一提出，他立即传谕侄儿
停止招兵；他原先不明白，还以为
这种举动是准备对付波兰人，
可是一调查清楚，他就知道
确乎是对付陛下的；他大为痛心，
怪自己老病无能，竟受人摆布，
震怒之下，就发出一道文书
把福丁布拉斯召回；年轻人倒服贴，
受了挪威王一番申斥，最后
在他的叔父面前立下誓言，
决不再试图兴兵渎犯陛下。
挪威老王因此非常欢喜，
赏赐他三千克郎的岁收年金，
并且准许他把他已经招募的
那些兵士用来对付波兰人；
只是有一个请求，写明在这里，　〔取出文书。
希望陛下许他们平安借道，
通过陛下的领土出去远征，
保证地方秩序，确定路线，
都遵照书面的说明。　〔呈上文书。

王　　　　这样就好，
等我们从容一点了就来细读，
就来答复，再考虑这桩事情。
谢谢你们不辱使命，辛苦了；
且回去歇息；今晚来参加宴会。
恭喜回国！

〔使节下。

波　　　　　　好了，结果圆满。
王上，王后娘娘，我要是谈论
什么是君上的尊严、臣下的本分，
为什么日是日、夜是夜、时间是时间，
那无非是浪费日夜，是糟蹋时间。
所以明知道简洁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乏味的枝叶、肤浅的花饰，
我要说得简短。殿下是疯了：
我管叫他疯了；因为要说明真疯，
那就是发疯，还有什么可说？
算了吧。

后　　　　　请多讲事实，少讲究文采。

波　娘娘，我发誓我一点也不做文章。
他已经疯了，是真的；真的是可惜；
可惜是真的。多蠢的舞文弄墨！
傻话少陪了，因为我不想做文章。
我们就承认他疯了吧。下一步就是：
我们要找出这种结果的原因，
或者不如说这种恶果的原因，
因为结果成恶果总有缘故：
这是下一步，下一步就是这样。
请细思细考。
我有个女儿（是我的，我总还“有”她），

96　王后说“少讲究文采”，主要是因为急于听实情，不含贬意；波乐纽斯则自鸣得意，自以为“文章”信手拈来，十分自然，也不背真实。

难为她对我总算孝顺，请注意，
给了我这个。请听下文分解。

〔读〕

给我灵魂的偶像，只应天上有的、绝顶美艳的莪菲丽亚——

这是个措词拙劣的句子，措词下流的句子；"美艳"是下流的措词。可是听下去吧：

〔读〕

愿此数行留在她皎洁的怀中，等等。

后　这是哈姆雷特写给她的吗？

波　好娘娘，等一等；我要忠于原文。

〔读〕

你可以怀疑星辰的发光，
　你可以怀疑日月的运行，
你可以疑心真理会说谎，
　决不要怀疑我的爱情。

亲爱的莪菲丽亚啊，我非常不善于写诗；我没有本领照韵律拍出我的呻吟；可是相信我最爱你，最最爱你啊。再见。

最亲爱的小姐，只要这副机器还属于我，我就永远是

108　"这个"指诗。哈姆雷特投寄诗笺，当在莪菲丽亚拒接信、拒见人以前（韦立谛），远在哈姆雷特在威登堡做学生的时候（亚达姆斯）。现代学者认为诗与附信都合莎士比亚时代青年人写情书的时髦风格，虽不免造作，终是热情流露，老头子挑剔嘲弄，与他自己的言谈对照，适见其可笑。我们也可以想见"五四"时代腐儒讥笑幼稚而天真的新青年写白话情诗的情景。

123　布莱特（T·Bright）在一五八六年出版的《忧郁论》中把人体比作机器（陶顿）。"机器"一词在莎士比亚当日，用起来还很"雅致"（吉特立其）。

你的——哈姆雷特。
这是我听话的女儿拿给我看的；
她此外还把他怎样求爱的情形，
时间，地点，办法，一五一十，
全给我讲了。

王　　她自己对他的爱情
可怎样？

波　　陛下看我是怎样个人呢？

王　十足是正直可敬的忠信之士。

波　但愿我能证明如此。可是假定说
我看见了这场热烈的恋爱在进行
（不瞒陛下说，不等我女儿讲出来
我自己就已经看出来了），请问陛下，
还有王后陛下，也请想想看，
如果我权充写字桌或者记事本，
对自己挤眉弄眼，尽装聋作哑，
一切都视若无睹，不闻不问，
陛下会觉得怎样呢？我可不客气，
立刻就对我这位大小姐这样说：
"殿下是一位王子，你高攀不到的；
这样下去可不成。"我也就教训她
对殿下要闭门不出，避不见面，
断然不接纳来使，不接受礼物，
她听了我这番教训就实行照办，
殿下遭受了拒绝以后，简单说，
就悒郁寡欢，于是乎饭也不吃了，

于是乎觉也不睡了，于是乎憔悴了，
于是乎神思恍惚了，步步下降，
直弄到发疯了，如今就胡言乱语，
真叫大家都悲痛哩。

王　你相信原因是这样吗？

后　　　　　　　　很可能，很象。

波　我倒是很想知道，究竟有哪一回
我曾经断然说过了“事情是这样的”
而结果却并不如此？

王　　　　　　　　我不曾见过。

波　要是我说错了，把这个从这儿拿掉吧！　〔自指头肩。
只要环境许可，我总会找出来
事实的真相，尽管它一直躲到了
地中心。

哈姆雷特上，手持一书，且读且行，
闻声止步，未被觉察。*

王　　　　我们进一步怎样来试验呢？

波　陛下该知道，他有时在这儿走廊里
一连走三四个钟头。

后　　　　　　　　他确乎是这样。

波　我趁他这样，把女儿给他放出来；

* 哈姆雷特出场，旧本排在下文国王说“我们试试看”以后，现据多弗·威尔孙解释，排到这里，如此下文中哈姆雷特与波乐纽斯交谈时开头所作数语，意义才显。

陛下和我就躲到帷幕后边，
注意他们的相会。若殿下不爱她，
也并不为了恋爱而丧失理性，
那就请解除我襄理国家的职务，
让我去种田养牲口吧。

王　　　　我们试试看。

哈姆雷特上前。

后　看我这可怜儿晃来了，阴惨惨，尽看书。

波　走吧，请陛下二位都赶快走吧！
我马上就跟他招呼。噢，请便。

〔国王，王后及侍从下。

殿下可好？

哈　好，天帮忙。

波　殿下认识我吗？

哈　认识得一清二楚，你是个鱼贩子。

波　不是，殿下。

哈　但愿你是那么老实的一个人。

波　老实，殿下？

哈　对了，先生；世道如此，要找个老实人，一万个人当中才好容易挑得出那么一个。

162　“放出来”一语，陶顿解释“提醒国王与王后他已经禁止了我菲丽亚与哈姆雷特来往”，但多弗·威尔孙指出另有一义，用在交配牛马场合，因此恶谑，下文中哈姆雷特一再反唇相讥，口出秽言，才易了然。

174　“鱼贩子”有娼主鸨母意。

波　说得十分有理，殿下。

哈　如果太阳在一条死狗身上养得出蛆虫，因为它是一块大可亲吻的臭肉——你有个女儿吗？

波　有，殿下。

哈　别让她走到太阳底下。肚子里搞得出名堂是一种福气，可是你的女儿不会在肚子里搞得明白的，朋友，当心啊。

波　〔旁白〕这是什么意思啊？还是念念不忘，总是提我的女儿。可是他起初连认都不认识我；他说我是个鱼贩子。他的疯病是很深了，很深了。老实说，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为了恋爱，弄得神魂颠倒；着实跟他这样子差不多。我再跟他谈谈。——殿下在读些什么？

哈　空话，空话，空话。

波　讲什么事情啊，殿下？

哈　谁同谁的事情啊？

波　我是说殿下读到些什么。

哈　胡说八道，先生；这个刻薄鬼在这儿说：老年人长灰白胡子；脸上到处起皱纹；眼睛里排泄出浓浓的琥珀膏和橡胶糊；头脑十足是胡里胡涂，腿棒永远是摇来摆去。这些话，先生，虽然我坚定不移而明明白白的相信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认为这样子写下来实在是不成体统，因为你自己，先生，也会长到我这样年纪的，只要你能象一只螃蟹一样的越走越倒退回去。

波　〔旁白〕这虽然是疯话，却也有条理。——殿下想走到

201　哈姆雷特用曲折的说法，等于说关于老人的描写，与“你自己”完全切合。螃蟹倒行，英国当时有此传说；舞台上可使波乐纽斯在哈姆雷特气势逼人前步步倒退。

不通风的地方去吗？

哈　走进我的坟墓去？

波　哎呀，那里可真密不通风了。〔旁白〕他的对答有时候多有意思！疯有疯福，往往出口成章，不比头脑清醒，事理明白，却常常左思右想，有话说不清。我暂且离开他，立刻去布置我的女儿跟他相会。——殿下勿见怪，少陪了。

哈　你放心，我再没有什么比你的“陪”更是一向情愿、巴不得“少”了的——除开我的生命，除开我的生命，除开我的生命。

波　再见，殿下。

哈　这些讨厌的老傻瓜！

罗森克兰兹与纪尔顿斯丹上。

波　你们去找哈姆雷特殿下，他就在那儿。

罗　〔对波乐纽斯〕上帝保佑大人！

〔波乐纽斯下。

纪　尊贵的殿下！

罗　亲爱的殿下！

哈　我的两位好朋友！你怎样，纪尔顿斯丹？啊，罗森克兰兹！好伙计，两个都好吗？

罗　我们正如一般的大地之子。

纪　相当幸福，正因为不过分幸福；我们并不是命运女神小帽儿上的顶结。

哈　也不是她的鞋底？

罗　也不是，殿下。

哈　那么你们是住在她的腰身上，她的恩惠的正中间？

纪　真的，我们是她亲信的私底下人。

哈　住在命运女神的私处？噢，千真万确，她是个婊子。你们有什么消息？

罗　没有什么，殿下，除非说世界愈来愈变得诚实了。

哈　那么世界的末日快到了。可惜你们的消息并不真实。让我再仔细问问看：好朋友，你们在命运女神手下犯了什么案子，才叫她把你们打发到这儿监狱里来了？

纪　怎么是监狱呀，殿下！

哈　丹麦是一所监狱。

罗　那么全世界也就是一所监狱了。

哈　了不起的一大所，里面有许多禁闭室、监房、暗牢；丹麦是里面最坏的一间。

罗　我们并不这样想，殿下。

哈　啊，那么对你们就不是一所监狱；本来么，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是想法不同才分出了好坏。对于我，这是一所监狱。

罗　啊，那么是殿下雄心太大，才使它变成了一所监狱；它太狭窄了，使殿下不能称心如意。

哈　天啊，我关在一个栗子壳里都还能自命为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的，要不是我做了许多恶梦哪。

纪　这种恶梦可就是野心；因为野心家的本质无非是一个

230　这句话使哈姆雷特起了疑心，才要“仔细问问看”。

243　“雄心太大”就是下文“野心”的婉转说法，原文是一个字。他们两个疑心哈姆雷特的隐衷是抱恨未能继承王位，所以坚持在这一点上试探他，他也看出来了。

梦的影子。

哈　一个梦本身就是一个影子。

罗　不错，我认为野心是那么空虚轻飘的一种东西，无非是一个影子的影子。

哈　那么我们这些叫化子倒是实体，我们的君王和大摇大摆的英雄人物倒是叫化子的影子。我们进宫去吗？我真的不会讲道理了。

罗、纪　我们来侍候殿下。

哈　没有的事！我不愿意把你们混在我的仆人中间；因为，作为老实人对你们说老实话，我已经受够了侍候了。可是，凭我们的老交情说说，你们到艾尔西诺来，有何贵干？

罗　只是拜望拜望殿下，没有别的缘由。

哈　我是个叫化子，穷得连一声“谢谢”都拿不大出来；可是我还是谢谢你们；当然，我的一声“谢谢”是不值半文钱的，请二位原谅。你们不是人家叫来的吗？你们来、是出于自己的意思吗？你们来、是出于自动吗？得，得，老实对我说，得，得，老实说！

纪　我们该怎么说好呀，殿下？

哈　随你们怎样说，只要不说废话。你们是人家叫来的；你们的脸上就露出了招供，你们问心有愧，随你们耍什么花样，都掩饰不了。我知道我们的好国王好王后把你们叫了来的。

罗　叫来干什么呀，殿下？

哈　那就得请你们指教了。凭我们交朋友的道义，凭我们从小和睦的情分，凭我们一向亲密的情谊，凭一位比我会

255　“侍候”也有“看守”意，二人说时，可能相顾示意，彼此心照。

说话的人所能提出的更可宝贵的理由，我要求你们对我开诚布公、直截了当说，你们是人家叫来的不是？

罗　〔旁白，对纪尔顿斯丹〕怎么说呢？

哈　〔旁白〕得了，你们休想逃过我的眼睛！——你们如果对我还有一分爱意，就不要躲躲闪闪。

纪　殿下，我们是奉命而来的。

哈　我要告诉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这样一来，我有见在先，就免得你们有所泄漏，你们对国王和王后负责的机密就不曾透露了一点风声。我近来——也不知为什么缘故——变成了兴致全无，再不想操练戏乐；我心情如此沉重，直觉得大地这一副大好的框架是伸到茫茫大海里的一座荒凉的山岬，天空这一顶极好的帐幕，你们看，这一片罩在头顶上的豪华的苍穹，这一层镶嵌了金黄色火点子的房顶，啊，我觉得也无非是一大堆结聚在一起的乌烟瘴气。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象天使！论了解，多么象天神！宇宙之华！万物之灵！可是，对于我，这点泥土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算得了什么呢？人，并不能使我欢喜；不，女人也不行，尽管从你的微笑里，我看出你有相反的意思。

罗　殿下，我心里并没有这种意思。

哈　那么，我说到“人，并不能使我欢喜”，你笑什么呢？

罗　我只是想，既然殿下不欢喜人，那一批戏子到殿下跟前来怕只有自讨没趣了。我们在路上赶过了他们，他们正要到这儿来向殿下献技呢。

哈　扮演国王的会受到我的欢迎；他这位陛下会受到我的

致敬；冒险的骑士可以舞他的剑，使他的盾牌；情人不至于白叹气；阴阳怪气人不至于下不了场；小丑可以叫那些笑机易动、一触即发的家伙笑破了肚皮；女主角可以畅所欲言，即使素体诗白说走了拍子。他们是一班什么戏子？

罗　就是殿下往常极喜欢的那一个班子，在城里专演悲剧的。

哈　他们怎么跑起码头来了？他们在城里坐地演戏，于名于利，都不是更好吗？

罗　我想他们的不得安身，都因为近来翻了花样。

哈　他们近来还跟我在城里的时候一样的名声响亮吗？一样的叫座吗？

罗　不，着实是不比从前了。

哈　怎么会这样的？他们荒疏了吗？

罗　他们还是照样的发奋，卖力；可是，殿下，如今出现了一窠娃儿，这一批毛羽未丰的黄口小儿，在台上尖声怪叫，压倒了别人，博得了台下疯狂的喝采。目前就是数他们时髦；他们把他们所谓的普通戏子糟蹋到这步田地，直叫佩剑的公子哥儿都怕时髦文人的笔杆，不敢再去老地方光顾了。

哈　怎么，他们都是些孩子吗？谁津贴他们的？他们是怎样拿钱的？他们一到了唱歌唱不响的年龄，就不会再继续干这门行业了吗？他们要是挣钱不够多，往后长大了，

302　以下谈戏班子一段都是影射英国当时剧坛情况。

307　各家对“不得安身”与“翻了花样”，解释不一。主要分歧有二：一说指当时王公贵人捧出了童伶班子，造成了低级趣味的时尚——这是社会的原因；一说指城市当局（主要因戏文中讽刺时人时事）禁止演戏（但不禁童伶）——这是政治的原因。

自己也多半会变成普通戏子的，那时候不会怪当初给他们写脚本的对不起他们，害得他们大叫大嚷，骂尽了自己的来日吗？

罗　的确，双方都你来我往，不肯罢休；全国人士又不怕造孽，怂恿他们大吵大闹。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没有脚本卖得出手，除非戏词里插进了这一种争吵，叫编戏演戏的一齐来大显身手。

哈　居然会这样吗？

纪　噢，真是唇枪舌剑，大斗过法宝哩。

哈　结果是这些小孩子打赢了？

罗　正是呢，殿下——连赫勾列和他背的地球都给席卷了去了。

哈　这也不太稀奇；要知道我的叔父竟是丹麦国王了，而且当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还一直对他做鬼脸的那些人，如今都愿意出二十块、四十块、五十块、一百块杜开来买他的一枚小画像了。活见鬼，这里面总有些反常的道理，要是哲学能研究出来的话。

〔内奏喇叭。*

纪　戏子来了。

哈　二位先生，欢迎你们到艾尔西诺来。握手？好，欢迎总要带礼节，俗套。我们就这样子陪你们客气一番吧，免得

320　这种时髦戏的一个特色是插入大量的歌唱。

331　希腊神话中大力士赫勾列曾代阿特拉斯背负地球。莎士比亚剧团的戏院，环球戏院，以赫勾列背负地球为标帜。

*　莎士比亚时代戏班子下乡演戏时吹喇叭做广告。

339　“握手？好”照威尔孙根据“第二四开本”原文所作的解释译出，一般根据“第一对折本”原文作“握手吧，来”。

你们回头计较我接待戏子们的情形（我不妨先对你们说我一定要相当表现一番的），免得你们怪我显得象对他们比诸对你们反而更殷勤。我欢迎你们；可是我的叔父父亲和我的婶娘母亲是弄错了。

纪　弄错了什么，亲爱的殿下？

哈　我发疯只发在发西北风的时候；风从南方吹过来的时候，我还是不至于把一只鹰当作了一只鹭鸶。

波乐纽斯上。

波　天保佑你们，二位先生！

哈　你听好，纪尔顿斯丹——还有你，罗森克兰兹——一只耳朵边听一个人！你们看见的那个大婴孩还没有脱出襁褓呢。

罗　也许他是第二次裹上的；因为人家说，一个老年人是第二次做婴孩。

哈　我可以预言他是来向我报告戏班子的事情；注意吧。——你说得不错；星期一早上；一点也不错。

波　殿下，我有消息报告殿下。

哈　大人，我有消息报告大人。罗歇斯当年在罗马演戏的

350　故意假装与二人深谈别事，让波乐纽斯听见，捉弄他。以“一只耳朵边听一个人”代替“一边一个人拿一只耳朵凑近来听”，颠倒了十足象疯话，可能哈姆雷特却是有意思的，等于说“你试探我，我也试探你”。

357　罗歇斯（Roscius，死于耶稣纪元后62年）是罗马最著名的喜剧演员，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变成大演员的同义词。“罗歇斯当年在罗马演戏”是谁都知道的陈年旧事，不能算“消息”，哈姆雷特暗示波乐纽斯的“消息”也是陈旧了，但老人没有觉察，只当疯话，只顾自己报告下去。

时候——

波　戏子们来了，殿下。

哈　呔，呔！

波　千真万确。

哈　戏子们来了，每个人骑一头傻毛驴。

波　都是些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戏子，演什么都是拿手，无论演悲剧，喜剧，历史剧，田园剧，田园喜剧，历史田园剧，历史悲剧，悲喜历史田园剧；无论演剧中地点前后统一的古典戏，还是演一切规律都不守的新派戏。瑟奈加的悲剧不会嫌过分沉重，帕劳泰思的喜剧不会嫌过分轻浮，受严格限制也好，容许自由也好。他们都是些独一无二的行家。

哈　噢，耶弗他，以色列的士师，你有一件多好的宝贝啊！

波　他有什么宝贝呀，殿下？

哈　啊，

只有个美丽的女娃，
宠爱她可真是到家。

波　〔旁白〕还总是提我的女儿。

哈　你说不对吗，老耶弗他？

波　既然殿下把我叫作耶弗他，我就当真有一个女儿叫我宠爱得真是到家。

366、367　瑟奈加（Seneca，约生于耶稣纪元前61年），罗马悲剧家。帕劳泰思（Plautus，约生于纪元前254年），罗马喜剧家，所作剧本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流传甚广，对当时剧作发生不小影响。

370　耶弗他（Jephthah）将女儿献祭上帝，事见《旧约·士师记》。下文中哈姆雷特所引歌词出自一首关于耶弗他的圣经故事民歌，耶弗他故事当时也曾被编入戏文。

哈　不，接不下去的。

波　那么，怎样接下去呢，殿下？

哈　啊，

　　天知道，命不好，

接下去你就知道是：

　　一朝出了事，糟糕。

这支圣经歌的第一段还会给你讲一点故事的；可是看，我给打断了。

伶人四五名上。

欢迎，欢迎，各位先生；一律欢迎。——我很高兴见到你很好。——欢迎，各位好朋友。——噢，我的老朋友！怎么，你的脸上挂起了黑漆漆一团威武气了，我上次看见你还没有呢。你到丹麦来向我挑战、拿胡子吓我吗？——呵，我的年轻的姑娘，我的小姐！我敢凭圣母起誓，小姐踩了高跟木跷，比我上次看见的时候，更高到顶得着天了。愿上帝保佑你的嗓子，不要哑了，破了，变成了一块不通用的金币，再也叫不响哪。——各位先生，欢迎，欢迎。我们来，学法国的养鹰好手，随便看见什么鸟就把鹰放出去抓；我们马上来一段台词。来，让我们先领略一下你们

379　意思应为："你有个女儿，可不见得宠爱到家"（从全剧看来，波乐纽斯爱女实非出于不自私自利的真爱）。哈姆雷特提到耶弗他，只因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仅有一点与波乐纽斯相同——无耻的献出女儿，牺牲女儿。

391　当时演女角的都是男性童伶。

392　木高跟鞋子，不但演女角童伶穿，当时一般妇女也穿的，据说往往高至一英尺以至尺半。这里说这个童伶又长高了。

的技艺。来，来一段热情的台词。

伶人甲 哪一段呢，殿下？

哈 我曾经听见你说过一段台词，可是从没有在台上演出过；要是上演过，也不会到一次以上；因为，我记得，那个戏并不受大众喜爱，是一般人不赏识的鱼子酱；可是它，照我看来，也照其他在这一方面见解比我有分量的一些人说来，是一本极好的戏剧，场面调配得非常恰当，写得又朴实又巧妙。我记得有一位说过它，行间没有加香料，添怪味，句中没有着痕迹，显造作；说它是作风正派，不但可口，而且卫生，并不惹眼，却是有光彩。我最喜爱那里面的一段台词。伊尼阿斯对玳度叙述情景的那一段，特别是他讲到普赖姆被杀的那一节。如果你还记得清楚，从这一行起头——让我想想看，让我想想看：

凶狠的披勒斯象赫开尼亚的老虎——
不是这样的；的确是从披勒斯开的头，对：
凶狠的披勒斯，披一身漆黑的盔甲，
深藏潜伏在不祥的木马当中，
黑得象他的杀心，赛过黑夜，
一出来就把漆黑的狰狞相涂上了

407—410 伊尼阿斯传说是罗马的创始人，玳度（Dido）是迦太基的创始人，普赖姆（Priam）是特洛埃王，披勒斯（Pyrrhus）是希腊英雄阿基列斯的儿子。特洛埃沦亡，披勒斯杀死普赖姆以后，伊尼阿斯逃至迦太基，向玳度追述情景，事见维吉尔史诗《伊尼阿德》。

410 赫开尼亚（Hyrcania）是古里海东南岸的蛮荒区域。

412 以下几段剧词，一般学者倾向于认为出于莎士比亚自作，模拟早期同代剧作家风格，与本剧正文风格成鲜明对照，以符合“戏中戏”的要求。词句上史诗气重，戏剧性少，正因为如此，才与正文分得清，加重全剧的戏剧性。

更显煞气的纹章。从头到脚，
现在是浑身鲜红，可憎可怕，
染上了千百家父母子女的鲜血，
顿时让烧焦的街道焙干，烘硬；
火光熊熊，穷凶极恶的照着他
直杀到当朝的主人。火焰加凶焰，
内外烤透了，涂一层凝结的血浆，
眼睛象红灯笼，凶煞一般的披勒斯
到处寻普赖姆老王。
现在你接下去吧。

波　上帝有眼睛，我敢说殿下念得可真好极了，声调也好，神味也好。

伶人甲　　　　他马上寻着了；
老头子打不着希腊人。古老的宝剑
背叛了老臂，落下了就不再起来，
不听从指挥。就好象饿虎扑羊，
披勒斯直取普赖姆，没有砍中他，
想不到他猛挥利剑带来的一股风
却早把老头儿搧倒了。伊里恩宫城
顿时象感到了这一击，冒火的楼顶
直撞到墙根，哗啦啦的一声巨响
抓住了披勒斯的耳朵。哎呀看！他的剑
本来向普赖姆雪白的头顶上直落下，
却忽然好象在半空里给什么黏住了。

436 “抓住了……耳朵”一语在原文中（“俘虏了……耳朵”）也是勉强的，原文模拟另一种风格，仍是好诗，到此却成极端，过火了。

披勒斯站住了，俨然是画里的暴君，
在意图和实行之间保持了中立，
什么也不干。
然而啊，我们常见到暴风雨以前，
天上是一片寂静，云也静止了，
风也不言语，大地是全然沉默，
简直象死了，忽然间一声霹雳
震裂了天空；披勒斯一停顿以后，
杀心也就激起他重新动作；
塞克罗披斯锤打战神的铠甲
管保它万世都结实，落手无情
也不及此刻披勒斯抡起血花剑
狠命的直劈了普赖姆！
滚出去，滚出去，命运女神是娼妇！
愿天神全体一致剥夺她权力；
打碎她那个转轮的轮辐和轮盘，
把那个圆轴心滚滚的直推下天山去，
直落到地狱的底里！

波　这一节太长了。

哈　它该同你的胡子一块儿找理发师照顾的。——请再念下去。他这个人只爱听滑稽的插曲或者淫秽的打诨，要不然就会瞌睡的。念下去；讲赫古芭。

伶人甲

可是谁见了那位裹装的王后——

448　塞克罗披斯(Cyclops)是罗马神话中铁匠神的一批巨人工匠。

452　命运女神骑轮子或摇轮子，象征命运反复无常。

哈　“裹装的王后”？

波　这很好！“裹装的王后”说得好。

伶人甲

赤脚奔跑，用泡瞎眼睛的热泪
威胁大火；头上缠一块布片
代替了原先的冠冕；作为袍服，
在她枯瘦的生育过多的腰身
裹一条惊惶中随手抓起的毛毯——
伤心惨目，谁看了不会含毒水
唾骂命运作弄人，万恶不赦？
如果天上的众神当时也在旁
亲见她一看披勒斯残酷的闹着玩，
横一刀竖一刀割裂她丈夫的肢体，
立刻发出了一声惨极的哀号，
（除非是人情一点也动不了天心）
火一样燃烧的天眼睛也就会湿漉漉，
天神也就会心酸啊！

波　看，他的脸色都变了，他的眼睛里出眼泪了。请不要再念下去了吧。

哈　很好；回头我再请你念其余的部分。——大人，请好好找个地方安置这一些伶倌吧。你听见了没有？好好的招待他们；要知道他们是我们时代的缩影和简史。你宁可以死后落到个不体面的墓铭，切不要生前挨他们一场不客气的品评。

463　波乐纽斯听精采部分，反而嫌“太长”，听哈姆雷特嫌古怪的字眼，反而说好，趣味可知。

波　殿下，我一定按他们的功德适当对待。

哈　哎呀，老兄，要额外优待才是！要是按各人的功德对待每一个人，那么谁又能逃得了一顿鞭子呢？按你自己的体面和排场来对待他们；他们愈是不配，你的功德愈是无量。带他们进去。

波　各位来吧。

哈　跟他去，朋友们。明天我们要演一场戏。

〔伶人甲除外，众伶人随波乐纽斯下。

听我说，老朋友；你们会演"贡扎果谋杀案"吗？

伶人甲　会，殿下。

哈　我们明天晚上就拿它上演。我感到有一点需要，想自己写上十五六行的一段话，插到台词里，你们可以拿它来练练吗？

伶人甲　可以，殿下。

哈　好极。跟那位老爷去吧——留心别取笑他。

〔伶人甲下。

好朋友，晚上再见了。欢迎你们到艾尔西诺来。

罗　好吧，殿下。

〔罗森克兰兹与纪尔顿斯丹下。

489　哈姆雷特这番话的意思，与其说他愤世嫉俗，夸大认为世人都极坏，不如说他痛心于到处见到坏人养尊处优，好人反而不得善遇。韦立谛及多弗·威尔孙指出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口说"挨鞭子"，亦有出典，暗讽一五七二年英国政府法令禁止游民及"强项乞丐"（实为被逐出外的无家可归的农民），也包括"不属于本邦任何贵人"的优伶，鞭打是这种惩戒的最经常的法定刑罚。我们也可以注意前面哈姆雷特一再以"乞丐"自况。

492　"贡扎果谋杀案"，一般认为别无真戏，只是莎士比亚虚拟的戏中戏。

498　哈姆雷特警告伶人不要学他自己，捉弄波乐纽斯，因为他们不是王子，万一忘其所以，也象他一样取笑老人，自己会吃亏的，是出于照顾他们的好意。

哈　好吧，天照顾你们！现在我清静了。
啊，我简直是游民，种田的奴才！
可真是不可思议啊：看这个戏子
无非演一场虚构，做一场苦梦，
还能使灵魂都化入了想象的身分，
发挥了作用，直弄到脸色都发白了，
眼泪都出来了，神情都恍恍惚惚，
嗓门都抖抖擞擞，全身的精力
都配合意象！而且不为了什么！
为了赫古芭？
赫古芭对他或者他对赫古芭，
有什么值得他哭她呢？他会怎样呢，
如果他有了我这种悲愤的缘由？
他会让眼泪淹没了整个的舞台，
用大声疾呼震裂了听众的耳鼓，
使一切有罪者发狂，无罪者惊愕，
使无知无识者惊慌，真的是吓呆了
所有的眼睛和耳朵的全部机能。
可是我，
一个胡涂蛋，可怜虫，萎靡憔悴，
成天做梦，忘记了深仇大恨，
不说一句话；全不管哪一位国王

502　多弗·威尔孙指出哈姆雷特刚暗示过心中想到严禁"游民"的法令。我们可以看出哈姆雷特并非鄙夷农奴，只是怪他们只知做牛做马，逆来顺受。同时禁令中也包括"乞丐"，哈姆雷特在前面也自比乞丐，可见他站在受压迫的一边。他自己的遭遇也就使他本有的正义感突出了。

叫人家无耻的夺去了一切所有，
残害了宝贵的生命！我是个懦夫吗？
谁叫我坏蛋，打破我的脑壳，
拔下我的胡子来吹我一脸毛？
拧我的鼻子，把手指直戳我的脸
骂我说谎？谁对我这样的，嗨？
活该，我活该忍受！因为我怎样说
也总是胆小如鼠，缺少胆汁，
不以饱受欺压为苦，要不然
我该早就请满天的饿鹰吃饱了
狗才的尸肉了。血腥的，荒淫的坏蛋！
狠心的，奸诈的，乱伦的，悖理的坏蛋！
啊，报仇！
咦，我好蠢啊！我这样真算得英勇啊，
明知道亲爱的父亲被人家谋杀了，
天堂地狱都在唤儿子去报仇，
我偏要学下流女人用空话泄气，
学泼妇，不知羞耻，大骂起街来，
简直象婊子！
呸呀呸！开动吧，我的脑筋！我听说
曾经有过些犯罪人，正在听戏，
因为台上的情景表演得太妙了，

525—528 这四行里所说的凌辱办法，虽属比拟说法，在当时社会上，用在“下等人”（例如前面所说的“游民”）身上，显然是司空见惯。

542 动脑筋，写这“十五六行”；至于想到演戏的动机，前面已经提过，决心已定，下文一段只是回顾，不是新出主意（亨特，见弗奈思《集注本》）。

一下子打动了灵魂，竟至于当场
把他们所犯的罪行招供了出来；
因为谋杀案，尽管是没有舌头，
也会显说话的神通。我要叫戏班子
拿一点类似我父亲遇害的情节
演给我叔父看。我要看他的面孔；
直探到他的痛痒处。只要他一惊，
我就有门路了。我所看见的那个鬼
也许是魔鬼；魔鬼会随意化身，
变出美好的形状；是呀，也许他
就是趁我的软弱、我的忧郁、
正好是他最能发挥力量的机会，
骗我去害人害己的。那番话还不够，
我还要证据确实。这台戏是机关，
我要用它抓国王的良心来看看。　〔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城堡中一室。

国王、王后、波乐纽斯、莪菲丽亚、
罗森克兰兹及纪尔顿斯丹上。

王　你们用尽了迂回曲折的说法
还是探不出他为何这样子乱来，
这样子乱发他胡闹而危险的疯狂，
不去好好过平平静静的日子吗？
罗　他承认自己有一点神经错乱，
可是他绝口不提为什么缘故。
纪　他也不情愿让我们摸到底细，
每逢我们要引他吐露一点儿
他的真相，他就要他的疯把戏，
躲闪了过去。
后　　　　　　他待你们还好吗？
罗　非常有礼貌。
纪　只是不大自然，有点儿勉强。
罗　不大肯说话，可是我们问什么
他都肯回答。

后　　　　　　　　你们有没有劝诱他
　　作什么消遣吗？
罗　娘娘，我们在路上恰巧赶上了
　　一个戏班子；我们就对他报告了，
　　他一听说似乎非常高兴。
　　他们现在已经是在这儿宫里了，
　　而且我想已经接受了吩咐，
　　今晚上要给他演戏呢。
波　　　　　　　　　　　　一点也不错，
　　他还拜托我一定请陛下二位
　　也来看戏。
王　好极了，一定来。他有这种兴致，
　　我听来十分高兴。
　　请二位帮他进一步鼓起兴头，
　　把心思转到这种娱乐方面吧。
罗　是，陛下。

〔罗森克兰兹与纪尔顿斯丹下。

王　　　　　　好葛忒露德，你先走；
　　我们布置了，叫哈姆雷特就来，
　　让他，象出于偶然似的，在这儿
　　碰见莪菲丽亚。
　　她的父亲跟我就权充密探，

---

14 “这两位廷臣，会见失败，怕失体面，试图自行拼凑出一篇报告；罗森克兰兹想表示他们没有完全失败；纪尔顿斯丹却表示做到这一点并非没有困难。他们回避不提哈姆雷特锋利的盘问他们、发现他们是奉命前来的事实。”（陶顿）

躲好了看他们，不让他们看见，
好好的注意他们会面的情形，
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
断定他是不是真为了恋爱的痛苦
才这样发作的。

后　　　　　　　　我听从你的意思；
至于你，莪菲丽亚，我心里倒是巴不得
你的美貌真就是使哈姆雷特
发疯的原因；我希望你的美德
能使他恢复常态，使你们二位
也同受尊荣。

莪　　　　　　　娘娘，但愿能如此。

〔王后下。

波　莪菲丽亚，你就在这儿走走。——陛下，
我们就去躲着吧。——你读这本书；
你表示正在做功课，独自个在这儿
就显得不奇怪了。我们也怪不得人家
常责备我们：我们把真诚的面孔、
虔敬的动作，真往往用作了糖衣
包裹了心里的魔鬼哩。

王　〔旁白〕　　　　　　啊，太对了！
这句话抽了我良心好重的一鞭！
娼妓的脸蛋，涂上了厚厚的脂粉，
要说丑陋不堪，还是远不及

45　“书”是祷文一类书，所以说“做功课”。

用花言巧语掩藏的我的行为！
噢，多重的担子啊！

波　我听见他来了。我们快走吧，陛下。

〔国王与波乐纽斯下。

哈姆雷特上。

哈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要做到高贵，究竟该忍气吞声
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矢石交攻呢，
还是该挺身反抗无边的苦恼，
扫它个干净？死，就是睡眠——
就这样；而如果睡眠就等于了结了
心痛以及千百种身体要担受的
皮痛肉痛，那该是天大的好事，
正求之不得啊！死，就是睡眠；
睡眠，也许要做梦，这就麻烦了！
我们一旦摆脱了尘世的牵缠，
在死的睡眠里还会做些什么梦，
一想到就不能不踌躇。这一点顾虑
正好使灾难变成了长期的折磨。
谁甘心忍受人世的鞭挞和嘲弄，
忍受压迫者虐待、傲慢者凌辱，
忍受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

70　多弗·威尔孙提醒这里和第二幕第二场里的鞭打“游民”等说法，有同样来源。

衙门的横暴，做埋头苦干的大才、
受作威作福的小人一脚踢出去，
如果他只消自己来使一下尖刀
就可以得到解脱啊？谁甘心挑担子，
拖着疲累的生命，呻吟，流汗，
要不是怕一死就去了没有人回来的
那个从未发现的国土，怕那边
还不知会怎样，因此意志动摇了，
因此便宁愿忍受目前的灾殃，
而不愿投奔另一些未知的苦难？
这样子，顾虑使我们都成了懦夫，
也就这样子，决断决行的本色
蒙上了惨白的一层思虑的病容；
本可以轰轰烈烈的大作大为，
由于这一点想不通，就出了别扭，
失去了行动的名分。啊，别作声！
美丽的莪菲丽亚！——女神，你做祷告
别忘掉也替我忏悔罪恶。

莪　　殿下，
最近这一向殿下贵体如何？

哈　多谢小姐，很好，很好，很好。

莪　殿下，我身边有一些殿下的纪念品，
我许久以来一直想拿来奉还，

91　莪菲丽亚在这一场上半节的言行都是出于她父亲的命令，而且疑心哈姆雷特真的疯了，以为大家安排她试探他，真是为了要探出他的病源，以便对症下药。

现在请殿下收回吧。

哈　　　　　　　　　　不，我不收；

我从未送过你什么。

莪　尊贵的殿下该分明知道是送过的；

殿下还附带说过些甜言蜜语

使礼物变得更贵重呢。香味变了，

东西就收回吧；因为送的人一变心，

重礼也变轻，受的人有骨气，不领情。

拿去吧，殿下。

哈　哈，哈！你贞洁吗？

莪　殿下？

哈　你美丽吗？

莪　殿下是什么意思呀？

哈　我是说如果你是又贞洁又美丽，那么你的贞洁就不该容许跟你的美丽有所交往。

101　“这一句故作警辟的议论，出诸韵语，显得先有准备的样子。而这种莫须有的责人无情，又从哪儿来的？她没有在波乐纽斯面前预演过一番她的戏吗？”(陶顿)

103　多弗·威尔孙指出，此下语调一变，实由于哈姆雷特无意中听出了人家的诡计。“莪菲丽亚把自己的戏做过了分；实际上不是他抛弃了她，而是她抛弃了他。”她随身带好了要退还的珠宝，也使哈姆雷特看穿了把戏。“他现在有所戒备，他知道国王和波乐纽斯在偷听；他在这一场里往后所说的话就是存心说给他们听的；虽然，‘情不自禁’，他到临了又越过了目标。他现在开始用‘鱼贩子’语调了。”

108　哈姆雷特的意思是：“你的贞洁就不容许任何人跟你的美丽有所交往”，进一步也可如多弗·威尔孙所说，“你的淑德就该更好的持守你的美丽，不使它受人利用来这样勾引别人”。下文，莪菲丽亚听成了“贞洁不能与美丽互相来往”，哈姆雷特就随她如此误解。

莪　殿下，难道美丽，除了跟贞洁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交往吗？

哈　嗯，真的；因为美丽的力量倒容易把贞洁点化成淫荡，贞洁的力量可难于把美丽改成了象它自己的样子。这本来是一种怪论，可是现在时势却让它得到了证明。我从前的确爱过你。

莪　真的，殿下曾经使我相信是这样的。

哈　你不应该相信我；因为贞洁不可能在我们的老干上接新枝而使我们不发出陈旧的气味。我从前不曾爱过你。

莪　那么我就更加是受骗了。

哈　你去进尼姑庵吧；你为什么要养出一大堆罪人来呢？我自己是相当洁身自好的；可是我还能指出我的许多罪名，真害得我但愿我的母亲当初还是不要生我出来的好。我非常骄傲，有仇必报，野心勃勃；随时都在转的大逆不道的念头，多得叫我的头脑都装它们不下，叫我的想象力都想不尽它们的形形色色，叫我找不到时间来把它们一一实行哩。象我这种家伙，乱爬在天地之间，有什么事好做呢？我们都是十足的流氓；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你去进尼姑庵吧。你的父亲在哪儿？

莪　在家里，殿下。

117　在哈姆雷特当时的心情下，世界都证明是这么坏，一切好事都是虚伪，他也可以认为他过去对莪菲丽亚的爱也不是真爱。而波乐纽斯也说过他的爱不是真爱。

119　“尼姑庵”也可如英国当时行话中所说，指妓院（多弗·威尔孙）。

127　舞台惯例，在这个场合，常使波乐纽斯，在哈姆雷特背后，从帏后，略一伸头，一听哈姆雷特问到他在哪里，立即缩回。但他不必伸出头来，听到这里，仅使帏幕一动也可以。

哈　把他关起来，只让他在家里胡闹，别让他出来当傻瓜。再见。

我　啊，神明的天啊，救救他吧！

哈　如果你一定要出嫁，我就把这一个诅咒送给你当嫁粧：尽管你象冰一样坚贞，雪一样纯洁，你还是逃不掉受尽诽谤！你去进尼姑庵。去，再见。如果你一定要出嫁，那就嫁给一个傻瓜吧；因为聪明人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你们会叫他们变成什么样的怪物。进尼姑庵吧，去；快去。再见。

我　天上的神明啊，把他挽救过来吧！

哈　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的涂脂抹粉，太清楚了。上帝给你们一张脸，你们又给自己另外造一张。你们走起路来扭扭捏捏，说起话来娇声娇气，替上帝创造出来的生物乱取怪名字，装腔作势，假托不懂事。得了吧，我再不想领教了；这已经害得我发疯了。我说，我们再不要结什么婚了。已经结了婚的，除了一个人，都可以准许活下去；没有结婚的，就只许保持目前的状态。进尼姑庵吧，去。〔下。

我　啊，一世的英才就这样坍倒了！
　朝廷人士的眼睛、学者的舌头、
　军人的利剑、国家的期望和花朵、
　风流时尚的镜子、文雅的典范、
　举世瞩目的中心，倒了，全倒了！
　我呢，妇女中最伤心、悲惨的女子，
　从他盟誓的音乐里吸取过甜蜜，

143　威胁克罗迪斯。

144　终于下场，前边已经两次说了“再见”，准备下场，装疯和激动中重又回来说一阵。

如今却看着他高贵无上的理智
好象银铃儿搅乱了,失去了和谐;
看着他青春年少的无比的风貌
叫疯狂一下子摧折了! 啊,我好苦啊,
看见了昨日,偏偏又看见今朝!

国王与波乐纽斯上。

王　恋爱? 他不是朝这面发泄感情的;
他说的,虽然有点儿语无伦次,
也不象是疯话。他显然另外有心事
叫他的忧郁在心头伏窝孵卵;
我实在担心孵出来不是别的,
是一种危险;为了预防不测,
我已经当机立断,下了决心,
一定要这么办:立刻打发他去英国,
去催收久未向我们缴纳的贡品。
出洋过海,跑跑不同的国度,
看看新鲜的事物,也许会排除掉
这种老是盘据他心头的心事,
叫他的脑筋不再老是盘算它,
害得他疯头疯脑。你以为怎么样?
波　那当然很好。可是我还是相信
他这种苦恼的根源,推究起来,
到底还是失恋。——怎么样, 莪菲丽亚?
你不用告诉我们殿下怎么说;

我们全听见了。——陛下就那么办吧。
陛下如认为妥当，看戏以后，
却不妨让他的母后单独叫他去
倾吐心事。请母亲干脆问问他；
我愿得陛下许可，躲在一边，
听他们密谈。再要是探不出真情，
就派他去英国；或者凭陛下的高见，
关他在哪一个合适的地方。

王　　好。
大人物发疯，一定得把他们看牢。

〔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大厅。

哈姆雷特与伶人三数名上。

哈　念这段台词，我请你们，要念得象我念给你们听的那样，轻溜溜的，从舌尖上吐出来。要是你们把它从喉咙里吼出来，象许多演戏的惯常做的那样呢，我倒宁愿叫宣布告示的公差来念我的词句了。也千万不要老是用手把空气劈来劈去，象这样子，而是要用得非常文静；要知道，就是在你们热情横溢的激流当中，雷雨当中，我简直要说是旋风当中，你们也必须争取到拿得出一种节制，好做到珠圆玉润。噢，我深恶痛绝，要我的命也讨厌听一个头戴假发的家伙在台上大叫大嚷，把一股热情撕成了片片，撕得粉碎，拚命去震裂“站场”听众的耳鼓，因为这班人当中大

多数是什么也不懂，只赏识莫名其妙的手势戏和热闹。我着实要把这样的家伙抽一顿鞭子才痛快，因为他把泰玛刚特的火性子演过了火。这叫做“演希律，超希律”——火上加油。请你们务必要避免这一点。

伶人甲　殿下放心。

哈　也不要太平板了；可以拜你们自己酌量行事的见识做自己的导师。用动作配合字句，用字句配合动作；特别要注意一点，你们切不可越出自然的分寸：因为无论哪一点这样子做过了分，就是违背了演剧的目的，该知道演戏的目的，从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要是表演得过火了，或者是拖泥带水了，尽管会博得外行人开怀，只能使明眼人痛心；你们把这种行家里面一个人的意见必须估计到重于一院子其他听众的信口雌黄。噢，着实有一些演员，我看过演戏的，也听到别人捧过的，捧上了天的，可真是，说一句倒不是对上帝不敬的话，说起话来不象文明人，走起路来既不象文明人也不象野蛮人，简直不象人，那样的大摇大摆，吼啊叫啊，害得我几乎要相信倒是大自然临时雇来的什么笨工匠造出了人，没有把他们

10　当时英国戏院的池子，上无顶盖，一般并无座位，只供伫立看戏，票价最廉。

13、14　泰玛刚特(Termagant)，基督徒假想的回教神祇，希律(Herod)，耶稣诞生时的犹太暴君，二者在英国旧日宗教剧中是常见的角色，都以狂暴出名。为了读者(观众)不看注也大致有点印象，译者在此加上了“的火性子”和“火上加油”。

28　照字面直译“文明人”应为“基督徒”，“野蛮人”应为“异教徒”。

造好，要不然他们何至于模仿人生模仿到这么令人恶心啊！

伶人甲　殿下，我相信我们已经把这一点相当改正过来了。

哈　噢，要彻头彻尾改正过来！还有你们那些演丑角的，只许念剧本上写下的说白，不要临时添花样。他们中间往往有人就爱在台上自己先笑出来，逗引少数没有头脑的听众也哄笑一番，全不管那时候戏里正好有紧要问题要大家注意哩。这种行径是极端可恶的，也表示这样胡闹的小丑抱了最可鄙的野心。你们去准备吧。

〔伶人下。

波乐纽斯、罗森克兰兹及纪尔顿斯丹上。

怎么样，大人？王上愿意来听这出好戏吗？

波　王后娘娘也要来听，马上就要来了。

哈　叫戏子们赶快吧。

〔波乐纽斯下。

你们两位也去帮他催一催，好吗？

罗、纪　是，殿下。

〔同下。

哈　喂，霍拉旭！

霍拉旭上。

霍　有，殿下。

哈　霍拉旭，我有生以来交结过不少人，

就数你是一个最方正不移的朋友。

霍　噢，殿下。

哈　　　别以为我是在恭维你；
因为我能指望你提拔我什么，
你自己就身无长物，只有靠好精神
穿衣吃饭呀？为什么要恭维穷人呢？
不，让甜嘴去舐荒唐的豪华吧，
让关节灵活的膝盖跪下去拍开
谄媚生财的门路吧。你听清了没有？
自从我亲爱的灵魂会自己选择、
会鉴别人物以来，它就挑中你，
打好了记号。因为你始终一贯，
遭受一切而不受半点伤痛，
无论受命运的打击或是照拂
你都能处之泰然，同样谢谢。
有福的是感情和理智相称的一种人，
他们并不做命运所吹弄的笛子
随她的手指唱调子。只要我看见谁
不是感情的奴隶，我就要把他
珍藏在心坎里，哎，心坎的心坎里，
就象我珍爱你一样。这不必多说了。
今晚要对着国王上演一出戏；
里面有一场就同我对你讲过的
我父亲死难的情形有点相似。
你看见那个情节演出的时候，
我请你集中全副精神来注意

我的叔父。如果他隐藏的罪恶、
听到了一段话，还并不露出痕迹呢，
那么我们看见的准是个恶鬼，
我的想象也就是乌七八糟，
赛过乌尔干的作坊了。好好注意他；
我自己也要把眼睛钉在他脸上，
过后我们要对证观察的结果，
给他下一个判断。

霍　　　　　　　好，殿下。
演戏的时候，如果他偷露出什么
而没有被抓住，我甘愿负失窃之罪。

〔内喇叭铜鼓齐鸣。

哈　他们来看戏了。我得装疯癫的样子。
你找个地方坐下吧。

国王、王后、波乐纽斯、我菲丽亚、罗森克兰兹、
纪尔顿斯丹、其他廷臣及众卫士上。

王　哈姆雷特贤侄，你过得好吗？

哈　挺有味道；一日三餐都是变色蜥蜴的饮食。我吃的是空气，给空话填满了肚子。要拿来喂蠢鸭子，可喂不肥。

王　你是所答非所问，哈姆雷特。这些话与我无干。

77　乌尔干(Vulcan)是罗马神话中的铁匠神。

86、87　传说变色蜥蜴只吃空气。鸭子(原文是小公鸡)是"填"肥来宰的，也代表愚蠢。多弗·威尔孙解释哈姆雷特等于说，"即使鸭子(原文小公鸡)也不会蠢到吃空气长得胖。"

哈　现在也与我无干了。〔对波乐纽斯〕大人，你说你从前在大学里演过戏吗？

波　演过的，殿下，我还算是一个挺好的演员哪。

哈　你演过什么角色？

波　我演过久理斯·恺撒；我在天王大殿里被杀；勃鲁塔斯杀了我。

哈　他真“鲁”莽啊，杀了“天大”的一头好牛。戏子们准备好了吗？

罗　好了，只等殿下的吩咐。

后　过来，我的好哈姆雷特，坐在我旁边。

哈　对不住，好母亲。这里有吸引力更大的宝贝。

波　〔对国王〕噢，呵！陛下看见吗？

哈　小姐，我可以躺在你的膝盖中间吗？

莪　不，殿下。

哈　我是说，把头枕在你的膝盖上面。

莪　嗯，殿下。

〔哈姆雷特倚坐莪菲丽雅足前。

哈　你想到我是说野话吗？

莪　我什么也不想，殿下。

哈　躺在姑娘们的腿中间倒是挺美的想法。

莪　什么，殿下？

哈　没有什么。

89　话说出去，也就与说话人无干了。

95　哈姆雷特把波乐纽斯开起玩笑来多半总是说这类俗滥的笑话，可以说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恰合波乐纽斯身分，同时，正因为说得不大高妙，不合哈姆雷特身分，更易使波乐纽斯等相信他真是疯了。

我　殿下真爱开玩笑呢。

哈　谁，我？

我　嗯，殿下。

哈　天啊，我是你的独一无二的说笑专家。一个人除了说说笑笑，该做什么呢？你看我的母亲就多么高高兴兴，而我的父亲还只死了两个钟头哩。

我　不，已经是两个月再加两个月了。

哈　这么久了？嗯，那就让魔鬼去穿孝吧，因为我就要做一套貂皮新衣服了。我的天，死了两个月还没有忘记吗？那么，一个大人物死了以后，还有希望在人家的记忆里多活半年。我敢发誓，他可一定得盖造一些教堂，要不然他就受不到人家的追念，做了五月节的柳条马，因为这个货色的墓志铭是有名的"因为噢，因为噢，柳条马给忘掉了"。

高音笛奏乐。哑剧开场。*

一国王与一王后同上，状甚亲热，相互拥抱。王后跪地，向国王作表明心迹状。国王扶王后起立，偎王后颈。国王就花坪偃卧。王后见国王入睡，自下。一男子上，自国王头上除冕，吻冕，向国王耳中注毒药，下。王后重上，见国王身死，作哀恸状。下毒者偕三数从者重上，佯作陪王后哀悼状。从者舁尸下。下毒者向王

121、122　"柳条马"是英国古时乡村五月节日，特别在摩理斯舞中，照例有人骑着玩的。这个名词也含"婊子"意。"因为噢，因为噢，柳条马给忘掉了"是当时流行谣曲里的一句常被引来开玩笑的叠句。

后献礼，求爱；王后初作憎恶不愿状，终许其请。

〔同下。

莪　这是什么意思，殿下？

哈　咦，这是鬼鬼祟祟，没有好事。

莪　也许这表示戏文的情节。

一伶人上，致开场白。

哈　这个家伙会告诉我们的。戏子总不能保守秘密；他们会把什么话都讲出来。

莪　他会告诉我们这场哑剧是什么意思吗？

哈　嗯，你给他搬得出什么，他就说得出什么。只要你好意思做出来，他就不会不好意思告诉你那是什么意思。

莪　殿下真淘气，殿下真淘气！我要看我的戏。

伶人　〔开场白〕

今晚来献丑，上演悲剧，
先向各位来把躬一鞠，
请宽宏大量，看到结局。　〔下。

---

* 关于戏中戏前，先演哑剧，用意何在，各家说法不一。有人说克罗迪斯非常顽强，哈姆雷特试探心切，为求保险起见，不惜把“捕鼠机”设下两关，下文克罗迪斯对“情节里有要不得的地方”的顾虑，无非是深恐这个题目会在后边的戏文里明白演出说出。有人说哑剧演出时，克罗迪斯与别人正在私语，并未注意。多弗·威尔孙即据后说，在这一场里，处处说明克罗迪斯先与波乐纽斯，继与王后，作耳语，注意哈姆雷特本人，而不注意哑剧；他也解释哑剧及其后的开场白，都是未经哈姆雷特同意，因伶人自作聪明，想多讨好，自己加上的，因此哈姆雷特在与莪菲丽亚谈话中说的生气话，实际上是骂他们胡闹，直到开场白说三句就完了，才放了心。吉特立其，除回到前说外，还为哑剧加上一个存在理由：哑剧可以使观众少注意人物，多注意情节。

哈　这算是开场白呢，还是指环上的诗铭？

我　太短了，殿下。

哈　就象女人的爱情。

二伶人分扮国王与王后上。

伶王

“金乌”流转，一转眼三十周年，
临照过几番沧海，几度桑田，
三十打“玉兔”借来了一片清辉，
环绕过地球三百又六十来回，
还记得当时真个是两情缱绻，
承月老作合，结下了金玉良缘。

伶后

愿日月周游，再历尽三十春秋，
你我的情爱也不会就此罢休！
目前只可怜夫君这般多病，
无精打采，全不见往日的豪兴，
好教人愁煞！所幸，我少见多怪，
夫君是明白人，大可以不必介怀；
女人的忧虑和爱情总斤斤较量，

139　莎士比亚显然为了使戏中戏的诗句与《哈姆雷特》剧本本文的诗句，对照鲜明，不易互相混淆，正如第二幕引词中用史诗风格，在这里--直到戏中戏终了，用双行押韵办法，而且使字句俗滥，特别在开头的时候，例如两行里就用出了“飞白斯宝辇”指太阳，“奈浦统盐涛”指海，“泰勒斯圆球”指地（译文只好改用些中国滥调，例如用“金乌”指日，“玉兔”指月，用“月老”代原文“亥门”）。莎士比亚当时一般人还相信“日绕地球”说。

要少、都没有，要有、全多到非常。
我对你情爱太深，你早有所知，
我为你牵肠挂肚，也理应如此。
情爱一深，小怪会变成大惊，
小怪成大惊，爱情便大到极顶。

伶王

爱妻须知，我诚恐即将辞世，
我的精力愈来愈不济事。
你该在花花世界里安享天年，
受人敬爱；倘一朝有缘得见
另一位如意郎君——

伶后

哎呀，带住！
谁这样恋爱该就是负心的娼妇！
要再嫁丈夫，活该我受尽诅咒！
再嫁的就是谋杀亲夫的凶手！

哈　〔旁白〕苦黄连，苦黄连！

伶后

我敢说死了丈夫还要结亲，
是转了世俗的念头，不是多情。
我若叫第二个丈夫在床上吻抱，
就是把已故的丈夫再砍上一刀。

伶王

我深信不疑，你说话是出于真心，
只可惜我们常推翻自己的决定。
我们的主意无非是记忆的奴隶，

生下来顽强，行起来有气无力；
果子还青呢，在树上钉得真牢，
一朝成熟了，不摇它，自己会掉。
我们对自己欠下了什么大债，
最好都抛在脑后，不必去理睬。
我们在一时的激动里许下了誓愿，
热情淡掉了，意志就烟消云散。
无论悲欢，发作得过分强烈，
都会摧毁了自己实行的气节。
欢天喜地会带来痛哭流泪，
一转眼悲转为欢，欢转为悲。
人世是变幻无常的，也不必见怪
爱憎总是随时运变去变来；
是运随爱转呢还是爱逐运移，
这是个还需要证明来解决的问题。
大人物一倒，他的嬖幸都跑了，
穷酸一得志，跟他的仇敌都要好了；
从古到今只有爱侍候幸运，
富有的从来不缺少朋友来照应，
你要在穷困里找上虚伪的朋友，
他会翻眼无情，变你的对头。
可是我还是把话题说回来才是，
意志和命运确乎常背道而驰，
我们打算来打算去，到头是落空，
想法是我们的，结果是在人家手中。
你以为自己决不嫁第二个丈夫，

只怕，我一死，想法也发生了变故。

伶后

地不要给我粮食，天不要给我光，
昼不要让我作乐，夜不要让我躺，
活该我希望变绝望，靠托变抛弃，
黑牢里一张冷板凳做我的天地，
活该我处处碰壁，事事遭殃，
重重心愿变成了重重魔障，
活该我生前死后永不翻身，
如果我做了寡妇还要嫁人！

哈　现在可不要背了誓啊！

伶王

难为你发了深誓。请爱妻且回。
我颇感神思昏倦，想就此小睡，
将憩片刻。　〔睡。

伶后　愿你能养神安卧，
你我之间决不会飞来横祸！　〔下。

哈　母亲，你觉得这出戏怎么样？

后　我觉得那个女人表明心迹，未免过分了。

哈　噢，可是她会守信的。

王　你听说了情节吗？里面没有什么要不得的地方吗？

哈　没有，没有！他们只是开玩笑，下毒药开玩笑；一点也没有要不得的地方。

王　你说戏名叫什么？

170—199　这段话原文也与戏中戏里其他对白部分风格稍有不同。

哈　“捕鼠机”。呃，怎么？打比喻说法。这出戏表演维也纳的一件谋杀案。贡扎果是当地大公爵的名字；他的夫人叫芭普蒂丝妲。陛下回头就可以看明白的。这是个恶作剧的杰作；可是有什么要紧呢？陛下和我们都是没有做过亏心事的，伤不到我们半根毫毛。让皮破肉绽的拐腿马惊它的；我们的脊梁上并没有痛痒。

一伶人扮路西安纳斯上。

这个人名叫路西安纳斯，是国王的侄儿。

莪　殿下是好一个说明人啊！

哈　要是我看见你和你的情人耍你们的傀儡把戏，我也会替你们说明情节。

莪　殿下真尖刻，殿下真尖刻。

哈　你们得先叫痛，才挫得了我的锋利。

莪　更妙了，更糟了。

哈　妙也好，糟也好，你们嫁出去总是亏待丈夫。——动手吧，凶手。倒霉蛋，别扮你的鬼脸了，动手！来；哇哇叫的大老鸹喊着要报仇了。

路　心黑，手巧，药也灵，时候也方便哩；
　　机会也跟我串通，没有人看见哩；
　　毒药啊，半夜里采毒草、炼得你毒透了，
　　念三遍黑开娣恶咒、咒得你恶透了，

233、234　或照“第一四开本”，译作“妙也好，糟也好，你们总得嫁丈夫”。

235　关于老鸹喊报仇的一句话节引自《理查第三》旧悲剧。

239　黑开娣(Hecate)，主黑夜、鬼魅，司魔法妖术的女神。

现在就发挥你魔力，使出你凶劲吧。
一下子整个儿夺去他健全的生命吧！

〔以毒药注睡者耳。

哈　他在花园里毒死他，为了要篡夺他的权位家私。被害者的名字叫贡扎果。故事原文还没有失传，用的是一手极好的意大利文。底下就可以看到凶手怎样得到了贡扎果夫人的爱情。

莪　王上站起来了。

哈　怎么，叫一场花炮吓坏了？

后　陛下怎么样了？

波　戏不要演了。

王　给我照路！走！

波　火把，火把，火把！

〔众下，仅留哈姆雷特与霍拉旭。

哈　嗨，

中箭的梅花鹿，让它去掉泪，
　没有受伤的来欢跳；
有些人要失眠，有些人就酣睡：
　这就是人情和世道。

怎么样，老兄，凭我这点本领，头上再插他一大簇羽毛，开缝的靴子上再缀他两大朵绢花，要是我日后的运道再跟我翻脸作对呢，我不可以在一帮戏子里头混一口饭吃吗，老兄？

霍　可以分半份包银。

哈　我要全份！

要知道本来啊简直是天神

统治的这一片江山，
如今啊王位上坐的是什么人？
一个大大的——孔雀。

霍　殿下该押了韵才是。

哈　我的霍拉旭，鬼魂的话真叫我千金也不换了。你看见了吗？

霍　看得很清楚，殿下。

哈　在听到说下毒的时候吗？

霍　我一点也没有放过。

罗森克兰兹与纪尔顿斯丹上。*

哈　啊，哈！〔背转向内〕来一点音乐！来两管笛子！
如果说国王啊不喜欢这一出喜剧，
当然了，他就是不喜欢它呀，真绝！
来啊，来一点音乐！

纪　殿下，请允许我说一句话。

哈　好，尽管讲整整一大部历史吧。

纪　殿下，王上——

哈　嗯，先生，王上怎么样？

纪　他退回寝宫，感到非常不舒服。

266　孔雀在莎士比亚当时的博物学中以性淫且暴著称。

267　押上韵该是"浑蛋"。

*　二人登场时间照"第一对折本"，排在这里（比一般现代版本移前四行），以示哈姆雷特为何忽然大笑，且表明他存心不理二人，只顾喊奏乐。

273　动作大致照多弗·威尔孙办法加上。

哈　喝酒喝醉了？

纪　不，殿下，肝火发了。

哈　你该去找他的医生，才显得你见多识广；要叫我去给他下药，只怕清涤不了他的内结，反而更加激动了他的肝火。

纪　殿下，说话请检点些，别这样跑野马，拉扯得太远了。

哈　我是服服贴贴的，先生；宣布吧。

纪　王后娘娘，殿下的母亲，心里非常难过，派我来找殿下。

哈　欢迎得很。

纪　不，殿下，这种礼貌实在是要不得。要是殿下愿意给我一个好好的回答，我就传达殿下母亲的懿旨；要不然，请殿下原谅，就让我回去，事情算完了。

哈　先生，我不能。

纪　不能什么，殿下？

哈　不能给你一个好好的回答；我的头脑出了毛病。可是，先生，凡是我所能作的回答，我都可以拿出来应命，或者照你说来，我该说应我母亲的命。那么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的母亲，你说——

罗　她这样说：你的行为使她又惊又怪。

哈　噢，惊人的好儿子，居然能惊动母亲！可是母亲的这点见怪以后没有下文吗？说吧。

罗　她想在殿下就寝以前，同殿下在她的房间里谈谈。

哈　即使她十次重新做我的母亲，我也一定服从。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罗　殿下，我还记得曾蒙殿下见爱呢。

哈　我对你仍然如此，就凭我这双扒手的爪子起誓！

罗　殿下心里究竟有什么不痛快，为什么原因？殿下倘若不把心事向老朋友和盘托出，只怕一定会把自己的自由都关在门外了。

哈　老兄，我上进不了呀。

罗　怎么会这样呢，王上不是亲口宣布立殿下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了吗？

哈　不错，只可惜“等到草长足，瘦马变枯骨”，这句老话已经说成了滥调了。

伶人若干持笛上。

噢，笛子来了！拿一管给我。我们过一边去说话——为什么你们老是想方设法，要绕到我的上风头，好象要把我赶进罗网呢？

纪　噢，殿下，如果我热心太过火，说话太放肆，都因为我对殿下敬爱太深。

哈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你愿意吹吹这笛子吗？

纪　殿下，我不会吹。

哈　我请你。

纪　我真的不会吹。

哈　我一定请你。

纪　我真的一点也不会吹，殿下。

哈　这就跟说谎一样的容易。你只要用手指在这些孔眼上一按一放，用嘴给它一吹气，它就发出最好听的音乐。你

314　或译作“只可惜这是‘远水’——”象原文一样，留下下文“不救近火”不说。

看，这些是音孔。

纪　可是我不会把它们吹出和谐的调子。我没有这点本事。

哈　好，现在你看，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你们要玩弄我；你们要自充摸到了我的心窍；你们要探出我心里的秘密；你们要从我的最低音试到我的最高音；这枝小小的管子里明明藏得有声音，极妙的音乐，可是你们并不能叫它开口。哼，活见鬼，你们以为我比一管笛子还容易吹弄吗？随你们叫我是什么乐器吧，你们只能撩拨我，可不能玩弄我。

波乐纽斯上。

上帝祝福你，先生！

波　殿下，娘娘要同殿下说话，请立刻就去。

哈　你看见那边这朵云有点象一头骆驼吗？

波　可不是，真象一头骆驼哩。

哈　我看倒是象一只鼬鼠。

波　弓起了背，正象一只鼬鼠。

哈　还是象一条鲸鱼。

波　很象一条鲸鱼。

哈　那么我一会儿就来见母亲。〔旁白〕他们把我愚弄到忍无可忍了。——我一会儿就来。

波　我就去这么说。

〔波乐纽斯，罗森克兰兹及纪尔顿斯丹下。

哈　“一会儿”是容易说的。——朋友们，请走吧。

〔众下，仅留哈姆雷特。

现在是一夜里最阴森可怕的时分，
坟墓会张嘴，地狱会吐出毒气
来玷污人世；我简直喝得下热血，
干得出青天白日所不敢正视的
狠极的勾当了！慢点！先去找母亲！
我的心可不要迷失本性；不要让
尼禄的灵魂钻进我坚定的胸怀。
我尽管凶狠，可不要变成忤逆；
我对她，口要出利剑，手不用尖刀。
我就在这一件事情上表里不一吧：
我的话尽管骂得她体无完肤，
我的心决不要容许伤她的意图！〔下。

第三场　城堡中一室。*

国王、罗森克兰兹及纪尔顿斯丹上。

王　我不喜欢他，纵容他发疯胡闹
也于我不利。你们赶快准备吧：
我马上就要给你们发下训令，
我要打发他跟你们一块儿去英国。
国家要得到治理，决不能容忍

357　尼禄(Nero)是古罗马杀母暴君。

*　多弗·威尔孙认为本场地点即是走廊，外通接待室。

他这样近在身旁，发他的疯癫，
一天天变成威胁。

纪　　　　　　我们去准备。
这一种顾虑实在是最圣明不过的，
多少生灵都寄托在陛下一身，
这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危着想。

罗　随便哪一个不相干的匹夫匹妇
都知道费尽心机，用尽心力
来远避祸患，保全自己；何况
身负重任、千万人生命所寄的
一国的首脑呀。一位君王的薨逝
不仅是死了一个人，而是象大漩涡
卷去了近旁的一切。这是个大轮盘，
装在最高的山峰上，最高的极顶上，
就在它极大的轮辐上，千孔百眼
装上了千万种零件；它一旦崩倒了，
所有的附属品，小东西，在轰然一响里
都跟了一齐粉碎。国王要轻轻
叹出一口气，就带来全国的呻吟。

王　我请你们就准备立即出发；
我们要把这种威胁加上脚镣，
不让它行动太自由了。

罗、纪　　　　　　我们赶紧办。

〔同下。

波乐纽斯上。

波　陛下，他正要上他母亲的房里去。
我就去躲在那里的帏幕后面，
听他们谈话。她准会痛训他一番；
但是陛下说得真是高明，
做娘的出于本性，难免偏私，
最好有一个第三者在旁偷听
他们的谈话。回头再见了，陛下。
在陛下就寝以前，我再来看望，
向陛下报告情形。

王　　　　　　谢谢你，贤卿。

〔波乐纽斯下。

啊，我的罪恶是臭气熏天了；
我受了深重的最古最老的诅咒，
因为犯杀兄的罪行！我不能祷告，
尽管我的愿望和意志一样强：
更强的罪孽打败了坚强的意愿，
就象一个人必须做双重的事情，
我不知先做哪一样，缩手缩脚，
两头落了空。怎么，这一只毒手
就涂上弟兄的鲜血，厚过了手背，
难道天上的甘霖不能洗得它
雪一样洁白吗？慈悲有什么用场呢，
要不是用来照临罪孽的脸面？

37、38　指《旧约·创世记》所载该隐(Cain)杀兄受上帝诅咒事。

难道祷告不是有这两重作用吗：
一方面预先防止我们的堕落，
一方面赦宥罪行。我还是求天吧；
我的过失已经是过去事。可是唉！
我怎样祷告呢？“赦免我恶毒的杀人罪”？
这可不行；因为我仍然占有着
那些使我动了杀机的东西——
我的王冠，我的野心和王后。
一个人坚守着罪赃能得到宽宥吗？
在我们人世的贪污腐败的潮流里，
罪恶，在手上镀了金，会推开公道，
常见到邪恶的赃物正好用来
买掉法律；天上可并非如此。
那里可不能偷天换日，犯什么
就显出什么面目，我们不能不
直对着自己的罪行的那副嘴脸，
当面作证。怎么好？还能怎样呢？
试一下忏悔吧。忏悔可不是万能吗？
可是我不能忏悔，这又能怎样呢？
可怜的处境！死一样漆黑的胸怀！
黏上了胶的灵魂，越是挣扎，
越不能脱身！天使们，救救我！试试吧；
硬膝盖，屈下来；钢丝绷紧的心肠
软下来，赛过初生幼儿的嫩筋络！
一切还可能好转啊。　〔下跪。

哈姆雷特上。

哈　现在我正好动手，他正在祷告。
我现在就干；他就一命归天，
我也就报了仇了。这需要算一算。
一个恶汉杀死了我的父亲，
我这个独生子把这个恶汉却送上
天堂。
噢，这倒是报德，不是报仇！
他偷杀我父亲，是趁他满肚是俗念，
孽火正旺，象五月花开的时候；
天知道他死后怎样算生前的一笔帐！
可是照我们人世的想法看来，
他的孽债该很重；我现在解决他
却是趁他正在把灵魂洗涤清净、
准备成熟的时候，这能算报仇吗？
不。
收起来，我的剑；等一个更凶的机会：
等到他喝得烂醉了，等到他在发怒，
等到他在床上放纵乱伦的欲情，
等到他在赌博，在诅咒，或者在干什么
一点也没有得救希望的勾当——
那才砍倒他，叫他的两脚跟踢着天，
叫他的灵魂象地狱一样的漆黑，
直滚进地狱。我的母亲在等待。

这道药无非是延长你百病千灾。　〔下。

王　〔起立〕

我的话飞上去，我的心还留在地面。

无心的空话永远也飞不上天。　〔下。

第四场　王后寝宫。

王后与波乐纽斯上。

波　他就来。娘娘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对他说他已经胡闹到无法无天了，

多亏得娘娘来替他居中挡开了

上边的雷霆哪。我就在这儿静听。

千万要对他不客气。

哈　〔自内〕

母亲，母亲，母亲！

后　　　　　　我一定这么办；

你放心。赶快躲开，我听见他来了。

〔波乐纽斯匿身帏后。

哈姆雷特上。

哈　母亲，有什么事情？

后　哈姆雷特，你把你父亲大大得罪了。

哈　母亲，你把我父亲大大得罪了。

后　好了，好了，你答话总是瞎扯。

哈　得了，得了，你问话总是胡说。
后　喂，怎么了，哈姆雷特？
哈　　　　　　　　　　要我怎么样？
后　你忘记我了吗？
哈　　　　　　　　没有，我发誓没有：
　　你是王后，你丈夫的兄弟的妻室；
　　你也是——我但愿不是！——我的母亲。
后　那么好，我去叫会说话的来跟你说话。
哈　别走，别走，坐下来。一动也不要动！
　　我要先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
　　叫你看一看你自己内心的面貌。
后　你要干什么？你不是要来杀害我？
　　救命啊，救命！
波　〔自帏后〕　　　噢，救命啊，救命！
哈　〔拔剑〕
　　怎么？是一只耗子？我保你，死！　　〔刺剑穿帏。
波　〔自帏后〕
　　啊，我死了。　　〔倒毙。
后　　　　　　我的天，你干出了什么事了？
哈　哼，我可不知道。那不是国王吗？
后　啊，好一桩鲁莽和血腥的行为啊！
哈　血腥的行为！坏得很，不错，好母亲，
　　不差如杀一位国王、嫁他的兄弟。
后　杀一位国王？
哈　　　　　　嗯，我就是这么说。
　　〔揭帏见是波乐纽斯。

你这个鲁莽、多事的倒霉蛋，再见了！
我还当是你的主子哩。你自认晦气吧。
你现在该知道管闲事可有点危险。
〔对王后〕
你也不要尽扭着一双手。坐下来！
让我来扭动你的心；我就要这样办，
只要你的心还不是石头做成的，
只要该死的习气，象铜墙铁壁，
还不曾裹得它透不进半点感情。

后　我做了什么事，你胆敢这样放肆，
粗声大气乱骂人？

哈　　　　　　　　你干的好事
十足使贤慧的美貌和羞颜玷污了；
使贞节变成了假正经；使真情实爱的
美好的头额上失去了玫瑰的光彩，
换上个烙印的疮疤；使结婚宣誓
变得象赌钱发咒一样的虚伪！
啊，这一种行径直等于把盟约
挖去了灵魂，等于把神圣的说教
改成了一派胡言！天都脸红了；
是啊，脚底下这一片茫茫大地
也愁容满面，象见了世界的末日了：
就为的这等事！

后　　　　　　　　哎呀，究竟是什么事
闹得这么凶，一开场就尽打锣鼓啊？

哈　看这儿，这一幅图画，再看这一幅，

这兄弟二人的两幅写真的画像。
这一副面貌有多么高雅的丰采：
一头海庇亮鬈发，头额是乔武的，
一对叱咤风云的玛尔斯眼睛，
身段架子十足象神使迈格利
刚刚降落在一座摩天的高峰上；
全部是一副十全十美的仪表，
仿佛每一位天神都打过印记、
拿出来向世界宣布说这才是一个“人”！
这是你原先的丈夫。再看这一个。
这是你现在的丈夫，象一个灰麦穗
损害它健好的弟兄。你有眼睛吗？
你怎么不在这大好的青山上吃草，
反到这洼地来喝臭水？你真有眼睛吗？
你不能说这是情爱，你这样年纪，
欲火该不是太旺了，该驯服得住了，
该听从理智的判断了；你怎么决定的
从这边跨到这边呢？你当然有感觉，
要不然你不会行动的；可是当然
你的感觉是麻痹了；发疯也不会
这样的荒谬，丧心病狂也不能
这样子弄到一点鉴别力也没有，
分不清这样的是非。是什么魔鬼

55—57 海庇亮，太阳神，注见第一幕第二场；乔武(Jove)，天神之长；玛尔斯(Mars)，战神；迈格利(Mercury)，神使，如文中说明。

63 禾穗发“灰”，用我国江、浙农民语，指霉病，与原文恰合，但不知如何写法，今按读音写下。

这样子跟你玩捉迷藏，把你蒙住了？
有眼睛而没有触觉，有触觉欠视觉，
有耳无手，有嗅觉而别的都没有，
哪怕只留得一点点有病的真感觉
也不会这样子胡涂啊。
羞耻啊！你不会脸红了？既然是孽火
使半老女人的骨髓里起得了蠢动，
让贞操变成蜡投给青春的烈焰
都烧成灰吧。我们不要喊羞耻了，
只当看不见淫乱在向我们进攻，
既然冰霜都烧起了漫天的大火，
理智都替淫欲跑腿了！

后　　噢，别说了！
你使我看透了我自己灵魂的深处，
我在那里面看见了乌黑的斑点，
牢得永不会褪色啊。

哈　　嗨，把日子
就过在油腻的床上淋漓的臭汗里，
泡在肮脏的烂污里，熬出来肉麻话，
守着猪圈来调情——

后　　噢，别说了！
这些话刺进我耳朵简直象尖刀啊；
别说了，好哈姆雷特！

哈　　一个杀人犯，
一个恶棍，一个不及你先夫
千百分之一的奴才，一个冒充了

国王的小丑，一个窃国盗位、
从一副架子上偷下了宝贵的王冠、
装进了腰包的扒手！
后　　　　　　　　别说了
哈　一个穿一身百结衣要无赖的国王——

鬼魂上。*

天上的保佑神保佑我，张开了翅膀
回护我！——陛下英灵为何来此？
后　哎呀，他疯了！
哈　你可是来责备你迁延时日的儿子吗，
来怪他虚度了时光、冷淡了热情、
搁置了严命、耽误了追切的大事吗？
啊，说啊！
鬼　你不要忘记！我这次再来找你
无非是要磨快你快要钝了的决心。
可是看，你的母亲叫惊愕压倒了，
替她挡一挡她那个进攻的灵魂吧！
身体最软弱，幻想最容易来折磨。
你跟她讲话吧。
哈　　　　　　　你怎样了，母亲？
后　唉，你自己怎样了？
你怎么老是把眼睛向空中瞪着，

101　小丑穿百结衣，一说指流氓穿破衣。
*　现代版本有的照“第一四开本”说明“鬼魂穿寝衣上”。

尽是对无形的空气说什么话呀？
你的眼睛显出了狂乱的神情；
就象熟睡的兵士听到了警号，
你一头平躺的发丝，象忽然醒了，
一根根都直竖起来了。啊，好孩子，
快朝你心狂意乱的一团烈火上
洒一些忍耐的凉水吧！你在看什么呀？

哈　他呀，他呀！你看他脸色多苍白！
凭他的神情对石头讲他的冤仇、
也会使它们感动啊。——不要尽看我，
我怕你这种凄恻的神情动摇我
坚决的主意；怕我要干的事情
会失去本色，眼泪会代替鲜血。

后　你对谁说话？

哈　你没有看见谁在那边？

后　什么也没有；要有，我都看得见呀。

哈　也没有听见谁？

后　只听见我们两个人。

哈　啊，看那边！看他悄悄的走了！
我的父亲呀，穿着他生前的衣服！
看，他走了，现在正走出大门了！

〔鬼魂下。

后　这分明是你头脑里捏造出来的；
神经错乱最善于向壁虚构
这一类无根的幻象。

哈　我神经错乱？

我的脉搏跟你的同样平和，
同样是节奏正常。我刚才说的
决不是疯话。你要是考我一下，
我可以一字不漏的背出来；是疯子、
就愈说愈乱了。母亲，看上帝面上，
不要自己骗自己，涂一层药膏，
只当大声疾呼的是我的疯病，
不是你自己的毛病；这只能使脓疮
结上些浮皮，让它在里面溃烂，
暗地里毒害了全身。对上帝坦白吧；
好好的忏悔过去，警戒未来，
不要给满园子莠草再施上肥料
使它们更蔓延了。原谅我这点德行；
在这个穷奢极欲的万恶的时世，
功德反而必须向罪恶请罪——
替它做好事，反而要磕头求拜。

后　啊，你把我的心劈成了两半了！

哈　噢，那么就抛掉坏的一半，
留下另外那一半，干净些过日子。
安息吧；可不要到我叔父的床上去。
即使你不大干净，也学学贞洁吧。
习气那个怪物，虽然是魔鬼
会吞掉一切的羞耻心，也会做天使，
把日积月累的美德善行薰陶成
自然而然而令人安之若素的
家常便饭。只要忍过了今夜，

下一次节制也就并不太难，
再下一次自然会更加容易，
习惯简直会改变天生的本性，
它神通广大，不但会制伏魔鬼
而且会赶走他。我再说一声，安息吧；
哪一天你愿意得到上天的祝福了，
我也会求你祝福我。至于他老人家，〔指波乐纽斯。
我抱憾杀了他；可也是天意如此，
借他一死来罚我，借我手来罚他，
我当了执行天意的工具和使者。
我把他先安顿好了，再来担当
我把他杀死的罪名。好，安息吧。
我出于一番好意，不得不残忍。
事情做坏了，还有更坏的下文。
还有一句话，母亲。

后　　　要我怎么样？

哈　你不要这样，我绝对不要你怎么样：
就让大肚子国王再抱你上床去；
拧你的脸庞；叫你亲爱的小耗子；
让他用恶臭的嘴一再亲你，
用他混帐的手指摸摸你颈脖子，
就把你哄骗得全盘泄漏了事机，
告诉他：我实在并不是真的发疯，

173　哈姆雷特误杀波乐纽斯，使克罗迪斯可以振振有词来对付他了。

177、178　“这一对韵语总结了全场的情形：上句指他对待王后的行动，下句指波乐纽斯的死。”（多弗·威尔孙）

原来是装疯。你尽管让他知道吧；
要只是漂亮、聪明、懂事的王后，
谁肯对一只癞蛤蟆、臭蝙蝠、野公猫，
隐瞒住这样切身的机密呢？谁肯呢？
不，不用讲常识，不用管周密，
你尽管学一只自作聪明的猴子，
爬到屋顶上，打开鸟笼，放了鸟，
自己来钻进笼子，作一个试验，
结果连笼子掉下来，摔断了脖子。

后　你放心，如果言语是气息做的，
气息是从生命来的，我要是有生命
就不会吐露你对我所说的一个字。

哈　我得去英国；你可知道吗？

后　　　　　　　　　　　　　　唉呀，
我忘了！确乎是这样决定的。

哈　文书是密封的；受托去递送文书的
是我的那两位同学，我可要当毒蛇
来信托他们哩；他们负责去开路，
引我进什么圈套去。看他们干吧；
叫工兵用炸药自己来炸翻自己、
倒是好玩；不好好干一场才奇怪，
我要在他们的地雷底下埋地雷，
把他们直轰上月亮去。啊，最妙是
将计就计正好在狭路相逢。
这家伙可叫我马上要背起包袱。
我要把这堆尸首拖到隔壁去。

母亲，好好睡。嗯，这一位大臣
生前是一个愚蠢多嘴的家伙，
现在是最安静，最谨慎，最庄重不过了。
来吧，老先生，收拾个干净下场吧。
再见了，母亲。

〔各下，*哈姆雷特手曳波乐纽斯尸。

* 在现代舞台上，王后当然用不着下场。

第　四　幕*

第一场　城堡中一室。**

国王、王后、罗森克兰兹及纪尔顿斯丹上。

王　你这样叹气一定有深长的意义。
快把它说出来；我得知道个究竟。
你的儿子呢？
后　请你们二位暂且走开一会儿。
〔罗森克兰兹与纪尔顿斯丹下。
啊，陛下，我今晚遇见的真怕人啊！
王　什么，葛忒露德？哈姆雷特怎样？
后　他疯得象大风和大浪在一起显身手，
看谁更高强。他疯得无法无天，
一听见帏幕背后有一点响动，
就拔出剑来，吆喝说“有耗子，有耗子！”
就这样在神经错乱中一下子刺死了
那个躲着的老好人。
王　　　　　　　　　　啊，了不得！

* 这是传统的分幕法，情节实际上到第四场末才告一段落。

** 本场地点也可能即王后寝宫。

我要是在场，也遭了他的毒手了。
他的自由对大家都是个威胁——
对你自己，对我，对无论哪一位。
唉，这一桩血案要怎样解释呢？
人家一定要怪我，有见在先，
却不曾趁早把这个发疯的年轻人
严加管制；都是我太爱了他了，
不肯考虑到最为适当的措置，
却好象一个害了脏病的糊涂虫，
生怕它露出来，就让它从里边耗蚀了
生命的元气。他此刻到哪儿去了？

后　他去把他杀了的尸身拖走了；
他的疯劲儿，就象矿渣里出金子，
一见到尸首就显出纯良的本性——
他为了自己干出的事情哭了。

王　噢，葛忒露德，来！
我一定只等太阳一出到山头，
就叫他坐船走开；这一件坏事呢，
我得用尽我的威力和手腕，
出来圆个场。喂，纪尔顿斯丹！

罗森克兰兹与纪尔顿斯丹上。

你们二位去再找一些人手。
哈姆雷特发疯，把波乐纽斯杀死了，
把尸首从他母亲的房里拖走了。

去把他找来；说话要和气，把尸首
抬进教堂去。请你们赶快办好。

〔罗森克兰兹与纪尔顿斯丹下。〕

来，葛忒露德，我要把最有头脑的
一些朋友都召来，让他们知道
不幸的事故和我的决定。这样子
街谈巷议尽管放射出毒箭，
象炮弹对准着目标一样的笔直，
也许就不会伤到我的名声，
只打了伤不了什么的空气。来！
我的心绪太乱了，心情太坏。 〔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另一室。

哈姆雷特上。

哈　藏好了，不会出毛病了。
罗、纪　〔自内〕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殿下！
哈　又是什么声音啊？谁在喊哈姆雷特？噢，他们来了。

罗森克兰兹与纪尔顿斯丹上。*

罗　殿下把那个尸首怎么样处理了？
哈　羼到泥土里去了，送回了老家。
罗　究竟在哪儿，讲出来，我们好搬掉它，

* 可照多弗·威尔孙解释，加卫士数名。

抬进教堂去。

哈　你们可不要相信。

罗　相信什么？

哈　相信我会尊重你们的心机，不尊重我自己的心思。而且身为堂堂王子，居然受海绵质问，该怎么置答呢？

罗　殿下把我当海绵吗？

哈　嗯，先生；你这种海绵吸收了国王的恩宠，他的赏赐、他的威权。可是这种官员到头儿给国王卖了最大的命。国王像猴子一样的，把他们啣在嘴角里，先舔弄一会，最后才一口吞下去。他一旦需要你们所吸收的东西了，就把你们一挤，那么好，海绵啊，你们又是干瘪瘪的了。

罗　我不懂殿下的意思。

哈　你不懂最好。恶毒的话正好在傻瓜的耳朵里睡大觉。

罗　殿下一定得告诉我们尸首在哪儿，然后跟我们一块儿去见王上。

哈　尸首跟国王在一块儿，国王可不跟尸首在一块儿。国王是一个东西——

罗　一个东西，殿下？

哈　空无所有的东西。带我去见他。狐狸躲起来，大家来追呀。

〔同下。

22　这句装疯胡诌的话，如有意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各家猜测不一。其中一说：尸体，即君主的外形，克罗迪斯有了；真实和合法的君王却不在这个形体内，似较可取（见弗奈思《集注本》）。

25　《赞美歌》在英国国教祈祷书里有这样一句："人是空无所有的东西，他的日子很快消逝，有如影子。"这句话已成为极端鄙视的骂人话。多弗·威尔孙指出哈姆雷特在这里不但辱骂了国王，而且暗示他的日子不长了。"狐狸躲起来"一句话是儿童游戏中语，哈姆雷特装疯一说就首先跑了。

第三场　城堡中另一室。

国王及侍从上。

王　我已经派人去找他，去寻尸首了。
放纵这个人来胡闹是多么危险！
可是我不能用严厉的法律惩办他。
他得到疯狂的群众普遍的爱戴，
他们凭眼睛喜爱人，不用头脑，
因此只会怪犯罪人受罚太重，
不管他犯罪不轻。要风平浪静，
这样子马上叫他走，一定要显得是
出于周详的考虑。病发得急了，
一定得使用急药来医治才对，
要不然不好办。

罗森克兰兹上。*

怎么样？事情怎样了？
罗　陛下，他把尸首藏在哪儿了
我们问他不出来。
王　　　　　　　　他自己在哪儿？

---

* 多弗·威尔孙照"第二四开本"上"罗森克兰兹及其他人员上"的说明，使纪尔顿斯丹也同时出场。

罗　在外边，陛下；看住了，听候发落。

王　把他带进来。

罗　喂，纪尔顿斯丹！把殿下带进来。

哈姆雷特、纪尔顿斯丹及卫士上。

王　喂，哈姆雷特，波乐纽斯呢？

哈　吃晚饭去了。

王　吃晚饭？在哪儿？

哈　不在他吃东西的地方，在东西吃他的地方。一大群官虫正在开会议对付他。蛆虫是会餐的皇帝。我们养肥了一切生物来养肥自己，我们养肥了自己来喂蛆虫。胖国王和瘦乞丐只是味道不同——两道菜上一个席。结果就是这样。

王　唉，唉！

哈　一个人可能用一条吃过一个国王的蛆虫来钓鱼，再去吃那条吃过这条虫的鱼。

王　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哈　没有什么，无非是指点给你看一位国王会怎么样到一个乞丐的肠胃里去出巡哩。

16　多弗·威尔孙照“第二四开本”办法，删“纪尔顿斯丹”，存“喂，把殿下带进来”作为半行，接上半行。因此，这里上场只有哈姆雷特及卫士。

20、21　有些学者指出，莎士比亚可能暗射到为制止宗教改革判定路得为邪教徒而在日耳曼乌姆斯（谐英文“蛆虫”）地方召开的帝国会议（谐英文“会餐”）。但从上下文全面看，哈姆雷特显然主要是骂政客以至皇帝象蛆虫一样的贪婪。

王　波乐纽斯呢？

哈　上天去了。打发人到天上去看吧。万一你的使者在那边找不到他，你自己到另外那一边去找他吧。可是，当然了，要是你一个月内找不到他，你上楼梯，进走廊的时候，鼻子一定会闻到他了。

王　〔对若干侍从〕到那边去找他。

哈　他会恭候的，不会走。

〔侍从下。

王　哈姆雷特，你居然干出了这桩事情，
　　我非常痛心，可是我为你的安全
　　也非常担心，因此我必须打发你
　　火速离开。你自己赶快去准备吧。
　　船已经安排停当，风向也顺利，
　　随从在恭候，只等你一到就出发
　　去英国。

哈　　　　　去英国？

王　　　　　　　　　对，哈姆雷特。

哈　　　　　　　　　　　　　　　好。

王　当真是好事呀，只要你懂我的用心。

哈　我看见一个天使看出了你的用心。可是走吧，上英国去！再见，亲爱的母亲。

王　你该说你的慈爱的父亲，哈姆雷特。

哈　我的母亲！父母是夫妻，夫妻是一体；所以再见了，我的母亲。走吧，上英国去！

33　“另外那一边”指地狱。

〔哈姆雷特及卫士下。

王　紧紧的跟着他；哄他赶快去上船。
别耽搁；我要他今夜就离开这儿。
去吧！凡是和这件事有关的一切
都已经办好了。请你们务必要赶快。

〔罗森克兰兹、纪尔顿斯丹及其他人众下。*

英国王，丹麦的宝剑在你的国土上
还留下创伤的痕迹，青一块，红一块，
你还自愿表示要孝敬我们，
你如果怕我的威力，知道我照顾你
对你有多大的好处，就不能漠视
我的训令；我已经在文书里边
说得明明白白，要你把哈姆雷特
立即处死。照这样办吧，英国王；
因为他象热病，在我的血液里燃烧，
你得治好我。非等我知道是治好了，
我无论遭遇如何，不会再欢笑了。　〔下。

第四场　丹麦原野。

福丁布拉斯、一队长及士兵列队行进上。

福　队长，你去替我向丹麦王致意。

---

*　下场大致照威尔孙办法，一般现代版本仅说明二人下，若然，下文一段话只能看作“旁白”，不是“独白”，更欠自然。

告诉他，根据约定，福丁布拉斯
请求他派人来指引部队过境。
你知道我们回头在哪儿会合。
要是王上有什么事要跟我商量，
我也可以亲自去见他面谈。
你就这样对他说。

队长　　　　　　　　是，大人。

福　慢步前进。

〔福丁布拉斯与士兵下。

哈姆雷特、罗森克兰兹、纪尔顿斯丹及其他上。

哈　队长，这是谁家的军队？

队长
挪威王家的军队，先生。

哈　请问出兵有什么用意？

队长
去打波兰的一部分地方。

哈　是谁统率你们的，队长？

队长
挪威老王的侄儿，福丁布拉斯。

哈　队长，你们是去打波兰的本土呢，
还是只去打边境？

队长
老实说，一点也不用夸张的说吧，
我们只是去争夺一小块地方，

那还是只有空名、没有实利的。
只出五块钱，五块，我都不租它；
归挪威也罢，归波兰也罢，拿去卖，
反正也不会卖得出更大的价钱。

哈　啊，那么波兰人决不会守它了。

队长
　　不，波兰人已经在那里设防了。

哈　化上两千条性命，两万块金圆，
也解决不了这个草芥问题。
大概是富足和太平长出了脓疮，
在里面溃烂，外表上还并不显出
一个人将死的征象。——谢谢队长。

队长
　　上帝保佑你，先生。　　　　〔下。

罗　　　　　　　殿下，走吧。

哈　我马上就来，你们先走一步。

〔众下，仅留哈姆雷特。

我到处碰见的事物都在谴责我，
鞭策我起来复仇！一个人还算人吗，
如果他至高无上的享受和事业
无非是吃吃睡睡？那就是畜生了。

18　莎士比亚可能想起一六〇一年七月二日至一六〇二年春，英军在尼德兰、坚守俄斯坦得沙邱，抗拒西班牙大军、伤亡重大的英勇战斗。

25—29　哈姆雷特可能在公开场合，又说了反话，闪烁其词；“出脓疮”三行不着重论行动的目的，着重论行动的重要，意不在“行动出于脓疮”，而在“不行动出脓疮”，不与下文独白中“寸土必争”意呼应，而与“醉生梦死”意衔接。

上帝造我们，给我们这么多智慧，
使我们能瞻前顾后，决不是要我们
把这种智能，把这种神明的理性
霉烂了不用啊。可是究竟是由于
禽兽的健忘呢，还是因为把后果
考虑得过分周密了，想来想去，
只落得一分世故，三分懦怯——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天过下去
只管在口里嚷"这件事一定要做"，
而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办法
叫我动手啊。天大的榜样在教我呢。
看这支多么浩浩荡荡的大军，
统领是一位娇生惯养的小王子，
神圣的雄心鼓起了他的精神，
断然蔑视了不能预见的结局，
全不顾吉凶未卜，安危难定，
不惜拚血肉之躯，冒生命之险，
哪怕就为了个鸡蛋壳！要真是伟大
并非是没有大事情就轻举妄动，
可是在荣誉要受到危害的关头，
哪怕为一根草也就该大大的力争。
我呢，我父亲被害，我母亲受污，
搅得我头脑冒火，血液沸腾，
我却让一切都睡觉，我哪儿有面目
看这么两万人却不惜一死，就要去
为了一点点幻梦、一点点虚名，

进坟墓只当上床铺，就要去争夺
一块小地方，哪怕它小到容不下
这些人当战场，也不够当坟地来埋葬
阵亡的战士呢！啊，从今以后，
我的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　　〔下。

第五场　艾尔西诺城堡中一室。

王后、霍拉旭及侍臣一人上。

后　我不想跟她说话。

侍臣

她一定要进来谒见，简直是疯了。
看样子实在可怜。

后　　　　　　她要怎样呢？

侍臣

她老是讲她的父亲；尽是说她听说
世界上鬼花样太多，哼哼，搥搥胸，
打鸡骂狗；说话闪闪烁烁，
有意思又没有意思，莫名其妙，
可是就这样东拉西扯倒也会
引起听的人妄加猜测和捉摸，
断章截义来附会自己的想法；
她说的时候还霎眼，点头，做手势，
的确会叫人真以为话里有深意，
拿不定是什么，可总该有一点不妙。

霍　跟她谈谈也好，免得她惹人家
　　捕风捉影，闹出了三长四短。

后　让她进来。

侍臣下。

〔旁白〕
也正合罪孽的本性，我心惊肉跳，
把细事都当作大难将临的预兆，
犯罪人疑神疑鬼，吊胆提心，
越是怕出毛病，越是会自己出毛病。

侍臣引莪菲丽亚上。*

莪　美丽的丹麦王后陛下在哪儿呀？

后　怎么样，莪菲丽亚？

莪　〔唱〕
　　我怎样替你来认清楚
　　　情郎是哪一个？
　　就看他穿芒鞋，拄拐杖，
　　　草帽上嵌贝壳。

---

* “第一四开本”导演词：“莪菲丽亚失发弹琴上。”

23 从此以下，全场中，莪菲丽亚所唱的大概是莎士比亚当时听众所熟悉的民歌片断，但除片言只语外，大致都已失传。《哈姆雷特》剧本出来以后，这些片断，除一段外，都有传统曲谱（见弗奈思《集注本》）。柯尔立其指出莪菲丽亚在这里把两个主题合而为一，一个是丧失情人（哈姆雷特）的哀痛，一个是丧失父亲（波乐纽斯）的哀痛，同时父兄告诫她提防哈姆雷特的那些话使她恐惧，也在这里透了头。这里开头三节（十二行）是一个曲调。

后　哎呀，好小姐，这支歌是什么意思呀？

我　说怎样？请只管听好了。

〔唱〕

告诉你姑娘啊，他死了，
　他再也回不了；
脚跟头竖一块白石碑，
　头顶上长青草。

噢呵！

后　　　　得，我菲丽亚——

我　　　　　　　　　　请注意听吧。

〔唱〕

寿衣啊白得象山上雪，——

国王上。

后　唉呀，陛下看。

我　〔唱〕

鲜花啊堆上去；

25、26　这种装束都是香客的标记。情妇作为圣者，情人作为香客是常用的比喻，而据说过去情人也常假托朝山进香而进行幽会。帽上嵌贝壳（严格译应为海扇壳），说是表示圣地在外，需要飘洋过海的意思，若然，似乎也恰合哈姆雷特出国这一点吧？

37　一切古本都有这个"不"字，在原文中（在译文中也可以看出）音节上多余，意思上也不贯，十八世纪浦伯开始删掉，近代版本一般都照删，但陶顿认为这个字可能是莪菲丽亚神思恍惚中临时插进去的，因为她忽然想到了父亲死后不明不白草草埋葬，开始恢复，现代编订者，例如威尔孙与吉特立其都照办了。

情人来送(不)到了坟园里，
　眼泪啊象落雨。

王　你怎样，美丽的小姐？

莪　好。上帝保佑你！他们说猫头鹰是一个面包铺老板的女儿变出来的。上帝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怎样，可是谁也不知道随时会变成什么样呢。愿上帝跟你同席！

王　她心里放不开父亲。

莪　我们别提这个吧；要是人家问起你这都是什么意思的话，你就这样说：

〔唱〕

明朝是伐伦丁节日，
　大家要早起身，
看我啊到你的窗口，
　做你的意中人。

他起来披上了衣服，

40、41　据说英国格罗斯忒州民间有此流行故事："救世主一天走进一家面包铺，那里正在烘面包，就要一块面包吃。女老板马上把一块面团放进烘炉给他烘制；可是女儿就怪她不该拿了太大的一块，把它减缩到极小的一点点。面团却不久开始胀大了，马上变成了极大的一块。女儿不禁叫出来，'咻，咻，咻'，这种猫头鹰式的声音也许就使救世主想起了主意，为了她的邪恶，叫她变成了那样一只鸟。"

42　韦立谛指出"上帝跟你同席"就是"做你席上的客人"，与面包铺女儿故事接起来，就是"不要怠慢人家"了。

46　以下四节（十六行）歌词属另一个曲调。英国有一种古远的风习，直保持到十八世纪，圣伐伦丁(Saint Valentine)节日清早上男子所看见的第一个女子被认为就是他的真情人。

就马上开房门；
大姑娘进去了出来
不再是女儿身。

王　美丽的莪菲丽亚！

莪　真是，嘿，不用赌咒了，我就了了它！

〔唱〕

我的天，我的地，哎呀，
真不怕难为情！
小伙子总毛脚毛手，
可不能怪别人。

你把我弄到手以前
答应过要结婚。

这是女的说的，男的就回答说：

现在好，只怪你胡涂，
自己来送上门！

王　她象这样子已经有多久了？

莪　我希望万事会大吉的。我们得耐性点儿；可是我一想到他们竟把他搁进了冰冷的泥土里去，可叫我不哭也不行呀。一定得叫我的哥哥知道；对，我就谢谢你们替我出的好主意。来，我的马车！晚安，太太小姐们。晚安，可爱的太太小姐们。晚安，晚安。　〔下。

王　请你们紧紧的跟随她，好好的当心她。

〔霍拉旭及侍臣下。*

* 下场动作照多弗·威尔孙加上“及侍臣”。

这是悲痛太深的流毒；来源呢
就是她父亲的暴死。啊，葛忒露德，
灾祸临门总不是单枪匹马，
总成群结队。首先，她父亲被杀；
其次，你儿子出走，正怪他自己
一手造出了乱子；老百姓一团糟，
到处是议论纷纷，乱猜测老好人
波乐纽斯的横死，我一时胡涂，
偷偷摸摸，草草率率的埋了他；
可怜的莪菲丽亚如今迷失了理性，
一丧失理性，人就是空壳，是禽兽；
最后，比所有这一切还要麻烦，
她的哥哥从法国秘密的回来了，
没头没脑的钻进了云里雾里，
只顾自己去瞎摸，少不了饶舌鬼
你一句我一句，败坏他的听闻，
乱讲他父亲死得不明不白，
说话无根，就难免肆无忌惮，
归咎到我身上。啊，亲爱的葛忒露德，
这就象霰弹炮，要四面八方、打得我
死上加死哩。

〔内喧呼声大作。

后　哎呀，这是闹什么呀？

王　我的警卫队呢？叫他们把守好宫门。

侍臣另一人上。

什么事？

侍臣　　　请赶快躲避一下吧，陛下：

海洋涨起来，涌过了四周的堤岸，

席卷附近的平地，来势汹汹，

还不比年轻的莱阿替斯带一群暴徒

压倒了警卫队！暴徒都叫他王上；

仿佛世界还不过刚刚开始，

什么古风、旧制、老规矩，全忘了；

一切都自作主张，他们只顾喊：

“我们来挑选！一定要莱阿替斯做国王！”

扔帽子，举手，一直叫喊到云端里，

“一定要莱阿替斯做国王！莱阿替斯王！”

〔内喧呼声更高。

后　嗅错了足迹，还叫得这么高兴！

你们找反了方向，造反的丹麦狗！

王　门都冲开了。

莱阿替斯武装率群众上。

莱　昏君在哪儿？——弟兄们，都站在外边。

众　不，我们要进来！

莱　　　请你们听我话。

众　好，我们就出去！　〔众退至门外。

莱　谢谢；守住门。——你这个万恶的国王，

还我父亲！

王　　　安静点，好莱阿替斯。

莱　我身上要有一滴血安静得下来，
我就是杂种，我父亲就是忘八，
我母亲贞洁的面额上就烫了烙印
算是婊子婆！
王　　　　　　　你究竟为什么，莱阿替斯。
要这样大张旗鼓，公然造反？
放了他，葛忒露德。不用怕他会伤害我。
国王的周围总有个神圣的篱笆，
叛逆者只能来窥看，达不到目的，
只能想，做不成。好好跟我讲，莱阿替斯，
你为何这样动怒。放了他，葛忒露德。
说吧，好汉。
莱　我的父亲呢？
王　　　　　　　死了。
后　　　　　　　　　　可不是他干的。
王　让他问一个痛快。
莱　他怎么死的？我不是可以捉弄的。
忠心，滚进地狱去！信誓，抛去送魔鬼！
仁义道德，直落到无底洞里去！
我不怕自己下地狱。我意志坚定，
上天也罢，入地也罢，我不管，
有什么尽管来什么，我只要为父亲
痛痛快快的报仇！
王　　　　　　　　谁又想阻止你呢？
莱　除开我自己的意志，谁也休想！
至于我的气力，我不想浪费，

定叫它事半功倍。
王　好莱阿替斯，
如果你愿意弄清楚你的父亲
究竟是怎样死掉的，你报起仇来
要不要先分清友敌，还是要不分
青红皂白，一网打尽？
莱　我只找他仇人算账。
王　你可要认认吗？
莱　对他的好朋友，我要这样子拥抱；
我不惜学舍身来哺养小雏的塘鹅，
拿血来喂他们。
王　啊，你现在说话
才象个好孩子，才象个真正的贵公子。
不但你父亲被害与我无干，
而且我为此也感到非常悲痛，
这一点真相该使你眼睛雪亮
真好比见了阳光了。
众　〔自内〕　让她进来。
莱　怎么！是闹的什么？

莪菲丽亚上。*

噢，愤怒的火焰啊，烧干我头脑！

* 莪菲丽亚上场，有的学者认为手里拿着花或者身上乱戴着花，有的认为下文说到花是她想象的，并无真花在身边或手头。

七倍辛酸的眼泪啊，泡瞎我眼睛！
我发誓，定叫人家来加十倍抵偿
害你发疯的罪过！五月的玫瑰啊，
可爱的姑娘啊，好妹妹，好莪菲丽亚！
天啊！难道一个少女的理性
也就象老人的生命一样的脆弱吗？
天性由于热爱而分外敏感，
精细到无微不至了，就把本性里
珍贵的东西献给了所爱的人。

莪 〔唱〕
他们用棺材架把他抬走
唉呀，唉呀，唉呀唉，
洒一阵眼泪在他的坟头。
再见，我的小鸽儿！

莱 你如果没有发疯，要劝我报仇，
还不会这样子感动我。

莪 你得唱“噎啊噎，你叫他啊噎啊”。噢，翻来复去，多么相称！讲的是那个坏良心的管家偷了他主人家的小姐。

莱 这种胡扯要比正经话还有力。

莪 这点花是迷迭香，表示记忆的。爱人，你要记好。这是

157—159 最好的古本“第二四开本”没有这三行。

160 这段歌词的古曲谱，弗奈思未能查出。

166 “你得唱噎啊噎，你叫他啊噎啊”，亦作由莪菲丽亚唱出的两行，各家都认为难以确定该是唱出还是说出，如说出该从哪个字起算歌词部分。“翻来复去”有的学者解释是指歌词叠句，有的解释是纺轮（一边纺纱一边唱山歌）。坏管家故事，据说无可考。

三色堇，表示相思的。

莱　疯话里有教训！相思和记忆恰好合适。

莪　这点巧嘴茴香花给你，还有这点邪眼漏斗花。这点苦芸香花给你，留一点给我自己。我们到礼拜天可以叫它慈悲草。噢，你戴起来跟我的戴法不同！这是骗人精雏菊。我本想给你们一点坚贞的紫罗兰，可是我父亲一死，全枯了。人家说他得了一个好收场——

〔唱〕

可爱的罗宾是我的宝贝。

莱　忧思，苦恼，悲痛，甚至于地狱，
她都会点化成温柔，点化成爱娇。

莪　〔唱〕

他难道不会再回来？
他难道不会再回来？
不会了，死掉了；
你也去死好了；
他永远不会再回来。

169、170　迷迭香和三色堇一般解释是给莱阿替斯的，因为莪菲丽亚误认他为情人了。

172—176　茴香花据说代表谄媚，漏斗花代表忘恩或私通，一般解释都是给克罗迪斯的，芸香花代表愁苦与悔恨，给王后，也如莪菲丽亚明说的，给她自己，两人同苦而各有“不同”。雏菊代表欺骗，威尔孙解释是给她自己的（与三色堇一起），以志警惕。紫罗兰代表坚贞，威尔孙解释她觉得都完了，没有人可给了。为了一读（一听）就有一点印象，译者在花名上都加了形容词。

177　这一行歌词另属一个曲调。

180　以下两节（十行）歌词又另属一个曲调。

白胡须好比雪纷纷，
黄头发赛过乱麻绳，
他完了，他完了；
算了吧，都算了：
愿上帝可怜他灵魂！

我祈祷上帝宽恕一切基督徒的灵魂。愿上帝和你们同在！ 〔下。

莱 上帝啊，你看见这种光景吗？

王 莱阿替斯，我一定得分担你的悲痛，
别拒绝我这份权利。你不妨出去，
随你挑几位你最有见识的朋友，
请他们来公断你我之间的是非，
要是他们认为我直接或间接
犯了杀害罪，我甘愿把我的国家、
王位、生命、凡是我所有的一切，
交给你随意处置；要是我无罪呢，
那么就请你心平气和，听信我，
我就跟你同心协力，想办法
使你心满意足。

莱 好吧，就这样。
他这样死得离奇，埋得草率，
坟头上不立碑，不挂剑，不装点盾徽，
不举行庄严隆重的任何仪式，
从天上到地上都发出不平的呼声，
我必须追究个明白。

王　　　　　　　　你可以办到；
罪在谁身上，就在谁头上开刀。
请你跟我来。

〔同下。

第六场　城堡中另一室。

霍拉旭与仆从一人上。

霍　什么人要见我说话？

仆　是几个水手，大人。他们说他们有信要交给大人。

霍　让他们进来。

〔仆从下。

我不知天涯海角还能有什么人
会给我写信，除非是哈姆雷特殿下。

水手数人上。

水手甲　愿上帝祝福先生。

霍　愿他也祝福你。

水手甲　他也会的，先生，要是他高兴的话。这里有一封信，是那位去英国的特使托我们捎来交给先生的，要是先生的大名果然就是霍拉旭的话。

霍　〔读信〕霍拉旭，你读过信以后，请照料来人一见国王。他们还有信给他。我们出海还不满两天，一只全副武装的强盗船就来追赶。我们眼看叫他们追上了，不得已就起来

迎战，交手之下，我跳上了他们的船。他们的船一下子划开了；我一个人做了他们的俘虏。他们象一帮义盗，对待我很好；可是他们也明白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自然会报答他们的。你设法把我给国王的信交到了以后，请就象逃命一般，火速前来会我。我有话要对你亲自说，准叫你听了会张口结舌哩；可是话还是太轻，事情的本身还重得多了。这几个好伙计会把你带到我目前所在的地方。罗森克兰兹和纪尔顿斯丹继续向英国进发。关于他们，我有许多话要告诉你。再见。——你的知己哈姆雷特。

跟我来，让我带你们就去交信，
速办速了，你们好马上带我
去找那位托你们送信的先生。

〔同下。

第七场　城堡中又一室。

国王与莱阿替斯上。

王　现在你明白了，得承认我的无罪，
你得把我当作你心腹的朋友，
既然你用了懂事的耳朵听说了
凶手杀的是你那位高贵的父亲，
要的是我的命。

莱　　　　　　　这是一清二楚了。
可是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去惩办
这样一种罪大恶极的暴行，

为你的安全着想，为一切着想，
你正该行动啊。

王　　　　　　　　只因为有两重理由，
在你也许会觉得是软弱无力的，
在我却非同小可。他的母后
不见他简直是活不成；至于我自己
（算我的长处也罢，劫数也罢，）
我的生命和灵魂都跟她分不开，
正象星球的运行离不开轨道，
我也寸步离开她不了。另外呢，
我为何不能提他来公开审判，
就因为一般民众非常爱戴他，
他们用好感包涵他的过失，
就象魔泉把木头都泡成石头，
把他的铁索化成了光荣；因此
我的箭，太轻了，逆着这样的大风，
不但会射不到我对着瞄准的目标，
而且会反过来射到我开弓的身上。

莱　因此我就白死了高贵的父亲；
白白让好好的妹妹害成了疯癫，
直落到如今叫人家有口难夸
她品貌俱全，简直是睥睨一代，
冠绝人世啊。可是我总要报仇。

王　你放心睡你的觉吧。你不要以为
我只是一块随和泄气的坯子，
让人家气势汹汹的揪着胡子，

还只当开玩笑。你就会听到消息的。
我爱你的父亲，我也爱自己，
因此，我料想，你就可以想象到——

使者一人上。

怎么样，有消息了？
使者　陛下，哈姆雷特有信：
这是给陛下的，这是给王后娘娘的。
王　哈姆雷特来信？是谁送来的？
使者
听说是水手们，陛下；我没有看见；
克罗迪奥交我的；送信人把信先送到
他手里。
王　莱阿替斯，你可以听我读一读。
走吧。

〔使者下。

〔读信〕陛下在上，我已经光身回到陛下的国土上来了。明日请允许前来拜谒，面求鸿恩，赐禀我突然而离奇的回国原由。——哈姆雷特。

什么意思呢？另外人也都回来了？
难道是骗局，没有这么一回事？
莱　你认识笔迹吗？
王　是哈姆雷特的亲笔。
“光身”！这儿还附一笔，说“独自一人”。
你能给我解释吗？

莱　我更茫然了，陛下。就让他来好了！
我凉了半截的心里一下子热和了，
因为我想到就可以当面对他说，
"你干的好事！"
王　　　　要真是如此呢，莱阿替斯，
（怎么会这样呢？可是又能会怎样呢？）
你能听我的指挥吗？
莱　　　　　　听，陛下，
只要陛下不叫我跟他过得去。
王　正叫你心里过得去。倘若他回来了，
倘若他半途而返，倘若他不想
再继续出去，那么好，我现在想好了
一个主意，怂恿他做一桩事情，
定叫他落到罗网里不能脱身；
死了也引不起一点儿风言风语，
连他的母亲也不会猜疑到什么，
只当是发生了意外。
莱　　　　　　我听从陛下；
最好还要请陛下想法子叫他死
就死在我手里。
王　　　　正好要借重你一手哩。
自从你到国外游历各处以来，
人家常提起、叫哈姆雷特常听说、
你有一项特长；你全盘才艺
还不及这一点能挑起他的妒忌心，
虽然我看来这只是你最不足道的

一点本领。

莱　　什么本领呀，陛下？

王　不过是青年人帽上的一条缎带，
倒也是少它不了的；因为青年人
确乎适于穿轻松潇洒的衣裳，
正如老年人适于穿貂裘衣服，
表示能保养，能持重。两个月以前，
有一位诺曼第来的绅士在这儿。
我自己见过法国人，跟他们打过仗，
他们是善于骑马的；可是这一位
更是能手，马术里简直有魔术。
他简直是长在马背上，随意奔驰，
出神入化，俨然象跟他的骏马
化为一体了。他真是神出鬼没，
直叫我挖空心思也想象不尽
他的花样哩。

莱　　是个诺曼第人吗？

王　是诺曼第人。

莱　那一定是拉蒙。

王　　对，就是这个人。

莱　我跟他相当熟识。他在全法国
真算得一宝哪。

王　　他也承认你了不起，
他一口称道你武艺如何高强，
特别佩服你使的一手好剑，
他不禁感叹说倘有人棋逢敌手，

能跟你交手一番，该大有可观。
他发誓说他本国的剑术大师
碰上你，都会忘记了什么叫劈刺，
什么叫招架，眼睛都花了。你知道，
他这番对你的夸奖叫哈姆雷特
着实不服气，因此他什么也不想，
只盼你忽然回来跟他比一手。
好了，这就——

莱　这就怎样，陛下？

王　莱阿替斯，你可是真爱你的父亲？
还是你无非象画上了一副苦相，
有面无心呢？

莱　陛下为什么要问呢？

王　并非我疑心你不爱你的父亲；
只是我知道爱心是时会引起的，
我从经验证明的事实里看见过
爱的火花会随了时间冷淡的。
即使在爱的火焰当中也就有
烧枯的灯芯逐渐来削弱了光热。
什么事情都不能长远是一样好，
因为好品质逐渐成长到过分了，
会充血而死的。我们要做的事情
要做就该做；这一个“要”字会变的，
有多少舌头，多少手，多少意外，
它就有多少衰退，多少迁延；
这一个“该”字就会象乱用的叹息，

松一口伤一下元气。可是我们谈
目前问题的症结吧。哈姆雷特回来了。
你怎样以行动来表示你真是父亲的
肖子呢！

莱　就在教堂里割他的咽喉！

王　的确，哪儿也不能庇护凶手，
禁止报仇。可是，好莱阿替斯，
你首先得躲在家里，不要出门。
哈姆雷特回来会听说你也回家了
我们叫几个人夸赞你武艺出众，
把那个法国人对你的那一番夸奖
再锦上添花；激他来跟你比一手
赌一个输赢。他为人不拘细节，
一向大方，没有一点儿鬼心眼，
决不会查看比武剑究竟对不对；
因此，再耍点小花巧，你轻易就挑了
没有磨钝的一把剑，暗算他一句
就报了你杀父之仇了。

莱　我就这么办！
而且我还要在剑上涂一些毒药。
我从卖药人买到了一种油膏，
毒极了，只要把刀尖在里面蘸一下，
刺到人一出血，哪怕只擦破一点皮，
那就用全世界能搜集得到的药草

119　旧说叹气耗血伤身。

配制起来的妙药，也休想救得了
他的性命。我就用这种药涂一点
在我的剑头上，我叫他受一点擦伤
就保他送命。

王　　　　　　　我们再仔细想想，
研究研究看什么时间才便利，
什么办法最合适。万一失败了，
万一，弄不好，会叫人看得出破绽，
还是不要试这一著。为了保险，
还得有第二步计划作为后盾，
以防走火。慢点！让我想想看。
你们的表演应该有隆重的悬赏。
啊，有了：
你跟他交手的时候，要拚命用劲，
声东击西，累得他又热又渴，
一等他要讨点喝的，我马上就给他
一杯预先备好的药酒，就算他
逃过了你的毒剑，只叫他一喝酒，
我们就如愿了。慢点！什么声音？

王后上。

怎么样，我的好王后？

后　灾祸一桩紧跟着一桩，真的是
接踵而至。你妹妹淹死了，莱阿替斯。

莱　淹死了！噢，在哪儿？

后　一道溪坎上斜长着一棵杨柳树，
银叶子映照在琉璃一样的溪水里。
她编了离奇的花环，用种种花草，
有苎麻、金凤花、雏菊，还有长颈兰，
（放浪的牧羊人给它起更坏的名称，
贞洁的姑娘还不过叫它“死人指”。）
她到了那里，爬上横跨的枝桠
去套上花冠，邪恶的枝条折断了，
把她连人带花，一块儿抛落到
呜咽的溪流里。她的衣服张开了，
把她美人鱼一样的托在水面上，
她还断续的唱些古老的曲调，
好象她一点也不感觉自己的苦难
又好象本来是生长在水里的一样，
逍遥自在。可是也不能长久，
一会儿她的衣裳泡水泡重了，
把她从轻妙的歌唱中拖下泥浆里
死了。
莱　　　　啊，那么她真是淹死了？
后　淹死了，淹死了。
莱　你已经受够了水了，可怜的妹妹，
因此我就忍住了眼泪吧；可是
这也是人类的常情，勉强不得，
顾不了好不好意思。眼泪一哭掉，
女人气也就会跑了。再见，陛下。
我有一嘴的火焰，很想吐一吐，

可惜叫这些傻眼泪浇熄了。

〔下。

王　葛忒露德，

我们跟上去：好容易我平了他的气！

现在我生怕这样又把他激动了；

我们就跟上去。

〔同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墓园。

甲乙掘墓人携锹锄上。

甲 女人家自己寻死，葬她还要用基督教仪式吗？

乙 我告诉你要用的；所以你赶“紧”点儿掘她的坟。验尸人已经验过她，检定了没有错，可以照基督教仪式来埋她。

甲 怎么搞的，除非说她跳河是为了逃命。

乙 验明白了，她是逃了命。

甲 这只能是“自毁行动”；不能是别的什么。道理很清楚：假定我存心把自己淹死，这就造成了一种行为；一种行为有三个分支——一是干，二是做，三是行；所以，她是存心把自己淹死的。

---

2 “紧点儿”表面意思是“快点儿”，也带玩笑的含义“窄点儿”（多弗·威尔孙）。

4,5 “为了逃命”照字面译应是“为了自卫”，乙说的应为“啊，验明是这样的”。“自卫”二字在甲稍嫌太文。现在这样，多一层玩笑，也符合乙说话精神。

6 莎士比亚在这一段里实际上是挖苦法律、法官及讼师。“自毁行动”原文用拉丁文，法律名词有“自卫行动”，甲缠错了——或故意缠错了——这个拉丁文名词。（这也是译者在上文避用“自卫”二字的原因。）

乙　喂，你听我说，开坟老爹！

甲　你听我说。这儿是水；好。这儿是人；好。要是这个人到这片水里去，把自己淹死，不管他有意无意，总是他自己去的——你注意这一点。可是倘若是水跑过来把他淹死，那就不是他自己把自己淹死。所以，不找自己的死，就不是缩短自己的命。

乙　这是法律吗？

甲　嗯，可不是，这是验尸人验尸的法律。

乙　你要我干脆说一句老实话吗？如果这一个死的不是什么上等人家的妇女，人家就不会用基督教仪式来埋她了。

甲　啊，你这才说对了！真是可气，大户人家的阔气人偏比别的基督徒小弟兄更有权利投河上吊。来，我的锄头。要数家世，也再没有比种园子的，挖沟的，掘坟的这三家更古了。他们都是继承的亚当老祖的行业。

乙　亚当老祖也是个世家子弟吗？

甲　他是开天辟地第一个装起门面、挂起“家徽”来的。

乙　啊，他连衣服都不穿，还讲究什么“家灰”“家火”的！

甲　怎么，你是个邪教徒吗？你连圣经都不懂吗？圣经上说亚当掘地：掘地不用“家伙”吗？他的“家伙”就是他的“家徽”。我再考你一个问题。要是你回答不上来，干脆招认——

乙　来吧。

甲　什么人造起东西来比泥水匠、船匠、木匠都造得坚固？

25　“家徽”西方古时庶民以上的所谓“上等人家”都得有，用花纹作标记，画在盾牌或盾形牌上，作用有点相当于中国古时标榜显贵的“门阀”或“门牌”。

28　原文：“掘地不用手臂吗”——“手臂”在原文中与“家徽”谐音。

乙　做绞刑架的；因为架上死了一千个住户，架子还是不倒呀。

甲　我真喜欢你的聪明劲儿，真的。绞刑架来得好。可是绞刑架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对付做坏事的人。现在你做了坏事，说绞刑架比教堂还造得坚固：所以，绞刑架对你正好合适。得，另外再猜猜吧。

乙　“什么人造起东西来比泥水匠、船匠、木匠都造得坚固？”

甲　对了，你说出来，我就放你松松气。

乙　好，有了！

甲　说吧。

乙　糟糕，就是说不出。

哈姆雷特与霍拉旭上，立远处。*

甲　不用再绞你的脑筋了，你这个蠢驴子，怎么打，你也不会跑快的；下回你要再碰上这个问题，就回答说，“掘坟的”。他造的房子一直好住到世界末日哩。去，到老约翰店里去，给我要一钟酒来喝。

〔掘墓人乙下。

甲　〔且掘且唱〕

当年啊我只管讲恋爱，讲恋爱，
只觉得挺有趣，挺美；

* 哈姆雷特登场时可能穿水手服，因为他自己说过“光身”，而掘墓人起初不认识他。

47　据各家考证，演莎士比亚戏剧的环球戏院旁边有“聋约翰”酒店。

只求它好消遣，谁管它好啊歹，
干别的都不合脾胃。

哈　这家伙一点也感觉不到自己在干什么事儿吗，一边掘坟一边还唱歌哪？

霍　他做惯了也就不在乎了。

哈　不错：五指不勤，五官倒灵。

甲　〔唱〕

想不到老年啊一转眼就来到，
早把我抓住了不放；
坐不了几天船，就把我拖上岸，
我只算白活了一场。　　〔掷起一骷髅。

哈　这一个骷髅本来有一个舌头，从前也会唱歌哩。看这家伙把它一摔就摔在地上，倒象那是世界上第一个杀人凶手该隐的烂颚骨似的！这也许是一位政客的脑瓜，现在叫这傻瓜随意颠来倒去了；谁知道他当初不是个偷天换日的能手呢？

霍　也许是的，殿下。

哈　或许是出入朝廷的老爷，最会说"早啊，大人！大人可好？"他也许就是某某老爷，嘴上在夸赞某某老爷的马，心上转讨过它来的念头，你说不是吗？

霍　是的，殿下。

哈　啊，正是呢，现在好，是蛆虫夫人的宝贝了，下巴颏也脱

49　掘墓人唱的是莎士比亚当时一支流行歌曲的一些乱搅在一起的断片。那支歌曲还有曲谱（见弗奈思《集注本》）。舞台上传统用的是《林中的儿童》一曲的调子（曲谱见弗奈思《集注本》）。

57　这一节歌原文一三两行也不押韵。

掉了，叫一把掘坟人的铁锹儿敲过来打过去。好一场翻身呀，叫我们有眼睛的看起来真是好看。花了那么多本钱培养了这些枯骨无非是为了叫人家拿来当木头抛着玩吗？想起来我好不伤心呀。

甲 〔唱〕

来一把锄头啊，一把锹，一把锹，
　翻开它黄土啊一堆，
掘一个泥坑啊，请客人进里头，
　住起来挺美啊挺美。　　〔掷起另一骷髅。

哈　又是一个。这不会是一个讼师的骷髅吗？他搬弄定义，他穿凿字眼，他颠倒是非，他歪曲法令，他使用诡计，干出来的种种勾当，现在可都到哪儿去了？他为什么容忍这个撒野的家伙用一把肮脏的铁铲把他的脑壳乱打一气，倒不去告他一状，说他犯殴打罪呢？哼！这家伙生前也许是一个收罗地皮的大主顾，只管挖空心思，要他的条文，搞他的甘结，敲他的罚金，抓他的双重保证，追他的赔偿。现在这就是他罚出来的好结果吗，赔出来的好收梢吗，叫他大好的脑袋里装满了大好的粪土？他的保证人，哪怕是双重四重的，再不能保证他收买来的地皮，顶多保上他一对契约那么大小的一点地方了吗？这么一小只匣子可装不下他那么一大堆地产的文契呢；地产的所有者本人就不能再有点周转的余地了吗，你说？

霍　不能再多出一点点了，殿下。

哈　文契纸是用羊皮做的吗？

霍　是的，殿下，也有用小牛皮做的。

哈　想靠这些牛羊皮做的东西来保有土地的也只是牛羊罢

了。我要跟这家伙讲讲话。这是谁的坟呀，喂？

甲　是我的，先生。

〔唱〕

掘一个泥坑啊，请客人进里头，
住起来挺美啊挺美。

哈　我看这个坑倒真是你的，因为你在里边瞎钻。

甲　你在外边瞎转，先生，所以这不是你的。我呢，我并不在里边瞎缠，可还是我的。

哈　你是在里边瞎缠，因为你明明在里边说这是你的。这是给死的，不是给活的；因此你明明是瞎缠。

甲　先生，这就叫开着眼睛瞎缠呀，挺活的，一下子就会从我身上转到你身上哩。

哈　你是给什么人掘的这个坟？

甲　不是给男女不分的什么人的，先生。

哈　那么给哪一个男人或者哪一个女人呢？

甲　不是给哪一个男人，也不是给哪一个女人。

哈　那么里边究竟要埋谁呢？

甲　要埋的本来是一个女人，先生；可是，天保佑她的灵魂，她已经死了。

哈　这家伙真是死心眼儿，会扣门！我们得对着指南针说话，一板一眼，毫厘不差，要不然一含糊就会出乱子，叫人家寻着错处了。说真话，霍拉旭，我这三年来注意到了，这年头变得这样精灵古怪，乡下人的脚尖已经逼近了朝廷人士的脚跟，擦得破他们后跟上的冻疮了。——你当掘坟

101—107　原文用“躺”“谎”二字谐声开玩笑，译文用“瞎钻”“瞎转”“瞎缠”三词来代替。但也不妨用“瞎踩”“瞎扯”二词。

的已经有多久了？

甲　我动手干这项营生，不早不晚，在一年三百六十来天当中，就挑了先王爷哈姆雷特打败福丁布拉斯的那一天。

哈　那有多久了？

甲　你不知道吗？哪一个傻瓜也都会知道的。也就是那一天生的小哈姆雷特——他现在可疯了，送到英国去了。

哈　啊，对了；人家为什么把他送到英国去呢？

甲　还不是就因为他疯了！他到英国，疯病会好的；即使好不了，在英国也不大要紧。

哈　为什么？

甲　英国人不会看得出他是疯子的；他们自己都跟他一样的疯呀。

哈　他怎么会弄到发疯的？

甲　来得可离奇啊，人家说。

哈　怎么个离奇法？

甲　天晓得，神经都出了毛病哩。

哈　根源在哪儿？

甲　根源自然就是在这儿丹麦呀。我在这儿，从小到大，干了三十年掘坟的行业了。

哈　一个人埋在地下要多久才腐烂呢？

甲　先要看他死以前有没有先烂。现在有许多害杨梅疮害死的尸首不等到埋好就已经先烂完了。要不是这样呢，他可以给你拖上个八九年光景。一个硝皮匠会给你拖上个九年。

哈　为什么他比别人要耐久？

甲　先生不知道吗，他的皮也硝得绷硬了，可以长久透不进

水；再没有水这样东西更会泡得烂一个烂污货养的尸首了。这儿又是个骷髅。这个骷髅在地下埋了二十三年了。

哈　谁留下来的？

甲　是个婊子婆养的疯小子。你猜是谁？

哈　我猜不出。

甲　这个遭瘟的疯流氓！他有一次拿一坛莱茵酒浇我一头。这一个骷髅，先生，就是国王御用的打诨脚色约里克的脑袋。

哈　就是他吗？

甲　还有谁呢？

哈　让我看。〔取骷髅〕唉，可怜的约里克！我从前认识他的，霍拉旭。他是个滑稽百出、妙想天开的家伙；他总有上千次背过我的；现在叫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直作恶。这上面本来挂过两片嘴唇皮，亲过我不知有多少次。现在好，你的挖苦呢？你的调皮呢？你的蹦蹦跳跳呢？你的哼哼唧唧呢？你逗得哄堂大笑的滑稽劲儿呢？你没有留得下一点儿玩笑来嘲笑你现在做的这种鬼脸吗？你把下巴颏都笑掉了，狼狈到尽张嘴，合不上来了吗？现在你给我到小姐的闺房里去，对她说，随她把脂粉涂到寸把厚，她结果还是会变成这一副尊容，叫她笑一笑吧。霍拉旭，请你告诉我一点事情。

霍　什么事情，殿下？

哈　你说亚历山大在地下也会是这副模样吗？

霍　难免如此。

哈　也这样臭吗？咦！　　〔掷下骷髅。

霍　也难免如此，殿下。

哈　我们会重新落到多么下贱的用场啊，霍拉旭！我们一步步想象下去，不会想象到亚历山大的最高贵不过的玉体叫人家拿来当烂泥给酒桶塞塞孔眼吗？

霍　这样想就未免太想入非非了。

哈　不，一点也不是；十足是按部就班，实事求是推出来的：你看，亚历山大死了，亚历山大埋了，亚历山大变成了泥土；人家用他的泥土捏成了一团泥巴；那么他们怎么保得定不会用他的泥巴来塞酒桶呢？

煊赫一世的恺撒变成了烂泥，
会拿去填填窟窿，堵堵冷气。
那一团泥土啊，叫世界都受过震动，
竟弄到补补墙壁，挡挡老北风！
噢，别作声！躲开吧！国王来了——

莪菲丽亚灵柩、莱阿替斯、国王、王后、众侍臣及教士一人上。*

还有王后、廷臣。送谁的葬呀？
仪式竟这样草草？这显然表示了
他们来埋葬的那个人是寻了短见，
自杀死掉的；倒也是很有点身份的。
我们躲开去看看他们吧。

〔与霍拉旭下。

莱　还有什么仪式呢？

* 简化送葬行列大致采用多弗·威尔孙办法，与古本接近；与正文内容亦符合。

哈　　　　　　　　　　这是莱阿替斯，
　　一位非常高贵的青年。听吧。
莱　还有什么仪式呢？
教士
　　她的葬礼受到了极大的通融，
　　已经不能再宽大了。她死状可疑，
　　要不是上边有命令，好变通教规，
　　她本该就埋在教堂圣地以外，
　　一直到世界末日；不替她祈祷，
　　只给她身上扔碎磁，石片，石头。
　　现在已经许她有处女的花圈，
　　给她撒了一身的鲜花，按仪式
　　敲了钟送她安葬了。
莱　不能再有其他的仪式了？
教士　　　　　　　　　　　不能了。
　　我们不能再亵渎殡葬的圣规，
　　再象对平安死去的灵魂那样的
　　给她唱安魂曲。
莱　　　　　　　　就让她入土为安吧。
　　愿她洁白无瑕的肉体上开出来
　　紫罗兰鲜花吧！告诉你，刻薄的烂牧师，
　　我妹妹会去当天使，你倒会落到了
　　地狱里号叫哩！
哈　　　　　　　　怎么，是莪菲丽亚？
后　好花就送给娇好的人儿；安息吧！　　〔撒花。
　　我本来指望你嫁给我的哈姆雷特；

我本想拿鲜花装点你结婚的新床呢，
想不到撒在你坟上了。
莱　　　　　　　　　　啊，不要讲
那个该死的浑蛋了，可恨他害得你
丧失了灵慧，我但愿千灾百难
都落到他头上！等一会，慢点盖上土，
让我最后再把她拥抱一回。　　〔跃入墓内。
现在把死的活的一起都盖了吧，
把黄土堆上来，平地堆出个大山来，
高出庇连山，高过奥林匹斯山
插天的青峰！
哈　〔上前〕　　什么人提起悲痛
居然会惊天动地，说起伤心话
居然叫天上的行星都听了发呆，
站住不动了？看，有我在这儿——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　　〔跃入墓内。
莱　魔鬼抓你的灵魂！　　〔与哈姆雷特扭成一团。
哈　　　　　　　　你祷告错了。
请你松手，别掐住我的喉咙；
别看我并不暴躁，并不莽撞，
当心我发作起来可有点危险，
你得放聪明一点儿。赶快放手！
王　赶快把他们分开！

218　当时常用敞盖灵柩。

221　希腊神话中巨人在庇连山(Pelion)上堆起奥萨峰，试图由此攀登上接天庭的奥林匹斯山(Olympus)。

后　　　　　　　哈姆雷特，哈姆雷特！

众　两位都放手！

霍　　　　　好殿下，不要动气。

〔随从将二人解开，各自步出墓外。

哈　我倒巴不得就为了这个题目
跟他直斗到我的眼睛都闭了。

后　我的孩子啊，什么题目呀？

哈　我爱莪菲丽亚，四万个弟兄的爱
全部都加在一起也休想抵得上
我的分量！你又能为她干什么？

王　噢，他是说疯话，莱阿替斯。

后　看上帝面上，千万别理他！

哈　哼，我倒要看看你能做什么！
哭吗？打架吗？绝食吗？撕破衣裳吗？
喝干一大缸酸酒吗？吞一条鳄鱼吗？
我会干。你是来这儿哭哭啼啼吗？
你跳进她的坟里来扫我的颜面吗？
要跟她活埋在一起，我也会干的。
你夸说高山大岭，那就叫他们
朝我们身上堆它亿万亩泥土，
让地面把头顶直伸到"烈火天"去烧焦，

244　"酸酒"原文是"醋"，也有解释是河名。传说"醋"可熄怒火，但增忧郁，与"举杯浇愁愁更愁"作用相似。"吞鳄鱼"可能联想到西方的"鳄鱼泪"，意思是中国的"猫哭耗子"，假慢惺。有的解释这里意思只是"喝苦酒，吃难吃的东西"而已。哈姆雷特在这儿有挖苦意，也有学者认为只是夸大说法。

250　"烈火天"或"烈火带"，旧天文学中天体上的一"带"。

让奥萨峰比成个小瘤吧！你会嚷，
我会叫得更响。

后　　　　　　　　这全是疯话；
他一时发作起来，总是这样。
只消一会儿他就会安静下来的，
就象耐性的母鸽子一窠抱出了
一对金黄的小雏儿。

哈　　　　　　　　　听我说，老兄，
你凭什么理由要这样对待我？
我是一向爱你的。可是也罢了。
好汉要闹，就随他怎样来闹，
猫总是要叫，狗也总是会咬。　〔下。

王　好霍拉旭，请你去照看照看他。

〔霍拉旭下。

〔对莱阿替斯〕
记住我们昨天晚上的谈话，
忍耐一点儿；我们马上就动手。——
好葛式露德，想法去看住你儿子。——
这个坟头上要有个活生生的纪念物。
一会儿我们就会松口气，安安心，
眼前呢，我们要做得非常有耐性。

〔同下。

265　以下几句还是对莱阿替斯说的，都别有深意。“活生生的纪念物”，如被王后听见，会只当立一个经久不变的墓碑，在莱阿替斯听来，知道指的是要杀哈姆雷特以志纪念。

第二场　城堡中大厅。

哈姆雷特与霍拉旭上。

哈　这是第一点，现在我再讲第二点。
你可记得清这一切细情末节？
霍　记得清，殿下。
哈　我当时心里实在是七上八下，
睡也睡不着。我觉得比做了暴徒、
上了脚镣还难受。莽撞就莽撞吧——
实在是莽撞点也好；我们得承认，
深谋远虑要是达不到目的，
冒失一下有时候反而有好处；
可见随我们怎样琢磨来琢磨去，
结局还是靠天意。
霍　　　　　　　千真万确。
哈　我就从我那个房舱里一骨落爬起来，
披上了船上用的短大衣，黑暗里
摸出去找他们睡的地方；找到了，
摸到了他们的文件包，重新退回到
自己的房间里；我既然起了疑心
也就顾不得规矩，我擅自拆开了
他们的那道皇皇的训令；好家伙，
那里面是一个多么堂堂的鬼主意！
理由一大堆，天花乱坠，说什么

为了丹麦也为了英国的利益，
放了我，噢呵！简直是放妖魔鬼怪，
因此切切此令，等文书一到，
务必不用等斧头再磨快一点，
就把我立即斩首。

霍　　居然会这样？

哈　这就是原来的训令；你有空再读吧。
可是要不要听我讲后来怎么办？

霍　讲吧，讲吧。

哈　就这样在重重诡计的罗网当中，
我的脑筋也不等布置好开场，
就开始大显身手了。我马上坐下来；
另外写一道训令；写得很端整。
我过去也跟我们的政治家一样，
认为字写得规矩是表示俗气，
竭力想忘记这一手学来的本事，
现在好，这一手倒正好拿来应急了。
你说我写的什么？

霍　　讲吧，殿下。

哈　用国王名义，发出紧急的命令，
说因为英国是他忠心的藩属国，
因为双方的友善该象棕榈树
欣欣向荣，因为和平该保持

32—34　“字写得端整”：“字写得规矩”，——照吉特立其解释；照威尔孙解释应为“写了花体字”“写出花体字”；这两种解释都是说明文书小吏写公文的特色，不合贵人大官的身份。

麦穗的花冠，该成为一个撇点
联接住两国的邦交，再加上一大套
诸如此类、严重万分的"因为"，
着——一见文书，不容延误，
不许这两位送信的有时间忏悔，
把他们立即处死！

霍　　　　　　　　　怎么盖印呢？

哈　就是这一点也显出天帮了我的忙。
我身边恰好还有我父亲的私印，
丹麦的国玺也就是照了它刻的；
我就照原来的样子把文书折好，
签好字，盖好印，拿去归还原处，
谁也看不出已经掉了包。第二天
就遭遇海盗，大战了一场；下文
你早就知道了。

霍　纪尔顿斯丹和罗森克兰兹就送掉了。

哈　谁叫他们要搞上这一件好差使！
我心上一点也不觉得对他们不起；
他们要巴结讨好，就自讨苦吃。
贱骨头不识相，偏要赶两大劲敌
你来我往的热闹，插进来一手，
真不知危险哪！

霍　　　　　　　这算是什么国王！

哈　你看我现在可不是义不容辞吗，——
看他呀，杀了我父王，奸污了我母后；
蹦进来遮断了我即位当政的希望；

还摔出钓钩来，要钩去我的性命，
奸诈到这样——问良心我不该亲手
算了他的帐？我不干倒不受天谴吗，
我倒该让这个戕害人性的毒疮
进一步为非作歹吗？

霍　他一定很快会从英国得到消息、
听说到这件事情结果是怎样了。

哈　很快的。眼前这一刻是操在我手中。
一个人生死之间数不到“两下”。
我只是十分抱憾，亲爱的霍拉旭，
我不该一见莱阿替斯就忘其所以；
因为他的悲愤也正是我自己
惨痛的影子。我想对他转个圜。
也得怪他自己卖弄悲哀惹得我
大发了一场火性子。

霍　　　　　　　　得，得！谁来了？

奥思立克上。*

奥　〔脱帽，深深一鞠躬〕恭喜殿下回国。

74　这一行有两种含义：（1）“一”击就可以结果克罗迪斯的性命；（2）要说“很快”，人生也可以说“很短”，抓住时机也就不辜负一生。

*　正如波乐纽斯是老年廷臣的一种典型，奥思立克是少年廷臣的一种典型。多弗·威尔孙强调他人小，说话矫揉造作，举止装腔作势，穿的奇装异服，算是时髦，肩头特出，好象翅膀，帽子古怪，好象“蛋壳”，凡此种种，都在以下对话中起了作用。这一段里有些导演词采用威尔孙的增添办法。

哈　多谢先生。——〔旁白，对霍拉旭〕你认识这一只水苍蝇吗？

霍　〔旁白，对哈姆雷特〕不认识，殿下。

哈　〔旁白，对霍拉旭〕也算你运气好；认识他真是作孽。他有许多田地，都十分肥沃。一头畜生做了许多畜生的主人，就会把它的秣槽搬到国王的饭桌上来的。他是一只小八哥养成的小老鸹，可是，我说，他拥有大量的臭粪。

奥　〔再鞠躬〕亲爱的殿下，倘然殿下有空，敢请把一件事情从陛下跟前送达到殿下面前。

哈　先生，我当小心翼翼，双手接受。把你的帽子恢复它正常的用途吧。那是给头戴的。

奥　多谢殿下，天气很热。

哈　不，相信我，天气很冷；刮了北风。

奥　当真有点冷，殿下。

哈　可是就我的体质来说，我觉得天气十分闷热。

奥　非常闷热，殿下；闷热得什么似的，简直是说不出。但是，殿下，陛下叫我来通知殿下说陛下为殿下打下了大赌。殿下，事情是这样——

82　“水苍蝇”（或“水蠓虫”），水上微虫，“在水面掠来掠去，毫无显著目的，因此成为无事忙的象征”（约翰孙）。

87　“小八哥养成的小老鸹”原文只是“一种红爪鸟”。韦立谛指出莎士比亚戏剧中曾一再提到“红爪鸟”学舌的本领。据说“红爪鸟”养驯了爱偷钱，玩火。这一段第一层意义显然是骂新兴地主阶级爬上朝廷，但意义还可以推广出去，骂到一切巧取豪夺、由窃据土地至窃占国家的统治阶级小人到野心家（包括克罗迪斯）。这样看，“拥有大量的臭粪”一句双关骂语，也就易解了。

92　奥思立克说话矫揉造作，哈姆雷特也就用同样腔调来调弄他。莎士比亚当时，一般人在户内有戴帽习惯，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常嘲弄在尊长面前不戴上帽子的卑躬屈膝的样子。

哈 〔再促奥思立克戴上帽子〕不必拘礼了。

奥 不，殿下，我这样舒服，真的。殿下，莱阿替斯新近回朝；相信我，他真是一位十全十美的绅士，有种种出类拔萃的特长，态度温文尔雅，举止落落大方。真的，说句公道话，他是上流社会的指南针和历本，因为大家从他身上认得出、查得到一个有教养人的每一种品质。

哈 先生，你对他恭维备至，对于他确乎是毫发无损；虽然，我知道，要把他的好处一件件列出来，一定会把我们的记忆都搅胡涂了，叫它失去了计算能力，交不出一篇清楚的帐目来，即使交得出，那究竟还是一条摇摇晃晃的舢板，怎么也赶不上他这艘一帆风顺的快船。可是，凭真情实理来恭维一番，我认为他才德集了大成，品性高贵到稀有少见，说句最确切不过的赞美话，他只有在自己面前的镜子里才见得到和他相仿的第二人，别的人要想追上他，就至多是他背后的黑影子罢了。

奥 殿下把他真是描摹得入情入理。

哈 这都是什么意思呢，先生？我们为什么要用我们粗俗的呼吸裹起了这位高雅的绅士呢？

奥 殿下的意思是？——

霍 你自己这一路怪话到了别人嘴里就叫你听不懂了吗？试试看吧，先生，你也会懂的。

哈 你提出这位先生来，有什么用意？

奥 是说莱阿替斯吗？

霍 〔旁白，对哈姆雷特〕他的钱袋空了；他那些好听的字句都已经用光了。

哈 就是说他，先生。

奥　我知道殿下不是不知道——

哈　我但愿你知道，先生；可是，老实说，你知道了，我也增不了多少光彩。好，怎样呢？

奥　殿下不是不知道莱阿替斯有什么特长——

哈　那我可不敢说知道，因为怕一说我知道他有什么特长、就表示我自命有什么特长，敢于跟他一比了；实际上，要明白知道别人，就得要先知道自己。

奥　我的意思，殿下，是说他有一手好武艺；据大家的称道看来，他这一手本领实在叫谁也比不上。

哈　他使的哪一项武器？

奥　长剑和短刀。

哈　他使出两项武器来了——可是也罢。

奥　王上跟他打了赌，拿出了六匹巴巴里骏马；他那一方面呢，据我所知，押上了六把法国宝剑和宝刀——吊带、带钩之类的附件，一应俱全。三套吊架实在是动人心目，跟剑柄呼应得非常合式，真叫作巧夺天工，穷极豪华。

哈　你说的吊架是什么东西？

霍　〔旁白，对哈姆雷特〕我知道殿下得读读注解才懂得了。

奥　殿下，吊架就是带钩。

哈　要是我们在腰间能挂上三尊大炮，这个说法倒是合得上了：要不然就叫它带钩吧。说下去吧。六匹巴巴里骏马对六把法国宝剑，连同附件，三套穷极豪华的吊架：法国花样对丹麦玩艺儿。这都是"押"的什么呢？

138　巴巴里，非洲地中海岸地名，以产马著称。

奥　殿下，王上赌的是：殿下跟莱阿替斯交手十二回合当中，他赢的回数不会多出三回；十二比九，让殿下三著。只要殿下慨然答应，比赛就可以立刻进行。

哈　要是我答应一声“不”呢？

奥　我是说殿下亲自出马应战。

哈　先生，我就在这儿大厅里走走。倘若陛下不见怪，现在正是我在一天里要舒散舒散的时候。叫他们把比赛用的钝剑拿来吧，如果那位先生并不反悔，王上也并不改变主意，我愿意尽力为王上争取一场胜利；赢不了，我不怕丢一次脸，多挨人家剁几下。

奥　我就一字不走，照样去回话吗？

哈　就照我的意思去说，先生，字句上随你高兴加什么花样就加什么花样。

奥　〔鞠躬〕我向殿下推许我的忠诚。

哈　不敢当，不敢当。

〔奥思立克深深一鞠躬，戴帽下。

他自己来推许也好，别人可谁也无法叫好。

霍　这只小鸭子顶着蛋壳就跑了。

哈　他吃奶都先对奶头打躬作揖的。他就是这样子，我知道这一类人还有许多，都算是这个腐朽时代的宠儿，就学到一套时髦的腔调，一套表面的礼节——那么两套发酵的浮沫，让他们蒙混过了精明的舆论；可是只要拿他们来试一试，吹他们一下，这些水泡就都完蛋了。

150—152　比赛胜负怎样确定，在原文里也只大意如此，并不明确，学者作种种解释，结果仍不圆满。

一侍臣上。

侍臣　殿下，陛下刚才打发奥思立克来找殿下，他回禀说殿下就在这儿大厅里候驾。现在陛下又差我来问一问明白，殿下现在愿意就跟莱阿替斯比一下呢，还是要晚一点再说。

哈　我的意思始终如一，一切就看王上的高兴。只要王上认为方便，我总没有什么不方便；现在也好，无论什么时候都好，只要我象此刻一样还有点气力。

侍臣　王上，王后娘娘，和另外一些人，都要来了。

哈　来得正好。

侍臣　王后娘娘希望殿下在比赛以前，先对莱阿替斯说几句好话。

哈　多谢她这一番周到的嘱咐。

〔侍臣下。

霍　我看殿下会输的。

哈　我看未必。他上法国去以来，我一直没有放松过练习。让了我几著，我会赢的。可是你想不到我此刻心里多么不舒服。可是不要紧。

霍　不行，我的好殿下——

哈　没有什么道理；只有妇女才会在乎这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心理。

霍　要是殿下心里有什么不乐意，那就不要干。我去挡一下，请他们不要来了，说殿下身体不爽快。

哈　千万不要，我们用不着怕什么预兆。一只麻雀，没有天

意，也不会随便掉下来。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今天不来，明天总会来：有准备就是一切。既然没有人能从他得离开的人世间、看得出什么时候正好离开，随它去吧。

国王、王后、莱阿替斯、奥思立克、众侍
臣及其他随从携钝剑等物上。

王　来，哈姆雷特，让我来请你们拉拉手。

〔牵莱阿替斯手置哈姆雷特手中。

哈　请你原谅，先生。我对你不住，
你是个堂堂男子，就请你原谅。
在场的各位都知道，
你也该听说了，我是怎样害够了
神经错乱。我的所作所为，
有什么地方伤害你感情和荣誉，
激起你憎恨的，我声明是发疯造成的。
哈姆雷特会侮辱莱阿替斯？那才不会：
要是哈姆雷特迷失了本来面目，
由不得自己的时候得罪了莱阿替斯，
那么哈姆雷特没有做，不能承认。
那么谁干的？是他的疯狂。要这样，
哈姆雷特就是受到损害的一方面；

196—198　这句用“第二四开本”的文字，照威尔孙的解释，译成这样。照“第一对折本”，译文应为：“……有准备就是一切，既然一个人留不住他得丢下的任何东西。早一点（或及时）丢下有什么要紧呢？”而没有“随它去吧”。

他的疯狂就是他的敌人。
先生，当着在场的各位面前，
让我郑重否认我存心得罪你，
请大度包涵，只当我隔墙放箭，
误伤了我的兄弟。

莱　　论感情，我满意，
虽然本来倒就是这一点天性
最激动我要来报仇的；可是论荣誉，
我还有保留，不愿就跟你和解，
我要等受人尊敬的老前辈证明说
我确有前例可援，说就此作罢
也并不损害我的名誉。目前
我就当好意来接受你这番好意，
决不辜负它。

哈　　我也就竭诚领受了，
我就以弟兄的情谊来陪你玩一手。——
给我们拿剑来。来吧。

莱　　来给我一把。

哈　我是来陪衬你，莱阿替斯，我剑术低劣，
你本领高明，正好象黑夜衬托星，
准显出你格外辉煌。

莱　　殿下别见笑。

哈　我发誓不是开玩笑。

王　拿剑给他们，奥思立克。哈姆雷特贤侄，

232　多弗·威尔孙强调奥思立克（裁判员之一）是安排给莱阿替斯拿快剑的同谋人。

你知道我们是怎样赌的吗？

哈　　　　　　　　　　　　　陛下，

我知道；陛下还照顾了弱的一边。

王　我不怕你输，我见过双方的技术；

只是他进步了，就请他让你几著。

莱　这把太重了；让我另外来挑一把。

哈　这把还合手。这些剑长短都一样吗？

奥　是，殿下。

〔双方准备比赛。

王　那张桌子上给我摆上几锺酒。

哈姆雷特在第一或第二回合击中了，

或者在第三回合打成了平手，

那就让所有的炮垒一齐鸣炮；

国王就干上一杯酒祝贺哈姆雷特，

他还要在一杯酒里丢一颗珍珠，

极端珍贵的，比一连四代的丹麦王

嵌上王冕的还宝贵。把杯子给我；

要记好叫铜鼓马上向喇叭传话，

喇叭一气传达到外边的炮手，

大炮报告到天上，天昭告大地，

说“国王为哈姆雷特干杯了”！开始吧。

你们担任裁判的，要留心看好。

哈　来吧！

莱　　　　来吧！

〔二人开始比赛。

哈　　　　　　一下。

莱 没有中。

哈 裁判员！

奥 中了，明明是中了。

莱 好吧；再来！

王 停一停，我干杯。哈姆雷特，给你放珍珠。
祝你健康。

〔饮酒；铜鼓喇叭齐奏，内鸣炮。

这一杯拿去给他。

哈 我先把这一回赛完；拿去搁一搁。
来吧。

〔二人重行比赛。

又中了一下；你说是不是？

莱 碰着了，碰着了，我承认。

王 王儿一定赢。

后 他容易出汗，有点喘不过气来。
哈姆雷特，来，拿我的手巾去抹抹头。
王后来干杯，庆祝你胜利，哈姆雷特。

哈 多谢母亲！

王 葛式露德，不要喝，不要喝！

后 我一定要喝，陛下；请陛下原谅。

〔饮酒，将杯授哈姆雷特。

王 〔旁白〕
这一杯正是有毒的！已经来不及了！

哈 我还不敢喝，母亲，等一等再喝。

后 过来，我替你抹抹脸。

莱 陛下，我这次一定中。

王　　　　　　　　　我看靠不住。

莱　〔旁白〕

　　可是我的良心还有点过不去。

哈　莱阿替斯，来第三回！你太随便了。

　　我请你使出你全副的狠劲来劈刺吧；

　　我怕你只当我小孩子拿来开玩笑哩。

莱　真的吗？好吧，来。

〔二人重行比赛。

奥　这一回不分胜负。

莱　着！

〔乘哈姆雷特不备，突袭，轻伤之；*哈姆雷特怒发，逼近莱阿替斯；双方争夺中，用剑易手。

王　　把他们分开！他们动气了！

哈　不行，再来！

〔进攻；王后倒地。

奥　　　　　哎呀，看娘娘怎么了！

〔哈姆雷特重伤莱阿替斯。

霍　两边都流起血来了！怎样了，殿下？

〔莱阿替斯倒地。

奥　怎样了，莱阿替斯？

莱　唉，象山鸡投进我自己的罗网，

274　多弗·威尔孙指出，"不分胜负"或者是同时碰到一下（很轻，快剑都未能使哈姆雷特出血），或者是双方剑头各在对方短刀柄弯里绊住，所谓"锁住"了。

*　威尔孙根据击剑家说法，认为每一回完了，双方照例分开，现在莱阿替斯乘哈姆雷特遵守规矩的时候，给他一个阴险的袭击。

我得了报应，遭了自己的毒手。

哈　王后怎样了？

王　　　　　　她看见流血就晕倒了。

后　不是，不是！ 噢，我的哈姆雷特！

是酒，是酒！ 我中了毒了！　　　　〔死。

哈　噢，恶毒的阴谋！ 把大门关严了！

谁干的勾当，一定得查出来！

莱　在这儿，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你也完了；

世界上什么药也不能把你救活。

你至多还有半个钟头的生命。

恶毒的凶器现在是在你的手里，

开了口还涂了毒药。这一着毒手

反过来也害了我自己：我这样倒下了

再不会起来了。你母亲也是毒死的。

我不能再说了。国王，国王是罪魁。

哈　剑头上也有毒药！

那么，毒药，你来吧！　　　　〔刺国王。

众　反了！ 反了！

王　啊，朋友们，救救我！ 我只是受了伤。

哈　你这个乱伦的、血腥的丹麦的魔王，

喝干这一杯毒药！ 收你的珍珠吧！　〔强国王饮药。

追我的母亲去吧！

〔国王死。

莱　　　　　　他报应受得好，

299　克罗迪斯原先说在酒里投珍珠，实际上是下毒药。

这是他亲手调配出来的毒药。
高贵的哈姆雷特，我们互相宽恕吧。
你杀我和我的父亲，我不来咒你，
我杀你，也不要咒我吧。 〔死。

哈 天赦了你的罪过吧！我就跟你去。 〔倒地。
我死了，霍拉旭。苦命的王后，再见.
你们做了这场变故的哑角，
面色发白、浑身打抖的见证啊，
要不是死神来拘捕，决不能通融、
让我留一下，我可以告诉你们——
可是就随它去吧。霍拉旭，我死了；
你还在；请把我的行品和道义
好好对不明真相的讲讲吧。

霍 别想了；
我是丹麦人，倒更象古代的罗马人。
这儿还剩了一点酒。

哈 你是个男子汉， 〔一跃而起。
把杯子给我，放手，非给我不可！〔夺杯掷地，重又倒下。
啊，霍拉旭，这样子不说明真相，
我会留下个受多大伤害的名字！
如果你真把我放在你的心坎里，
现在你就慢一点自己去寻舒服，
忍痛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留口气
讲我的故事。

〔内闻远处行军鸣炮声。

---

314 古罗马人宁可自杀，不肯屈服。

怎么有军队的声音啊？

奥　小福丁布拉斯从波兰凯旋回来，
他们对英国派来的使节放了
这一阵礼炮。

哈　　　　　　　　噢，我死了，霍拉旭！
猛烈的药性攻得我剩不了一口气，
我不能等到听英国来的消息了。
可是我能保福丁布拉斯当选
做丹麦国王；我给他临终的推举。
告诉他，也要讲大小事件怎样的
引到了这一步——另外就只有沉默。　　〔死。

霍　一颗高贵的心现在是碎了。
夜安，可爱的王子！成群的天使们
唱歌来送你安息吧！——干吗来打鼓啊？

福丁布拉斯英、国使节及其他人等上。

福　哪儿有热闹呀？

霍　　　　　　　　你们要看的什么？
看惊心惨目的场面，那还用找吗？

福　好一场惊心动魄的乱杀一气啊！
骄傲的死神，你要在你那个黑窟里
办什么酒席，竟至于一下子凶凶的

328、329　剧中的丹麦国王是所谓“选君”，实际上这种“选举”只是一种形式，国王的指名，特别是临终的推举，决定一切。福丁布拉斯从下文可以推出，与丹麦王室有亲戚关系。

杀了这么多贵人啊？
使节甲　　　　　　　　　　景象太惨了；
我们从英国也来得晚了一步。
等我们报告的已经听不见我们说，
我们已经执行了他的训令，
把罗森克兰兹和纪尔顿斯丹处死了。
谁再来谢我们一声呢？
霍　　　　　　　　　　　　他不会道谢的，
就算他还能够对你们开口说话吧。
他从来也没有下命令把他们处死。
可是你们既然都来得这么巧，
从波兰打仗回来，从英国派来，
正赶上这一场血案，那么就叫人
把尸首抬到个高台上，叫大家看看；
让我对至今还一无所知的外界
讲一讲事情的底细。你们会听到
荒淫，残杀，反常背理的行为，
出于偶然的灾殃，意外的送命，
逼不得已、将计就计的成功，
以及，这一个收场里，谋害别人
反害了自己的结局。我能把这一切
确实的讲出来。
福　　　　　　　　　　让我们赶快听你说，
尊贵的第一流人士，都请来听听。
我也有在本土继承王位的权利，
照目前情势我不得不提出请求，

我抱悲痛的心情来接受幸运了。
霍　对于这一点，深得人心的死者
有好话托我说，说出来更多人会响应。
可是在目前人心惶惶的时候，
先赶快把这些收拾好，免得再发生
阴谋和错误，出乱子。
福　　　　　　　　　　叫四位队长
把哈姆雷特当军人扛到台上去；
他如果有机会临朝当政，干一下，
一定是一位极端英明的君王；
现在我们来追悼他，用军乐军礼
为他热闹一番。
把这些尸首都抬走。这一种光景
只合战场有，在这里太不近人情。
去，叫军队放炮。

〔同下，兵士舁尸，奏葬礼进行曲，继以鸣炮。

威尼斯摩尔人

奥　瑟　罗

悲　剧

剧中人物

威尼斯大公。

布拉班旭，元老，玳丝德摩娜之父。

其他元老院元老。

格雷协诺，布拉班旭之弟。

罗陀维科，布拉班旭之亲戚。

奥瑟罗，摩尔人，供职威尼斯政府。

凯西奥，奥瑟罗之副将。

亚果，奥瑟罗之旗官。

洛德里科，威尼斯少爷。

蒙太诺，塞浦路斯总督，奥瑟罗之前任。

小丑，奥瑟罗之仆。

玳丝德摩娜，布拉班旭之女，奥瑟罗之妻。

爱米丽亚，亚果之妻，侍候玳丝德摩娜。

碧安卡，娼妓，锺情凯西奥。

水手、信使、传令官、军官、绅士、乐师、侍从。

地　　点

威尼斯、塞浦路斯。

四剧中仅本剧在"第一对折本"剧文末印有剧中人物表，排列和称谓如下：

奥瑟罗，摩尔人。

布拉班旭，玳丝德摩娜之父。

凯西奥，正直副将。

亚果，恶汉。

洛德里科，受骗绅士。

威尼斯大公。

元老院众元老。

蒙太诺，塞浦路斯总督。

塞浦路斯绅士多名。

罗陀维科，与格雷协诺，威尼斯二贵人。

水手数名。

小丑。

玳丝德摩娜，奥瑟罗之妻。

爱米丽亚，亚果之妻。

碧安卡，妓女。

第　一　幕

第一场　威尼斯。街头。

洛德里科与亚果上。

洛　得了，别跟我讲了！我说你亚果
　　也太无情了：我的钱包就让你
　　随便掏，你却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亚　天作孽，你就不肯听我说下去！
　　要是我曾经料想到会有这等事，
　　我就不是人。
洛　还跟我说什么你心里确实恨他哩！
亚　要是我不恨他，就算我狗矢不如！
　　城邦有三位大人物恭请他提升我
　　当他的副将；我凭天理良心说，
　　论身价，我不该再低于这个位置了。
　　可是他自命不凡，自以为是，
　　拐弯抹角，只一味海阔天空，
　　胡搬乱弄了一些战争套话，

话到临了，
拒绝了我的说情人；“当然，”他说，
“我早就选定了谁当我的副将了。”
那可是怎样一个人？
嗨，那是一位了不起的算学家，
名叫迈开尔·卡西奥，佛罗伦萨人
（会娶个娇妻活该倒霉的家伙），
从没有带一支小部队上过战场，
并不比娘儿们更懂得摆开阵势，
进行战斗；只熟悉书本理论，
可是在这方面，穿长袍元老讲起来
也一样高明。会空谈而不懂实际，
是他的军人本色。偏是他中选了；
我呢，我在罗兹岛，在塞浦路斯岛，
基督徒、异教徒中间，都战功煊赫，
奥瑟罗亲见过，却只得对收支记帐人，
对这个拨弄算盘人，甘拜下风。
他呀，好福气，理当做他的副将，
我呢，天晓得，活该当黑大人的旗官。

洛　天在上，我宁愿绞死他当了刽子手！

亚　没有法子，当兵的活该受罪。
如今要升官，得靠来头和恩宠，
不再照老规矩办事，按步提升，
下一个接替上一个。你自己评评看，

21　原文本行表面意思与剧情不符，因此各家解释不一，现综合各说，酌译成如此。

我究竟凭什么关系要死心偏袒
这个摩尔人。
洛　　　　　　要是我，就不会跟随他了。
亚　老兄啊，尽管放心。
我自有主意，追随他另有目的。
我们并不能谁都当主人，主人
也不配谁都有忠仆。你可以看到，
有许多尽心力、卑躬屈膝的家伙，
死不肯放松自己当奴才的职司，
活象主人的驴子，为一口草料
消磨一辈子；人一老就给撵出去。
叫这种老实货吃一顿鞭子才对！
另外也有人，表面上忠心耿耿，
心里头只顾自己、为自己效力，
靠玩弄卖力气花招巴结主人，
一帆风顺，一等到飞黄腾达，
就只认自己了。这种人倒有点头脑；
我自命就是这样一个人。老兄，
就象你是洛德里科，不是别人，
我要是摩尔人，我就不会是亚果。
跟随他，实际上，我是跟随我自己。
天有眼，看得清，我不是出于忠爱，
只假装如此，为了我一己的利益；
一旦我让外表的举动泄露了
肚子里装的真实打算和念头，
那就用不了多久，我会把我的心

也都掏出来，钉在我的袖子上，
叫乌鸦飞来乱啄了。我不是真我。
洛　厚嘴唇家伙交了什么好运了，
占这么大便宜！
亚　　　　　　　把女的父亲喊起来，
闹起来——决不要放过黑郎君，扫他兴，
满街叫骂他。煽动女方的亲属；
虽然他居住了丰饶富庶的国土，
叫苍蝇滋扰他，虽然他享尽欢乐，
给他的欢乐添这种小小的麻烦，
抹掉它几分光彩。
洛　这是她父亲的家屋了。我就叫嚷吧。
亚　喊吧，你就算望见了一座大城市，
有千家万户，夜里失慎，着了火，
不由得大声惊叫吧。
洛　喂，布拉班旭！布拉班旭老爷，喂！
亚　醒醒！布拉班旭！捉贼，捉贼，捉贼！
喂，看好你房子，你女儿，你钱袋，
捉贼，捉贼！

布拉班旭上至高处一窗口。

布　为什么这样子惊惶，大叫大喊？
你们有什么事？
洛　先生，你们全家人都在家里吗？
亚　前后门都锁了吗？

布　　啊，问这个干吗？
亚　府上挨抢了！不成话，快穿起袍子！
你的心碎了，灵魂丢失了一半了。
就在这时候，这一刻，一只老黑羊
和你的小白羊交尾呢。起来，起来！
快打钟唤醒正在打鼾的市民，
要不然黑魔鬼就要让你抱外孙了。
起来呀，快！
布　　怎么，你们疯了吗？
洛　最可敬的先生，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布　听不出。你是什么人？
洛　我名叫洛德里科。
布　　更叫我讨厌！
我已经吩咐过你不要上我的家门，
你已经听见过我说得明明白白
我女儿是不嫁给你的，现在，你疯了，
把晚饭吃饱了，把酒喝得烂醉了，
存心捣鬼，前来耍无赖，撒泼，
闹我不安生。
洛　先生，先生，先生——
布　　你得放明白，
别惹我发脾气，我的地位尽可以
使你为此叫苦。
洛　　别动气，好先生。
布　你跟我讲什么抢劫？这儿是威尼斯，
我住的也不是独家庄。

洛　　　　　　　　　　　　最尊严的布拉班旭，
　　我来找你纯出于一片好心。

亚　哎呀，老大爷真胡涂，只当是魔鬼叫你尊敬上帝，你就连上帝也不理了。因为我们来给你效劳，通风报信，你以为我们是无赖，你就宁要你的女儿给一匹巴巴里黑马骑了，宁要马外孙对你嘶叫；宁要马亲戚跟你攀亲了。

布　你是什么样一个渎神的坏蛋？

亚　我是特来报告你的女儿正在和摩尔人一块儿叠背做畜生的勾当。

布　你是个浑蛋。

亚　　　　　　　你是——一位元老。

布　我唯你是问，我认识你洛德里科。

洛　我承担一切责任。我求你听我说，
　　要是经过你慎重考虑，甘愿
　　（我想这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让你美丽的千金小姐在此刻
　　深更半夜，不找人保护，伴送，
　　就雇一个普通的船夫摇送到
　　一个淫荡的摩尔人粗野的怀抱里，
　　要是你知道的，而且得到了你同意，
　　那么我们是对你放肆，胡闹了；
　　要是你对此一无所知，那么
　　我认为你是错怪了我们。别以为
　　我这样竟然顾不了文明礼节，

111　巴巴里是北非洲摩尔人所在地区。

胆敢对你老人家失敬，开玩笑，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没有准许她
你女儿可就干得大逆不道了，
把她的责任、美貌、聪明和财富
全都抛给了一个东飘西荡，
到处为家的外邦人。快去搞清楚。
要是她在她的闺房里，在你的家里
好好的，那就按国法严重处分我
这样的欺骗罪。

布　　　　　　　　　喂，快点起火来！
给我枝蜡烛！家里人全都叫起！
这件事跟我梦里做到的差不多，
不祥的预感已经缠了我许久。
拿火来，拿火来！　〔从上方下。

亚　　　　　　　　再见，我得先走了。
要是我留在这儿，就得出头，
来给摩尔人作见证，那就不适当，
对我的地位也不便。我了解国情，
尽管这件事会给他招来些责难，
政府并不敢轻易革他职；因为
塞浦路斯那边的局势还是紧张，
非常迫切需要他带兵去出征，
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同样有本领
挑这副重担子。就为了这个缘故，
虽然我恨他就象我恨地狱的折磨，
但是为了目前生活的必需，

我得挂出个忠诚的旗子和幌子，
真就是幌子罢了。你就带搜查人
上弓手旅馆，一定会在那里找到他。
我也就跟他在一起了，那就再见。　　〔下。

布拉班旭披袍、仆从持火炬上。

布　糟到真叫人难于相信。她走了；
我的余生叫我自己都憎厌，
只剩下辛酸了。嗯，洛德里科，
你在哪儿看见她的？（可怜的孩子！）
跟那个摩尔人在一起，你说！（谁愿意
还当父亲？）你怎么知道是她呢？
（她骗得我想都想不到！）她对你说什么？
再来些蜡烛！都起来！他们成亲了吗？
洛　我看他们是成亲了。
布　天啊！她怎么出去的？十足是孽种！
做父亲的，从此别相信你们的女儿，
知面不知心。世界上有没有魔法
使少女迷失本性、走上邪路的？
你曾经在书上读到过这些东西吗，
洛德里科？
洛　　　　　是的，先生，读到过。
布　叫我的兄弟去！——倒是你娶了她好！
有的走这边，有的走那边！——你知道
我们到哪儿好抓住她和摩尔人吗？

洛　我想我能够找到他，只需有劳你
多带些得力的人手，跟我一同去。
布　就请带路。我挨家挨户去叫。
许多人会听我指挥。拿起刀剑
再召集一些巡夜的警官，走吧，
好洛德里科，我会报答你出了力。

〔齐下。

第二场　另一街头。

奥瑟罗、亚果及侍从持火炬上。

亚　我干的是打仗的行当，也曾杀过人，
可是我总觉得良心不能容许
存心杀人。有时候我缺少狠心
为自己泄愤。总有十次九次了，
我真想就这样一刀直刺他胸口。
奥　随他去得了。
亚　　　　　　可是他喋喋不休，
说了那么些下流的不堪入耳话
句句糟蹋你，
尽管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度量，
也实在容忍不了。请问将军，
你们结婚成亲了吗？相信我的话，
那位元老非常的受人尊敬，
享有极大的威望，说话的力量

远超过大公。他会逼你们离婚
或者就借铁面无私的法律
竭尽全力使它一点也不通融，
阻挠你，给你难堪。

奥　　　　　　　　就让他来好了。
我对政府立下的汗马功劳
会压倒他的控诉。大家还不知道
（要是我知道了夸耀是一种光荣，
我早就宣扬了）我是王室的后代；
且不说身份，凭我的功绩，
我如今攀上了这一门高贵的亲事，
也一点不感到有什么惭愧。亚果
要不是我爱上了玳丝德摩娜，
即使把海洋的珍宝都拿来给我，
我也不愿意放下我自由的生活，
去受家室之累。看火光，谁来了？

亚　是那个父亲，带着亲友赶来了。
你最好进去。

奥　　　　　　我才不。我得顶出去。
我的经历、头衔、磊落的胸怀，
都可以为我表白。来的是他们吗？

亚　两面神作怪，不象是他们。

奥　是大公派来人？还有我的副将？

凯西奥及军官数名持火炬上。

深夜光临，祝你们晚安，朋友们！
有什么事情？

凯　　　　　大公问候你将军；
他请你火速前去，当面商谈，
切勿延误。

奥　　　　　你看有什么情况？

凯　我猜是塞浦路斯方面有什么问题。
情况一定很紧急。今天一夜晚
就已经开兵船派来了十二位使者
一位跟一位，接二连三来这里；
许多元老都被从睡梦里叫起来，
聚集到大公府。他们急需你前去；
因为在你的寓所里没有看见你，
元老院又派人分成三路，四处来
把你寻找。

奥　　　　　幸而给你们找到了。
让我先到里边去说完一句话，
就跟你们走。　　　　　〔下。

凯　　　　　旗官，他为何来此呀？

亚　他今夜登上了一艘陆地运宝船。
抢来的变成了合法的，他可就发迹了。

凯　我不懂。

亚　　　　他已经结婚了。

凯　　　　　　　　　　跟谁？

亚　唔，跟——

奥瑟罗上。

将军，你就走？

奥　走吧。

凯　另外一队人也来这里找你了。

布拉班旭、洛德里科、警官等持火炬、刀剑上。

亚　这是布拉班旭。将军，你得当心点。
他此来不怀好意。

奥　喂！站住！

洛　先生，正是摩尔人。

布　干掉他贼骨头！

〔双方拔剑。

亚　你洛德里科！老兄，我来对付你。

奥　明晃晃刀剑都收起，着露水会生锈。
老先生，你凭高龄，有话尽吩咐，
无须动武呀。

布　恶贼，你把我女儿藏到哪里了？
你这样的魔鬼想不到竟把她迷住了！
我们按世间的常情常理来说，
象这样一个温柔、美貌的姑娘，
在家里娇生惯养，不愿意出嫁，
本国有许多富家的风流公子
都受她拒绝，要不是受魔法蛊惑，

怎么会不怕招来世人的讥笑，
背弃亲荫，投入你这样一个丑东西
漆黑的怀抱，不是贪欢，是受罪。
叫世人评评看，这不是明明白白
你用邪恶的法术把她蛊惑了，
用什么药物糟蹋她脆弱的青春，
使她迷失了心窍。我定要追究。
这是可能的，也不是想象不到的。
所以我现在逮捕你，归案法办，
罪行昭彰，你行使法令禁止的、
社会不容的邪术，败坏风化。
上去抓住他。如果他硬要抗拒，
由他自己来承担危险。

奥　　　　住手，
不管是你那一边的，我这一边的！
该当我动手的时候，我自会知道，
不用别人来提示。你要我到哪儿
去答复你的控诉？

布　　　　先去坐牢，
等法庭开审，依法传呼你的时候，
再来答复。

奥　　　　我就从命，怎么样？
只是我这样又怎么向大公交代呢？
他派来的使者就在这里，我身边，
正要召唤我立即赶去商谈
紧急的公事。

军官　　　　　　真的，尊贵的先生，
　　大公正在召开会议，我相信，
　　也已经派人请阁下。
布　　　　　　　　　　大公在开会？
　　在这样深更半夜？把他带走！
　　我这个案件也并不等闲。大公
　　或者元老院的弟兄们一旦听说了，
　　一定会感到好象是身受的侮辱。
　　这样的行为都可以放过不管，
　　奴隶和异教徒就要来执政当权。

〔同下。

第三场　会议室。

大公及众元老上，围桌而坐，侍众持火炬。

大公
　　这些报告说法都并不一致，
　　难于相信。
元老甲　　　　它们确大有出入，
　　我的信上说一百零七艘战舰。
大公
　　我的说一百四十。
元老乙　　　　　　　　我的说二百。
　　可是尽管确实的数目对不上，
　　（在这种场合，估计数字总难免

有些出入），情报却一致肯定
是一支土耳其舰队，正开往塞浦路斯。

大公

可不是，据情况判断，这大有可能。
我并不因为报导有差错的地方
尽自放心了，我相信主要的这一点，
感到很不安。

水手　〔自内〕

报告！　报告！　报告！

水手上。

军官

兵船上来的信差。

大公　　　　　　　又有什么事？

水手

土耳其舰队是向罗兹岛进发的，
安琪罗大人派我来这里向政府
报告军情。

大公

你们怎么看这个变动？

元老甲　　　　　　　　按理说，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虚张声势，
对我们声东击西。我们想一想
塞浦路斯对于土耳其多么重要，
我们设身处地，再权衡轻重

来看看，它比罗兹岛更为关切，
而且可以轻而易举的夺到它，
因为它上面设防比较单薄，
完全比不上罗兹岛戒备森严。
我们只要这样想一想，就不会
相信土耳其人会这样碌碌无能，
把最关切身利益的撇在最后，
居然不采取轻而易举的尝试，
而甘冒危险，不怕会劳而无功。

大公

对，一定不是去进攻罗兹岛。

军官

又来消息了。

一使者上。

使者

大公和各位大人在上，土耳其人
原来把舰队一直向罗兹岛开去，
却让它中途会合了第二支舰队。

元老甲

不出我所料。你估计有多少船只？

使者

三十艘；现在他们掉转了船头，
倒过来开行，毫不掩饰，把目标
直指塞浦路斯岛。蒙太诺大人，

你们忠诚的最为英勇的臣下，
义不容辞，特派我前来报告，
愿蒙亮察。

大公

那么一定是攻塞浦路斯岛了。
玛可斯·路齐科斯此刻不在这里吗？

元老甲

他现在佛罗伦萨。

大公

写封信给他，十万火急的送去。

元老甲

布拉班旭和英勇的摩尔人来了。

布拉班旭、奥瑟罗、凯西奥、亚果、洛德里科
及警官数名上。

大公

英勇的奥瑟罗，我们要立即派遣你
前去抵挡我们的大敌土耳其人；
〔对布拉班旭〕
我没有见你来。欢迎，高贵的大人，
今夜还缺了你的高见和帮助。

布　我也正需要帮助。阁下，请原谅。
不是责位，也不是听到了风声，
把我从床上唤起来；邦家大事
引不起我关怀；因为我私人的悲痛，

好象打开了闸门，到处泛滥，
淹没了，吞没了一切其它的忧伤，
本身还是消不了。

大公　　啊，什么事？

布　我女儿！我女儿啊！

众　　死了？

布　　我看差不多！
她被人骗了，拐走了，被人用符咒
和江湖医生的邪药迷住了心窍，
本来是不痴，不傻，不瞎眼，要不是
行使了妖法，怎能毒害她干出了
这么离经叛道的荒唐事。

大公
不论谁干下了这种恶毒的勾当，
害你的女儿失去了她的本性，
害你失去了女儿，法律俱在，
铁面无情，你就按严酷的条文，
随意判刑；哪怕是我的亲儿子
也听凭从严处分。

布　　多谢阁下。
人就在这儿——这个摩尔人，他似乎
正奉紧急命令，特意被召来
商谈国事哪。

众　　这就非常抱憾了。

大公　〔对奥瑟罗〕
你自己一方面对此有什么要分辩？

布　事实是如此，他没有什么话好说。
奥　威严、庄敬、德高望重的大人们，
我的高贵而久经考验的好主人，
说我带走了这位老人家的闺女，
一点也没有错；我当真和她结了婚。
我犯罪，说到绝顶，也就是这点，
再没有什么。我向来说话粗鲁，
不会讲娓娓动听的花言巧语；
自从我这双胳膊足足长够了
七年的气力，直到九个月以前，
总是在沙场上显显它们的厉害；
至于这个大千世界，我没有
什么好说的，除非讲交手打仗；
因此我不会文饰我的行径，
为自己说话。承大人好意，我但求
耐心听我直捷了当来陈述
我全部恋爱的经过，我用了什么药，
什么符，什么咒，什么神奇的魔法
（照他控告我用过的这些名堂）
骗到了他女儿。
布　　　　　　她是个胆小的姑娘；
素来是幽娴的，只要动一动感情，
就会脸红的；怎么竟不管品性、
年龄、种族、名声和一切问题，
爱上一个她看都怕看的家伙！
除非判断力损失，头脑出问题的，

才会说一个完美的女子会这样
干出不近情理的事情，否则你必须
追究其中要了什么样鬼花招
才弄到这样。因此我特为重申，
他一定用了什么烈性的药粉、
或者用了什么迷魂的药汤，
害得她这样。

大公　　这样说，不能算证据。
没有更确切、更明显的事实作证，
单是一般的猜测、无稽的设想，
对他还是构不成有效的控告。

元老甲
奥瑟罗，你说呀。
你是靠曲施花招，直施强暴，
毒害和征服了这位姑娘的感情？
还是靠正大光明，推心置腹，
真诚求爱而博得她芳心的？

奥　　请你们
派人到弓手旅馆把小姐接来，
让她在父亲面前亲自谈谈我。
要是听她说我有不正当行为，
你们尽可以撤销我的职权，
而且连我的生命也就听凭
你们发落。

大公　　把玳丝德摩娜请来。

奥　旗官，你去带路，你熟悉那地方。

〔亚果及二、三侍从下。

在她到来以前，象对天坦白
我生性的缺憾那样，我确确实实，
向你们尊贵的大人详细陈述
我怎样博得了这位美人的恩情，
她怎样得到了回报。

大公
讲吧，奥瑟罗。

奥　她父亲喜欢我，常把我请去家里，
总问我生平的事迹，一年又一年，
我所经历过来的征战、围攻
和种种遭遇。
我源源本本，从我的童年开始，
一直讲到他要我讲的时期。
我就讲起最惨的千灾百难，
海上陆上惊心动魄的事故，
攻城破垒中险极的死里逃生；
怎样被气焰万丈的敌人俘虏了
卖出去当奴隶，后来又怎样赎出来
怎样在千山万水里对付一切；
大极的洞窟、全无人烟的沙漠、
嶙峋的峰峦、峰顶接天的高山，
我都有机会讲到，我讲了这些，
又讲到吃人的生番，不只吃别人，
也吃自己的同族，还有头颅
长在肩膀底下的怪人。这一切

玳丝德摩娜都听得津津有味；
有时候家务不由得把她拉走了；
她总是赶快去匆匆处理完了，
重新奔回来，用她贪婪的耳朵
把我的一言一语都狼吞虎咽。
我一见如此，有一回得便，正好
从她的嘴里逗出了衷心的愿望：
要我把我的经历从头至尾
对她讲一遍——因为她只听过片断，
没有好好听全。我就答应了，
也就常常赢得她不少眼泪，
一听我讲到年轻时候遭受的
什么苦难。我讲完自己的故事，
她就用唉声叹气来向我酬谢，
发誓说，真奇怪，奇怪到难以置信；
真可怜，真是难以想象的可怜。
她但愿没有听说过，可是又但愿
上天也把她造成这样个男子汉。
她谢我，还说我若有朋友爱上她，
只需教他怎样讲我的故事
就会博得她欢心。我这才开口了。
她为了我所经历的患难而爱我，
我为了她同情这些经历而爱她。
这就是我曾使用过的唯一妖术。
小姐来了。就让她为我作证吧。

玳丝德摩娜、亚果、侍从上。

大公

这一番故事怕我的女儿听了
也会不由自己的。好布拉班旭，
事到如今，还是顺水推舟好。
就算是断刀折剑，总还是管用，
远胜过赤手空拳。

布　　　　请听她自己讲。
只要她承认自己是半推半就的，
算我错怪了这个人，我就活该
受天诛地灭！过来，我的好姑娘。
你在这全院的贵人中间认认看
最该服从哪一位？

玳　　　　父亲大人，
我认识目前我面临双重的责任。
当然，我蒙受你生养和教育的恩情，
我的生命和教养都使我知道
怎样尊敬你：你是我的尊亲；
我一直是你的女儿。这儿却还有
我的丈夫；母亲当年对你好，
对你比对她的父亲还要看重，
我也就有权利对我的摩尔人丈夫
尽本份。

布　　　　再见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

请阁下继续讨论国家大事吧。
我后悔不该生孩子，该收养一个。
过来，摩尔人。
你接去吧，我现在死心塌地给了你，
要不是你早已得到了，我本来拚死
也不会让你带走。因为你，宝贝，
我衷心庆幸再没有别的孩子；
否则，你的私奔会叫我当暴君，
让她们都带上脚镣。我说完了，阁下。

大公

让我象你平素一样的说几句，
也许好引导这一对情人进一步
博取你的好感。
生米煮成了熟饭，也就罢休，
山穷水尽，也就不用再担忧。
吃点亏已经过去，念念不忘，
那就只会招来了新的灾殃。
命运要拿走的，谁也保持不了，
逆来顺受，就乐得开了它玩笑。
挨抢的笑笑，强盗就不免失意，
徒然烦恼，是趁火打劫了自己。

布　那就让土耳其夺去塞浦路斯岛，
我们能付诸一笑，也就没有丢掉。
心上没有负担的，听这路格言，
可以受得了，听起来自然舒坦；
只可惜既负担忧伤的，听了不受用，

惟有借助忍耐来缓和悲痛。
这些警句，就象是两面三刀，
既叫人得安慰，也叫人添苦恼。
空话毕竟是空话，有谁听说过
心上受了伤，疗治它可以靠耳朵？
请阁下现在就商议国家大事吧。

大公

土耳其人，充分调集了兵力，正向塞浦路斯大举进犯。奥瑟罗，你最了解当地的防御力量，虽然我们在那里派驻了一位总督，一向有干练的名声，可是影响最大的公众舆论，认为你去镇守，更为安全。所以顾不得你暂且压一压新婚的喜气，派你亲自出马，前去辛苦一遭。

奥　各位庄严的元老，无情的习惯
已经使战场的砂砾滩、刀山火海
变成了我的鸭绒软床。我认识自己
在艰难困苦当中天生有感到
轻松自在的本性；我愿意受命
现在就出征，去抵御来犯的土耳其人。
我唯命自从，听凭国家的派遣，
只求给我的妻子作适当照顾；
住的地方、享受的供养，都要
安排得周到，妥贴，使她舒适，
和她的身份相称。

大公　　　　　　好不好就让她

布　住她父亲的家里？

　　　　　　　　我决不同意。

奥　我也不。

玳　　　　　我也不。我不愿住那里，
让我每天给我的父亲看到，
惹他生气。仁善的大公阁下，
请广开鸿恩，倾听我吐一下心愿，
但愿得到你一声允诺，鼓励我
提出直率的请求。

大公
你有什么请求，玳丝德摩娜？

玳　我爱他本来就是为了要同他生活，
我就用激烈的攻下了命运的行动
向世界宣告吧！我的心接触了
他的事业就爱了他的事业。
我见了奥瑟罗的心见了他的面，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和我的命运
献给了他的光荣和他的功绩。
因此，各位大人，要是他出征了，
把我留下来，当一只无聊的蛾子，
就剥夺了我爱他和他共甘苦的权利，
而我也难以打发他外出期间的
孤单日子。让我跟他一同去。

奥　请就允准了她吧。
天给我作证，我所以要这样请求，
并非是为了要贪图温柔的滋味，
也不是为了满足热情（我已经
过了火旺的青春期）和正常要求，

而无非是为了成全她的心愿。
诸位善心的大人也不要担心
我带她在身边，会对于军机大事
有所玩忽。如果小爱神丘比特
施展他扑朔迷离的轻佻花招，
居然蒙蔽了我清醒和警觉的眼睛，
竟使我沉迷声色，耽误了公事，
那就让管家婆拿我的头盔当锅子，
让一切羞耻和屈辱都落到我头上，
叫我一下子名誉扫地吧！

大公
她留下还是去，由你们自己决定。
局势非常之紧急，必须从速
相机行事。你今夜就得动身。

玳　今夜吗，大人？

大公　　　　　　今夜。

奥　　　　　　　　　　定当遵命。

大公
早上九点钟我们要再来开会。
奥瑟罗，请你留下一位军官，
我们随后要派他把委任状送给你，
还有跟你的职位相符的一类
重要东西。

奥　　　　　　就留下我的旗官吧？

262　“正常要求”或可译作“个人欲望”。

他是诚实的，可以信赖的一个人，
我也就托他护送我的妻子，
大人如想到还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交他指示我。

大公　　　　　　　　　　就这样办吧。
各位晚安！
〔对布拉班旭〕
　　　　　　　　再说，尊贵的大人，
要是德行不缺少好看的长相，
你的女婿不算黑，却实在堂皇。

元老甲
再见，勇敢的摩尔人。要好好对待
玳丝德摩娜。

布　当心点，摩尔人，看住她，要小心仔细。
她骗过父亲，也难保不会骗你。

〔大公、元老、侍从等下。

奥　我拿生命来保证她坚贞！诚实的亚果，
我得把我的玳丝德摩娜托付你。
也就请你叫你的妻子陪侍她，
一有机会就护送她们前来。
来，玳丝德摩娜。我只剩半小时
跟你一起谈情，还有一些琐屑事
需要处理。我们必须抢时间。

〔奥瑟罗与玳丝德摩娜下。

洛　亚果。
亚　你要说什么，大少爷？

洛　你看我怎么办？

亚　什么，上床去睡觉。

洛　我就去投水。

亚　真要去投水，我以后就再也不理你了。啊，你这个傻大爷！

洛　既然活着只是受罪，还要活下去才叫傻呢。一死是唯一的解脱，死神就是救命恩人了。

亚　无聊！我出世到今，已经阅历了四七二十八年；自从我能够识别利害以来，我还从不曾见过什么人知道怎样爱惜自己。我决不会只因为了爱一只母鸡碰钉子，就嚷着要投水自杀，除非我跟一只猩猩交换了一副头脑。

洛　我该怎么办？我承认我这样痴心，实在丢脸，可是要扭转过来，我又没有这份魄力。

亚　魄力？算了吧！我们变这样变那样，全在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园子，我们的意志就是园丁；我们要栽荨麻，要种莴苣，播下牛膝草，拔去百里香，只培养清一色品种，或者凑成功?百花苗圃，懒得动就让它荒芜也罢，辛勤给它施肥也好，这一切权是在我们手里，凭我们自己的意志决定。如果我们生命的天平秤上，一边没有“理智”的秤盘平衡另一边“情欲”的秤盘，那么我们身上下流的欲念就会把我们引导到荒唐透顶的结局。幸亏我们有理智来冷却我们冒火的冲动、肉感的刺戟、没遮拦的肉欲；我看你们所说的爱情就是这一套的花样。

罗　不可能是这样。

亚　这只是一阵淫欲的冲动、一番意志的放纵。得，做个男子汉！投水自杀？淹死小猫和没有开眼的小狗去吧！我

已经声明是你的朋友，我承认我跟你的交情，缠在一起，永远是难解难分。我此刻比什么时候都更好为你卖力。把钱袋装满。随军出发；装上胡子，掩饰你的脸蛋。我说，把钱袋装满。玳丝德摩娜不会长远爱摩尔人——把钱袋装满——摩尔人也不会长远爱这个女的。开头一下子打得火热，回头一下子就会分裂。只要把钱袋装满。摩尔人总朝三暮四。把你的钱袋装满了。现在他尝着的是蜜一样的甜，要不了多久会感到黄连一样的苦。女的一定要换个年轻的。她一旦感到他的肉体腻味了，就会发现她挑错了人。她一定要换换口味，一定的。所以把你的钱袋装满吧。如果你一定要作践自己，该比投水自杀要做得漂亮一点。把你能搜罗到的钱都搞来吧。要是一场婚礼、一个流浪的野蛮人和一个心眼太多的威尼斯女子之间一句脆弱的盟誓，凭我的足智多谋和地狱里全伙人马的通力协助，不难破坏呢，你就会享受她。所以去搞钱吧。别再胡说什么投水了！根本不在话下。你宁可设法去偷香窃玉，回头被人家绞死，总不要自己先白白淹死，而没有一亲她芳泽。

洛　如果我还存这一点指望，你能帮我到底吗？

亚　你对我尽管放心。去，搞钱吧。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惜再三告诉你，我恨摩尔人。我从心底里和他结下冤孽；你跟他也不能两立。我们同心协力来报他仇。如果你能给他戴上绿头巾，你寻到了欢喜，我知道了也开了心。时间的肚子里有许多妙事要等待出世哩。开步走！去！张罗你的钱！我们明天再细谈。再见。

洛　我们早上在哪儿碰头？

亚　在我的寓所。

洛　我一定去找你。

亚　得，再见。你听见了吗，洛德里科？

洛　你说什么？

亚　别再想投水了，你听见了吗？

洛　我已经改变了主意。我去卖掉我全部的田产。〔下。

亚　我就叫这个傻瓜做我的腰包；
要是我跟这样的蠢材打交道花时间，
只是为开玩笑，捞便宜，那就亵渎了
我的真知卓见了。我恨摩尔人。
外边谣传说他在我的被窝里
替我尽过职。也不知是否确实，
但是这类事，即使仅仅是涉嫌，
我也要当真的行事。他对我很好；
我就更好使出计谋来对付他。
凯西奥是一个漂亮人。让我想想看：
夺取他的位置，一箭双雕来
遂我的心愿——怎么样，怎么样？想想吧。
过一些日子，让我在奥瑟罗耳边
编造说他跟将军的夫人太亲密了。
他呀，人就象样，性情又温和，
叫人不放心——天生会害女人失足。
摩尔人又是生性坦率宽厚，
把不过貌似诚实的都当作诚实人；
他也就最容易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就象驴子。

有了！主意来了！地狱和黑夜
定要送这一胎毒计见光明世界！　　〔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塞浦路斯一海港空阔处。

蒙太诺及二绅士上。

蒙　你从那边海岬上望得见什么?

绅士甲

什么也不见。只见白浪滔天。
白茫茫一片海天相接的中间
看不见一点帆影。

蒙　风在陆地上曾经呼啸得好厉害;
从没有更大风摇撼过我们的城堞。
如果它在海上也这样放肆过,
哪一艘坚固的橡木船经得起浪山
这样的冲击?结果有什么消息?

绅士乙

土耳其舰队散失得无影无踪。
谁只要在水花飞溅的海滩上一望,
就会感到风涛象直拍霄汉,
风涌巨浪,竖起惊人的白鬃毛,

象泼水猛洒燃烧不息的北斗星，
要浇灭拱卫北极星的小熊星座。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骚动，
翻江倒海。

蒙　　　　　　要是土耳其舰队
没有能找港湾躲避，一定都沉没了。
它们不可能顶住。

绅士丙上。

绅士丙
好消息，大伙听！我们的战争结束了。
险恶的大风暴狠狠的打击了土耳其人，
叫他们搁置了计划。一艘大船，
威尼斯来的，看见了他们的舰队
大部分损失惨重。

蒙　怎么，真的吗？

绅士丙　　　　　　大船已经进港了，
一艘维罗纳大船，迈开尔·凯西奥，
英勇的摩尔人奥瑟罗将军的副将，
已经上岸了，将军还正在海上，
他奉命来全权镇守这儿塞浦路斯。

蒙　我听了很高兴。他是位可敬的总督。

绅士丙
这位凯西奥，讲到土耳其的损失
虽然愉快，却显得有点忧愁，

祝祷奥瑟罗平安，因为他们
是给大风暴吹散的。

蒙　　　　　　　　　愿上天保佑他；
我当过他的部下，见他指挥得力，
十足是大将。我们都到海边去吧！
我们去看看那艘大船开来，
放眼去远远盼待非凡的奥瑟罗，
哪怕我们把大海和青天直望到
连接在一起的远处。

绅士丙　　　　　　　　我们就去吧；
因为随时随刻都可能盼见
有人到来。

凯西奥上。

凯　谢谢你们英雄海岛的勇士
这么样称道摩尔将军！愿上天
保佑他顶住了这番恶劣的天气，
我是在惊涛骇浪中和他失散的。

蒙　他坐的那条船好吗？

凯　他的船坚固结实，他的驾驶员
又是久经考验，高明熟练的，
所以我的希望（并没有过份）
不至于落空。

〔内喊声："一条船，一条船，一条船！"

一使者上。

凯 他们在嚷什么？

使者

城里是万人空巷了；男女老少

全涌上滩头，一齐叫嚷着“一条船！”

凯 但愿来的正是新任的总督。

〔内鸣炮一声。〕

绅士乙

听，他们在那里鸣放礼炮呢。

至少是友军。

凯 就有劳先生去看看，

回头告诉我们究竟是谁到了。

绅士乙

遵命。 〔下。

蒙 好副帅，请问主师已经结婚了吗？

凯 婚姻绝美满，他娶得了一位佳人，

才貌出众，超过了任何夸耀，

任何生花的妙笔也难以形容，

天生就一副丽质，叫任何恭维

都白费气力。

绅士乙上。

怎么样？究竟是谁到了？

绅士乙

是一位名叫亚果的，将军的旗官。
凯　他倒是一帆风顺，后来先到了。
哪怕奔腾的大浪、咆哮的大风，
哪怕嶙峋的礁石、凝聚的沙堆，
当奸细埋伏了陷害无辜的船舶的，
也好象认识美丽，一时都收敛了
它们凶恶的本性，安然放过了
神圣的玳丝德摩娜。
蒙　　　　　　　　　　这是哪一位？
凯　我讲到的那一位，我们统帅的统帅，
托付给勇敢的亚果护送前来的，
他们到达的时间，比我们预计
要快一星期。老天爷保佑奥瑟罗，
请就吹口气，吹鼓他的船帆，
让他的军舰早光临这个港湾，
兴冲冲投入玳丝德摩娜的怀抱，
重新鼓舞我们消沉的士气，
叫整个塞浦路斯得到宽慰！

玳丝德摩娜、亚果、爱米丽亚、洛德里科及侍从上。

　　　　　　　　　　看啊！
海船载来的奇珍异宝上岸来了！
塞浦路斯人，你们向她下跪吧。
欢迎，夫人！祝愿上天的福泽
回护在你的前后、你的左右，

毫不疏忽！

玳　　　　　　谢谢你，英勇的凯西奥。

你说，我的丈夫有什么消息？

凯　他还没有到达；我仅仅知道

他是平安的，很快也就会到了。

玳　我可担心呀！你们怎么失散的？

凯　大风大浪搅得要天翻地覆，

把我们彼此隔断了。

〔内："一条船，一条船。"

可是听。一条船。

〔内一声炮。

绅士乙

他们向城堡鸣放了一声礼炮。

这也是一条友舰。

凯　　　　　　去探听一下。

〔绅士乙下。

好旗官，欢迎你。

〔对爱米丽亚〕

欢迎，我的大嫂！

好亚果，请你千万不要见怪，

我讲礼貌。我按熟悉的规矩，

总得这么样大胆行一个礼节。　〔吻爱米丽亚。

亚　老兄，要是她给你尝够了嘴唇，

就象她平常用舌头狠狠对付我，

你可受不了。

玳　　　　　　她可是寡言少语的！

亚　说实话,太会饶舌了。
我每次想要睡觉,总发现如此。
当然,我承认,在夫人面前
她会有所收敛,把舌尖缩回去,
就在肚子里骂人。

爱　你不能这样冤枉我。

亚　得了,得了! 你们出门象图画,
坐在客厅里象银铃,进厨房象野猫,
伤害起人家来象圣徒,冒犯了做魔鬼,
管家务最儿戏,上了床最一本正经。

玳　哎呀,呸,你这个毁谤专家!

亚　是真话,我不是土耳其人,实话实说。
你们是起来游戏,上床工作。

爱　我不要你写诗赞美我。

亚　不,我才不。

玳　要是你得赞美我,你要怎么写?

亚　啊,好夫人,别那样叫我为难吧,
我只会吹毛求疵,什么也不成。

玳　来,试试看。——可派了谁去港口了?

亚　派了,夫人。

玳　〔自语〕
我并无豪兴;只是得假装如此,
以免流露我掩饰在心里的真情。
〔对亚果〕
得,你怎么赞美我?

亚　我正在绞脑汁;我的灵感贴脑门,

就象一团粘鸟胶粘住了房檐，
撕开来就会脑浆直流哩。幸好
我的诗神用功，她这样念了：
要是她既漂亮又聪明，才貌出众，
貌供人享受，才留自用。

玳　说得好！要是她长得黑而聪慧呢？

亚　皮肤长得黑，头脑却是机灵，
黑妞会找到小白脸匹配成亲。

玳　愈说愈不成话了。

爱　要是美丽而愚蠢呢？

亚　世界上美丽的女人决不会愚蠢，
再胡调也会给人家养子添孙。

玳　这些是老掉牙齿的打油诗傻话，只能在酒馆里哄傻子们听了笑笑；你能把一个又丑又傻的女人挖苦几句吗？

亚　别小看人家那么丑又加那么傻，
一样会要得了美人才女的丑戏法。

玳　啊，好无知呀！你倒把最差的夸赞得最好。要是碰上一位值得称道的女人——贤慧到直叫最厉害的毒嘴也不由不恭维的，你又能怎样赞美她呢？

亚　你看她一向姣好；却从不骄傲；
灵嘴利舌，却从不嚷嚷闹闹；
有钱花，却从不打扮得花枝招展；
不追求什么，尽管都可以如愿；
一旦惹恼了，尽可以随时报复，

137　“胡调”（原文fllog）据说（威尔孙、里德雷）有双关意，“胡涂”与“乱来”。

却甘受委屈，有气也马上消除；
头脑清醒，从不把算盘瞎打，
枉抛鳕鱼头去换麻哈鱼尾巴；
善于思考，而从不泄露心计；
追求的紧跟，不回头理人家一理：
果真有这样的女子，那就配得上——

玳　干什么？

亚　喂喂一群小傻瓜，管管伙食账。

玳　收尾多泄气，多叫人扫兴啊！爱米丽亚，你别听他教诲，虽然他是你的丈夫。凯西奥，你说怎样？他说话训人可不是最恶俗、最放肆吗？

凯　他说话直爽，夫人。你看他军人本色，不理他卖弄文采，就会喜欢他了。

亚　〔旁白〕他捏弄她的手心。对，好得很，咬耳朵说话！我用这么小的一点蜘蛛网可以抓住凯西奥这么大的一只苍蝇。对，向她微笑，笑吧！我要把你献殷勤的一套做成害你自己的圈套。你说得对；是这样，真的！当心这些小花招会剥夺你的副将头衔，你还是少吻吻你的三个指头——此刻你又准备好扮你大少爷的派头！很好！吻得好！出色的礼貌！真的，不错。又把你的手指放到你的嘴唇上

152　关于本行原文，学者解释，聚讼纷纭，即从字面讲，鳕鱼头与麻哈鱼尾巴，孰较珍贵，亦成问题。此处译文据吉特立其沿旧说之一，意为用便宜鱼的最好部分换珍贵鱼的最差部分，亦即弃朴实而求奢靡。威尔孙持“鳕鱼头”为蠢货之说，解释为：嫁了蠢材，不另求漂亮的外遇。

167　吻三个指头，是旧时流行的有教养廷臣对淑女的礼貌，意大利式，虽普通，却已受世人嘲笑。

了？但愿这些是给你自己用的灌肠器才好！

〔内闻号角声。

摩尔人来了！我听得出他的军号声。

凯　果真是。

玳　我们去迎接他。

凯　看，他来了！

奥瑟罗及侍众上。〕

奥　我的女英雄啊！

玳　　　　　　　　我最亲爱的奥瑟罗！

奥　看见你居然比我先到了这里，
真叫我又惊又喜。我真高兴啊！
倘若风暴后都会有这样的宁静，
愿大风刮下去，直刮到把"死亡"都唤醒！
让颠颠簸簸的大船爬上浪头山，
奥林匹斯一样高，再象从天上到地底
一落千丈吧！要是现在就死，
那就死得最愉快了；因为我担心，
我的灵魂得到了极对的幸福，
在茫茫不测的命途上不再会有
另一番同样的欢乐了。

玳　　　　　　　　　　愿上天不许，
只许我们的情爱和欢乐随时间
一天天增长！

奥　　　　　　心愿如此，神明！

这种幸福真叫我无法形容；
嘴堵在这里了；欢乐塞得太满了。
来一个，再一个，我们两颗心就只许

〔两人亲吻。

发这个最大的噪音。

亚　〔旁白〕　现在倒调得好！
可是我偏要捏松谐和的栓子，
老实不客气。

奥　来，我们进城去。
朋友们，好消息！仗完了；土耳其人淹死了。
我们岛上的老朋友这一向可好？——
宝贝，你在塞浦路斯会大受欢迎；
我发现岛上人待客都十分热情。
啊，心肝，我为了自己的幸福，
唠叨得太不象话了。好亚果，我请你
去港口把我船上的箱子取出来。
把船长也就一块儿带来城堡。
他是个高手，他的本领叫谁也
不能不佩服。来吧，玳丝德摩娜，
又在塞浦路斯团聚了。

〔齐下，仅留亚果与洛德里科。

亚　〔对下台一侍从〕你就去港口等我。〔对洛德里科〕过来。你要是勇敢的（人家说小人物爱上了女人也会变大丈夫呢），你就听我说。副将今晚上在警戒台值夜。首先我得告诉你：玳丝德摩娜显然爱上了他。

洛　爱上了他？啊，这不可能。

亚 用你的手指掩着嘴，用你的灵魂听我的吩咐。你看她最初爱上了摩尔人，何等火热，却只因为人家对她乱吹牛，对她讲许多荒诞不经的谎话；她为了人家能夸海口，会永远爱下去吗？你心里明白，就不会这样想。她总得享享眼福；看看那一副鬼脸，她会有什么舒服？玩了一阵也就腻了，为了再点燃欲火，就得尝新，另开胃口，就得挑长相漂亮、年龄相仿、仪态相当的，摩尔人在这些方面就一无可取。好，缺少了这些必需的条件，她会感到自己误用了柔情，开始伸脖子作呕，憎恨摩尔人。天性自然会开导她，驱使她作另外的选择。好，老兄，这一点既然无可争议了（本来是最明显不过、不用申说的），那么，谁比得上近水楼台的凯西奥占尽优势呢？一个能说会道的家伙；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语，讲斯文，讲礼貌，别无用心，无非装装样子，好满足他最见不得人、最放纵的淫欲。谁也比不上他！谁也比不上他！一个油滑机灵的家伙；眼睛尖，最会钻空子，到处占得到便宜，尽管并没有不招自来的真便宜；一个坏透的家伙！此外，这家伙又漂亮又年轻，不懂事的痴心女子追求的一套货色，他一身都齐备。一个十足是害人不浅的坏蛋！而那个女人早已看中了他了。

洛 我不相信她会这样。她一身具备了天生纯洁的好品质。

亚 去你的“纯洁”什么的！她喝的酒也是葡萄酿的。真要是“纯洁”什么的，她当初就不会爱上了摩尔人。“纯洁”什么的，不值半分钱。你没有看见她捏弄他的手心吗？没有注意到这个吗？

洛 我看见了；可是那无非出于礼貌。

亚　调情，我敢说。无耻念头和荒淫历史的开篇和不可告人的序幕。他们的嘴唇凑得这么近，两个人的气息先就拥抱在一起了。恶毒的心思啊，洛德里科！这种勾搭一开道，紧接着就有好戏，结局还不是肉体结合？呸！可是，老兄，你得听我的支配，究竟是我把你从威尼斯带来的。今晚你也去站岗；站岗的命令，我给你去搞。凯西奥不认识你。我不会离开你很远。找机会激怒凯西奥，或者大声说话，或者不理他的军令，或者见机行事，随意去捣乱也行。

洛　好。

亚　老兄，他性子急，脾气暴躁，说不定会拿棍子打你。惹他来打你；他一动手，我就会煽起塞浦路斯人暴动，那就无法安静下来，除非把凯西奥撤职。这样你就会有捷径可走，我可以想方设法，叫你早日如愿；要不是顺利搬开了这块绊脚石，我们就休想抱什么指望。

洛　我一定干，只要我能有机会。

亚　我可以担保。回头在城堡那里再碰头。我得去把他的行李取上岸。再见。

洛　再见。　〔下。

亚　凯西奥爱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她爱凯西奥，这想来也大有可能。
摩尔人（尽管向来叫我受不了），
倒是有谊重情长的高贵品质，
我敢信他一定会做玳丝德摩娜的
最挚爱的丈夫。唔，我可也爱她呢；
并非纯出于兽欲（虽然我可能

该受和这点罪孽同样重的指责)，
多半倒是为了我好报仇出气，
我总疑心这个摩尔人色鬼
跳上了我的位置；这一转念
就象毒药在我的肚子里乱咬；
什么也消不了我的深仇大恨，
除非我跟他抵消，老婆换老婆；
即使做不到这样，我定叫摩尔人
至少要大发醋劲，大烧妒火，
叫理性再也救不了。为此目的，
要是这个威尼斯蠢材，我一再
制止过他蠢动的，现在倒是顶用呢，
我就抓住了迈开尔·凯西奥的要害，
马上找摩尔人，肆意说他的坏话
(我怀疑凯西奥也给我戴了绿头巾)，
正好叫摩尔人感激我，宠我，报答我，
使他做了骇人听闻的大蠢驴，
把他捉弄到失去了心平气和，
直到发疯。有主意了，还有点模糊。
毒计要到用出来，才面目清楚。　　〔下。

第二场　街头。

传令官持告示，人众随后上。

传令官　高贵威武的大将军奥瑟罗有令：今有确实的军情

传来，土耳其舰队全部覆灭，为此全岛军民，同志庆祝，跳舞，放焰火，各随己意，欢娱尽兴。此为特庆胜利，亦为将军新婚吉日志喜。将军乐为宣告：公家仓廪一律开放，从此刻下午五点起，至钟鸣十一下，特准纵情宴乐。愿上天保佑塞浦路斯岛和我们高贵的将军奥瑟罗！

〔齐下。

第三场　堡中一大厅。

奥瑟罗、玳丝德摩娜、凯西奥及侍从上。

奥　好迈开尔，今夜就请你负责警戒。
我们要提高警惕，适可而止，
逢场作戏，热闹里也不要出纰漏。
凯　亚果已经奉命去安排调度，
虽然如此，我还是要亲自前去，
以防万一。
奥　　　　　亚果是最诚实不过的。
迈开尔，晚安。明天请你一早
就来找我去谈话。——来吧，我爱。
盟誓成交了，就得让开花结果，
丰美的实惠正要来眷顾你我。——
晚安。

〔奥瑟罗与玳丝德摩娜及侍从下。

亚果上。

凯　欢迎，亚果。我们该去巡夜了。

亚　还早呢，副将，还不到十点钟。我们的将军这么早就撇下了我们，去和他的玳丝德摩娜寻欢作乐了。也怪不得他，他还没有跟她欢度过一夜，而她是够叫神仙也动心的风流孽种。

凯　她是优雅绝伦的大家闺秀。

亚　我敢担保说，最会要花样。

凯　她实在是娇嫩的如花美眷。

亚　好一对媚眼！总是在挑逗人。

凯　眼睛固然可爱，我认为十分庄重。

亚　她说起话来，不是要叫人灵魂出窍吗？

凯　她实在完美无瑕。

亚　好，祝他们床笫间如鱼得水吧！来，副将，我这儿有一瓶酒，外边有两三位塞浦路斯好汉子愿意为黑将军干一杯。

凯　今晚不喝了，好亚果。我一喝酒就头昏脑胀。我但愿应酬助兴另有什么新发明才好。

亚　噢，都是我们的朋友。就只喝一杯！我就给你干吧。

凯　今晚我已经喝了一杯，还是偷搀了水的；可是你看我已经醉成这个样子了。我担心我不中用，不敢再出丑了。

亚　什么，汉子！现在正是狂欢的夜晚。这几位豪客非得要喝酒不可。

凯　他们在哪儿？

亚　就在门口。我求你请他们进来吧。

凯　好，可是我实在不乐意。　〔下。

亚　现在只要我能够再灌他一杯酒，

加上今晚他已经喝过的一杯，
他就容易冒火，动不动就吵架，
就象小姐的一条狗。傻洛德里科，
相思病早已经害得他神魂颠倒，
今晚为玳丝德摩娜已经干了几大杯，
拼得个烂醉如泥，他得去站岗。
三个塞浦路斯小伙子，血气旺盛，
荣誉心非常强烈，一点也碰不得的，——
这个尚武的岛上典型的人物，——
今晚我已经用酒把他们灌胡涂了，
他们也去站岗。现在我就得叫
凯西奥在这群醉汉中间闹乱子，
激起全岛的公愤。

凯西奥、蒙太诺、众绅士及仆从持酒上。

他们都来了。
只要结局正掐合我的心窍，
我就会一帆风顺，水涨船高。

凯　老天爷，他们已经灌了我一满杯了。

蒙　天晓得，只是一小杯罢了；还不到一斤，我是个军人，决不胡说。

亚　喂，来酒！

〔唱〕

大家来碰杯，当当叮叮，
大家来碰杯，响叮叮。

当兵的是好汉，
人生呀太短，
那就让军人呀开怀痛饮。

伙计们，来酒！

凯　老天爷，倒是挺有意思的一支歌！

亚　我从英国学来的，他们那里喝酒真有了不起的劲头。管你们什么丹麦人、德国人、大肚皮荷兰人——喝呀，嗨！——比起那些英国人来都不在话下。

凯　英国人就那样会喝酒？

亚　他们跟人家对喝起来，轻而易举把丹麦人弄得烂醉；不费什么劲，叫德国人输得不成话；害得荷兰人直呕吐，还不等给你斟满第二杯哩。

凯　为我们将军的健康干杯！

亚　我奉陪，副将，不少你一滴。

亚　啊，可爱的英国！

〔唱〕

斯悌芬真是个英明天子；
　新裤子只化了一个克郎，
他还嫌贵了六个便士，
　就骂裁缝是骗人的流氓。
人家是世界闻名的人物，
　你是穷小子，还讲究干吗？
人家不挥霍，怕耗尽国库；
　你就披披旧大衣也罢。

来酒，喂！

凯　老天爷，这支歌比那支更妙。

亚　你想再听一遍吗？

凯　不，我认为他这样干，有失身份。唔，上帝就在大家的头上；有些灵魂一定能得救，有些灵魂决不会得救。

亚　一点也不错，好副将。

凯　就我而论，我无意冒犯我们的将军或任何有地位人士，我希望得救。

亚　我也希望，副将。

凯　不错，可是，恕我老实说，你不会在我的前头。副将比旗官先得救。别再谈这个了；我们去值班吧。愿上帝宽恕我们的罪孽！各位大人先生，我们去照管正经差使吧。大人先生，别以为我喝醉了。这是旗官。这是我的右手，这是我的左手。现在我不醉了。我站得住，挺好的；我说得清，不也是挺好吗？

众　好极了。

凯　啊，那么真好了。你们千万别当我喝醉了。　〔下。

蒙　上警戒台去，大爷们！来，我们去值班。

亚　大家看看出去的这个家伙。
论军人架势，配追随恺撒的左右，
发号施令；可是看看他发酒疯吧。
他的毛病就抵销了他的长处，
恰好是半斤对八两。真可惜他了。
我担心奥瑟罗对他的充分信任，
有朝一日，出于他一时胡涂，
会害了全岛哩。

蒙　难道他常常会这样吗？

亚　他睡觉以前总要闹这么一场。

他会睁大眼看时钟转上一昼夜，
要没有酒来扶他的摇篮。

蒙　　　　　　　　　　最好
给将军提醒一下这一种情况。
也许他不知道，或者他生性宽厚，
只看重凯西奥表现出来的长处，
忽略了他的缺点。是不是这样？

洛德里科上。

亚　怎么了，洛德里科？
我吩咐你千万要钉住副将呀，去！

〔洛德里科下。

蒙　实在太抱憾了，高贵的摩尔将军，
竟然叫染上了恶习的这样一个人
担任了他的副手这样的职位。
坦率跟摩尔将军说一说，该算得
光明正大呀。

亚　　　　　　我不干，把这块宝岛
送我也不行！我跟凯西奥很好，
尽力治好他才是。

〔内呼救声："救命！救命！"

可是听！闹什么了？

凯西奥追逐洛德里科上。

凯　混帐，你这个坏蛋！你这个流氓！

蒙　什么事，副将？

凯　一个坏家伙居然教训我守规矩！我要打得他缩进乌龟壳！

洛　打我？

凯　你还顶嘴，下流坯？　〔打洛德里科。

蒙　好副将，千万请住手！

凯　放手，大爷，当心我打破你脑袋！

蒙　得，得，你醉了。

凯　醉了？

〔二人对打。

亚　〔旁白，对洛德里科〕
快走，听我说，出去喊出事了，不好了。

〔洛德里科下。

不行，好副将！天哪，各位大爷，
帮帮忙！——副将——老兄——蒙太诺——老兄
帮一手，弟兄们！——这一场值夜真妙啊！

〔警钟声。

谁已经乱打起钟来了，该死，哎呀！
全城要闹翻了。天哪，副将，住手！
你从此要丢尽脸了。

奥瑟罗及侍众持刀剑上。

奥　出了什么事了？

蒙　混帐，我血流不止。我受了致命伤。

奥　谁要活命的都给我住手！
亚　住手！副将——老兄——蒙太诺——大爷们！
　　你们把身份和职司全都忘了吗？
　　住手！将军在说话哪。真可耻，住手！
奥　啊呀，怎么了？怎么搞成这样的？
　　上天歼灭了土耳其舰队，难道
　　我们变土耳其人了，要这样毁我们自己？
　　基督徒该知羞啊，别学蛮人的胡闹；
　　谁再动手、挥刀使剑来逞凶，
　　谁就是轻生，一动就叫他送命！
　　停止打吓人的警钟！它把全岛人
　　都给吓胡涂了。弟兄们，究竟是什么事？
　　诚实的亚果，你看来痛心得要死，
　　讲吧。是谁开的头？我命令你效忠。
亚　我也说不清。刚才还都是好朋友，
　　说话投机，亲密得象新郎新娘
　　就要宽衣上床呢；刚才，忽然间，
　　（好象什么恶星宿搞疯了大家）
　　剑都出了鞘，直刺彼此的胸膛，
　　要拼个你死我活。我实在说不清
　　这一场胡闹究竟是怎样开的头，
　　但愿我在光荣的战场上丧失了
　　这双腿；不叫送我来看这个场面！
奥　迈开尔，怎么你这样忘乎所以呢？
凯　请将军恕我死罪。我不能说什么。
奥　尊贵的蒙太诺，你向来温文尔雅；

你年纪青青就举止庄重严肃，
是世界闻名的，高明的社会贤达
说起你，都众口交誉。究竟为什么
把你自己的名声随便糟蹋到
这一个地步，硬换取一个恶名，
让人叫深夜闹事的酒鬼？回答我。

蒙　尊贵的奥瑟罗，我受伤到这么严重。
你的旗官亚果能给你讲清楚，
我说话都感到刺痛，请就免了我
讲我所知道的；我也一点不明白
我今晚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除非有时候顾自己也算是毛病，
受到暴力横加迫害的时候
自卫也算是犯罪。

奥　　　　　　　　啊呀，我的天，
我的血性开始不听控制了，
我的怒火迷糊了我的理智，
眼看要自作主张。只要我动一动，
举一举这一条胳臂，管你们谁最强，
谁也会在我的一怒里送了命。告诉我
这一场骚动是怎样来的，谁引起的；
谁要是证明了该担当这桩罪责，
即使是我的亲兄弟，同我是双胞胎，
也休盼我手下留情。真岂有此理！
这个战时的城里，人心还未定，
居然发生私人间内部武斗，

而且在深夜，就在警戒台现场！
这太荒唐了。亚果，是谁开的头？
蒙　如果有所偏袒，或者看同僚面子，
你的报告有半分失实的地方，
你就不配算军人！
亚　　　　　　　　不要太逼人了。
我宁愿叫我的舌头从嘴里割掉，
也不愿让它得罪了迈开尔·凯西奥。
可是我回头再一想，就讲老实话，
也不会伤害他。事情是这样，将军：
蒙太诺和我自己正在谈话，
有一个家伙冲进来直喊救命，
凯西奥从后边追来，狠狠举了剑，
定要刺杀他。将军，这位大爷
跨出去拦住凯西奥，请他住手，
我自己去追那个叫喊的家伙，
生怕他的叫嚣会把全城人
惊慌了（象现在这样）。他可跑得快，
我没有赶上；我就赶快回来，
因为我听见这里剑碰剑直响，
凯西奥高声咒骂，直到今晚
我还从不曾听见他这样骂过人，
一会儿我赶到，就看见他们在拚剑，
难解难分，就象你刚才亲见到，
亲自喝开他们时候的那样子。
我能报告的，就只是这点情况；

人总是人，最好人也难免胡涂一时。
虽然凯西奥对他小有失手，
(人在火头上会亏待好意相劝人)
我深信那个逃跑的家伙一定是
给了凯西奥什么极大的侮辱，
直叫他忍无可忍了。

奥　　　　　　　　　我知道，亚果，
你出于诚实和义气把事情说轻了，
有意给凯西奥开脱。凯西奥，我爱你，
可是你再也不能当我的部将。

玳丝德摩娜及侍众上。

请看连我的爱妻也给闹起来了！
我要拿你作一个榜样。

玳　　　　　　　　　什么事？

奥　现在没有事了，我爱；放心去睡吧。
〔对蒙太诺〕
大爷，你的伤，我自己给你照料。
扶他走。

〔蒙太诺被扶下。〕

亚果，你细心去巡视一下街市，
叫大家不要为这场吵闹惊慌了。
来，玳丝德摩娜。从军的常这样，

218　本行译文出格，多一顿(拍)。

睡得正香呢就闹醒，惊听到刀剑响。

〔除亚果与凯西奥外，齐下。

亚　怎么，你受伤了，副将？

凯　是呀，怎样也医治不好了。

亚　得了，上帝会保佑！

凯　名誉，名誉，名誉！噢，我名誉扫地了！我丧失了自己不朽的部份，剩下的就和禽兽的没什么差别了。我的名誉啊，亚果，我的名誉啊！

亚　我是个老实人，本来还以为你受了点皮肉的伤痛。比起名誉来，这倒还紧要。名誉是一种无聊的最靠不住的随意赏赐；往往得来全不凭功德，失去又不是咎由自取。你根本没有失去什么名誉，除非你自以为失去了。什么，老兄，要重新博得将军的欢心，有的是办法。他不过一时气恼才把你革了职。这个惩罚不是存心跟你过不去，是一种手段，好比杀鸡给猴子看，再向他求求情，他也就罢休了。

凯　我宁愿求他唾弃我，也不愿叫那么下贱、那么发酒疯、那么胡闹的一个军官去欺骗这样好的一位统帅。醉酒！说胡话！争吵！吹牛！咒骂！跟自己的影子瞎扯淡！看不见的酒的精灵啊，要是你还没有名字，就叫你“魔鬼”吧！

亚　你拔剑追赶的那个家伙是什么人呀？他对你干了什么？

凯　我不知道。

248　原文：“打打无辜的小狗，吓吓不驯的雄狮”。“打狗吓狮”这类话，在当时西欧，已是谚语。

亚　可能吗？

凯　我记得一大堆事情，可是哪一桩也记不清楚；只记得吵了一场，不记得为了什么。天晓得，人竟会让敌人进嘴里偷去自己的头脑！我们竟会用吃喝笑闹把自己变成了禽兽！

亚　啊，你现在可清醒了。你怎样恢复过来的？

凯　就是叼光醉鬼让位给了气鬼。一种缺点让我看清了另一种缺点，使我完全鄙视了自己。

亚　算了，你是个道学先生，太跟自己过不去了。按此时此地、当前形势讲，我衷心希望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但是事已至此，你为自己想想补救办法吧。

凯　我要是去求他恢复我原职，他会对我说我是个醉鬼！即使我象九头海德拉一样的有好几张嘴，这么一句回答就会把我的嘴全堵住了。现在是个有头脑人，一会儿就成了个傻瓜，一转眼马上就变成个畜生了！每一杯酒一过量，就受天谴；内容就是魔浆。

亚　得，得，好酒，喝得适量，就是个好知己。别再骂它了。好副将，我想你认为我是爱顾你的不是？

凯　我已经切身体会到这一点了，老兄。我不是醉过吗？

亚　任何活人都可能喝醉一时，你自然也难免，汉子。我教你怎么办吧。我们统帅的夫人现在更是统帅了。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不由自主，一心只关怀、注意、欣赏她的才艺和风采。你就跟夫人坦白认错。求她帮助你官复原职。她秉性这么慷慨，这么仁慈，这么随和，这么善良，她

270　海德拉，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怪。

替你出力，不超过你的要求，就自认有亏她的美德。你跟她的丈夫之间有了这一点裂痕，你就恳求她替你弥合吧；我敢拿我在人世间所有的和有指望得到的财产来跟值得一提的任何赌注赌一个输赢，保证这个裂缝一平复，原有的交情会更加牢固多了。

凯　你给我出了好主意。

亚　我发誓，这是出于友好的真心实意。

凯　我一点也不怀疑；明天一早我就去恳求善良的玳丝德摩娜替我说情。要是这一步行不通，我的前程也就完了。

亚　你说对了。再见，副将。我该去巡夜了。

凯　再见，诚实的亚果。　〔下。

亚　那么谁能说我干了坏人的勾当，
我这样指点他，不是纯出于真诚吗，
想得也周到，不正是争取摩尔人
回心转意的道路吗？玳丝德摩娜
为人热心，只要你光明正大，
有求必应。她生来慷慨大度，
就好比四大原行。她也不难
说服摩尔人，连叫他背弃教义
抛弃任何得救的教规也行；
他的灵魂早上了爱情的枷锁，
她可以随心所欲的摆弄支配他，
她的任性对他薄弱的意志
充当了上帝了。那么我怎么是坏人呢，
既然顺凯西奥的愿望给他指出了
于他有利的这条路？地狱的神明啊！

魔鬼们要干穷凶极恶的罪行，
总首先摆出一副圣善的样子，
就象我现在耍的这一招。我趁
这个老实的傻瓜求玳丝德摩娜
挽救他，趁人家竭力向摩尔人说情，
正好给摩尔人耳朵里灌这副毒药——
说她是替跟她私通的男人说好话；
这样，她越是出力帮凯西奥的忙，
她越是会招致摩尔人对她的疑虑，
我就把她的洁白糟蹋成漆黑，
就利用她的好心肠结成了罗网
把他们一网打尽。

洛德里科上。

怎样了，洛德里科？

洛　我在这场追逐里一直跟到了这儿，不象猎狗打猎，只是凑凑数。我的钱差不多花光了；今夜特别挨了一顿好打；我想结果只能是——费尽心机换来一点经验；现在，丢光了钱，增长了一点头脑，回威尼斯算了。

亚　没有耐性的一路人多么可怜！
什么创伤不是逐渐才好的？
你知道我们是用智谋，不是使妖法；
智谋就得等待时机的成熟。
进行得还不顺利吗？凯西奥打了你，
你小小挂了彩就叫凯西奥革了职。

虽然在阳光里万物都欣欣向荣，
毕竟是开花在先的结果也在前。
你就安心吧。哎呀，已经是天亮了！
欢乐和热闹里时间就显得短了。
你回去；回你原来驻扎的处所去。
去吧！有什么情况，我一定告诉你。
啊，快去呀！

〔洛德里科下。

有两件事情我得做：
一定得叫我的老婆找她的女主人
也帮凯西奥说好话，我去鼓动她。
我自己暂且把摩尔人引开到一旁，
回头再让他恰好正撞见凯西奥
向他的老婆求情。真是个办法！
趁热打铁，别白白耽误了妙策。 〔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堡前。

凯西奥及乐师数人上。

凯　师傅们，在这儿演奏吧，我会酬劳的；
　　奏一支短曲；道一声“将军，早安！”

〔奏曲。

小丑上。

小丑　怎么，师傅们，你们是从那不勒斯买来的乐器吗，怎这样尽是用鼻孔发音？

乐师　怎么，大爷，怎么说？

小丑　请教这些是叫管乐器吗？

乐师　正是呀，大爷，正是。

小丑　难怪制造了一个活柄。

1—2　旧时西俗，婚后次日，新夫妇窗前奏晨曲志喜，或如奥瑟罗一类要人莅临后次晨，同样至窗前奏曲致贺。

3—4　那不勒斯旧时与流行梅毒有联系，但也有学者不能肯定小丑此处所说，含有此意。

8　活柄，原文是tail，在伊丽莎白时代，亦作阳物解。

乐师　怎么制造了一个话柄，大爷？

小丑　哎，老兄，我知道许多管乐器都是这样。可是，师傅们，把赏钱拿去吧；将军非常喜欢你们的音乐，他要你们无论如何别再闹下去了。

乐师　好吧，大爷，我们就停奏。

小丑　要是你们能奏听不见的音乐，那就尽管奏下去。人家说，将军就是不怎样爱听音乐。

乐师　不出声的音乐我们可不会奏，大爷。

小丑　那就把你们的笛子、管子都收拾进袋子，我要走了。走吧，化一阵风，消失个无影无踪。

〔乐师下。

凯　你可听见，我的诚实朋友？

小丑　我听不见你的诚实朋友？我只听见你。

凯　别瞎扯了。收了这块小小的金币。要是侍候将军夫人的那位大姐起来了，请你告诉她有一个凯西奥求见她说句话。你能帮忙吗？

小丑　她起来了，先生。倘若她会出来，小的自当适时通知她。

凯　劳驾了，我的好朋友。

〔小丑下。

亚果上。

来得巧，亚果。

9　话柄，原文是tale，与tail谐音。

亚　那么你一直没有睡觉吗？
凯　当然没有。我们俩分手以前
天已经亮了。亚果，我不揣冒昧，
已经捎话给嫂子了。我想求她
疏通善良的玳丝德摩娜准许我
见她一面。
亚　　　　　我就去叫她来找你；
我还要想法把摩尔人拉过一边，
好让你们谈起事来不会有
什么不便。
凯　我衷心感谢你。

〔亚果下。

　　　　　　　我们佛罗伦萨人
也未见有谁这样好；这样诚实呢。

爱米丽亚上。

爱　早啊，好副将！你不幸惹出了乱子，
我为你抱憾；一切可必然会好的。
将军和他的夫人正谈到这件事，
夫人还竭力替你说话呢。将军说，
被你刺伤的那位在塞浦路斯太有名，
太有人缘，出于审慎的考虑，
他只能撤你职。可是他声明他爱你，
不需要别人说情，一有机会，
看万事妥贴，凭他对你的好感，

就会重新提携你。

凯　　　　　　　　　　可是我求你，

如果你认为方便，也可以办到，

帮个忙，让我有机会和玳丝德摩娜

单独谈几句。

爱　　　　　　　　那就请你进来吧，

我可以带你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让你们随意谈心。

凯　　　　　　　　　　这就太感激了。

〔齐下。

第二场　堡中一室。

奥瑟罗、亚果及众绅士上

奥　亚果，你把这些信去交给驾驶员

让他送回国为我向政府述职。

我要去视察工事，你回头就去

那里找我。

亚　　　　　　是，将军，遵命。

奥　先生们，我们去看看设防情况吧？

众绅士

自当奉陪。

第三场　堡园。

玳丝德摩娜、凯西奥及爱米丽亚上。

玳　你放心得了，好凯西奥，我一定
　　竭尽全力来替你跟将军说话。
爱　好夫人，千万帮他忙。我的丈夫
　　也为他难受呢，好象是自己出了事。
玳　噢，那是个诚实人。别担心，凯西奥，
　　我一定叫我的丈夫和你两个人
　　恢复友好。
凯　　　　　　功德无量的夫人，
　　无论迈开尔·凯西奥将来怎么样，
　　他一定永远做你忠心的仆人。
玳　我知道；谢谢你。你确是爱我的丈夫；
　　你也认识他长久了；你尽管放心，
　　他无非在顾全大局的场合不得不
　　跟你疏远些。
凯　　　　　　是的，可是，夫人
　　大局也可能不得不顾全到很久，
　　或者有什么鸡毛蒜皮添麻烦，
　　或者出什么新是非，又来阻挠，
　　只怕人不在身边，位置给顶替了，
　　将军会忘了我对他的敬爱和效力。
玳　别担心这一点。当着爱米丽亚面，

我保证你官复原职。你尽管放心，
如果我发誓替朋友帮忙，我一定
帮忙到底。我丈夫休想安宁；
我不让他睡觉，讲得他忍受不了；
叫他上床是听课，吃饭是受训；
不管他做什么事，我都要插进去
替凯西奥说情。所以，凯西奥，高兴吧，
你的辩护士宁愿自己活不成，
也不愿放弃你的正当要求。

奥瑟罗与亚果上。

爱　夫人，将军来了。
凯　夫人，我得告辞了。
玳　啊，别走，听我说话吧。
凯　夫人，再说吧。我现在很不自在，
　　留下来只有坏事。
玳　也罢，听便。

〔凯西奥下。

亚　嘿，我可看不惯。
奥　　　　　　你说什么？
亚　没什么，将军；也许——我也说不清。
奥　刚跟我爱妻分手的不是凯西奥吗？
亚　凯西奥，将军？一定不会吧，我不信
　　他一见你来到，就那样贼头贼脑，
　　赶快溜之大吉。

奥　我相信是他。

玳　你来了，夫君。
刚才正有人要我为他说情，
他把你得罪了，苦恼得六神无主。

奥　你是说谁？

玳　啊，你的副将凯西奥呀。好夫君，
你如肯看我点情面，听我点话，
那就开恩，跟他重新和好吧；
倘若他不是真心诚意爱戴你，
这次犯错误是无意，并非存心，
那我是有眼不识诚实人脸了。
我请你唤他回来吧。

奥　他刚刚走吗？

玳　是呀，不错；简直象无地自容，
人走了，还留下一份悲痛的心情
叫我也难受。好亲人，唤他回来吧。

奥　目前不行，亲爱的，以后再说。

玳　能快吗？

奥　为了你，能快就快。

玳　今晚上吃饭就说定？

奥　今晚不行。

玳　明天吃午饭时候吧？

奥　我明天不在家
吃午饭，要去城堡会见将领。

玳　那么明天晚上吧，星期一早上吧，
星期二中午吧，晚上吧，星期三早上吧？

我请你定一个时间，可是不能
超过三天。千真万确，他悔罪了。
他的过错按理说也不算什么，
用不着处分（除非说战时的军纪，
为了作出榜样，必须把最好人
挑出来严惩。什么时候召回他？
告诉我，奥瑟罗。我倒是扪心自问：
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我会拒绝
或者为难呢？怎么？迈开尔·凯西奥，
当初陪你来向我求婚，许多次
我说到你什么不讨人喜欢的地方，
他总是帮你说话——现在就那么
难叫他回来吗？相信我，我还有办法——

奥　别说了。他什么时候要来就来！
我什么都依你。

玳　　　　　　　　这不是求你赐恩呀。
这就象平常我请你戴上手套，
吃什么滋养的菜肴，把衣服穿暖和，
或者求你做一件对你自己
有益的事情。哼，我要是真想
试试你对我的情爱而现在求你
做一件什么事，那就得有点分量，
才叫你不好答应呢。

奥　　　　　　　　　　我什么都依你！
作为还报，我现在求你答应我，
别跟我多说了，暂时离开我一会儿。

玳　我会拒绝吗？不。再见，夫君。

奥　再见，我的玳丝德。我就来看你。

玳　爱米丽亚，来。——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随你怎样，我总是什么都顺从你的。

〔玳丝德摩娜与爱米丽亚下。

奥　真好的冤家啊！我该受天诛地灭，
　　要是我不爱你！我不再爱你的一天，
　　世界又该是混沌了。

亚　尊贵的将军——

奥　　　　　　　　你说什么，亚果？

亚　将军当初向夫人求婚的时候，
　　迈开尔·凯西奥知道你们的恋爱吗？

奥　他知道，从头到尾。你问它干吗？

亚　我只是忽然想到了，就随便问一声，
　　别无他意。

奥　　　　　你怎么想到了，亚果？

亚　我原先以为他从前不认识夫人呢。

奥　认识呀，还常在我们中间奔走哪。

亚　真的吗？

奥　真的吗？是呀，真的！你看出什么了？
　　他不诚实吗？

亚　诚实，将军？

奥　诚实？是的，诚实呀。

亚　将军，我看真是的。

103—108　分短行，据新亚屯版、新剑桥版所采取的“第一对开本”办法。

奥　你怎样想？
亚　怎样想，将军？
奥　怎样想，将军？天，他尽做应声虫，
　　好象他的想法里有点什么鬼
　　不好说出口。你说话是有意思的。
　　刚才凯西奥走开，我听见你说
　　你可看不惯。你是看不惯什么呀？
　　听我告诉你他在我求爱过程里
　　还一直做过我心腹，你又嚷“真的吗？”
　　而且让我看见你皱一皱眉毛，
　　仿佛你在自己的头脑里锁起了
　　什么难堪的想法。你要是真爱我，
　　亮出你的心思吧。
亚　将军知道我是爱你的。
奥　　　　　　　　　　我相信；
　　因为我知道你是忠诚老实的，
　　有话不掂斤簸两不轻易出口，
　　你现在吞吞吐吐更叫我担心；
　　一个虚情假意的小人倒惯会
　　耍这种花招的；在一个正派人场合，
　　这些却就是情不自禁、从心里
　　流露出来的隐衷。
亚　　　　　　　　迈开尔·凯西奥呢，
　　我敢发誓我以为他是诚实的。
奥　我也这样想。
亚　　　　　　人应该表里如一，

做不到这样，就根本别装什么人！
奥　当然，凡是人，就应该表里如一。
亚　所以我以为凯西奥是一个诚实人。
奥　不，你还没有说。
请你老实对我讲，就象你自己
在心里琢磨，有什么最坏的想法
就用最坏的字眼。
亚　　　　　　　　好主帅，请原谅。
我有应尽的责任，自当受约束，
却也有连奴隶都不受约束的余地。
敞开思想吗？要是我想得荒唐
而且无稽，就象宫殿里有时候
也不免飞进些脏东西呢？谁的胸怀
纯洁到决不会让一些龌龊的狐疑
和完全光明磊落的正当思考
并起并坐呢？
奥　亚果，只要你总顾到他受了委屈，
让他的耳朵和你的想法无缘，
你就是陷害你的朋友了。
亚　　　　　　　　　　　对不住，
也许我只是胡猜（我可以坦白说，
我有个毛病，总爱从坏处看问题，
我的疑心病常无中生有挑差错）
请不要把人家还模模糊糊的瞎猜测
放在心上，相信自己的明智，
不要据人家无把握、零碎的观感，

平空给自己制造了无端的烦恼。
为你的安静、你的利益着想，
也顾全我的人格、诚信、明智，
我不讲怎么想吧。

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亚　好主帅，男人也罢，女人也罢，
名誉是灵魂的最关痛痒的宝贝。
谁偷了我钱包是偷了草芥，不足道，
我的变他的，千万人手里使用过钱，
可是谁要是剥夺了我的名誉，
却使我失窃，使人家也一无所得，
我可真一无所有了。

奥　天在上，我一定要知道你的心思！

亚　不可能，即使我的心是在你手里，
何况我的心现在还归我保管哩。

奥　哈！

亚　　　噢，主帅，要当心嫉妒啊！
这是绿眼睛妖魔，吞下人以前
先要玩弄他一番。戴定绿头巾的
倒还好，安命了，不再爱给他出丑的。
可是，噢，有种人才不好过日子呢，
又疼又疑心，不放心还是拼命爱！

奥　真可怜！

亚　穷而如意就是富有，够富有了；
可是有种人老是怕有一天会变穷，
无穷的富有也就象冬天样光秃了。

老天爷保佑我这类凡胎俗骨
不怀醋意吧。

奥　　　　怎么,怎么说这种话?
你以为我肯过一辈子嫉妒的生涯,
老是跟月圆月缺,三番四覆,
把疑病翻新吗?不!一旦生疑,
一下子解决。我倘若按你的推测,
把我心灵的正务改成了天天作
这种肮脏、龌龊的疑神疑鬼,
就叫我变一头山羊吧!说我的妻子
漂亮啊,爱热闹啊,谈吐好,能歌善舞,
会弹琴,这都叫我吃不了什么醋。
美德齐备,这样就格外生色。
我想到自己有多少短处,也不会
生那么一丁点疑虑,担心她不忠,
她是有眼看中我的。不,亚果,
见了,我才会疑心;疑心了,就找证据;
证实了就二话不说,来个干脆——
情也罢,妒也罢,我都叫一刀两断!

亚　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现在有理由
用更为坦率的精神来尽我对你的
忠爱和责任。既然我义不容辞,
就听我说吧。我还谈不到证据。
当心尊夫人;看她和凯西奥相处,
好好睁眼看,不多心也不大意。
你出于天性,向来是宽宏大度,

我不愿坐看你反而受欺。当心！
我深知我们这个城邦的风气
威尼斯女人对着天演得出丑把戏，
就不敢让他们的丈夫看得见罢了。
她们不在乎事不为，只在乎人不知。
奥　你这样说话可当真？
亚　她当初把父亲瞒过了，和你结了婚；
见你面，象怕得直发抖，心里头却把你
爱极了。
奥　　　　她正是这样。
亚　　　　　　　　　　那么好，得了。
她那么年轻竟能够那么装样，
封住父亲的眼睛，不留一丝缝，
叫他老人家还当是谁使了妖法——
可是我不该了。我现在伏求你宽恕我
对你过份忠心了。
奥　　　　　　　　我永远感激你。
亚　我看这番话有一点扫了你的兴。
奥　一点不，一点不。
亚　　　　　　　　真的，我怕真有点哪。
我希望你认为我刚才所说的是出于
我的忠心。可是我看你是激动了。
我得求你千万不要把我的话
引伸出什么太大、太重的意义，
超过了一点点疑心。
奥　我不会如此。

亚　你要是那样，好主帅，
我的话就糟了，会造成严重的恶果，
违背了本意。凯西奥是我的好朋友——
主帅呀，我看你激动了。
奥　不，不怎样。
我总不相信玳丝德摩娜不规矩。
亚　但愿她永远这样好，你永远这样想！
奥　可是奇怪，人竟能违反本性——
亚　是啊，关键在这里！恕我冒昧说，
多少位少爷，同城邦、同肤色、同门第，
前来求婚竟一点也不为所动，
全不合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常情——
哼！这样的口味未免不对头，
总叫人感觉到有点乖戾，不自然。
可是请原谅，我只是泛泛的发议论，
并非专指她；虽说是我也担心她
放弃癖好，恢复了一般见解，
偶尔把你和她的同乡人比一比，
或许会后悔也说不定。
奥　再见，再见！
你以后再看出什么就让我知道。
叫你的老婆也留神。你走吧，亚果。
亚　好主帅，我就告辞了。　〔将下。
奥　我何必结婚呢？这个忠厚人显然是
吐露少，看出多，知道多，还要多得多。
亚　〔转身〕

我的好主帅，我但愿能求得大人
别寻根究底了。这件事以后再说。
虽说恢复凯西奥原职是应该的，
因为他当然非常称职胜任，
可是你不妨暂且搁置他一下，
借此观察他，看他出什么花样。
注意尊夫人是否为他的复职
竭力求情，再三再四不罢休。
这里就看得出不少名堂了。不过，
还是怪我出于多心，太多事了，
（我有充分理由只怕我真是的），
认夫人白璧无瑕吧，我恳求大人。
奥　别担心我会轻率。
亚　我现在再次告辞了。　〔下。
奥　这个家伙可真是非常忠实，
他极有见识，熟悉人性，精通了
人情世故。倘使她真是一只鹰，
证明了还是野的，尽管是系在
我的心头上，我要放她随风去
自己觅野食。也许因为我生来黑，
又没有风流公子的那些温文的
谈吐举止，或者因为中年了，
我要走下坡路了（这倒还不算怎么样），
她把我抛了。我受了骗了。要解脱，
惟有唾弃她。结婚真是造孽啊，
自以为得到了尤物，并没有满足

她们的胃口！我宁愿做一只癞蛤蟆，
关在一个地牢里，吸吸霉臭气，
不愿让我的心上人留下一角地
供别人享受。可也算大人物遭殃，
比起贫贱人更难享这点的豁免权。
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象死亡。
我们一出世命里就注定要戴
这顶绿头巾。玳丝德摩娜来了。

玳丝德摩娜与爱米丽亚上。〕

要是她不忠，天该是挖苦自己了。
我才不相信。
玳　　怎么样，亲爱的奥瑟罗？
午餐准备停当了，你所邀请的
岛上贵宾都到了，正在等候你哪。
奥　我失迎了。
玳　　你说话为何有气无力？
你感觉不舒服吗？
奥　我的额头上有一点儿痛，这儿。
玳　真是，都因为没睡够；一会儿就好的。
只要我替你包扎紧，不出一小时
就会不痛了。
奥　　你的手绢太小了。　〔手绢落地。

287　奥瑟罗暗示额上长起角，相当于中国习称戴绿头巾；玳丝德摩娜当然不懂。

随它去得了，来，我跟你一块儿进去。

玳　你身体不适，我心上替你难受。

〔奥瑟罗与玳丝德摩娜下。〕

爱　妙啊，我居然拾到了这一块手绢。
这是摩尔人送她的第一件礼物。
我那个顽皮的男人求过我上百次
去偷来；可是她那么爱这个纪念品
（因为她丈夫恳求她永远保存），
总把它留在身边，亲它吻它，
对它讲话。我要把图样描下来
拿去给亚果。
他要它干什么，天晓得，我可不知道，
一点也不；我只是顺他的怪主意。

亚果上。〕

亚　怎么样？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吗？

爱　别老训人了；我有件好东西给你。

亚　给我件好东西？司空见惯的玩意儿——

爱　嗨？

亚　是活该我娶了个傻婆娘。

爱　噢，这就完了吗？该给我什么呢，
如还要那一块手绢？

亚　　　　　　　　　什么手绢？

爱　什么手绢？
啊，摩尔人最初送玳丝德摩娜的，

你老是叫我给你偷来的那一块呀。

亚　你终于偷到了？

爱　没有偷，真的，是她不留神掉下了，
我恰巧在这儿，就顺手捡了起来。
看，就在这儿哪。

亚　　　　　　　　　　好妖精！给我。

爱　你老是一股劲儿要我偷了它来，
你要拿它干什么？

亚　　　　　　　　　　那关你什么事？　　〔夺手绢。

爱　除非你拿去派什么重要的用场，
还给我。可怜的夫人，她会急疯的，
如果她找它不到了。

亚　你千万不要说出去；我自有用处。
去，离开我。

〔爱米丽亚下。

我要把这丢在凯西奥的住处，
让他拾到手。轻于鸿毛的琐屑
会叫吃醋人看来，象天书写下的
铁证如山。这可大有点作用哩。
我已经叫摩尔人中毒，发生了变化。
危险的想法性质上就是毒药，
初上口还不大尝得出什么怪味，
可是只要在血液里稍稍一活动，
烧起来就象硫磺矿。我早就说过了。

奥瑟罗上。

看，他来了！不管是罂粟、曼陀罗，
不管世界上任何种催眠糖浆，
都再也不能给你送来昨晚上
那样的好睡了。

奥　　哈哈！把我欺骗了？
亚　哎呀，怎么了，将军？别再想那个了！
奥　去你的！滚开！你把我害得好苦啊！
我说呀：受欺骗，蒙在鼓里总还比
就知道一点儿的好。

亚　　怎么了，好主帅？
奥　她暗里偷人，我能有什么感觉呢？
眼不见，心不想，那就伤害我不了。
我夜里睡得好，自在，高高兴兴；
我在她嘴上看不出凯西奥亲过了。
一个人挨了抢，还没有发现失窃，
就让他不知道，他就是没有挨过抢。

亚　我听了感到很不安。
奥　就算全营人，一直到工兵什么的，
都品过她香肌玉体，只要我不知道，
我还是快乐的。现在啊，都永远完了，
永别了，安宁的心境、安坦的心情！
永别了，威武的大军，化野心为雄心的
堂堂正正的战争！啊，永别了
永别了，长嘶的骏马、尖厉的号角，
惊魂动魄的铜鼓、刺耳的军笛，
迎风招展的大旗、耀武疆场的

一切威严，壮丽，辉煌的气派！
还有噢，你们伸出粗喉咙仿雷神
怒吼轰鸣，惊天动地的凶器，
永别了！奥瑟罗的事业从此完蛋！
亚　何必呢，我的主帅？
奥　坏蛋，证明我内人是一个娼妇！
定要如此；拿出目击的证据；
要不然，凭我永生的灵魂起誓，
定叫你宁愿生来不过是一条狗，
不愿惹我激起的怒火！
亚　　　　　　　　　　到这个地步了？
奥　让我亲见到；至少要斩钉截铁，
证明到没有漏洞，不生破绽，
引不起疑窦，办不到就要你的命！
亚　高贵的主帅——
奥　如果你是平白毁谤她折磨我，
再不要作祈祷，留一点良心；
骇人听闻了添骇人听闻的罪孽；
尽管干惊天地、泣鬼神的罪恶勾当，
因为你已经做绝了，再没有什么
会加重你的天谴了。
亚　　　　　　　　　老天爷恕罪吧！
你是个好汉吗？你有灵魂、有感觉吗？——
再见了；请就撤我职！可怜的傻瓜啊，
居然把自己的诚实弄成罪过！
荒唐的世道啊！世人啊，留神，留神，

直言不讳，诚实可并不安全。
我得到了这点教训，谢谢你；从此
我不再顾朋友了，讲义气只有得罪人。
奥　慢点，不要走。你就应该诚实。
亚　我应该学聪明；诚实是一个傻瓜，
尽人情只有失人心。
奥　　　　　　　　上有天下有地，
我想我老婆是忠实的，又想她不是；
我想你是正直的，又想你不是。
我要证据。她的名誉，本来象
黛安娜芳容样洁白，现在玷污了，
黑得象我的脸。尽管来绳子、刀子、
毒药、火焰、令人窒息的激流，
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我要弄明白。
亚　我看，大人，你气得忘乎所以了。
我真后悔不该对你提起的。
你要弄明白吗？
奥　　　　　　要？嗯，一定要。
亚　也可以。可是，要明白到怎样，好主帅？
你情愿当场做见证，睁大了眼睛
看她受糟蹋？
奥　　　　　该死，下地狱！噢！
亚　我想，要叫他们俩当场出丑，
可恶心，也难。他们可真该死了，

390　黛安娜，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守真月神，为阿波罗的妹妹。

要是他们居然让人家看见
一块儿睡觉！那又怎么样？怎么办？
我还有什么好说。怎明白得了？
你怎样也无法看到这个场面的，
即使他们象骚羊一样的发情，
猴子一样的上劲，狼一样的放荡，
是放肆、胡涂的醉汉。可是，我说，
有了确凿的旁证，经过推理，
也就直接进入了真相的大门，
你自然明白了，这倒是不难办到。

奥　给我一个说明她失节的活证据。

亚　我不爱这个差使呀。
可是出于愚蠢的诚实和忠爱，
既然惹出了是非，陷得太深了，
我就说下去。最近我和凯西奥
睡在一起，因为我夜里牙齿痛，
老是睡不着。
世界上有种人魂灵那么不守舍，
会在睡梦中讲出他们的私事。
凯西奥就是这种人。
我听见他说："亲爱的玳丝德摩娜，
我俩要小心，要瞒好我俩的私情！"
随后他就抓住我的手直嚷：
"噢，好宝贝！"接着就狠命的亲我嘴，
仿佛要把长在我嘴上的亲吻
连根拔起来；然后把他一条腿

压到我大腿上，喘气啊，亲嘴啊，随就嚷：
“倒霉的命运把你抛给了摩尔人！”
奥　该死啊！该死！
亚　　　　　　　　不急，他只是做梦。
奥　可是这正是确有过什么的表现。
这是不堪的嫌疑，尽管是一场梦。
亚　说别的是无稽之谈，这可能倒象是
有点严重。
奥　　　　　我定叫她粉身碎骨！
亚　不，冷静些。还没有见到事实呢。
她还可能是清白的。告诉我这一点——
你可曾看见过夫人的手里有时候
拿一方手绢，绣了草莓点子的？
奥　我送过她一块；是我的第一件礼物。
亚　我还不知道；这样的一块手绢
（想必是夫人的了）我今天看见凯西奥
拿来抹他的胡子呢。
奥　　　　　　　　　　真要是这样——
亚　真要是这样，或者拿她另外的什么，
加别的证据，对她就更不利了。
奥　啊，但愿贱货有四万条性命！
只一条太少了，不够我报仇泄愤。
现在我看是太确凿了。你看，亚果；
我这样把全部痴情都吹上天去。
都完了。
漆黑的报复，从地底直升起来吧！

爱情啊，把王冠和你心里的宝座
都让给残暴的憎恨吧！胀开吧，胸膛，
吐出满腔毒蛇的舌头！
亚　　　　　　　　　　沉住气。
奥　血啊，血、血！
亚　忍耐些，我说。你也许会改变主意的。
奥　决不会改变，亚果。就象黑海里
冰冷的激流、滚滚而来的怒涛，
决不回落，就只顾一往直前，
直涌进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峡；
我的热血也这样奔腾汹涌，
决不会回头，退缩成温顺的柔情，
直到横扫一切的血腥报复
把他们都扫光。好，大理石花纹的
苍天在上，我郑重呼吁作证，　　〔下跪。
在这里发下了誓言。
亚　　　　　　　　且慢点起来。　　〔下跪。
作证吧，永远照耀在上空的光亮、
八方包围我们的四大原行，
作证吧，亚果在这里郑重发誓，
尽头脑、肝胆、手脚所能，一心为
受欺的奥瑟罗出力！供他驱使！
听凭叫我作什么血腥暴行，
我都当行善。
奥　　　　　　我接受你的忠心，
不空口道谢，要全心全意来报答，

我就马上叫你去承担考验。
三天之内让我听你回话说
凯西奥不在世了。

亚　我的朋友就完蛋；
按尊命结果他。可是留女方一命吧。

奥　该死的淫妇！啊，她该死！该死！
来，我们走。我要去自己想想看，
找一个办法叫这个美貌的恶魔
马上死。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副将。

亚　我当永远效劳。

〔齐下。〕

第四场　堡前。

玳丝德摩娜、爱米丽亚及小丑一人上。

玳　劳驾，你可知道凯西奥副将在哪儿住家？

小丑　我可不敢说他在哪儿作假。

玳　什么，伙计？

小丑　他是个军人；谁要说一个军人作假，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非同小可。

玳　去你的。他在哪儿住宿？

小丑　告诉你他住在哪儿，就是我假在哪儿。

玳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小丑　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我要捏造个住处，说他在这儿住家，在那儿住家，那我就是存心说假话了。

玳　你不能探听明白吗？

小丑　我要踏遍世界，耳听八方去查明他；就是问大家，据外调所得来回复。

玳　找他去，叫他到这儿来。告诉他我已经替他向将军说过情了，有指望一切平安无事。

小丑　这倒是人力所及的；我就去试试看。　〔下。

玳　在哪儿我丢了这手绢的，爱米丽亚？

爱　我也不知道，夫人。

玳　相信我，我宁愿丢了我的钱包，
装满了金币的；幸亏我这个摩尔人，
正直，大方，没有爱妒忌的小人
那种狭隘的心眼，否则也足够
叫他存不好的想法了。

爱　他不会妒忌吗？

玳　谁？他？我想他在出生地
让阳光把这种气质都吸去了。

奥瑟罗上。

爱　他来了。

玳　我这下不放过他了，除非他马上
把凯西奥招回来。——你现在可好了，好夫君？

奥　好，好夫人。
〔旁白〕
噢，装假可难啊！——
你怎样，玳丝德摩娜？

玳　　　　　　　　　　好，好夫君。
奥　让我握握手。手心是滋润的，夫人。
玳　它还不感到衰老，不懂得忧伤呢。
奥　这表明花繁果多，慷慨大方，
　　热乎乎，热乎乎，湿滋滋。你这手要求你
　　好好节制欲念，要斋戒，要祈祷，
　　要多多苦修，要多多潜心敬神，
　　因为这里有一个出汗的小鬼，
　　往往会捣乱的。这是一只好手，
　　开放的痛快手。
玳　　　　　　　　你真可以这样说；
　　正是它把我的心都送给你的呀。
奥　开放手！过去是心连手一起给；
　　可是现在兴这套：只交手，不交心。
玳　这可是扯远了。得，你的诺言呢？
奥　什么诺言啊，乖？
玳　我叫人去请凯西奥来跟你谈谈了。
奥　我感冒，老淌眼泪；怪不舒服。
　　借你的手绢使一使。
玳　　　　　　　　　　拿着，亲人。
奥　要我给你的那块。
玳　　　　　　　　　我没带在身上。
奥　没带？
玳　　　　真没有，亲人。

30　手心湿，传说表明欲火旺，也表明强壮。

奥　　　　　　　　　　这就不对了。

那块手绢

是一个埃及女人给我母亲的。

那是一个魔法师，差不多看得透

人家的心思。她告诉母亲带身上，

会显得姣好，叫我的父亲拜倒，

一心钟爱她；可要是把它丢失了，

或者送人了，那我的父亲一见她

就会生厌，会出去寻花问柳，

另觅新欢。母亲临死给了我，

嘱咐我，将来不管我跟谁结婚，

就送给新娘。我这样做了；要当心，

珍惜它就象你自己宝贵的眼珠。

丢失了或者送人了，那就要闯大祸，

成万劫不复的千古恨。

玳　　　　　　　　　　竟会是这样的？

奥　是真的。手绢的织成经历过法术。

一个女先知，花了多少心血，

细数过太阳绕行了两百周年，

等神灵来了，才绣好手绢的花纹；

用的丝线是超凡的蚕儿吐的；

着色是用多少处女心汁液里

精炼出来的颜料。

玳　　　　　　　　真的？真这样吗？

奥　千真万确。所以要把它当心好。

玳　那但愿上帝从不曾叫我看见它吧！

奥　哈！为什么？
玳　你说话为什么这样子焦急不安？
奥　它丢了？不见了？说，还是找不着了？
玳　天保佑我们！
奥　你说什么？
玳　没有丢失。可是万一真这样了呢？
奥　怎么？
玳　我说没有丢。
奥　那就拿来，给我看！
玳　啊，我可以；只是我现在偏不。
这是耍花招，推拒我的请求。
请你让凯西奥重新受到任用吧。
奥　给我把手绢拿来！我放心不下。
玳　得了，得了！
你再也找不到比他能干的人才了。
奥　手绢！
玳　还是请你跟我谈凯西奥吧。
奥　手绢！
玳　他这个人呀，一直追随你，
拿你的赏识作为他前程的寄托，
和你共患难——
奥　手绢！
玳　说真的，可要怪你了。
奥　滚开！　〔下。
爱　这个男人不是吃醋了吗？
玳　我从未见过他这样。

看来这块手绢确有些法力。
我把它丢失了，可真叫我难受啊。
爱　一两年功夫难认出男人的本色。
他们无非是胃口，我们只是肉，
他们把我们狼吞虎咽了，饱了，
就吐了。

亚果与凯西奥上。

看，凯西奥和我的男人。
亚　再没有办法，只有请她出马。
哎呀看，真是好运气！正好去求求她。
玳　怎么样，好凯西奥。你来可有什么事？
凯　夫人，还是提原先的请求。我求你
施行得力的援救，好使我起死
回生，重新受到他一份眷顾，
得以用一片虔敬的忠心来为他
全力效劳。我不能再捱受下去了。
说我的过失大到了不可救药，
无论过去的功绩、现在的悲痛、
将来立功的决心，无论怎样，
都不能赎回我受之于他的恩宠，
就只让我知道了也是对我好。
我就死心了，强披起要命的衣裳，
裹胁自己，另走狭隘的小道，
去碰运气了。

玳　　　　　　唉，温文的凯西奥，
我现在说话已经叫人不爱听了。
丈夫不是丈夫了；人都会难认呢，
倘使他面貌也跟着脾气变了。
但愿每一个神祇都来帮一手，
我已经竭尽全力为你说了情，
说得毫无顾忌，把他冲撞了，
碰了钉子！你只好再忍耐一下
我能办都办；比我胆敢为自己
还要出力。你就到此为止吧。
亚　将军生气了？
爱　　　　　　他刚从这里走开，
显然是烦躁得出奇，不比平常。
亚　他是发怒了吗？我曾经看见过大炮，
把他的队伍直轰到满天飞扬，
象魔鬼一样的就从他的臂弯里
轰开他的亲兄弟——他是发怒了？
那就不简单。我马上就去找找他。
他果真发怒了，那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玳　请去吧。一定是什么国家大事
从威尼斯来的，或者是什么阴谋，
还没有成熟，在这儿塞浦路斯发觉了，
搅乱了他的清明神志；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为小事生大气，
虽然针对的是大处。也就是这样；
一个手指头一痛，它就引起了

一个人身体别一些好好的部份
同样难受。不能把男人当天神，
也不要盼他们天天象新婚之夜
那样的体贴。怪我吧，爱米丽亚，
我太不漂亮，太不配称什么女英雄，
竟会在内心的法庭上控告他无情，
我现在明白倒是我卖通他出来
提供了假证。

爱　但愿象你所说的，是国家大事，
没有什么怪想法，并不是对你
平白的瞎吃醋。

玳　唉呀天！我没有给过他嫉妒的缘由呀。

爱　嫉妒的家伙可并不听这种表白。
他们并非总是有缘由而嫉妒，
只是为嫉妒而嫉妒。这是个怪物
凭空会自己生长，自己长起来。

玳　天保佑奥瑟罗不受这怪物滋扰吧。

爱　阿门，夫人。

玳　我要找他去。凯西奥，你留此走走。
我要是看见他高兴了，就替你再说情，
尽我的全力设法使事情办好。

凯　多谢夫人。

〔玳丝德摩娜与爱米丽亚下。

碧安卡上。

碧　天保佑，凯西奥！
凯　　　　　　　　你干吗不待在家里？
　　你怎样，我的玉娇娘大美人，碧安卡？
　　真的，好宝贝，我正要上你的家去。
碧　我可正要上你的住处去，凯西奥。
　　怎么了，一星期不来，七天七夜？
　　一百六十八小时了？情人不见，
　　时间还要长一百六十倍，好苦呀，
　　算起来累死人！
凯　　　　　　　请原谅，碧安卡，
　　我这一阵子有非常沉重的心事；
　　再过些日子，要没有别的打岔，
　　我算清欠你的这笔账。我的好碧安卡，
　　　　　　　　　　　　　〔交与玳丝德摩娜手绢。
　　请描下这上的花式。
碧　　　　　　　　　噢，凯西奥，哪来的？
　　这是从哪个新相好得来的纪念品。
　　你不来看我，我现在看出道理了。
　　可不是？好，好。
凯　　　　　　　去你的，女人！
　　把你恶毒的瞎猜测抛还给魔鬼吧，
　　你是从他得来的瞎疑心。你吃醋了，
　　说什么新相好啊，什么纪念品啊。
　　不，真不是，碧安卡。
碧　　　　　　　　　那又是谁的？
凯　不知道，亲爱的。我在我房里捡到的。

我很喜欢这上的花式,趁归还以前
(准有人来寻的)我想把花式描下来。
拿去给我描,现在暂且离开我。
碧　离开你?为什么?
凯　因为我正在这儿等候将军,
让他看见我和一个女人作伴,
于我不利,我也不愿意。
碧　　　　　　　　　为什么?
凯　不是我不爱你。
碧　　　　　　　就是因为你不爱我!
我请你陪我走一段路,并且告诉我
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就再见到你。
凯　我只能陪你走小小一段路,因为我
在这儿等候呢;我不久会去看你的。
碧　这就很好。我也只得将就了。

〔齐下。

第四幕

第一场　堡前。

奥瑟罗与亚果上。

亚　你会这样想？
奥　　　　　　这样想，亚果！
亚　　　　　　　　　　　　　什么，
　　私下里亲嘴？
奥　　　　　　这是不正当的亲嘴。
亚　或者跟她的男朋友光身同床
　　不止一小时而不转什么邪念呢？
奥　光身同床，亚果，而不转邪念吗？
　　这是对魔鬼作假的虚伪行径。
　　他们算正经，却作了那个勾当，
　　他们受魔鬼捉弄，就捉弄上帝。
亚　如果他们没有干，那是小疏忽。
　　可假定我给了老婆一块手绢——
奥　那又怎样？
亚　那就是她的了，将军，既然是她的，
　　我想她可以随便送给什么人。
奥　她的荣誉也是属于她自己的，

她可以随便送人吗？
亚 她的荣誉是件看不见的东西；
人家实际上并没有，却常常会有。
可是手绢呢——
奥 天啊，我但愿把它忘记了才好！
你说过（噢，我忽然记起它来了，
就象乌鸦飞绕遭瘟的房顶，
叫得好不祥啊！）他得了我那块手绢。
亚 对，那又怎么样？
奥 那可不大好。
亚 假如我说了见过他对不起你呢？
或听过他说——因为有这等妄人，
要么死纠缠人家，终于到手了，
要么逢情妇痴心，出于自愿，
移樽就教了，害他们得意忘形，
他们到处瞎吹——
奥 他说过什么吗？
亚 说过，将军；可是我敢保他说过的
都是可以否认的。
奥 他说过什么？
亚 他说干过——不知道他干过什么。
奥 什么？什么？
亚 睡觉。
奥 同她？
亚 同她，糟蹋她，随你说。
奥 同她睡觉？糟蹋她？——我们说糟蹋她就是说人家毁

诱她。——同她睡觉！浑蛋，可真恶心！——手绢——坦白——手绢！——叫野汉子坦白，再把他吊死，报他的德行——先把他吊死，再叫他坦白！我一想到就直哆嗦。我眼前突然间一阵昏黑，证明事出有因。光是几句话，不至于震动我到这个地步。——呸！贴鼻子，磨耳朵，对嘴唇吗？真会这样吗？——坦白吗？——手绢呢？——嗨，魔鬼！

〔昏厥倒地。

亚　发作吧，
我的药，发作吧！轻信的傻瓜们落网了，
多少洁白无瑕的女人就这样
无辜受唾骂。——怎么了，喂，好将军！
主帅，我说！奥瑟罗！

凯西奥上。

怎么样，凯西奥？

凯　怎么一回事？
亚　将军忽然犯起癫痫病来了。
这是他第二次发作；昨天就发过。
凯　擦擦他的太阳穴。
亚　　　　　　　　　不，别碰他。
昏迷一阵子，静一静自己会过去。
要不然，人就会口吐白沫，一会儿
爆发成野蛮的疯狂。看，他动了。
现在你就暂且退出去一会儿。

他马上就会恢复。等他走了，
我有重大的事情要跟你谈谈。

〔凯西奥下。

怎么了，将军？你没有把头摔痛吗？
奥　你是嘲笑我吗？
亚　　　　　　　　嘲笑你？不，决不是。
我但愿你担受住逆运，做个大丈夫！
奥　头上戴绿头巾的是怪物，是个畜生。
亚　那么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里，
就有许多畜生和文明怪物了。
奥　他自己供认了？
亚　　　　　　　　将军，做个大丈夫。
想想看，凡是套上了家累的须眉汉
都跟你并驾齐驱。千百万男子
夜夜躺在并非专有的床上
还自命享受着专利。你倒还好一点。
噢，该是地狱里魔王的恶作剧：
叫人在无忧的床上亲一个淫妇，
还当她清白呢！不，宁让我睁开眼，
看清了我怎样，就知道该叫她怎样。
奥　你真聪明啊！当然了。
亚　　　　　　　　　　　请走开一会儿。
克制自己，不越出耐性一步。
刚才你正在这儿气昏倒地

59　说"嘲笑"，因为奥瑟罗现在一听说别人提到他的头，总想到"头上出角人"（戴绿头巾人）。

(有身份男子汉最不该这样发作了)
凯西奥来过。我把他打发走了,
把你的昏迷开脱得一干二净;
叫他回头来这儿跟我谈话,
他答应再来。你现在就躲在一边,
注意他含讥带嘲的一种神情
流露在他的脸上每一个角落;
我要他重新讲:在什么地方、
怎样、多少次、多久前、什么时候
曾经,和还要,勾搭你的夫人。
我说,就注意他表情。可要忍耐啊!
否则我要说你是肝火太旺了,
全无丈夫气。

奥　　　　　　你听我说吗,亚果?
你会发现我倒是最善于忍耐;
可是(你听吗?)心最狠。

亚　　　　　　　　　那倒没什么;
就还是总得要沉住气。请就躲起来。

〔奥瑟罗退至一侧。

现在我要跟凯西奥谈谈碧安卡,
她这个贱货本来是靠出卖肉体
给自己买进衣食的。想不到她竟
痴恋凯西奥;也算是娼妇的灾星;
玩弄许多人再受一个人玩弄。
凯西奥听到我在这儿说起她,自然会
忍俊不禁,放声大笑。他来了。

凯西奥上。

他一定会笑，奥瑟罗就一定会气疯，
他不通人情世故的嫉妒心一见
可怜的凯西奥嬉笑、轻松的举动
都会解释得不对头。你怎样，副将？
凯　你别再用这个头衔来折磨我吧，
丢了它，我正懊恼得要丢命！
亚　抓紧玳丝德摩娜，一定会捞回它。
要是碧安卡力所能及，你求她，
管保你马到成功！
凯　　　　　　　　唉，可怜虫！
奥　〔旁白〕
看他已经笑了！
亚　我从未见过女人会这样爱男人。
凯　唉，小贱人！我看她倒真爱我。
奥　〔旁白〕
他并不断然否认，只一笑置之。
亚　你听见吗，凯西奥？
奥　〔旁白〕　　　　　　现在他逼紧一步
要他讲了。哼！干得好，干得好！
亚　她扬言说你一心想跟她结婚呢，
你真想这样吗？
凯　哈，哈，哈！
奥　〔旁白〕

得意吗，罗马狂人？算你胜利了？

凯　我跟她结婚？什么，跟一个卖笑妇？请你还多少相信我的头脑，别以为我已经胡涂到这个地步，哈，哈，哈！

奥　〔旁白〕好，好，好，好！赢的就笑吧！

亚　真的，外边都传说你要跟她结婚了。

凯　请别胡说。

亚　我要是胡说，我就是坏蛋。

奥　〔旁白〕你还要羞辱我？好。

凯　这是猴子的招摇。她以为我要跟她结婚，纯粹是自己骗自己，我并没有答应她。

奥　〔旁白〕亚果向我挥手示意。现在他要开始讲他的故事了。

凯　她刚才还在这儿；她到处缠我。前几天，我正在海岸上和几个威尼斯人谈话呢，这个活宝贝也就来了，天晓得，竟这样直扑过来搂我脖子——

奥　〔旁白〕嚷着"亲爱的凯西奥啊"，想必如此。看他的表情就明白。

凯　就这样吊在我身上，赖在我身上，哭哭啼啼，这样拉我扯我！哈，哈，哈！

奥　〔旁白〕现在他要讲女人怎样拉他到我的寝室去了。噢，我看得清你的鼻子，就是说不准割下了要扔给哪一条狗吃。

117　何以奥瑟罗称凯西奥为罗马人，众说不一，但都肯定由"胜利"、"得意"的联想而来，新剑桥版另指出奥瑟罗意识到自己的非洲"野蛮人"与意大利"文明人"的关系。

137　切开鼻子或割掉鼻子是旧时公认的一种惩罚或报仇方式（里德雷）。

凯　唔，我必须摆脱她。

碧安卡上。

亚　哎呀！看，她来了。

凯　好一只骚臭的黄鼠狼！哼，还满身洒了香水。你是什么意思呀，老这样缠住我？

碧　让魔鬼和他的老婆缠住你作祟吧！你刚才给我那块手绢，是什么意思。我拿它才是个大傻瓜。我得把整块的花式都描下来吗？亏你说得出你在自己的寝室里捡到的，还不知道是谁丢在那里的！这是哪一个妖精送你的纪念品，竟要我把花式描下来？拿去，还给你那个烂污女人去。不管你从哪儿搞来的，我就是不替你描上面的图样。

凯　怎么了，我的好碧安卡？怎么了？怎么了？

奥　〔旁白〕天啊，这该是我的手绢呀！

碧　今晚上你来吃晚饭也好；要是你来不了，下次方便的时候来吧。　〔下。

亚　追她去，追她去！

凯　真的，我非得去不可；要不，她会骂街的。

亚　你要去她那里吃晚饭吗？

凯　对，我想去。

亚　好，我也许会碰见你；因为极想跟你谈谈。

凯　请来吧。你肯吗？

亚　快去！别多说了。

〔凯西奥下。

奥　我怎样宰他好，亚果？　〔上前。

亚　你看见了吗，提起他的造孽，他还直笑？

奥　噢，亚果！

亚　你看见手绢吗？

奥　那是我的吗？

亚　是你的，我举手起誓！你看他多么尊重贵夫人，你这位痴心女人。她把手绢送给他，他却拿去送给了娼妇。

奥　我要杀他九年才让他死！——这个雅致的女人呀，一个美丽的女人呀，一个可爱的女人呀！

亚　不，你得忘掉这一面。

奥　唔，让她腐烂，让她毁灭，让她今夜就下地狱；不让她活下去。对，我的心已经变成了石头。我捶它，只有伤我的手。噢，世界上再没有更可爱的人儿了！她尽可以躺在一位皇帝身边，指挥他干任何苦差使。

亚　不，你不该这样说。

奥　去她的！我只是看她是怎样就说她是怎样。她做起针线活儿来那么灵巧！她是那么了不起的一位音乐家！噢，她唱起歌来，会把一只野熊的野性都唱掉哩！她的聪明、才智是这么高妙，这么层出不穷。

亚　她这样，就更坏了。

奥　更坏一千一万倍！而且，性情这样温柔！

亚　唔，太温柔了。

奥　对，千真万确。可是多可惜，亚果！啊，亚果，真可惜，亚果！

亚　她这样不要脸，你还这样痴心，索性就授与她伤风败俗的特许权；因为你自己都不在乎，这就不关别人什么事。

奥　我要把她剁成肉酱！竟叫我做乌龟！

亚　哼，她就是这样糟。

奥　竟跟我的部下勾搭！

亚　那更糟。

奥　给我找点毒药来，亚果，就在今晚上。我不想跟她多费口舌，生怕她的肉体美又害我手软。就在今晚上，亚果！

亚　不用毒药干。把她掐死在床上，就在她搞脏了的床上。

奥　好，好！活该受报应。很好！

亚　至于凯西奥，我来打发他。你半夜就可以听到结果。

奥　非常之好！　〔号角声。

这又是什么喇叭声？

亚　一定是威尼斯来了人。

罗陀维科、玳丝德摩娜及侍众上。

是罗陀维科，

大公派来的；看夫人跟他在一起哪。

罗　上帝保佑你，大将军！

奥　多谢，大人。

罗　威尼斯大公和元老向将军致意。　〔交一信。

奥　我在这上面亲吻他们的意旨。　〔拆信读。

玳　有什么消息，罗陀维科好表哥，

亚　得见大人前来光临塞浦路斯，

万分荣幸，谨表欢迎。

罗　谢谢。凯西奥怎么样？

亚　健在，大人。

玳　大表哥，他和我丈夫之间发生了

一点不愉快；你一定能弥合一切。
奥　你有把握吗？
玳　你说什么？
奥　〔读信〕　“务请照办为要——”
罗　他没有说什么；他在忙着读信。
你丈夫和凯西奥之间有什么意见吗？
玳　非常不愉快。我想尽力使他们
恢复和好，因为我很喜欢凯西奥。
奥　天火临头！
玳　说什么？
奥　你头脑清醒吗？
玳　怎么，他生气了？
罗　也许信把他激动了；
因为，我想，他们要召他回国，
正要派凯西奥代理他的职务。
玳　说真的，我听了很高兴。
奥　真的？
玳　什么？
奥　我见你疯了很高兴。
玳　为什么，好亲人？
奥　魔鬼！　〔打玳丝德摩娜。
玳　我没有干什么该受这一下。
罗　将军，这传到威尼斯，会无人置信，
即使我发誓说亲见到。这太不象话了。
快向她赔罪，她哭了。
奥　魔鬼啊魔鬼！

女人的眼泪倘能使大地繁衍，
她掉一滴泪，就会变一条鳄鱼。
滚开！

玳　　我就走，免得在这儿冒犯你。　〔待下。

罗　真是个顺从的夫人。
将军，我郑重请你叫她回来。

奥　太太！

玳　　亲人？

奥　　　大人要跟她说什么？

罗　谁？我吗，将军？

奥　是呀。是你要我叫她回来的。
她会转回来，转过去，老是转下去，
转来转去；她会哭，哭了又哭；
她顺从，正如大人所说的，顺从，
很顺从。——你尽管流你的眼泪得了——
来信呢，大人（噢，多会假伤心！）
原来是召我回去——给我滚开，
一会儿再叫你。——大人，我服从命令，
准备动身回威尼斯。——走，快滚！

〔玳丝德摩娜下。

就叫凯西奥接替我。大人，今晚上
我请你和我一块儿共进晚餐。
欢迎大人来塞浦路斯。——山羊和猴子！　〔下。

罗　这难道还是那个高贵的摩尔人吗？

225　“鳄鱼泪”，意为“假惺惺”，在欧洲早成习语。

我们元老都夸他大才呢。他还是
意气都动摇不了，硬朗、结实，
随便挨“意外”的炮弹、“偶然”的标枪，
都不会擦得破，刺得穿？

亚　　他变了很多。

罗　他的头脑还清醒吗？没有变胡涂吗？

亚　他就是他那样。我不好说什么意见。
如果他不是他应该那样，我但愿
天保住他本色！

罗　　怎么，竟打他的夫人？

亚　真的，这不大好；可是我但愿
打一下就算到头了。

罗　　他惯常这样吗？
还是今天的这封信把他激动了，
叫他新犯下这个过失？

亚　　唉唉！
我出于忠心，不好讲我所见
和所知。你还是自己细心观察他，
他的行径会说明他的情况，
省得我多说什么。你只要跟前去，
注意他接下去怎样。

罗　我很抱憾，他竟叫我失望了。

〔齐下。

242　“山羊和猴子”都被认为淫兽。

第二场　堡中一室。

奥瑟罗与爱米丽亚上。

奥　那么你没有看见过什么？
爱　也没有听见过什么，疑心过什么。
奥　可是你看见过她跟凯西奥在一起啊。
爱　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头，而且我
　　听得见他们之间的一言一语。
奥　怎么，他们从没有交头接耳过？
爱　从没有，将军。
奥　　　　　　　　也不曾把你支使开？
爱　从不曾。
奥　去替她拿扇子呀，手套呀，面纱，等等？
爱　从不曾这样，将军。
奥　那就怪了。
爱　将军，我敢打赌说她是清白的，
　　押下我灵魂！你要有什么歪想法，
　　快把它销除，别让它毒害你心胸。
　　哪个坏蛋要把它灌输进你头脑，
　　活该他受毒蛇应得的报应！
　　要是她还不清白，不忠贞，世界上
　　就没有幸福的男人了，他们的老婆
　　再干净也只是烂污货。
奥　　　　　　　　　　　叫她来。去。

〔爱米丽亚下。

她说绝了；可是不会象她这样说，
就不配做老鸨了。这是个狡猾的淫妇，
肚子里锁满了见不得天日的秘密，
却还会跪下来作祷告；我看见她做过。

玳丝德摩娜与爱米丽亚上。

玳　亲夫，你有何吩咐？
奥　　　　　　　　　　乖，过来。
玳　要怎样？
奥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
　　朝我脸看。
玳　　　　　　这是什么怪主意呀？
奥　〔对爱米丽亚〕
　　你去望风，太太。
　　让一对狗男女留下，把门关上，
　　要是有人来，哼一声或者咳一声。
　　尽你的职司，尽你的职司！快走！

〔爱米丽亚下。

玳　我跪求告诉我：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完全明白你话里有气，大得很，
　　就不懂你的话。
奥　嘿，你是什么人？
玳　　　　　　　　　是你的妻子，
　　忠实的妻子。

奥　　　　来发誓，自作自受；
免得看起来象天使，叫那些魔鬼
不敢抓你。所以给自己加罪吧，
发誓说你是清白的。
玳　　　　　　天知道真是的。
奥　天知道你明明学魔鬼，做了骗人精。
玳　骗了谁，亲夫？跟谁骗？我怎么骗人？
奥　噢，玳丝德！去吧，去吧，去吧！
玳　唉，可真惨痛啊！你干吗哭呀，
可是我引起的你这些眼泪，亲夫？
要是你疑心我的父亲捣了鬼，
人家才这样一下子把你召回的，
你也别怪我。你已经丢了他，那么
我也早把他丢了呀。
奥　　　　　　如果老天爷
要百般折磨我，把一切灾殃和耻辱，
披头盖脑，直向我瓢泼下来，
把我全身就泡在贫困的泥坑里，
把我和我的希望全都囚禁了，
我还可以在我的灵魂深处
找得到一丁点忍耐。可是唉，叫我做
世人讥笑的靶子，让人家存心
举起手指来指着我，一动也不动啊！
连这个我也能忍受；倒也罢，罢了。
可是剥夺了我的心所寄托，
生死所完全依存的切肤痛痒处，

叫我一往情深的灵府源泉
枯竭了或者变成了专供癞蛤蟆
在里边纠缠繁殖的一个臭水洼，
那还了得！对此该脸色一变了，
耐性啊，你这位唇红齿白的小天使，
显得地狱样狰狞！

玳 希望我高贵的丈夫认我是干净的。

奥 是啊！就象屠场里夏天的苍蝇，
到处下蛋生蛆。噢，你这毒草啊，
看起来这么娇艳，闻起来这么香，
多叫人心疼。但愿世界上没有你！

玳 唉，我犯了什么无知的罪孽啊？

奥 这张皎洁的白纸，这本漂亮书，
可是写"娼妇"字样的？犯了什么？
犯了？啊，你这个公开的娼妓！
我只要一说起你干的这种好事，
我的两颊就会变一对熔炉
把羞耻烧成了灰烬。犯了什么？
天都掩鼻子，月亮都会闭眼睛，
淫荡的风，见什么就要亲什么的，
也都会静悄悄躲藏到洞窟的深处，
不愿意听见人家说。犯了什么？
厚脸皮婊子！

玳 天啊，你把我冤枉了！

62—64 此三行各家综合各种原版本，众说纷纭，仍属费解，现暂译如此。

奥 你不是婊子吗？

玳 不是，我是个基督徒！
如果为我的丈夫守身如玉，
不让任何不正当接触所玷污，
说不上是什么婊子，我就决不是。

奥 怎么，不是个娼妇？

玳 不是，我希望得救！

奥 可能吗？

玳 天宽恕我们吧！

奥 那么就请你原谅了，
我以为你本是威尼斯狡滑的娼妇
后来跟奥瑟罗结了婚。——喂，太太，
圣彼得是给天堂看门的，你相反，
给地狱把门！

爱米丽亚上。

你你，对，你来！
我们已经干完了好事。赏你钱！
请你镇好门，保守住我们的私情。〔下。

爱 唉，这位大人闹什么名堂呀？
怎么样，夫人？怎么样，我的好夫人？

玳 哎呀，好象在睡梦中。

爱 好夫人，我的老爷是怎么一回事？

玳 你说谁？

爱 我说我的老爷呀？

玳　哪个老爷？
爱　　　　　　你的丈夫，好夫人。
玳　我没有丈夫。别谈了，爱米丽亚。
　　我不能痛哭；也没有什么好回答你，
　　除了两行泪水。今晚上请你
　　把我新婚的被单铺床上，记好；
　　把你的丈夫叫来。
爱　　　　　　　　这可真怪了！　　　　〔下。
玳　我该受这样对待，完全应该。
　　我可犯了什么天大的过失
　　引得起他一丝一毫的气愤呀？

亚果与爱米丽亚上。

亚　夫人叫我来有何吩咐？你怎样了？
玳　我也说不清。大人教训小娃娃，
　　往往用温和的语言、轻松的惩戒。
　　他也尽可以这样责备我；受责备，
　　我也是孩子了。
亚　　　　　　　怎么一回事，夫人？
爱　唉，亚果，将军骂了她叫娼妇，
　　那么侮蔑、那么难堪，叫谁有
　　心肝的也都受不了。
玳　我是这种人吗，亚果？

108　“天大的过失”，据“第一四开本”（为新亚屯版所采用）；或可据“对开本”（为新剑桥版等采用）译为“一丁点过失”。

亚　什么人，夫人？
玳　她说我丈夫叫过我的那种人。
爱　他叫她娼妇。一个叫化子，喝醉了，
　　也不能用这个名称来叫他的姘头啊！
亚　为什么他会这样。
玳　我可不知道，只知道我不是这种人。
亚　不要哭，不要哭。唉，可真不幸啊！
爱　难道她撇开了多少贵人的求婚，
　　抛下了父亲、家乡、所有的朋友
　　就为了让他叫娼妇吗？谁想到不伤心？
玳　我只怨自己的命苦。
亚　　　　　　　　　　真该怪他！
　　他怎么想到了这么离奇啊？
玳　　　　　　　　　　　　　天晓得。
爱　我打赌，一定是哪个坏透的家伙，
　　爱管闲事，播弄是非的流氓，
　　阴险狡黠的骗子，为了向上爬，
　　造了谣言，要不是就把我绞死！
亚　胡说，哪会有这样一个人！不可能。
玳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上天宽宥他！
爱　绞刑套宽宥他！地狱嚼他的骨头！
　　他怎好叫她娼妇呢？谁跟她在一起？
　　在什么地点时间？有什么形迹？
　　摩尔人上了当，听信了哪一个大坏蛋，
　　卑鄙的狗东西，十恶不赦的恶棍。
　　天啊，愿你揭发出这种家伙来，

让每个正直人手里都拿根鞭子
把这些浑蛋剥光了衣服抽一顿，
从东方直抽到西方！
亚　　　　　　　　　　别大声叫嚷。
爱　哼，去他们的！也就是这样个家伙
上一次搅昏了你的头脑，害得你
瞎疑心我同摩尔人有什么关系。
亚　你是个傻婆娘。得了。
玳　　　　　　　　　　唉，亚果啊，
挽回我丈夫的欢心，我该怎么办？
好朋友，你去找找他；我对天发誓，
我不知怎样把他得罪了。我下跪。
假如我在思想上或者行动上
曾经有意辜负过他的恩情，
我的眼睛、耳朵或别的感官
从别人身上得到过同样的欢喜，
假如我还不曾，从不曾爱过他，
即使他把我弃如敝屣了，我从此
就不会深深的爱他，那就罚我
一辈子苦到底！无情可以有大影响；
他的无情可以毁我的生命——
抹不杀我的爱情！我不会说“娼妇”，
现在我一说出来就叫我嗯心；
要我干出丑事来捞这个称号，
把花花世界全部送给我也不成！
亚　请你宽心。这只是他一时发脾气。

国家大事使他感到不愉快，
他就找你出了气。

玳　要没有别的——

亚　　　　　　　　　就是这样，我保证。

〔内号角声。

听，喇叭响了，你该去吃晚饭了。
威尼斯来的使者在等候开筵。
进去吧，别哭。一切都一定会好的。

〔玳丝德摩娜与爱米丽亚下。

洛德里科上。

怎么样，洛德里科？

洛　我看出你没有真心实意对待我。

亚　那我又怎样对待你的。

洛　你每天都想起花招来敷衍我，亚果，叫我现在看来，你不是提供我一点点实现希望的便利，而是不让我有一点点机会。我真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了；我早已作为傻瓜，上了当，也不能就此忍气吞声。

亚　你肯听我说吗，洛德里科？

洛　我实在已经听得太多了；你说的和干的并不对头。

亚　你怪我，太不公正了。

洛　一点也不冤枉你。我把钱都白白花光了。你从我手上拿去送玳丝德摩娜的那么多珠宝，足够叫一个出家的修女都会动心哪。你告诉我她接受了，要报答我的期望，给我喜讯，马上约我见面；可是结果什么也没有。

亚　好，算了，很好。

洛　很好！算了！我可不能就算了，伙计；这也太不好。我看简直是下作，我明白我当了冤大头。

亚　很好。

洛　我对你说这太不好了。我要自己去找玳丝德摩娜，当面说穿。要是她还我珠宝，我就此罢休，悔恨自己不该作不正当的追求。要是不还，你放心，我一定要跟你算账。

亚　现在你已经说定了。

洛　对，而且说到的一定要做到。

亚　啊，现在我看你倒有点骨气；就从此刻起，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看得起你了。伸过手来，洛德里科。你完全有理由责备我；可是我也得声明，我为你的这件事出力，完全问心无愧。

洛　可是没有见结果。

亚　我承认还没有见结果；你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洛德里科，要是你真有点什么——我现在比以前更有理由相信你有了——我是说决心、勇气、胆量——今晚上就显它一显。要是你明晚上还不能把玳丝德摩娜享受到手，那么听凭你使什么奸诈的计谋把我从人世除掉得了。

洛　好吧，你说要怎样？你出的主意切实可行吗？

亚　老兄，威尼斯派来了特使，叫凯西奥替代奥瑟罗的职位。

洛　真的吗？那么奥瑟罗和玳丝德摩娜就该回威尼斯去了。

亚　噢，不是。他去毛里塔尼亚，把漂亮的玳丝德摩娜也带走，除非出了什么事，叫他在这儿耽搁下来；出什么事，最关紧要都不如排除凯西奥。

洛　你说排除他，是什么意思？

亚　哼，就是不让他能代替奥瑟罗的位置——砸烂他的脑袋。

洛　你要我来干这个？

亚　对，要是你敢为自己干一件好事，于你有利的大好事。他今晚上在一个窑子家吃饭，我要去那里找他。他还不知道自己交上了好运。要是你守在外边，等他从那里出来，我安排在十二点和一点之间，那时候他就听凭你摆布了。我会躲在近边接应你，他就落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准逃不了。来，别站着发呆，跟我一起走。我会告诉你为什么非叫他死不可，你一想也会感到非亲自动手干掉他不可。快吃晚饭了，时候不早。准备吧！

洛　我还要听听这么干的道理。

亚　我说给你听。

〔齐下。

第三场　堡中另一室。

奥瑟罗、罗陀维科、玳丝德摩娜、爱米丽亚及侍众上。

罗　请将军就此留步，不劳远送了。

奥　噢，请见谅；走走对我有好处。

罗　夫人，夜安。我感谢夫人的盛情。

玳　欢迎光临。

奥　　　　　　我们走吧，大人。

噢，玳丝德摩娜——

玳　亲夫有何吩咐？

奥　你就去上床。我一会儿就回来。把你的侍女从那儿打发走。注意照办。

玳　遵命，亲夫。

〔奥瑟罗、罗陀维科及侍众下。

爱　现在怎样了。他看来温和了一点。

玳　他说他过一会儿就要回来，
叫我马上就进去上床睡觉，
吩咐我把你打发开。

爱　　　　　　　　　　把我打发开？

玳　他吩咐这样。所以好爱米丽亚，
拿我的睡衣给我，随后就再见。
现在我们再不能叫他不高兴了。

爱　我但愿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一面！

玳　我可不这样希望。我一心爱他，
就连他的粗暴、责备、生气
（请替我解扣）也叫我觉得可爱。

爱　我照你吩咐已经把被单铺好了。

玳　也罢。我们真会胡思乱想啊！
如果我比你先死，就从这些被单里
挑一条给我裹尸。

爱　　　　　　　　得得，别瞎说。

玳　我母亲从前有一个侍女叫芭芭莉，
她爱过男人，人家后来疯了，
把她抛弃了。她会唱一支《杨柳曲》。
那是老曲子，倒表达了她的苦命，

她临死还唱它。今晚上这一支曲子
老是叫我忘不了。我怎样想摆脱，
却还是要学可怜的芭芭莉的样子，
侧着头唱这支曲子。请你快走吧。

爱　拿你的睡衣吗？

玳　　　　　　　　不，就替我解扣吧。
这位罗陀维科是长相不俗的男子。

爱　很漂亮的男子。

玳　谈吐也好。

爱　我知道威尼斯有位贵妇人，宁愿赤脚直走到巴勒斯坦，只要能接触一下他的下嘴唇哩。

玳　〔唱〕

可怜人长吁短叹坐在枫树旁，
　唱啊唱青青的杨柳：
她把手按在胸口，头垂到膝上，
　唱杨柳啊，杨柳，杨柳。
清水流过她身边，也替她吐哀怨，
　唱杨柳啊，杨柳，杨柳；
她掉下辛酸泪，叫石头也变软，
　唱杨柳啊——

把这些搁在一边。

　　　杨柳，杨柳；

快点，他就要来了。

唱啊拿青青的杨柳编我的花冠。
叫谁也不怪他；是我该受他白眼——

不，接得不对。听！谁敲门？

爱　是风吹。

玳

　　　我叫他负心汉；可是他又怎样讲？
　　　　唱杨柳啊，杨柳，杨柳：
　　　我天天搞女人，你就夜夜换情郎。

　你走吧；晚安。我的眼睛发痒呢。
　这可是预兆哭泣吗？

爱　　　　　　　　　　这没有什么。

玳　我听说如此。啊，这些男人！
　爱米丽亚，你凭良心说你以为
　世界上竟会有女人欺骗丈夫，
　荒唐到这样吗？

爱　　　　　　　　有的，没有问题。

玳　全世界都给你，你肯干这种事情吗？

爱　啊，你呢？

玳　　　　　　天光在上，我决不。

爱　天光在上，我也决不会干的。
　黑暗当中，我可是不敢担保。

玳　全世界都给你，你肯干这种事情吗？

爱　世界是一件大东西。赏格既然这样高，过失也就不足道。

玳　天理良心，我看你不会干的。

爱　凭我的良心说，我看我会干的；我干了这个勾当，我还会撤销它的。啊，我当然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情，要是就为了换一只合欢戒指，换几尺麻纱，换几件袍子，几件裙子，几顶帽子，换随便什么细小的礼物；可是换它一整个世

界——天晓得！谁不愿意叫自己的丈夫做乌龟来使他当一位君王呢？为了这一点，净火炼狱的折磨我也甘愿去受一受。

玳　咒我吧，如果我肯犯这样的大错，
　　换它一整个世界。

爱　错只是错在世界里；你既然得到了世界作你的酬劳，错就错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你可以马上把错改成了对啊。

玳　我不信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女人。

爱　有，不少呢；多到尽可以塞满她们赢得的世界哩。
　　可是我以为总还是丈夫先不好，
　　老婆才堕落。他们要疏忽责任，
　　把我们珍爱的东西乱抛给人家；
　　或者要无端吃醋，蛮不讲理，
　　把我们乱管束一气，或者要打我们，
　　发狠心削减我们的零用钱——
　　好，我们也会狠；尽管善良，
　　我们也会报复的，让他们知道
　　老婆也同样有感觉：看得见，闻得到，
　　尝得出什么是甜，什么是酸，
　　跟丈夫全一样。她们甩我们换别人，
　　是为的什么呢？是为的逢场作戏吗？
　　我看是的。是出于多情多感吗？
　　我看是的。是喜新厌旧的结果吗？
　　这也是的。那么我们就不会想
　　调调情，玩玩，变变，象男人一样吗？
　　让他们好好待我们，要不然让他们知道：

我们干什么样坏事，全都亏他们的指导！

玳　晚安，晚安。愿上天教会我清醒：

不从恶学恶，而从恶学到聪明！

〔齐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街头。[1]

亚果与洛德里科上。[1]

亚　这儿，躲在小棚屋后边，他就来了。
　　拔出你的剑，对准要害直刺去。
　　快快！别害怕；我就在你身边。
　　我们的成败都在此一举——记好，
　　坚定你的决心。
洛　紧挨我旁边。也许我出手不顺利。
亚　我就在这儿。大着胆，站好位置。　〔站立一旁
洛　我自已并不热心要来这一手，
　　可是他举的理由却实在充分。
　　这只是去掉一个人。一剑，他完了！
亚　我已经把这个小脓包刺到了痛处，
　　急得他直跳了。不管他杀了凯西奥，
　　凯西奥杀了他，还是互相都杀死，
　　对我都有利。让洛德里科活下来，
　　他就会向我索回我骗他到手、
　　说是送给玳丝德摩娜的那大宗

金钱和珠宝了。
那绝对不行。要是让凯西奥留下来，
他在生活里有一种日常的美德
害得我天天出丑，而且摩尔人
也许会向他揭发我，那我就太危险了。
他非死不可。就这样！我听见他来了。

凯西奥上。

洛 看走路的样子，正是他！坏蛋，要你命！ 〔刺凯西奥。

凯 这一剑真够是给我的致命一击，
幸亏你不知道我里边还穿了铠甲。
我看看你穿的什么！ 〔刺伤洛德里科。

洛 啊，我完了！

〔亚果从旁冲出，刺伤凯西奥腿部，下。

凯 我从此残废了。救命！杀人了！杀人了！ 〔倒地。

奥瑟罗上。

奥 凯西奥的声音。亚果倒真是守信。

洛 噢，我做了坏蛋！

奥 一点也不错。

凯 噢，救命啊！照个亮！来个医生！

奥 是他。好样的亚果啊，诚实、正直，
讲义气，决不坐视朋友的受欺！
我受教了。活宝，你的情夫丧命了，

你的劫数也难逃了。娼妇，我来了。
我从心底里遮了你迷人的媚眼，
定叫你纵淫的床头洒你的血点点！　〔下。

罗陀维科与格雷协诺上。

凯　怎么了？巡警呢？过路人呢？杀人了！杀人了！
格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叫喊声很惨。
凯　噢，救命！
罗　听！
洛　噢，倒霉的坏蛋！
罗　呻唤的象有两三个。夜色太阴沉。
这也许是骗局。不多找一些人手，
光我们两个赶去，当心遭暗算。
洛　没有人来吗？那我要流血死了。
罗　听！

亚果持火炬上。

格　有人了，还只穿衬衫，有火把和武器。
亚　是谁？什么人在喊救命呀，杀人了？
罗　我们不知道。
亚　　你们没听见叫喊声？
凯　来啊来！千万救救我！
亚　　怎么一回事？
格　我想这个人该是奥瑟罗的旗官。

罗　当真是他，一个挺勇敢的人物。
亚　你是什么人，在这儿这么样惨叫？
凯　亚果吗？噢，我毁了，遭了毒手！
　　救救我。
亚　哎呀，副将哪！是哪些恶棍干的？
凯　我想有一个恶棍还在近边，
　　他没有能逃掉。
亚　　　　　　　　好一批奸险的恶棍！
　〔对罗陀维科与格雷协诺〕
　　你们是什么人？过来帮我们一下。
洛　噢，过来救救我！
凯　这就是一个。
亚　　　　　　杀人的奴才！恶棍！　〔刺洛德里科。
洛　该下地狱的亚果！丧良心的狗贼！
亚　乘黑夜杀人？这一帮杀人的强盗呢？
　　全城好静啊！喂！杀人了！杀人了！
　　你们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罗　是谁是怎样由你看。
亚　是罗陀维科先生？
罗　正是，老兄。
亚　恕我死罪了。凯西奥被坏人刺伤了。
格　凯西奥？
亚　你怎样，兄弟？
凯　我有一条腿砍断了。
亚　　　　　　　　唉呀，真作孽！
　　拿火把。我就拿身上的衬衣来包扎。

碧安卡上。

碧　什么事，喂？谁在这儿叫喊啊？
亚　谁在这儿叫喊啊？
碧　噢，我的好凯西奥！亲爱的凯西奥！
　　噢，凯西奥，凯西奥，凯西奥！
亚　噢，臭名昭著的婊子！——凯西奥，
　　你可想得到谁这样把你伤害的？
凯　想不到。
格　我见你这样，很痛心。我正来找你呢。
亚　借我条吊袜带。好。找个担架来
　　把他轻轻抬走！
碧　啊，他晕过去了！凯西奥，凯西奥！
亚　诸位听我说，我猜这个贱货
　　是跟凶手串通的。——
　　忍耐一下，好凯西奥。——来，来！
　　替我照一照。大家可认识这张脸？
　　哎呀，是我的朋友，我的好同乡
　　洛德里科吗？不。正是他，天哪！
格　什么，威尼斯那个人？
亚　就是他，大人可认识他？
格　　　　　　　　　　　　认识他？认识。
亚　格雷协诺先生。请多多见谅。
　　流血事件叫我忘记了礼貌，
　　把大人怠慢了。

格　　　　　　　我很高兴见到你。
亚　你感觉怎样了，凯西奥？——担架，担架！
格　洛德里科吗？
亚　他，正是他。

〔担架抬上。

　　　　好，担架来了。
　　你们好好把他小心抬走。
　　我去找将军的医生。
　　〔对碧安卡〕　　　至于你大姐儿，
　　免劳你操心了。——凯西奥，那个死人
　　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有什么冤仇呀？
凯　毫无冤仇；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亚　〔对碧安卡〕
　　怎么，你脸色发白了。——抬他进屋去啊。

〔凯西奥与洛德里科被抬下。

　　你留下，好姐儿。你脸色多么苍白呀！——
　　你们看得出她眼色的惊慌样子吗？
　　得了，你瞪眼，我们就更明白。
　　请大家看看她，把她看个仔细。
　　看见吗，诸位？尽管把嘴闭紧，
　　罪过会自己说话。

爱米丽亚上。

105　“你留下，好姐儿”，(Stay you, good gentlewoman)据各“四开本”；据“对折本”应为“你们留下，好先生”(Stay you, good gentlemen)。

爱　唉，出了什么事呀？什么事，丈夫？
亚　凯西奥在这儿黑暗里受人袭击，
　　洛德里科刺了他；同伙逃走了。
　　他差点送了命，洛德里科是死了。
爱　唉，多好的一个人！唉，好凯西奥！
亚　这是嫖妓的结果。爱米丽亚，
　　去问明凯西奥今晚上在哪儿吃的饭。
　　〔对碧安卡〕
　　怎么，你一听就发抖了？
碧　他在我家里吃饭的，这没有什么。
亚　他在你家里吃饭的？我叫你跟我走。
爱　呸，你这个烂污货！
碧　我不是什么烂污货，别这样辱骂我，
　　我跟你一样是正直人。
爱　　　　　　　　　　　跟我？不要脸！
亚　诸位，我们去看凯西奥包扎得怎样了。
　　〔对碧安卡〕
　　来，大姐儿，你得换一套话来讲。——
　　爱米丽亚，你快跑去城堡里
　　告诉将军和夫人出了什么事。
　　请你们先走一步。
　　〔旁白〕　　　　成全我，葬送我，
　　成败得失，全看今夜的结果。

〔齐下。

第二场　堡中一寝室。

玳丝德摩娜睡床上。奥瑟罗擎烛上。

奥　记住原因，记住原因，我的心。
纯洁的星星，对你们不说出罪名吧！
记住原因。可是我不愿溅她血，
也不愿毁伤她肌肤，比雪还白的，
雪花石膏碑还没有这样光润呢。
可是她必须死，要不然会出卖更多人。
把光亮熄灭，然后就——把光明熄灭吧。
要是我把你熄灭了，光明使者，
我后悔了就可以把你重新点亮的；
可是你，精美绝伦的造化的极品啊，
我一旦把你生命的光辉熄灭了，
不知道哪儿找普罗密修士神火
重新点亮你。我把玫瑰花摘下了，
我就不能再使它恢复生机，
它只能枯萎。我就在枝上闻闻吧。　〔吻。
噢，温馨的气息，它几乎说服了
正义把怒剑折断了！再一下，再一下！　〔吻。
愿你死后都这样吧，我就杀死你
再爱你。再一下，这是最后一下了！　〔吻。
这样妙却又是这样绝。我不能不哭，
可是掉的是无情泪。这就叫"天伤心"：

偏找心爱的地方来下手。她醒了。

玳　谁？奥瑟罗？

奥　是我，玳丝德摩娜。

玳　你上床睡觉吧，亲夫？

奥　今晚上你祷告了吗，玳丝德？

玳　祷告了，亲夫。

奥　如果你想到自己有什么罪孽
还没有得到上天的开恩宽恕，
赶快祈求吧。

玳　唉，亲夫，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奥　快祷告，别说费话，我到一边等。
我不愿不让你精神上有准备就杀你。
天不许！我不愿杀害你的灵魂。

玳　你说杀我吗？

奥　正是。

玳　那么我祈求
上天可怜我吧！

奥　阿门，心愿如此！

玳　你既这样，我看你不会杀我了。

奥　哼！

玳　可是我怕你；你这样转动着眼睛，
是动了杀心。为什么要害怕，我不懂，
因为我不知道犯过罪；可是我觉得害怕。

奥　想想你作过什么孽。

玳　那就是太爱你了。

奥　唔，你爱，你该死。

玳 为了爱而挨杀，死得太不近情理。
唉，为什么你这样咬紧下嘴唇？
一股杀性把你的全身都震动了。
这是预兆；可是我希望，我希望
还不是针对我。
奥 你闭嘴，不要作声！
玳 好。究竟为什么事？
奥 我那块珍爱的手绢，给了你，你送了
凯西奥。
玳 不是，凭生命和灵魂起誓！
叫他来，问问他。
奥 可爱的灵魂，当心，
当心发假誓；你已经快没有命了。
玳 我还不死呢。
奥 死，马上就死。
所以坦白忏悔你的罪孽吧；
你发誓否认一切，都不能动摇
和挡住我心里一想到就要直叫的
坚定不移的信念。你就得死。
玳 愿上帝给我慈悲吧！
奥 我说阿门。
玳 你也发慈悲吧！我生平从没有
得罪过你；从没有爱过凯西奥，
我对他只有上天许可的那一种
正当友情。我没有送过他纪念品。
奥 天在上，我见过我手绢在他手里！

发假誓女人啊！你叫我心变石头了，
逼我把我想干的叫作杀害，
我本来倒想拿你作祭献的牺牲。
我亲眼看见过这手绢。
玳　　　　　　　　　　那他是捡到的。
我从来也没有给过他。叫他来这儿。
让他坦白说实话。
奥　　　　　　　　　他已经坦白了。
玳　他说什么，亲夫？
奥　说跟你有来往。
玳　　　　　　　　怎么？不正当来往？
奥　对。
玳　　他不会这样说。
奥　　　　　　　　　　他不会说话了，
忠诚的亚果已经封住了他的嘴。
玳　啊，我怕明白了。怎么，他死了？
奥　即使他的命跟他的头发一样多，
大仇必报，我也能把它们吞干净。
玳　唉，他受冤枉了，我也毁了！
奥　去你的，婊子！你当着我的面哭他吗？
玳　噢，亲夫，赶走我，可是别杀我！
奥　躺下，婊子！
玳　明天杀我，就让我活过今夜！
奥　不，你要是挣扎——
玳　就过半小时！
奥　　　　　　　一不做，二不休，等不了。

玳　可是等我再祷告一次！

奥　　　　　　　　　　　太晚了。　〔扼死玳丝德摩娜。

爱　〔自门外〕

老爷，老爷！喂！老爷，老爷！

奥　是什么声音？还没死？还没死透？

我尽管心狠，手不软，我还是心慈，

我不愿叫你在痛苦里多挨延。

得，得。

爱　〔自内〕

喂！老爷！喂！老爷！

奥　　　　　　　　　　　是谁？

爱　〔自内〕

噢，好将军，我要跟你说句话。

奥　唔，是爱米丽亚。——等一等。——她死了。——

她该是跑来报告凯西奥的死讯。

是这里出声音。嘿！一动也不动了？

坟墓样寂静。——让她进来吗？好吗？——

我觉得她又动了。不是。——怎么办？

她进来，一定要跟我的妻子说话的。

我的妻子，妻子！什么妻子？

我没有妻子。受不了！愁惨的时辰啊！

我想太阳和月亮现在该已经

一同晦暗了，地球看风云变色

也该直吓得张了嘴。

爱　〔自内〕　　　　　　请你开开门，

好将军，我进来有话要跟你讲呀。

奥　我把你忘了。进来吧，爱米丽亚。
且慢，等一等。——让我把帐子拉上了。——
你在哪儿？　〔开门。

爱米丽亚上。〕

此刻你有什么事？
爱　噢，好将军，那边出了凶杀案了！
奥　什么？现在吗？
爱　刚才，老爷。
奥　这都是因为月亮出了偏差，
不走常轨，忽然靠近了地球，
可以叫人都发疯了。
爱　凯西奥杀死了一个威尼斯小伙子，
名叫洛德里科。
奥　洛德里科被杀死了？
凯西奥也被杀死了？
爱　他没有被杀死。
奥　凯西奥没有被杀死？那就杀乱了，
痛快的报仇乱了套。
玳　噢，错杀了，错杀了！
爱　天啊，谁叫喊？
奥　叫喊？什么？
爱　哎呀，唉！这是夫人的声音呀。
救命！救命啊救命！夫人啊，再说说！

109—111　旧时迷信，月亮失常也会影响人发疯。

亲爱的玳丝德摩娜！好夫人，说话吧！
玳　我死得无辜啊。
爱　噢，谁干的这一手？
玳　谁也没有干——是我自己。再见。
替我向亲夫致意。啊，再见吧！　〔死。
奥　啊，怎么会杀了她？
爱　　　　　　　　唉，谁知道？
奥　你刚才听见她自己说不是我干的。
爱　她是这样说，我可得报告真相。
奥　她还要说谎，不怕下火烧的地狱！
是我杀了她。
爱　　　　　　她就更是个天使，
你就更是个魔鬼！
奥　她干出了无耻勾当，她是个娼妇。
爱　你平白冤枉了她，你是个恶魔。
奥　她水性杨花。
爱　　　　　　你急火攻心，胡说她
什么轻薄！噢，她圣洁无比！
奥　她私通凯西奥。去问问你的丈夫。
噢，把我打下地狱的底里吧，
要是我这样叫自己做绝了而没有
充分的根据！你的丈夫全知道。
爱　我的丈夫？
奥　你的丈夫。
爱　知道她欺骗了丈夫？
奥　对，勾搭凯西奥。她要是清白的，

即使上天用了一整块宝石
雕凿成另一个世界要我来换她，
我也不干。

爱　我的丈夫？

奥　是他首先告诉我。
他是一个诚实人，最痛恨那些
肮脏龌龊的行径。

爱　我的丈夫？

奥　干吗反复问，女人。是你的丈夫。

爱　夫人啊，奸计中伤了你的坚贞！
是我的丈夫说她不忠吗？

奥　是他。
说你的丈夫，不懂吗？我的朋友，
你的丈夫，诚实的诚实的亚果。

爱　如果他说过，那就叫他的毒心肠
一天天烂下去！他竟昧良心造谣。
夫人对她这个臭男人太痴心了。

奥　嗨！

爱　要怎样作恶就怎样作好了。
你这种行为不配受天宥，正象你
这个人不配受她爱。

奥　你最好别声张。

爱　尽管你穷凶极恶对我下毒手，
也伤害不了我什么。傻瓜啊！木头啊！
粪土样愚蠢！你干了一桩好事——
我不怕你的剑，我定要叫人人知道，

哪怕我丢掉廿条命。救命啊，救命！
摩尔人杀了夫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蒙太诺、格雷协诺、亚果及其他人众上。

蒙　这儿又出了什么事？怎么样，将军？
爱　噢，你来了，亚果？你干的好事，
　　人家要把杀人罪叫你承担了。
格　什么事？
爱　你要是好汉，就当面驳这个坏蛋。
　　他说你告诉他，他的老婆不忠。
　　我知道你不会；你不是这种坏人。
　　快说呀，我气得心都要胀开了。
亚　我只是想到什么告诉了他什么，
　　是他自己发现我说的是真情。
爱　可是你没对他说过他女人不忠吗？
亚　说过。
爱　你说谎，撒了个该死的弥天大谎！
　　凭我的灵魂说，是谎话，恶毒的谎话！
　　她跟凯西奥私通？你说跟凯西奥？
亚　我说跟凯西奥，太太。得，闭嘴吧。
爱　我不能闭嘴，我一定得说给大家听：
　　夫人在这儿床上给人家杀害了——
众　噢，造孽啊！
爱　你的造谣造成了这桩命案。
奥　不，请各位别瞪眼。这是实情。

格　咄咄怪事！

蒙　骇人听闻！

爱　　　　　　　恶毒啊 恶毒啊，恶毒啊！
我现在想起了，想起了！闻出了！好恶毒！
我早已猜想了。现在我悲痛得不想活了。
恶毒啊，恶毒！

亚　怎么，你疯了？我勒令你快回家去。

爱　各位大人，请允许我说几句话。
我本该服从他，可是现在决不能。
也许，亚果，我再也不肯回家了。

奥　噢！噢！噢！　〔倒床上。

爱　　　　　　　倒下去尽吼吧！
因为你杀死了世界上活过的一个
最温柔不过的清白人。

奥　　　　　　　　　　噢，她肮脏！　〔起立。
我没有认出你大叔。你的侄女
躺倒在那里。这双手刚叫她断了气。
我知道这一个行为太狰狞可怕。

格　可怜的玳丝德！幸亏你父亲死了，
你的婚姻给了他致命的打击，
极度的悲伤摧折了他的老命。
要是他还在，见到这光景，会发狠；
是呀，一定会跳起来咒骂神明，
自绝于天恩。

奥　这真是悲惨，可是亚果知道
她跟凯西奥干出了无耻的勾当

不知有多少次，凯西奥自己承认了。
她确实满足了凯西奥偷摸的苦心，
送了他一件私情的信物，本来是
我给她的，我见过凯西奥拿在手里。
是一块手绢，是我的父亲送给
我的母亲的一件古老的珍品。
爱　天啊！天上的神明啊！
亚　　　　　　　　　　浑蛋，闭嘴！
爱　真相要大白，要大白！要我闭嘴？
休想！我要讲痛快，象刮大北风。
就叫天上神、世间人、地下鬼一起，
一起都来骂我吧，我还是要讲。
亚　要识相，给我回家去！
爱　　　　　　　　　决不！

〔亚果拔剑威胁爱米丽亚。

格　　　　　　　　　　　　呸！
你拿剑来对付女人？
爱　你这个愚蠢的摩尔人，你说的手绢
是我偶尔捡到的，交我丈夫的；
他几次三番（为这样一种小东西
真是犯不着）那样的认真、严肃，
苦苦要求我偷它。
亚　　　　　　　　邪恶的娼妇！
爱　她送给凯西奥？太骗人了，是我捡到的，
是我给我丈夫的。
亚　　　　　　　　贱货，你撒谎！

爱　天作证，我没有说谎，没有，先生们。
杀人的糊涂虫啊！这样个蠢材怎配
这样个好女人？

奥　　　　　　　　难道天上要省雷，
还不马上劈下来吗？好一个恶汉！

〔猛扑亚果，为蒙太诺所阻，亚果刺杀爱米丽亚。

格　这女人倒下了。他杀死了他的妻子。

爱　唔，唔。把我抬到夫人的身边。

〔亚果下。

格　他逃走了，他的妻子却被杀死了。

蒙　这是个毒透的坏蛋。你拿着这支剑，
那是从摩尔人手里夺过来的武器。
来，在门口把守。不让他出去，
否则就杀了他。我去追那个坏蛋，
那个该死的奴才。

〔蒙太诺、格雷协诺偕人众下，余奥瑟罗与爱米丽亚。

奥　　　　　　　　我也算不得好汉了，
哪一个毛小子都可以夺走我的剑。
可是心都给狗吃了，还要面子？
都给我滚吧。

爱　　　　　　夫人，你唱那支歌
是什么预兆呀？听，你还听得见吗？
我要学天鹅，唱着歌死去。
〔唱〕

　　杨柳啊，杨柳，杨柳。

摩尔人，她清白；她爱你，残暴的摩尔人。

我的灵魂得救了，因为我说真话。
这样想也就这样说，我死了，我死了。　〔死。

奥　我在房间里还有一件武器；
西班牙造的剑，经过冰水炼铸的。
噢，这儿哪。——大叔，我一定要出去。

格　〔自内〕
你倘要出来，就得付重大的代价。
你没有武器，只有死路一条。

奥　那就进来看看我，跟我说说话，
要不然，我空手也要对你不客气。

格雷协诺上。

格　什么事？

奥　　　　　看，我手里有一件武器。
军人的身边从来也没有挂过
比这更好的一把剑。想当年我曾经
就凭这一条胳臂，这一把利剑，
杀出重重的包围，比你的阻挡
不止强二十倍。可是啊，还夸耀什么！
谁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呢？不同了。
虽然你看见我手里有武器，别害怕。
这里是我的归宿，旅途的结束，
最后一次远涉重洋的终点。
你后退了，有点慌张吗？这是虚惊。
只要用一根灯草刺一刺奥瑟罗，

他就倒退了。奥瑟罗该去哪儿呢？
看看你脸色怎样了？薄命的丫头啊！
象你的衬衫样苍白。到末日审判了，
我们再相见，你这副脸色就会把
我的灵魂扔出天让群魔抓去。
冷了，冷冷的，就象你的贞操。——
该死的奴才啊！魔鬼们，鞭打我，
不许我张望这个天堂的景象！
让狂风吹我到处转！用硫磺烧我！
叫我在火流的万丈深渊里受冲刷！
玳丝德摩娜啊，玳丝德摩娜！死了！
噢！噢！噢！

罗陀维科、蒙太诺、凯西奥被抬、亚果被押、及警官侍从上。

罗　这个最为不幸的莽汉在哪儿呢？
奥　这就是曾经是奥瑟罗的那个人。我就是。
罗　那条毒蛇呢？把那个恶汉带过来。
奥　我看看你的脚——可只是传说罢了。
　　你如果真是魔鬼，那我就杀你不死了。　〔刺亚果。
罗　夺掉他的剑。
亚　　　　　　　　我流血，可没有给刺死。
奥　我也不觉得可惜，宁愿你活下去：
　　在我看来，死倒是一种幸福。

287　魔鬼足传说系偶蹄。

罗　你啊，奥瑟罗，你本来是那样善良的，
　　竟然落入了一个该死奴才的圈套，
　　该对你说什么呢？
奥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
　　如果你愿意，说是个正直的凶手吧；
　　我干的，不是出于恨，全为了荣誉。
罗　这坏人已经部份坦白了罪行。
　　杀害凯西奥，是你跟他商定的？
奥　是的。
凯　亲爱的将军，我从未亏待过你啊。
奥　我相信是这样，现在就请你原谅。
　　请你们问问这个人形的魔鬼，
　　为什么要陷害我的灵魂和肉体？
亚　别问我什么。你们知道的，都知道了。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说一句话。
罗　连祷告也不做吗？
格　　　　　　　　　苦刑会叫你张嘴。
奥　嘿，你这样倒最好了。
罗　将军，你听听还有怎样的经过，
　　我想你还不知道。这封信是从
　　洛德里科尸体的口袋里发现的；
　　这儿还有一封。其中有一封
　　表明要由洛德里科去下手
　　杀死凯西奥。

307　意谓：你的罪恶非言语所能形容（吉特立其）。

奥　啊，恶棍！
凯　最邪恶，最毒辣不过了。
罗　这儿还有表示不满的一封信，
也是从他的口袋里找到的；这好象
本来是洛德里科想交给这个坏蛋的，
可是，显然，信还没有送，亚果
插进来把他说服了。
奥　你这个畜生！——
凯西奥，我妻子的那块手绢怎么会
落到你手里？
凯　在我房间里捡到的；
他刚才自己承认他故意把它
丢在那里，让我捡到，正好
中他的奸计。
奥　蠢材啊！蠢材！蠢材！
凯　洛德里科还在信里责备亚果，
说不该唆使他趁我巡夜的时候
向我挑衅；我就是为那次争吵，
受革职处分的；他看来已经死了，
刚才却还说了话——说亚果还杀他，
亚果害了他。
罗　你得离开这房间，跟我们一起走。
你的职位和兵权已经撤销了，
凯西奥接管塞浦路斯。这个奴才呢，
任何极刑，只要能狠狠折磨他，
叫他慢慢受长罪，就都用来

不留情对付他。你得受严密看管，
等我们把你的过错呈报到威尼斯，
听候政府的发落。来，带他走。
奥　慢点！再听我说了一两句才走。
我为国家立过功，当局是知道的——
这不用再提了。你们写公文报告
这些不幸事件的时候，请你们
照我的实情说实话。不要开脱，
也不要恶意诬蔑。你们应当说：
这个人用情欠明智，却是太热诚；
这个人不轻易嫉妒，一受人摆布，
可就烦乱到极点；这个人就象
一个愚昧的印度人，抛掉颗珍珠，
不知道它比全部落还值钱，这个人
虽然不惯于受感情融解，一崩溃，
可就会把热泪洒得象阿拉伯森林
洒下来药性的胶汁。把这些记下来；
另外再添上一句说：阿勒颇地方
有过一个恶意的裹头巾土耳其人
殴打一个威尼斯人，糟蹋城邦，
我抓住了这个受割礼狗子的脖子
一下子把他刺杀了——这样子！　〔自刎。
罗　啊，可怕的结局！
格　　　　　　　　什么话都白费了。
奥　我杀你先吻你。现在也只能这样——
杀死我自己，就在一吻里收场。　〔倒床上身死。

凯　我早担心了，只是想他没有武器；
他心胸博大。

罗　　　　　　　你这斯巴达恶狗，
要比剧痛、饿火、怒涛更凶狠！
看这张床上承担了多惨的负荷。
这是你的功绩。真惨不忍睹；
遮起来。格雷协诺，你保管这所房子，
接收摩尔人所有的财物，它们该
归你所有。总督大人，你负责
审判这个万恶的奸贼。听凭你
排时间、定地点、决用刑——从严处分！
我怀了沉痛的心情、立即上船，
回去陈述这件惨痛的血案。

〔全下。

里 亚 王

悲 剧

剧中人物

里亚，不列颠国王。

法兰西国王。

布艮第公爵。

康瓦尔公爵，芮艮之夫。

阿尔巴尼公爵，戈奈丽尔之夫。

肯特伯爵。

格罗斯特伯爵。

艾德加，格罗斯特之子。

艾德孟，格罗斯特之私生子。

寇兰，一廷臣。

奥斯瓦尔德，戈奈丽尔之管家。

老人，格罗斯特之佃户。

医生。

“傻子”。

戈奈丽尔
芮艮
考黛丽亚
} 里亚之女。

侍臣、传令官、队长、里亚之扈从骑士、军官。
信使、侍从及仆役。

地　点

不列颠。

第　一　幕

第一场　里亚王宫中正厅。

肯特、格罗斯特、艾德孟上。

肯　我本来以为王上喜爱阿尔巴尼公爵，不太喜欢康瓦尔公爵。

格　大家一向都是这样的看法。可是现在划分国土的时候，倒是显不出他最宠哪一位公爵了，因为分得十足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叫谁来精挑细拣，也挑拣不出什么名堂。

肯　这位不是令郎吗，大人？

格　他的出生呀，先生，是归我负责。认他呢，我可老是要脸红，到如今我脸皮也就厚了。

肯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格　先生，这个小伙子的母亲可明白，因此她鼓起了肚子，而且真是的，先生，她的床上还没有丈夫呢，她的摇篮里可先就有了儿子了。你闻不出其中有什么毛病吗？

肯　我倒不希望没有出毛病了，既然产生的结果是这么俊俏不凡。

格　不过呀，先生，我也有一个合法的儿子，年龄比这个大岁把，我却并不感到更亲一点。虽然这个淘气鬼不招自

来，冒冒失失出了世，他的母亲可漂亮呢，制造他就经历过一场欢喜的作乐，这个野崽子非得认下来不可。你认识这位贵人吗，艾德孟？

艾　不认识，父亲大人。

格　是肯特爵爷。今后要记住他是我尊敬的朋友。

艾　谨候大人驱使。

肯　我一定疼你，争取多多结识你。

艾　大人，我一定要不辜负你的好意。

格　他出外了九年，现在又要出去。王上来了。

喇叭吹奏。一人捧小王冕先导，里亚王、康瓦尔、阿尔巴尼、戈奈丽尔、芮良、考黛丽亚及众侍从上。

里　格罗斯特，去接待法兰西国王和布艮第公爵。

格　是，陛下。

〔格罗斯特与艾德孟下。

里　现在我宣布我暗中定下的主意。
把那张地图给我。该知道我已经
把国土分成了三份。我下定决心，
人老了，就摆脱一切政务的牵挂，
把它们交卸给年轻的力量，让自己
一身轻以终天年。康瓦尔贤婿，
还有你，同样孝顺的贤婿阿尔巴尼，
我此刻坚定不渝来当众宣布

26　古时法国尚未统一，布艮第还不是法兰西的一部分。

我三个女儿的嫁奁，以免将来
会发生纠纷。法兰西和布艮第
竞争我小女儿垂青的一对君主，
在这里宫廷上为求婚而住了很久，
现在也该得到答复了。女儿们，
（如今我既然要解除政柄的执掌、
领土主权的行使、国务的操心）
告诉我你们当中哪一个最爱我？
看看谁最有孝心，最为贤淑，
我就以最大的恩惠相赐。戈奈丽尔，
我的大女儿，你先说。

戈　大人，我爱你非语言所能形容，
胜过爱自己的眼珠、广阔的自由，
超过公认为宝贵、珍奇的一切，
不亚于幸运、健美、荣誉的生命。
儿女父亲，从不曾更爱，更见爱。
这种爱使唇舌无能，谈吐失灵。
我爱你超过任何这一类比拟。

考　〔旁白〕
考黛丽亚该怎么说呢？爱，沉默。

里　在这些界线内，从这条一直到那条，
里边有茂密的森林、肥沃的田野、
丰饶的河流，还有辽阔的草原，
都归你，由你和阿尔巴尼的子孙
世代相传。现在，我的二女儿，
亲爱的芮艮，康瓦尔夫人，你说。

芮　我跟大姊是一样材料制成的，
自认是价值相等。我衷心感觉到
她的话正好道出了我的真情。
只是她未尽我意；我得声明
凡是我感官达到最锐敏的程度
所能感受的欢快，我一律厌弃，
唯独使我感到无比幸福的
就是爱你。
考　〔旁白〕　考黛丽亚可就寒伧了！
可是不，我自信我的爱心可贵重呢，
沉甸甸的，由不得我轻易作花言巧语。
里　你，和你的千秋万代的后嗣，
就领有这三分之一的美好国土，
论幅员，论价值，论享用，全都不差如
赐给戈奈丽尔的那一份。现在，
我的宝贝，虽然是最年幼、最小，
法兰西葡萄正同布艮第牛奶
争夺你垂青，你说点什么来领受
比你两姐姐的更丰富的第三份。说。
考　我没有什么好说，大人。
里　没有？
考　没有。
里　没有就一无所得。再说一遍。
考　我真不幸、我不能就把我的心

76　意即盛产葡萄的法兰西（国王）和盛产牛奶的布艮第（公爵）。

吐出我的嘴。我爱父王陛下
就按我的本分，不多也不少。
里　怎么，怎么，考黛丽亚！快把话改正了，
免得损害了你的运道。
考　　　　　　　　　　大人，
你生我，养我，爱我。我恰如其分，
完全相应来报答这种恩情
听从你，爱你，超乎寻常的尊敬你。
为什么我两位姐姐要有丈夫呢，
如果她们说把全部爱心都给你？
倘若我结婚了，同我结缡的丈夫
就会拿走我一半的爱心和关心。
当然我结婚不会象姐姐们一样
为了一心爱我的父亲。
里　你说的可是真心话？
考　　　　　　　　是，大人。
里　这么样年轻，可就这么样不温顺。
考　这么样年轻，大人，这么样真诚。
里　那么好吧，你就拿真诚当嫁妆。
我现在，就凭太阳神圣的光辉，
就凭黑开娣和黑夜莫测的神秘，
就凭主宰人类生生死死的
满天星宿的全部气运来发誓，
我一笔钩销对你的一切慈怀，
断绝同你的嫡亲和骨肉关系，
从此永远在我的心上和面前，

把你当路人相待。野蛮的锡席亚人，
把亲生儿女当菜肴解馋的生蕃，
会同你这个我的原先的女儿
从我的胸怀里受到一样的亲近、
一样的爱怜、一样的温存。

肯　　　　　　　　　　陛下——

里　闭嘴，肯特！
休要插进来干扰巨龙的震怒。
我本来最爱她，本想把我的一切
全托付她殷勤照料。滚，滚开！
我对她割断了慈爱，如今我只有
从坟墓求安逸了。去叫法兰西。谁去？
去叫布艮第。康瓦尔和阿尔巴尼，
把这第三份分入我，两女儿嫁奁去；
让骄傲，她所谓直率，给她找夫婿吧。
我郑重把我的权力、优越地位
以及君主所有的一切尊荣
授与你们去联合享受。我自己
留用一百名由你们负担的骑士，
经常先后到你们两家的地方
按月轮流去居住。我只是保留
国王的名义和头衔，至于执政、
掌管国库的收入、处理百事，
贤婿们，就都交你们：说话有凭，

109　传说古时在今欧亚二洲间的锡席亚人有此野蛮风俗。

合领下这顶小王冠：

肯　　　　至尊的里亚，
我一向总是把你当君王来尊奉，
当父亲来敬爱，当主人来紧随不舍，
在祈祷当中把你当大恩人来想念，——

里　弓已经弯足，引满；快避开箭锋！

肯　就让箭发出来，尽管让箭头穿透
我的心胸吧。既然里亚是疯了，
肯特就无礼了。你究竟要怎样，老头？
你以为权力向谄媚低头的时候，
责任就不敢说话了？至尊变至蠢了，
荣誉就系于直言。别放弃大权，
好好考虑，收回你卤莽的成命。
我拿生命来担保这个判断：
你的小女儿爱你并不是最轻微
有些人声音小，显不出内心的空洞，
并非是寡情。

里　　　　肯特，要活命就住口！

肯　我的命从来就准备当一个赌注，
向你的仇敌抛掷；为你的安全，
我不怕丢了它。

里　　　　滚，别让我看见！

肯　看清楚一些，里亚；让我来经常
充当你眼前可靠的准星。

145　英国有谚语说："空缶子声音响"。

里　阿坡罗作证，——

肯　　　　　　　　阿坡罗作证，王上，

　　你对天发誓也无用。

里　　　　　　　　噢，狗奴才！　　　〔以手按剑。

阿、康

　　陛下请息怒。

肯　把你的良医杀死，把你的酬劳

　　送给恶疾吧。撤销你的恩赐；

　　否则，我只要还能够大声疾呼，

　　就说你作了恶！

里　　　　　　　　听我说，背信的乱臣！

　　凭你自己宣告的忠贞，听我说！

　　鉴于你痴心妄想，硬要我毁弃

　　我不容破坏的誓言，嚣张跋扈，

　　偏要拦阻我用权力行使决定，

　　直叫我论情理，论地位，都忍无可忍了，

　　还我君威，领取你应得的酬报：

　　我给你五天的时间准备行装，

　　免得你餐风饮露，忍饥受寒；

　　第六天你就转过你惹厌的身躯，

　　离开我们的国土；第十天以后，

　　如再发现你已经流放的身影，

　　就当场处死。滚开！朱庇特作证，

　　这决不收回成命。

170　古罗马神话中的天帝。

肯　再见了，王上；你既然执意要这样，
撵出去，倒自由；留这里，只能是流放。
〔对考黛丽亚〕
姑娘，愿你得神明的亲切保佑，
你想得正直，说得也完全对头。
〔对戈奈丽尔和芮良〕
愿你们把豪言壮语用事实证明，
多情的话里产生善良的行径。
各位大人，肯特就此告辞，
到新的国土去把老路坚持。　　〔下。

喇叭奏乐段。格罗斯特重上，引来法兰西国王、
布艮第公爵及侍从多人。

格　陛下，法兰西、布艮第二位在此。
里　布艮第公爵，
你跟这位国王都是来这里
向我的小女儿求婚的，我先问你，
你至少要她有多少随身的嫁妆，
否则就放弃你的追求？
布　　　　陛下，
你决定拿出来多少，我不想多要，
你也不会少给。
里　　　　尊贵的布艮第，

173　这行话的故意倒置里概括了当前的是非颠倒。肯特以下八行话都押了韵，表现了激动中的宁静。

她原先对我是亲爱的，我是当宝贝的，
她现在可落价了。看，她就在那里。
如果这个假正经小东西身内
以至身外，另加我对她的反感，
别无所有的，有什么能讨你喜欢，
她是在那里，就归你。

布　　　　　　我很难回答。

里　她这样孑然一身，百孔千疮，
亲友全无，新承受我的憎恶，
遭我弃绝了，只捞到诅咒作嫁妆，
你要她还是不要？

布　　　　　　对不住，陛下，
情况如此，就碍难作任何抉择。

里　那就算了吧，公爵；神明作证，
我讲完了她全部价值。
〔对法兰西〕　　　　至于你，大王，
我不愿辜负你好意，太离经叛道，
竟拿我厌弃的来配你；因此我请你
把你的欢心转向可取的对象，
不要去垂顾为造化所羞于承认的
这个下贱货色。

法　　　　　　这可是太奇怪了，
她刚才还是你最为珍惜的宝贝、
赞美的题目、安慰老年的寄托，
最好、最亲的，怎么就在此片刻
竟犯了骇人的大罪，以至被剥夺了

那么多层层的爱宠。她的过错
一定是伤天害理到荒谬绝伦，
要不然你原先对她表现的情感
不会一下子变质；若只凭理智
而不出神迹，我可决不能相信
她会干出这等事。

考　　　　　　　　我只求陛下
（即使你深怪我不会油腔滑调、
只说不干，因为我想要怎样，
不说就干的，）还是明白宣告：
并非是因为我有什么污点，
干了凶杀、淫邪、不名誉勾当，
我才失去了你的钟爱和宠幸，
而是正因为我珍重自己而缺少了
一对惯使的媚眼、庆幸我没有的
一条巧舌，尽管没有了这一点
也就失去了你的欢心。

里　　　　　　　　　　不生你，
倒还是比你不讨我喜欢要好！

法　不过如此吗？这无非是天性缄默，
有些人就往往不爱把心头所想
恣意张扬罢了。布艮第公爵，
你要小公主吗？爱情就不是爱情了，
如果它搀杂了和本身毫不相干的
患得患失的考虑。你要娶她吗？
她本身就是一大笔活嫁妆呀。

布 　　　　　　　　　　陛下，
你只要把原先许下的一份给了她，
我当场就把考黛丽亚接受来当作
布艮第公爵夫人。
里 什么也不给。我发过誓了；我坚持。
布 那我就抱歉了：你这样失掉个父亲，
也就得失掉个丈夫。
考 　　　　　　　　布艮第少噜苏！
他所谓爱情既就是财产的计较，
我也决不做他的夫人。
法 最美的考黛丽亚，你因穷而最为富有，
被弃而最中选，受鄙视而最受珍惜！
你和你这些品德，我就夺取了：
我拿人家不要的，该完全合法。
天晓得，天晓得！想不到人家的冷待
竟然点燃了我如此炽烈的敬爱。
陛下，我把你无嫁奁女儿来领受，
当我和大好法兰西全国的王后。
水渍渍的布艮第出多少公爵也一样，
休想买得了我这位无价的姑娘。
考黛丽亚，向她们道别，任她们没心肝，
你丢了故土，会找到更好的家园。
里 你就带她去，法兰西；就让她归了你，
我不认这样的女儿，从此也不愿意

246 剧词告一段落，以下十二行都是双行押一韵。

250 “水渍渍”(Waterish)，语带双关：多溪流，淡薄无味。

再见她一面；你们只管走路，
别指望我的恩宠、慈爱和祝福。
来吧，尊贵的布艮第。

〔喇叭鸣奏。里亚、布艮第、康瓦尔、阿尔巴尼及侍从同下。

法 向你姐姐们道别。

考 父王的一对宝贝，考黛丽亚向你们
含泪告别。我知道你们的品质，
碍于姐妹的情分，我不想明说
你们的缺点。要好好对待父亲；
我把他就托付给你们自表的关怀。
可是唉！倘若我如今还承他爱顾，
我宁愿他另外得到较好的去处。
跟你们再见了。

芮 我们用不着你教训。

戈 你自己去操心
该怎样侍候你丈夫吧，他肯收受你
也算承运气的恩施。你吝于孝顺，
就份有应得，你想得也没有你的份。

考 时间会剥掉你们层层的画皮；
掩盖过丑恶、终于用羞辱来嘲戏。
祝你们顺利！

法 来吧，我的考黛丽亚。

〔法兰西与考黛丽亚下。

戈 妹妹，关于跟我们两个有切身关系的事情，我还有不少话要跟你谈谈。我看父亲今晚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芮　那是一定的，而且会住到你们那里去；下月份就住到我们那里去。

戈　你看他老来多么变化无常，对这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不少了。他一向最疼小妹，现在竟把她抛弃了，更显出他多么胡涂。

芮　这是他老年的昏庸；可是他向来就不大有自知之明。

戈　就在他最好的盛年，他也是卤莽的，那么他岁数越大，我们越只能指望，不仅要生受他年深月久、根深柢固的短处和缺点的气，还得要活受他老朽、脾气坏而刚愎任性的罪了。

芮　他一旦心血来潮，就把肯特也流放了，说不定我们也会受到他诸如此类的对待哩。

戈　法兰西对他行辞别仪式，还有一番周旋呐。我提议我们来互相配合，通力协作。要是父亲顺着他这种性子滥施威权的话，那么目前这一番交权，就只能被认为是跟我们捣乱。

芮　让我们再仔细考虑。

戈　我们要立即行动，趁热打铁。

〔同下。

第二场　格罗斯特堡邸中一室。

艾德孟手持一信上。

孟　自然，你是我的神；对你的法则
　　我理当效忠。为什么我该听任

世俗的瘟风所摆布而竟然容许
礼法的挑剔来剥夺应得的权益，
只因为晚生了十二个、十四个月份，
稍后于长兄？什么叫私生子？下贱胚？
我堂堂正正的一身，论胸襟豪迈，
论仪表端方，到底有哪一点比不上
规矩女人的公子？为什么诬我们
下贱？下贱货？野杂种？下贱，下贱？
我们在生气勃勃的偷情里生出来，
天生是精力更涨满，元气更旺盛的，
反不如在沉闷、枯燥、疲沓的床第，
从半睡到半醒之间制造出来的
整整一大批蠢货吗？好吧，
合法的艾德加，我定要得你的土地，
父亲爱私生的艾德孟，一点也不差如
爱你这合法的儿子呀。"合法的"，好名堂！
合法的儿子啊，如果这封信见效，
计谋进行得顺利，下贱的艾德孟
就压倒合法的儿子了。我翻身，我得志。
神明在上，保佑我们私生子！

格罗斯特上。

格　肯特放逐了！法兰西又一怒而去！

1　私生子亦称"自然子"(natural son)。

国王昨晚上走了！让掉了大权！
靠人家赡养！这都是在心血来潮里
干出来的！——艾德孟，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孟　禀告大人，没有。〔藏信。

格　为什么你这样子急急忙忙的要把那封信藏起来？

孟　我没有什么消息，大人。

格　你刚才正在读什么信件？

孟　没有什么，大人。

格　没有？那么有什么用得着你慌慌张张的把它塞进你的口袋去？既没有什么，就用不着藏什么。给我看，来；要真是没有什么，我也就用不着戴眼镜了。

孟　求父亲大人原谅。这是哥哥写给我的一封信，我还没有读完；就我所读到的几句而言，我认为这封信不适于让大人过目。

格　把信给我，小子！

孟　不拿出来吧，拿出来吧，我都要得罪大人。只能怪这封信的内容，就我所知道的一部分而言。

格　给我看，给我看。

孟　我想给我哥哥说句公道话，料想他写这封信，无非是为了试探试探我的品德。

格　〔读信〕"现时的敬老政策，白糟蹋我们的大好年华，把世界搞得枯燥乏味，把我们的财富搁置一边，直等到我们自己也老了，无法消受。我开始感到老年人的专横实在是一种荒唐的束缚，而他们之所以能施威肆虐，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力量，而是因为我们一味容忍。来找我，我好跟你当面细谈。如果我们的父亲非等到我弄醒他为止就一直

睡着的话，你就永远享有他收入的一半，永远见爱于你的哥哥。艾德加。”哼！阴谋！“非等到我弄醒他为止就一直睡着的话，你就永远享有他收入的一半”。我的儿子艾德加！他居然有写得出这种话的一手？想得出这种念头的一副心肠和头脑吗？你什么时候接到信的？谁送来的？

孟　不是送给我的，大人；鬼就鬼在这里。我发现它给扔进了我房间的窗口。

格　你认得出这是你哥哥的笔迹吗？

孟　如果写的是好话，大人，我敢发誓说是他的；可是写得像这个样子，我但愿不是他的。

格　是他的。

孟　是他的笔迹，大人，可是我希望这种话并非出于他的真心。

格　他原先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试探过你吗？

孟　从没有，大人。可是我常常听到他主张说，儿子成年了，父亲衰老了，父亲就该归儿子保护，儿子就该掌管父亲的产业。

格　噢，坏蛋、坏蛋！他在信里表示的就是这种意见！大逆不道的坏蛋！伤天害理，穷凶极恶，禽兽一般的坏蛋！比禽兽都不如！去，小子，找他去；我要惩治他。可恶透顶的坏蛋！他在哪儿？

孟　我不大清楚，大人。我看你最好对我的哥哥暂且按捺住怒气，等到你从他那里拿到了更为确凿的证据，弄明白他的真意再说，那才是你该取的妥当步骤；而如果你对他先就采取了激烈行动，万一误会了他的用意，那就会大大

损害了你的荣誉，也会把他的一片孝顺心白白粉碎了。我敢拿我的生命为他作保，他写这封信，无非是为了试探我对大人的感情，此外并没有什么危险的用心。

格　你以为如此吗？

孟　倘若大人认为合适，我可以安排你藏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你会听到我们两个商量这件事情，因此你就由亲自耳闻而获得了证据，不用耽搁，今晚上就可以办。

格　他不可能变成了这样的禽兽——

孟　当然他决不会。

格　——来对待他的父亲，而我不是那样的爱他到亲切备至毫无保留吗？上有天，下有地！艾德孟，找他出来；我要你去替我摸摸他的底细；你自己去见机行事。我甘愿把我的地位、财产全都抛出去，但求弄明白这里的究竟。

孟　我马上去找他，大人；我会想办法去进行活动，然后再来把结果奉告。

格　最近的这些日蚀、月蚀，对我们都不是吉兆。人类理性尽可以这样那样去解释，可是人类天性，在接踵而至的灾殃里，却是遭受了打击。情爱冷漠了，友谊断绝了，兄弟失和了。城里，有兵变；乡下，有骚动；宫中，有叛乱；父子之间，情分破裂。我这个畜生就应了这种不祥的预兆，这是子不子：王上违反了他的本性；这是父不父。我们已经见过了我们最好的日子，现在是阴谋、欺骗、叛逆和种种毁灭性纷乱紧跟我们，扰攘不安的打发我们进坟墓了。把这个坏蛋找出来，艾德孟；那不会叫你受什么损失的；小心点干去吧。还有那个品性高贵、赤胆忠心的肯特竟

被放逐了！他的罪名呀，就是诚实！真奇怪。　〔下。

孟　世道真是愚蠢得了不起，每逢我们运气不好，我们不想到这往往是自作自受，却把我们的灾殃归罪于日月星辰；仿佛我们当恶汉，是命里注定；当傻瓜，是出于天意；当无赖、盗贼、叛徒，是由于星宿主宰；酗酒、撒谎、通奸，是迫于气数；无论我们造什么孽，都是受神道驱使。人这个色鬼真善于推诿，不怪自己淫荡的气质，却异想天开，把它归咎于一颗星！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在巨龙星的尾巴底下私合，我又在大熊星底下出世，因此我该是又粗暴又淫荡。呸！即使当时天上最贞洁的一颗星眨着眼，看着他们干那个搞出我这个私生子的勾当，我还是我现在这个样。艾德加——

艾德加上。

一说就到！就象旧喜剧用巧凑来收场的样子。我现在就扮出一副邪恶的忧郁相，象疯叫化子托姆那样的唉声叹气。——噢！这些日蚀月蚀啊，真是预兆着这些分崩离析。法，索，拉，米。

加　怎么样，艾德孟弟弟！你这样忧心忡忡的，正在沉思些什么呀？

孟　我正在想起那天我读到的一篇预言，说是这些日蚀、月蚀以后会发生些什么事故。

加　你就一股脑儿琢磨这个了？

孟　我可以告诉你，他所写的这些，结果不幸都应验了：什么父母儿女之间的反常行径呀；什么死亡、饥荒、旧交情

告吹呀；什么国家分裂、国王和贵族受恐吓挨咒骂呀；什么无端受猜疑、亲信被放逐、军队溃散、婚姻破裂呀，诸如此类。

加　你有多久相信起星象学来了？

孟　得了，得了；你最近是什么时候见到父亲的？

加　昨天晚上。

孟　你跟他谈过话吗？

加　谈过，连谈了两个钟头。

孟　你们是和好分手的吗？你从他的语气里和脸上都没有看出有什么不高兴吗？

加　一点也没有。

孟　你好好想想你在什么事情上可能得罪了他；我劝你暂且回避他一下，等到过一些时候他的怒气平息了一点再说，此刻他正在大发雷霆，就是把你的命都害了，也不肯罢休哩。

加　准是哪一个坏蛋说了我的坏话。

孟　我怕是如此。我劝你好好克制，怎么也忍耐下去，直等到他的怒气减弱了势头再说，并且依我说，还是躲到我的住处去为好，到适当时机我会带你去亲自听父亲说话。我劝你就走；这是我的钥匙。你要是出外去，得带武器。

加　带武器，弟弟！

孟　哥哥，我劝你都是为你好，要带武器；要是人家对你有什么好意，我就不是老实人。我已经把我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你了；可只是约略说说而已，远没有道出其中可怕的实际情况。我劝你快走！

加　我能马上听到你的信息吗？

孟　在这件事情上我一定为你尽力。

〔艾德加下。

轻信的父亲；又配上忠厚的哥哥
生性是不会害人，一点也怀疑
别人会害他：对付愚蠢的诚实，
我用计就驾轻就易！我知道怎么办。
靠不了出身，我就靠才智得田地：
我只要能达到目的，干什么都可以。　〔下。

第三场　阿尔巴尼公爵府中一室。

戈奈丽尔及其管家奥斯瓦尔德上。

戈　我的父亲，怪我的手下人骂他的“傻子”，就出手打了他吗？

奥　是这样，夫人。

戈　日日夜夜，他总是亏待我；每小时
他都会跳出来这样那样的寻衅，
把我们闹成一团糟。我不能再容忍了。
他那些骑士太嚣张，他自己动不动
为一点细故就骂人。他打猎回来，
我不跟他见面说话：就说我病了。
你尽管不照原先那样去侍候他，

1　“弄人”在中文里不等于西方旧时宫廷职业小丑，不如直译为“傻子”（如孙大雨、曹未风）。

你做得对；说怠慢有错，我担当。

奥　他来了，夫人；我听见他了。

〔内号角声。

戈　你和你那些同事，随便去摆出
不理睬的神气；我正好去理论一番：
要是他不高兴，就请他去妹妹那里，
我知道我们两个人是一条心的，
都不会再服谁的管。愚蠢的老头，
他居然还要来行使他的权力，
不想想他早已放弃了呀！我敢发誓说，
老傻瓜就又是小娃娃，受纵容坏了，
不能只管哄，就得来一点厉害了。
你就记住我的话。

奥　　　　　　　　是，夫人。

戈　让他的骑士们更多看你们的冷眼；
出了事，不要紧；就这样通知管事们。
我愿意，我要，从这里惹出点是非，
好让我出来说话。我马上写信去
告诉妹妹取一致行动。去备饭。

〔同下。

第四场　同上一大厅。

肯特伪装上。

肯　要是我能再借用另外的口音

把讲话也伪装了，我就会充分达到
我的苦心，我是为此才抹掉了
我的真面目啊。被放逐出境的肯特，
你如果能就在把你论罪的禁地
来尽忠效命，你所爱戴的主上
可能会发现你太有用处了。

内号角声。里亚、骑士及侍从上。

里　我就是一刻也不能等，快，快去备好饭。

〔一侍从下。

嗨！你是什么人？

肯　我是一个人，陛下。

里　你干什么的？你见我要怎样？

肯　我敢声明我表里如一；信任我的，我忠心侍候他；诚实的，我爱他；聪明而少说话的，我跟他交往；我害怕审判；逼不得已，我也能打架；我不吃鱼。

里　你是什么人？

肯　一个心地非常诚实的男子汉，同国王一样的可怜。

里　如果你作为老百姓的，同人家作为君主的，竟然可怜到一样的话，你真是够可怜了。你要怎样？

3　“抹掉”，可能语带双关，肯特刮掉了胡子。

12　上行里亚问：“干什么的”（profess），肯特在这里回答“敢声明”（也是用profess），并非所答非所问，只是用原文一字的不同意义，译文里只能用“干”“敢”读音上重复一下，聊传原文的妙处。

14　“不吃鱼”有两种意义：一是说他不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所敌视的天主教徒，二是他非软弱之徒。

肯　我要侍候人。

里　你要侍候谁？

肯　你。

里　你认识我吗，伙计？

肯　不认识，大人；可是你的神态自有特色，使我不由不甘愿叫你作主人。

里　那是什么？

肯　权威。

里　你能做些什么差事？

肯　我能保守正当的秘密，能骑马，能跑，能把一个精巧的故事讲得支离破碎，能把一个明白的口信传得干脆利落，凡是平常人能做的什么，我都会，我最大的好处是勤勉。

里　你有多大年纪了？

肯　大人，说年轻吧，还不至于为了一个女人会唱歌就害相思，说老吧，还没有老到无缘无故去溺爱一个婆娘。我已经活过了四十八个年头。

里　跟我吧；侍候我就是。倘若我吃了饭以后还是一样喜欢你，我还不想就跟你分手。开饭，呵，开饭！我那个小厮呢？我那个"傻子"呢？你去叫我的"傻子"来。

〔一侍从下。

奥斯瓦尔德上。

你！你这小子！我的女儿呢？

奥　对不起——　〔下。

里　那家伙说什么？把那个蠢材叫回来。

〔一骑士下。

我的“傻子”呢，喂？看来全世界都睡着了。

骑士重上。

怎么样，那个狗杂种呢？

骑士　陛下，他说公主身体不舒服。

里　我叫那个奴才回来，他为什么不回来？

骑士　陛下，他回答得非常无礼，说他不愿意。

里　他不愿意！

骑士　陛下，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照我看来，他们对待王上，不象往常那样殷勤有礼貌了。从公爵和公主到一般底下人，全都冷淡得多了。

里　嚇！你这么说吗？

骑士　要是我说错了，求陛下恕罪；只要我认为陛下遭受了非礼，责任所在，我不能沉默。

里　你啊只是提醒了我自己的猜疑。我最近感觉出有一点点不周不到；我还只怪自己多心，不认为人家存心怠慢；我得进一步观察观察。我的“傻子”呢？我这两天一直没有看见他。

骑士　自从小公主去了法兰西，陛下，傻子就憔悴不堪了。

里　别再提这个；我完全清楚。你去告诉我的女儿说我要跟她说话。

〔一侍从下。

你去把我的傻子叫来。

〔一侍从下。

奥斯瓦尔德重上。

噢！你老爷，来，你过来，老爷。

我是谁，老爷？

奥　夫人的父亲。

里　“夫人的父亲”吗，老爷的奴才？你这婊子养的狗，你这贱骨头，你这痞子！

奥　大人，我不是这些，对不起。

里　你敢跟我瞪眼，你这无赖！　〔打他。

奥　不能打我，大人。

肯　也不能踢你吗，你这混球？　〔绊倒他。

里　谢谢你，伙计；你侍候我，我会喜欢你。

肯　得，老爷，爬起来，滚！我要教会你懂一点上下的分寸。滚，滚！你定要再伏地量量你的狗身材，那就呆着；要不然，就滚开！去你的；你有脑子吗？

〔奥斯瓦尔德下。

得。

里　我的好小子，谢谢你。我收留你侍候我，先给点定钱。

〔交钱给肯特。

“傻子”上。

70　或照原文直译为“也不能绊你一脚吗，你这下贱的足球员”，在莎士比亚当时，踢足球被视为下贱的运动。

"傻子"　让我也雇了他。我给你鸡头帽。〔脱帽授肯特。

里　怎么样，我的乖小子？你好吗？

"傻子"　小子，你最好还是接过了我的鸡头帽。

肯　为什么，"傻子"？

"傻子"　为什么？为了你站到了失势的一边呀。哼，要是你不会看风使舵，你马上会挨冻的；得拿了我的鸡头帽。看，这老头赶走了两个女儿，由不得他自己，倒给了第三个女儿好福气；你要跟他，就一定得戴上我的鸡头帽。怎么样，老伯伯！但愿我有两顶鸡头帽和两个女儿！

里　为什么，小子？

"傻子"　如果我把全部家当都给了她们，我还得留下两顶鸡头帽给自己。我这儿有一顶；再走向你的两个女儿讨那么一顶吧。

里　别胡说，混小子；小心鞭子！

"傻子"　真理是条贱公狗，只合躲到狗窠里；得用鞭子把他打出屋子去了，才好让猎犬娘娘靠火放臭气。

里　好一番气杀我的奚落啊！

"傻子"　小子，我来教你一段话。

里　说。

"傻子"　听好，老伯伯：

积攒得多来露得少，

77　"鸡头帽"为职业小丑所戴，上附一小铃铛。

91　关于"猎犬娘娘"，考订家、注家众说纷纭，都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校勘、解释，问题都是在"真理"公狗与"猎犬娘娘"，意义上对立不起来，一说其中，隐含"下贱"地位出"真理"，而"猎犬娘娘"显得很阔气（杜塞）。

93　里亚的感叹可能是指"傻子"的挖苦，也可能是想起奥斯瓦尔德的怠慢。

懂得多来说得少，
收进多来借出得少，
骑马多来走路得少，
听得多来进耳朵得少，
赢得多来赌得少；
不喝酒来不找婊子婆，
门关紧来足不出户，
你再把十双来数数，
就不止二十的数目。

肯　你没有说出什么来呀，“傻子”。

“傻子”　那么这就象没有给喂嘴的律师一样，空口说白话；你本来没有给了我什么。老伯伯，你就不能利用没有什么吗？

里　当然不能，孩子；没有什么就生不出什么。

“傻子”　〔对肯特〕请你告诉他，他有那么多田地，出息也就这么样了。他不相信一个“傻子”的话。

里　真会挖苦的“傻子”！

“傻子”　你知道不知道，好孩子，苦傻子和甜傻子有什么分别？

里　不知道，娃儿；讲给我听。

“傻子”　谁要是曾经劝过你
　　断送掉一片好江山，
请他来跟我站一起——
　　你就来把他扮一扮。

100　“少走路”或者是为了省鞋。

106　通过高利贷，钱数就增加了。

甜傻子和苦傻子
　马上就分清在眼前：
一个是穿了花彩衣，　〔指自己。
　一个是明明——在这边！　〔指里亚。

里　你叫我傻子吗，小子？

“傻子”　你的称号全都给你送掉了；只有这个是你生来就有的，送不了人。

肯　“傻子”可并不完全傻哩，陛下。

“傻子”　真的并不是，老爷大人们决不会答应我包下来；如果我享有了傻子的专利权，他们一定要来分去我一份：还有太太夫人们，她们也决不肯让我独当傻子，她们要来抢一些去的。老伯伯，给我个鸡蛋，我就给你两顶冠冕。

里　是怎么样的两顶冠冕？

“傻子”　啊，我把鸡蛋打正中间一切开，吃光了里边的东西，我不就可以给你两顶蛋壳的冠冕了？你把你的王冕对切成两半，把两半都送掉了，你就是背驮了驴子去过污泥沟哪。你把你的金冠盖送掉的时候，你的光脑盖底下准是一点儿脑子也没有了。如果象我这样子胡说，谁先发现话说得有理的，就该谁挨一顿鞭子。

〔唱〕　这年头傻子们再也不吃香；
　聪明人都变了白痴，
脑子里不知道怎样去想想，

131　伊丽莎白朝末期，专利权引起反对风潮，后来通过法案取消了，但詹姆士一世登位后（在本剧写作时期），又滥发给廷臣，引起群众不满。

137　《伊索寓言》中讲到一个老人不是骑驴子过污泥沟，而是自己扛驴子过去。

手底下尽干的傻事。

里　你什么时候开始那么爱唱歌了，小子？

“傻子”　老伯伯，自从你把你的两个女儿当作你的两个母亲了，我就学唱起来了；你把棍子交给了她们，自己乖乖的把裤子褪了下来，那时候，

〔唱〕　她们呀欢喜得眼泪儿直淌，
　　我只有唱歌来消愁：
堂堂的国王呀玩起了捉迷藏，
　　直钻到傻子堆里头！

老伯伯，我求你找一位老师来教你的“傻子”说谎：我很想学一学撒谎哩。

里　你要是撒谎，小子，我就叫你吃鞭子。

“傻子”　我真不明白你和你那个女儿究竟有什么样的嫡亲血缘：我要是说了真话呢，她们要把我鞭打；我要是说了假话呢，你要把我鞭打；有时候我不说话也挨了鞭子。我宁可当随便什么玩意儿也不想当“傻子”；然而我还是不愿意做你，老伯伯；你把你的灵性削掉了两边，没有让中间留下了一点什么了。你那一半边来了。

戈奈丽尔上。

里　怎么样，女儿！干吗头额上扎了那么一道绉纱箍似的。你近来眉头皱得太多了。

“傻子”　你原先用不着看她的脸色，不在乎她皱不皱眉头，那时候倒算得上一个棒小子；你现在可光是一个圆圈圈了。现在我倒还比你强一些，我是“傻子”，你可什么都不

是。〔对戈奈丽尔〕是，我一定闭嘴；尽管你嘴上不说什么，脸上叫我看得出要什么。好，好：

谁大手大脚的，面包皮也不要，
什么都腻味了，面包屑也讨不到。

那是个剥空了的豆荚。　〔指里亚。

戈　不单是，大人，你这个放肆的“傻子”，
还有你那些傲慢无礼的随从
也时刻挑剔，吵架，以至于猖狂到
闹出我忍无可忍的暴行。大人，
我本想，把这种情形让你知道了，
就会有切实的纠正；但如今我恐怕，
照你最近的所说和所为看来，
你不仅袒护了，而且用姑息来怂恿了
这一种行径。要真是这样呢，过错，
就难逃谴责；惩戒，也不会等闲；
为了邦家的安定，断然的措施
一旦采取了，尽管会得罪你老人家，
也使我失面子，但是事出于不得已，
大家会认为是明智的行动。

“傻子”　老伯伯，你该知道，
篱雀儿把布谷喂养得这么久，
活该让小雏儿大起来咬掉头。
蜡烛火熄灭了，我们就只有摸黑了。

188　据说杜鹃在篱雀巢里下蛋，让篱雀孵雏。

里　你是我的女儿吗？
戈　我希望你能够用用你的明智
　　你本来是通情达理的；别乱发脾气；
　　你近来动不动就发作到忘乎所以，
　　远离了你的正道。
“傻子”　车子拉起马儿来了，一头傻驴子就看不出吗？“哎
　呀呀，俏姐儿！我爱你。”
里　这儿谁还认识我？我不是里亚：
　　里亚是这样走，这样说的？他的眼睛呢？
　　他的脑筋坏了吗？他的神志
　　昏迷了吗？嚇！我还醒着？不是的。
　　谁能来对我讲一讲究竟我是谁？
“傻子”　是里亚的影子。
里　我要知道我是谁；因为凭威权、
　　知识和理性的标记来辨别是非，
　　我就难于相信我会有这等女儿。
“傻子”　她们会叫你变成一个孝顺的父亲。
里　请问芳名，贵夫人？
戈　你这样大惊小怪，大人，无非是
　　又耍了你新近那一套恶戏。我请你
　　毫不含糊的弄明白我的意思：
　　你年高德劭，就应该通情达理。
　　你身边养了一百个武士和随从；
　　这些人这么样胡闹，放荡和猖狂，

196　可能是旧小调中的一个叠句。

205　以上三行（特别是其中第一行）原不协律，一般版本作散文处理。

用他们下流的习气把我们宫廷
熏染成乱店子的样子；吃喝，玩乐，
简直把它搅成了酒馆和娼寮，
不再象庄严的王府。这奇耻大辱
本身就要求立即纠正。为此
请慨然允准把你的扈从削减一些，
免得我擅自执行我这个要求；
剩下来照旧侍候你的那些人
还得是适合你年龄的，他们应当是
既知你也能自知。

里　　　　　凶神恶煞啊！
快给我套马！把我的随从叫拢来！
下流的杂种！我不在这里叨扰你；
我还有一个女儿在。

戈　你打我手下人，你那些捣乱的痞子
竟把上面人当成奴仆。

阿尔巴尼上。

里　活该，真后悔莫及！噢，你来了？
这是你的意思吗？说！快备马。
忘恩负义，是铁石心肠的恶魔，
当你显现在子女身上的时候，
比海怪还可憎！

阿　　　　　请陛下忍耐一点儿。

里　〔对戈奈丽尔〕

可憎的鹰枭，你撒谎！
我的随从是出类拔萃的人材，
一应礼仪和职守，都无所不知，
而且都兢兢业业的百般维护
他们的声誉。啊，一丁点瑕疵
怎就在考黛丽亚身上显得多丑恶！
象一架挖城机一下子把我的天性
扭脱了基础，压干了我的爱心，
翻起了我的狠心！里亚啊里亚！
痛打这脑门，谁叫它让愚蠢进去了，　〔捶头。
把明智放走了！走，走，我的人。

阿　陛下，我并没得罪你，我全然不知道
是什么使你动了气。

里　　　　　　可能是，公爵。
听啊，造化，亲爱的女神，听我说！
如果你曾经有心要这个畜生
繁衍子孙呢，请撤换你的意旨！
反过来把她的生殖力全部抽掉；
使她生育的器官彻底枯涸；
使她枯朽到一个孩子也生不出
来为她添光彩！她一定要繁殖呢，
就让她生一个毒孩子，长大起来
乖张，暴戾，悖逆的折磨她一辈子，
给她年轻的额上刻满了皱纹，

240　或解释为任何种机械。

用泪流给她的面颊上凿下深槽，
把她做娘的操心和教诲都搞成
嘲笑和蔑视的把柄，让她也感觉到
养一个忘恩的孩子，比受毒蛇咬
还令人痛心百倍！走吧，走吧！〔下。

阿　嗨，天晓得，这都是为的什么？

戈　你不用自寻烦恼，要穷究原委；
他这么老胡涂了，由他随便怎样去
发他的脾气得了。

里亚重上。

里　怎么，一下子就裁了我五十个随从？
就在半个月之内！

阿　　　　　　　什么事，陛下？

里　等会儿告诉你。
〔对戈奈丽尔〕　凭我的生死发誓！
我惭愧能让你这样子摧毁了丈夫气；
真惭愧我值得为了你而情不自禁，
热泪横流！瘟风、毒雾来整治你！
父亲的诅咒送给你不治的千疮，
穿透你官能的百孔！昏瞶的老眼，
你要是再为此而哭泣，就把你挖出来，
连同你白流的一汪汪泪水抛出去
一块儿和泥。哼，竟弄到这地步？
罢了！也罢。我还有一个女儿，

我相信她是亲切的，善于体贴的；
要是她听说你这样子，准会用指爪
撕掉你这张狼脸皮。你会发现
我就会恢复原来的威严，别以为
我已经把它永远抛弃了。

〔里亚、肯特及侍众下。

戈　你看见没有？

阿　虽然我对你恩情深厚，戈奈丽尔，
却不能如此偏心——

戈　你就算了吧。怎么了，奥斯瓦尔德，喂！
〔对“傻子”〕
你不是傻瓜，是坏蛋，跟你的主子去！

“傻子”　里亚老伯伯，里亚老伯伯！慢点走，把“傻子”带了去。

臭狐狸，看谁来抓牢它！
这样的女儿，谁要她？
我但愿用帽儿换到它
一条绞索来搞掉她！
我得赶紧去跟好他。　〔下。

戈　这个人给教得多好啊！一百个武士？
让他留一百个武士弄刀试剑，
真想得安全周到哩！他只要做场梦，
听句谣言，转个念，一不高兴，
就可能用这般武力护他的昏聩

289　也可解释为语带双关，把“傻子”的头衔带了去。

危害我们的生命。奥斯瓦尔德，怎么了！
阿 你可能太过虑了。
戈 总比太放心稳当。
我宁愿一举解除我担心的危害，
不愿老担惊受怕。我知道他的心。
他说的，我已经写信去告诉妹妹，
她要是收容他和他的一百个武士，
不管我表示了不适当呢，——

奥斯瓦尔德重上。

啊，奥斯瓦尔德！
你把给我妹妹的那封信写了吗？
奥 写了，夫人。
戈 你带上几个伙伴，就上马出发！
对她充分讲明我自己的担心，
再加上你能想到的种种理由，
好把话说得更动人听闻。你去吧，
速去速回。

〔奥斯瓦尔德下。

不行啊，不行啊，老爷，
你这样软绵绵、柔和和为人处世，
虽然我不来责备，对不住，我得说；
你就是易遭人非议，怪你胡涂；
难叫人称赞你害人的温情。
阿 我还说不准你眼光多远大，多厉害；

操持过急呢，却往往把好事做坏。

戈　嗯，那么——

阿　得，得，看结果再说。

〔同下。

第五场　同上，前庭。

里亚、肯特及“傻子”上。

里　你带这封信，先到格罗斯特去。我的女儿读了信，问到什么就回答什么，别多讲什么你所知道的事情。要是你不赶快，我就会比你先到那里了。

肯　陛下，我不 把信送到，决不会睡觉。〔下。

“傻子”　要是一个人的脑筋长在脚跟上了，那么脑筋不就会有害冻疮的危险吗？

里　会，孩子。

“傻子”　那么，我劝你高高兴兴吧；你用不着为脑筋操心，要给它穿什么软便鞋了。

里　哈，哈，哈！

“傻子”　你看吧，你那一位女儿会用真情待你的；因为，虽然她象这一位就如同山楂象苹果，我还是能说出一点我

1　格罗斯特是地名，应为格罗斯特伯爵的封地，一般认为康瓦尔公爵即住在邻近，有些学者认为原脚本上的笔误，此处应为康瓦尔（也是地名）。

5　“脑筋长在脚跟上”，就是“不长脑子”。意为“你还想去二女儿那里，简直是比不长脑子还不如”。

10　里亚可能误会了，以为说他脑子正常，长在头上，不用操心。

11　“真情”有两重意义：1，亲切；2，按她的本性。

能说的事情。

里　你能说出什么，孩子？

“傻子”　她上口跟这一位是一个味道，就象山楂跟山楂是一个味道。你讲得出为什么一个人的鼻子长在脸正中吗？

里　讲不出。

“傻子”　嗯，为的是把一对眼睛分在鼻子两边嘛，这样安排好了，碰上什么，用鼻子闻不出来，用眼睛还可以穿进去探索呀。

里　我亏待了她，——

“傻子”　你会说说牡蛎怎样造它的壳吗？

里　不会说。

“傻子”　我也不会说；可是我能讲蜗牛为什么一定要背一所房子。

里　为什么？

“傻子”　嗯，好把它的头藏进去嘛；决不会抛弃给它的女儿们，害得它自己的一对角都没有一个匣子来装哩。

里　我得忘掉我的天性才好。这么慈爱的一个父亲！我的马备好了没有？

“傻子”　你那些驴子去搞了。为什么七星不多不少，就是七颗，其中的道理才妙呢。

里　因为它们不是八颗，对不对？

“傻子”　对了，真对；你真会当一个出色的“傻子”哩。

里　用武力夺回来！荒悖绝伦的忘恩负义！

22　里亚是在想考黛丽亚

"傻子"　要是你当了我的"傻子"，老伯伯，我会痛打你一顿，因为你不到时候就先老了。

里　怎么呢？

"傻子"　你该长聪明了才老呀。

里　噢，让我别疯了，别疯了，老天！
　　让我能克制自己；我不想发疯！

侍臣上。

　　怎么样了！马备好了没有？

侍臣　备好了，陛下。

里　来吧，孩子。

"傻子"　哪一个傻大姐只看我瞎窜好笑，
　　要当心一会儿上了当还莫名其妙！

〔同下。

46—47　这收场押韵的两行五步诗，是对观众说的，颇有些学者认为非莎士比亚手笔，而是演出中小丑的即兴插科。原文粗鄙，改译成"还莫名其妙"的原短语尤为不堪，似不合"傻子"的性格。解释也有多种，这里取此说——"若只见'傻子'冷嘲热讽的好笑方面，不识里亚此去的可悲命运，那就傻到怎样怎样了"，或者可以说，只笑"荒唐言"（和"行"），不解"辛酸泪"。"瞎窜"（原文"离去"）与"瞎缠"（"胡诌"、"瞎扯"、"胡闹"）照原文谐音。

第 二 幕

第一场 格罗斯特堡邸中一庭院。

艾德孟与寇兰相遇上。

孟 天保佑 寇兰。

寇 天保佑，少爷。我刚见过了令尊，通知他康瓦尔公爵和芮艮公爵夫人今晚上来他这里。

孟 有什么事情？

寇 我也不知道。你听见外边的消息了吗？我是说那些私底下的传闻，因为目前还只是些交头接耳的话题。

孟 我没有听说。请问是些什么谣传？

寇 你没有听说康瓦尔和阿尔巴尼之间可能快打起仗来了吗？

孟 一句也没有听说过。

寇 你到时候自然会听到的。再见，少爷。 〔下。

孟 公爵今晚上来这里！倒更好！最好了！
这一来不由得正好便利我行事。
父亲已经布置好，要抓住哥哥；
我就有一件事，办起来得非常小心的，
一定要办好。愿我运气好，马到成功！

哥哥，说句话！下来！哥哥，喂！

艾德加上。

父亲在看着呢：老兄啊，快逃开这儿！
有人已经报告他你躲在这儿了。
现在你可以利用黑夜的方便。
你没有说过康瓦尔公爵的坏话吗？
他现在连夜急急忙忙的赶来了，
芮甘也同着来。你没有站在他一边，
信口对阿尔巴尼公爵攻击过什么吗？
想想看。

加　　　　我肯定没有说过一句话。

孟　我听见父亲来了。请你原谅，
我得骗他们，假装拔剑来刺你
你拔剑；假装自卫；好好斗一下。
投降！到父亲跟前来！照一照！这儿！
哥哥快逃。来火把，来火把！再见。

〔艾德加下。

我身上刺出点血来，会使人相信　　〔刺臂。
我拼过死命。我见过有些酒鬼，
闹着玩，干得还要凶。父亲，父亲！
站住，别逃！谁来呀？

格罗斯特及从仆多人举火炬上。

格　艾德孟，坏蛋呢？
孟　他刚才就站在这儿黑暗里，拔了剑，
嘴里念念有词，呼唤月亮
充当他吉利的保护神。
格　他如今在哪儿？
孟　大人看，我流血哩。
格　坏蛋在哪儿，艾德孟？
孟　往这边逃了，大人，因为他无法——
格　追他去，喂！快追！

〔从仆数人下。

他“无法”什么？
孟　无法劝说我杀害你父亲大人；
因为我告诉他疾恶如仇的神道，
把万钧天雷对准了杀父的罪行；
我讲儿子对父亲，血肉相连，
情义比天高地厚；总之，大人，
因为看见我对他忤逆的图谋
深恶痛绝，他就恶狠狠一下子
用剑朝我没有防备的身体
直戳过来，刺伤了我的胳臂；
因为看见我一怒而精神抖擞，
理直气壮，挺身迎上去厮拼，
或者是因为我一喊，吓破了他的胆，
他急忙拔脚就逃了。
格　管他逃多远，
他在这块国土上休想抓不到；

一抓到——就处决！高贵的公爵大人，
我的尊贵的恩主，今晚上要来。
我一定要请他批准我发布告示：
谁要是抓到了这个杀亲的懦夫
送上火刑柱来烧死，谁就得酬谢；
谁藏他，谁就得死。

孟　我劝他不要作他那种不轨的图谋，
发现他硬要干，就用严厉的语气
威吓说我要揭发他，他就回答说：
“你这传不到家当的私生子！你以为
我跟你作对起来，人家的信任，
或者你自己的品行和身份会使你
说话管用吗？不会的。我不但要否认
（我是一定会否认的。哪怕你拿出了
我的笔迹来作证）还要反咬你，
都得怪你的教唆、阴谋和诡计；
你除非把世人都当成傻瓜一个了，
才以为他们不想到我死了有好处，
对你显然是太大的引诱，不由不
使你要害我命哪。”

格　　　　　　　　好狠毒的畜生！
他说要否认他的信吗？我怎么生了他！

〔内喇叭奏乐段。

听号声！是公爵。我不知他为何来这里。
我要把港口都封了；那畜生逃不了；
公爵一定得允准我这么办。此外，

我要在全国到处贴他的图像，
使人人注意他。我的土地呢，
天性忠诚的孩子，我要设法
使你能继承到手。

康瓦尔、芮艮及侍从上。

康 怎么样，尊贵的朋友？我一来这里
(还刚刚到呢，)就听说了离奇的事情。
芮 如消息属实，一切治罪的刑罚
用起来都会嫌太轻了。怎么样，伯爵？
格 夫人啊，我这颗老心是碎了，碎了。
芮 怎么！我父亲的教子谋害你性命吗？
还是我父亲取名字的，你那个艾德加？
格 公主啊公主，我真没有脸说它。
芮 他跟我父亲的那班捣乱的武士
不是常厮混在一起吗？
格 我还不知道，夫人。太坏了，太坏了！
孟 是的，夫人，他常跟那一帮结伴的。
芮 那就难怪他变得无情无义了。
一定是他们教唆他谋害老人家，
以便合伙来挥霍他的钱财呀。
我就在今天这晚上从姐姐那里
听说了他们的情形，她还警告我
说如果他们要来住我家的话，
我就不接待。

康　　　　　　我保证我也不，芮艮。
　艾德孟，我听说你对你的父亲
　克尽了孝道。
孟　　　　　　义所当然啊，殿下。
格　他揭穿他的阴谋，奋身去逮他，
　就受了你现在看见的这个创伤。
康　有没有派人去追他？
格　　　　　　　　派了，大人。
康　只要他给抓到了，那就用不着
　再怕他为害了。我完全授权于你
　放手去采取措施。至于你，艾德孟，
　你这番表现的忠心耿耿的品德
　直令人赞美不止，我们要重用你。
　这样可靠的品性，我们很需要；
　我们算首先抢到你了。
孟　　　　　　　　我遵命，殿下，
　任怎样都尽忠效劳。
格　　　　　　　　我为他谢大人。
康　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访——
芮　这么晚，摸索着穿过黑夜的针眼：
　是有重要的事情，尊贵的格罗斯特，
　我们必须来领教你的高见。
　我父亲和我姐姐都写了信来
　讲了他们的争执，我想最好是
　不在家里写复信。双方的信使
　就也来这里等回话。善良的老朋友，

你且息怒吧，为了我们的事情
替我们出一点主意，我们在等着
立即采用。

格　　　　我一定遵命，夫人。
非常欢迎殿下和夫人的光临。

〔喇叭鸣奏。同下。

第二场　格罗斯特堡邸前。

肯特与奥斯瓦尔德迎面上。

奥　清早好，朋友。是伯爵府里人吗？

肯　唔。

奥　我们在哪儿安置我们的马匹？

肯　在污泥里。

奥　劳驾，如蒙见爱，告诉我。

肯　我不爱你。

奥　那么好，我不理会你了。

肯　我把你送进了牙关镇牲口栏，看你理会我不理。

奥　你干吗这样对待我。我又不认识你。

肯　家伙，我可认识你。

奥　认识我是什么人？

肯　是一个坏蛋，一个无赖，一个吃剩菜残羹的；一个下流的，傲慢的，浅薄的，卑贱的，一年领三套衣服的，想积攒

8　原文“利卜斯（lips，口、嘴唇）布里（bury堡镇）”作为虚构的地名；在那里的“牲口栏”里，意谓“在掌中”、“在爪子里”、“咬在嘴里”。

一百镑钱来博取上等人头衔的，穿粗毛袜子的肮脏狗腿子；一个胆小如鼠的，不敢还手只会告状的，婊子养的、爱照镜子、搔首弄姿的，帮闲助虐，过分献殷勤的，装模作样穷讲究的痞棍；只有一只箱子家私的奴才；你是甘愿卖淫来侍候人的，是下人、要饭的、胆小鬼，拉皮条的、狗杂种，这些货色的大杂烩；你对你这些称号，胆敢否认一个字，我会把你打得哇哇叫！

奥　什么，你真是多荒唐的一个怪家伙，这样子就随便破口骂人，也不管你说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

肯　你是个脸皮多厚的流氓，居然否认你认识我！我在国王面前把你绊倒，痛打你，可不是还只有两天吗？拔出剑来，你这个痞子，虽然天还黑，倒有月光：我要把你搞成个月光泡“卧果儿”。〔拔剑〕你这个婊子养的下贱胚，拔出剑来！

奥　去你的！我不来理会你。

肯　拔出剑来，你这个无赖！你带来了攻击国王的信件，甘当那个货色的帮凶、欺侮她的父王。拔出剑来，你这个流氓，要不然我就横切断你的胫骨！拔出剑来，你这个无赖！上前来！

奥　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

肯　刺过来，你这个奴才！站好，流氓！站好，你这个光净的奴才！刺过来！

奥　救命啊！杀人了，杀人了！

13　仆人每年领三套衣服。

26　据说有一种菜叫“月光蛋”，即荷包蛋加料，这里译成“卧果儿”（或“碎果儿”）是沿用北京旧菜汤名。

艾德孟执剑上。

孟　怎么了？怎么一回事？分开！

肯　跟你来，好小子，我敬陪！来，我教教你；上前来，小少爷！

康瓦尔、芮良、格罗斯特及从仆上。

格　动刀动剑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康　千万快停住，看你们性命的面上！

　　谁还要动剑，就得死。怎么一回事？

芮　是姐姐和国王派来的两个信使。

康　你们为什么争吵？说。

奥　我还喘不过气来哩，殿下。

肯　不奇怪，你那么样使起了你的勇气。你这个懦怯的无赖，造化不会承认你；是裁缝造出来的你。

康　你是个怪家伙；裁缝会造出一个人？

肯　是裁缝，大人。一个石匠或者画匠不可能把他制造得这么坏，即使他们只不过学了两年的手艺。

康　还是讲讲：你们是怎样吵起来的？

奥　这个老恶棍，殿下，我还是看在他灰白胡子的份上，才手下留情，饶了他的命，——

肯　你这婊子养的废物，用不着的货色！大人，如蒙你准许，我要把这个道地的坏蛋踩成泥巴去抹厕所的墙壁。饶了我的灰白胡子，你这只摇尾巴的鸟？

康　闭嘴，贱人！
　　你这撒野的奴才，懂不懂规矩？
肯　是，大人；可是气愤该享有一点受包涵的特权。
康　你为什么气愤？
肯　为的是这样的奴才，心里不正派，
　　身上居然要佩剑。这种笑面鬼，
　　象耗子，就会把解不开的天伦情义
　　咬成两断；见到他们的主子
　　动一点反常的念头，就百般逢迎，
　　火上加油，不然就雪上添霜；
　　否定，肯定，看他们主人的风向
　　随时转动他们的翡翠鸟尖嘴，
　　什么也不知道，真象狗，就知道跟。
　　烂掉你这个发了羊癫疯的脸蛋！
　　你笑我说话，当我是一个小丑吗？
　　呆鹅，我如在塞拉姆平原上碰见你，
　　准把你嘎嘎叫直赶回开米洛老家去。
康　什么！你疯了吗，老家伙？
格　你们怎样吵起架来的？讲这个。
肯　再没有什么人比我和这个坏蛋
　　更是水火不相容了。
康　为什么你叫他坏蛋？他坏在哪里？
肯　他的嘴脸不叫我喜欢。
康　我的呢，他的呢，她的呢，也许都不行。

68　据说翠鸟标本可悬置空中，以测风向。

73　塞拉姆平原是指索尔兹布里平原；开米洛在英国何处，则众说不一。

肯 大人，我本份所在，理当直言：
我生平见过不少堂堂的面貌
都胜过眼前这些肩膀上所长的
任何一副。
康 这是个这样的家伙，
一旦因直率而受到称赞，就专爱
莽撞要无礼，说话矫揉造作，
违背了本性。他不能谄媚，他！
他心地正直，坦率，必须说真话！
人家愿意听，好；不然就不客气。
我敢说这一路坏蛋在这种直率里
埋藏了奸诈和恶毒，比起二十个
哈腰折背，处处赔小心的蠢奴才
还要刁钻百倍。
肯 殿下容光焕发，威慑八方
犹如腓普斯额头火闪闪四射，
谨以真切的实意，恳挚的诚心
伏求明鉴亮察——
康 你这是干什么？
肯 我是摆脱我自己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这么样不讨你喜欢。我知道，大人，我不是拍马屁能手。用一种直捷了当的腔调来骗你的，就是一个直捷了当的坏蛋；就我而言，尽管我会有幸而博得殿下的白眼，求我当这种人，我还是不愿意当。

---

95 腓普斯(Phoebus)，太阳神，即阿波罗。

102 肯特这段话故意戏拟康瓦尔所期待的表示尊敬的矫揉造作语。

康　你究竟冒犯了他什么？
奥　我一点也没有冒犯过他。
最近他的王上，出于误会，
动了贵手，赏了我好一句耳光，
他就串通他，逢迎了他的脾气，
从后面把我绊倒了，得意忘形，
破口大骂，装出好汉的神气，
自命不凡，博得了王上的称赏，
全为的欺人家克制，试了一脚，
一试成功，便得意猖狂，在这里
更拔刀相见。
肯　　　　　　这些恶棍和懦夫
都能把阿傑士当傻瓜了。
康　　　　　　　　　　　把脚枷拿来！
你这个倔强的老坏蛋，你这老狂徒，
我们来教教你！
肯　　　　　　大人，我太老，学不了。
别给我上脚枷；我侍候国王陛下，
我是奉他的派遣，前来这里的。
你们对我王上的地位和人身
就会表现的太不敬，太放肆，刻毒了，
要真是枷他的信使！
康　　　　　　　　　把脚枷拿来！
我用生命和荣誉担保他直枷到中午！

114　阿傑士（Ajax），希腊传说中的勇士，以好夸口出名，此处所谓“当傻瓜”，意即还比不上他们。

芮　到中午？到晚上，哼，整夜都不放！
肯　夫人，如果我是你父亲的一条狗，
　　你也不应该这样对待我。
芮　　　　　　　　　　　老兄，
　　你既是他的奴才，我就要这样办。
康　这正是跟我们大姐说起的那帮人
　　一个模样的家伙。把脚枷抬过来。

〔脚枷抬出。

格　容我恳求殿下不要这样做。
　　他的过失是不小，他有主子，
　　王上自会申斥他。这一种刑罚
　　不免太低级了，那是用来惩戒
　　犯了小偷小摸这一般罪行的
　　最下流可鄙的贼人的。王上会见怪：
　　是他派来的信使，竟如此受侮辱，
　　挨到了这一种处分。
康　　　　　　　　　我承担责任。
芮　我大姐，会觉得更难堪十倍，
　　要是听任她家臣为执行她使命
　　而遭受打骂。把他两条腿放进去。

〔肯特被纳入脚枷。

康　来，伯爵，我们走吧。

〔众下，仅留格罗斯特与肯特。

格　我为你抱憾，朋友；是公爵要这样，

127　此行原文与上行合并为一行，但多出一"步"，译文多出一行。
140　或作芮艮继对康瓦尔说："来，殿下，我们走吧。"

他的脾气，全世界无人不知，
就是不容人劝阻。我为你求求情。
肯　不必了，大人。我赶路，没有合过眼；
现在就打个盹，另外就吹吹口哨。
好人的运气会从脚后跟长出来呐。
祝你早安！
格　是公爵不对；王上一定会见怪。　〔下。
肯　好王上，你一定会证实这一句老话：
头顶上好靠托上天的福荫也罢，
偏跑到酷热的太阳里干吗！
来吧，你这个照我们下界的明灯，
我好借助你这些殷勤的光线，
读一读这封信。困苦里最容易见奇迹：
我知道这是从考黛丽亚那里送来的，
她已经非常幸运的暗中听说了
我乔装打扮的行径；会等待时机，
远对着这里反常的局面，想法子
补救损失的。真是又累又缺睡；
沉重的眼睛啊，正好趁打盹机会
不去看这个可耻的息脚站。
运道啊，夜安；再笑笑；把轮子转过来！　〔入睡。

第三场　野外。*

艾德加上。

加　听说外边出了告示通缉我，
我幸亏躲进了一棵空心的老树，
逃脱了追捕。没有口岸是通行的；
没有地方不戒备森严，就等待
捉拿我到案。只要我还能逃避，
我就要保全自己；我有了主意：
贫困，为了糟蹋人，叫人样变兽貌，
所能想出的最卑下可怜的形状，
我就采取它。我要用污泥涂脸，
用毛毡束腰，把头发揉成乱结，
献出我的赤条条一身来顶它
风风雨雨，露天的一切折磨。
乡间给我提供了榜样和先例——
那些疯叫化子，他们怪声怪气的，
拿钢针、木锥、铁钉、迷迭香细枝
刺进他们的麻痹、僵木的光胳膊，
就带了这副可怕可憎的模样，
到那些小田庄、穷村落、磨坊、羊棚去，

---

* 或作“林中”，旧版多作“同上场”，当时演出，肯特可能仍在台上，观众可视若无睹。

14、20　当时有不少乞丐，就这样装疯流浪，自称“可怜的托姆”。

有时凭狂叫乱咒，有时凭祈求，
索讨人家的施舍。“可怜的托姆呀！”
充当这，还有点奔头；艾德加可完了。　〔下。

第四场　格罗斯特堡邸前。

肯特留置足枷中。里亚、“傻子”及侍臣上。

里　奇怪，他们竟这样从家里出走了，
也不打发信使回话。

侍臣　我听说，
他们前天在家里还没有什么
走动的意思。

肯　祝福，尊贵的主上！

里　哈！
你是拿羞辱消遣吗？

肯　不是，陛下。

“傻子”　哈，哈！他套了好残酷无情的吊袜带哪！马是套头的，狗和熊是系颈的，猴子是缠腰的，人是捆腿的。一个人跑腿跑得太带劲了，他就得穿上木头做的袜子。

里　他是个什么人，竟不看你的身份，
锁你在这儿？

肯　他和那个女的，
你的女婿和你的女儿。

里　不会。

肯 就是。

里 我说不会。

肯 我说就是。

里 不，不，他们不能。

肯 就是，他们干了。

里 凭朱庇特，我发誓说不能！

肯 凭宙诺，我发誓说就是！

里 他们不敢干，
他们不能干，他们不会干；要存心
这样子胡作非为，比凶杀还坏。
快平心静气回答我，你由我派来了，
是怎样犯了罪，或者怎样无端，
受到了人家这样的对待。

肯 陛下，
我到他们的家里把信递呈了；
我还恭恭敬敬的跪在那里呢，
就来了一个臭气熏人的信差，
赶得臭汗满身的，喘不过气来。
气咻咻为他的女主人戈奈丽尔致意；
也不管把我打断了，呈上她的信，
他们立即就读了，一读之后，
立即召集了侍从，上马出发，

20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天帝。

21 宙诺(Juno)，罗马神话中的天后。

23 “要存心这样子胡作非为”或解作“对尊敬这样子粗暴践踏”(尊敬是指对国王使者的尊敬或人格化的尊敬或礼貌)。

叫我随后跟去，等他们得空
让我回话，拿冷眼给我看了。
我在这里又遇到了那个信使，
一想起他受欢迎，害得我受冷待
（他就是最近对陛下曾经表现得
那么傲慢无礼的那个家伙）
我是勇而无谋的，当场拔了剑。
他用怯懦的大叫惊动了全家人。
你的女婿和你的女儿就认为
犯这点过失应配受这种羞辱。

“傻子”　如果野鹅向这个方向飞的话，冬天还没有过去哩。

做爹的穿了破衣裳，
　子女就变了瞎眼睛，
做爹的背了大钱囊，
　子女会显得最殷勤。
命运，那个婊子婆，
从不给穷人开门锁。

可是因此你从你的女儿们那里会得到一年都数不完的苦恼呢。

里　啊！这股气怎么直涌上我心头啊！
歇斯底里症！爬肠的悲痛，下去！
底下是你的地方。这女儿在哪里？

肯　跟伯爵在一起，陛下；就在这里边。

45　一说(杜塞)野鹅秋往南飞，春往北飞，此处野鹅指芮艮和戈奈丽尔，“冬天”指里亚的苦难，“向这个方向飞”指如此作为。

里　别跟我去，就待在这儿。　〔下。

侍臣

　　除了你说的，你没有犯更大过错吗？

肯　一点也没有。

　　王上怎么只带来这么少随从？

“傻子”　你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才叫人家锁进的脚枷，你是罪有应得。

肯　为什么，“傻子”？

“傻子”　你该当受点教训，学学蚂蚁，让你懂得冬天是没有什么可忙的。除了瞎子，凡是跟着鼻子走的都是受眼睛引导的；一个人发了霉气，二十个鼻子当中也不会有一个闻不出。一个大轮子滚下山去的时候，你最好松手，以免跟着去折断你的颈骨；可是当一个大人物上升的时候，就让他拖你一块儿走。要是有人给了你更好的忠告，那就把我的还给我。我只会叫贱人相信它，因为是一个傻瓜给的劝告。

　　谁为人服务，要只是图利，
　　　只是表面上跟跟，
　　天一变就快把铺盖打起，
　　　撇下你受风吹雨淋。
　　可是我不走，“傻子”要留下，
　　　就让聪明人溜走：
　　溜跑的贱人变成了真傻瓜，
　　　“傻子”可不是贱骨头。

肯　你从哪里学到的这点聪明，“傻子”？

　　不是从脚枷里，傻瓜。

里亚由格罗斯特陪同重上。

里　不肯跟我说话。他们不舒服，
累了，赶了一夜路？完全是推托，
十足符合抗拒和回避的行径。
拿一个较好的回答来给我。
格　　　　　　　　　　　　陛下，
你知道公爵有那种火爆脾气，
他要怎样做就是动摇不了的，
很固执。
里　　　　降灾殃！发瘟疫！死亡！毁灭！
火爆？脾气？啊，格罗斯特，格罗斯特，
我要跟康瓦尔公爵和夫人说话。
格　是啊，陛下，我已经报告过他们了。
里　报告过他们？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这人？
格　懂，陛下。
里　王上要跟康瓦尔说话，亲父亲
要跟亲女儿说话，叫她来侍候。
把这报告了他们吗？凭我的气和血！
火爆？火性子公爵？告诉火公爵——
不，且慢；也许他当真是不舒服；
我们健康的时候应尽的责任，
人一病往往都疏忽了。身上不好，
心上也跟着难受，天性受压抑，
人也就由不得自己。我要耐住；

要克制我的过于莽撞的行动，
不把有病的一时发作当成了
无病的装腔。我的王权该死！　〔目视肯特。
为什么要把他枷起来？这种行径
又使我相信公爵夫妻的回避
是存心捣鬼。把我的听差放出来。
去告诉公爵夫妻说我马上要
跟他们说话；叫他们出来听话，
要不然我要在他们的房门口敲鼓，
直到把睡梦都敲得粉碎。

格　我但愿你们大家和好。　〔下。

里　啊呀，我的心！心都翻上来了！下去！

“傻子”　对它喊吧，老伯伯，就象娇声娇气的婆娘，把鳗鱼活生生放到面糊里，用一根棍子轻轻的敲它们的脑袋，直叫着“下去，淘气鬼，下去！”也就是她的傻兄弟，纯粹出于爱马之心，竟把马吃的草料涂上了黄油。

格罗斯特随康瓦尔、芮良率从仆重上。

里　你们两口子早上好。

康　　　　　　　　　　祝福，陛下。

〔肯特被解脱。

芮　见到陛下，我很高兴。

里　芮良，我以为你是的。我知道为什么

117—120　鳗鱼不先杀死，就放进面糊去烤；喂马用黄油涂草料，使马不爱吃；这都是出于软心肠的愚举。是否有故事来源，无可考。

我得这样想：因为你要是不高兴，
我就要和你地下的母亲离婚，
让她背通奸的罪名。
〔对肯特〕　　　　啊，你出来了？
这件事以后再说。亲爱的芮良，
你姐姐真不是东西。芮良啊，她系了
利喙的无情，象兀鹰，在我这里。　〔指心。
我简直不能对你讲；你不会相信
她怀着多么恶劣的狠心——芮良啊！

芮　请大人忍耐一点。我倒是料想：
并非她对你有失孝敬，而是你
对她的苦心有失谅解。

里　　　　　　　怎么？

芮　我不能设想我姐姐会有一点
疏忽她本分的地方。如果呀，大人，
她把你那些闹事的随从约束了，
那么理由很正当，用意全对头，
她无可指责。

里　我咒她！

芮　　　　啊，父亲大人，你老了；
你的天性已经到了边缘上，
要好好当心了。你得让心明眼亮人，
比你自己更明白你的情况的，
管管你，指引指引你。所以我请你
还是回到我们姐姐的身边去；
说你把她委屈了。

里　　　　　　求她的宽恕?
你只要看看这样还成何体统!
“亲爱的女儿,我向你供认我老了:　　〔下跪。
老人是无用的;我双膝跪下来求你
恩赐我几件衣服、一张床、一口饭!”
芮　大人,别这样;这个把戏太难看了。
回到我姐姐那里去。
里　〔起立〕　　　　　决不去,芮艮!
她把我的随从削减了一半,
给我白眼看,象用毒蛇的牙齿,
用她的尖舌头直刺我这颗心。
上天积累的灾殃全给我降到
她忘恩负义的头上! 催命的恶风,
摧残她的胎儿!
康　　　　　　不象话,不象话!
里　急速的闪电,把你灼人的火箭
直戳她嘲人的眼睛! 毁她的美貌,
你由大太阳从篱笆吸出的瘴气,
害她个满身疮疥!
芮　啊,神明在上! 你一旦发作,
也就会这样咒我。
里　不,芮艮,我永远不会咒你。
你有温柔的天性,决不会变成
泼悍,残暴。她的眼睛里有凶光;
你的眼睛温存而不烫人。你不会
吝惜我的享受,裁我的随侍,

跟我抢白，顶嘴，减我的费用，
甚至于做到这一步，拴上门闩，
叫我进不了大门。你却是懂得
天伦的情份、作为儿女的责任、
礼貌的表现、领受了深恩的感激：
你该是并没有忘记我赐与你的
一半的国土。

芮　　　　　　大人，言归正传吧。

里　谁把我的人上枷的？

〔内喇叭吹奏。

康　　　　　　　　是谁的喇叭声？

芮　我知道，是我姐姐的。正如她信上说，
她马上要到这里了。

奥斯瓦尔德上。

夫人来了吗？

里　这奴才狐借虎威，倚势凌人，
全靠托他的女主人一时的恩宠。
滚出去，无赖！

康　　　　　　陛下是什么意思？

里　谁把我的人上了枷？芮艮，我但愿
你自己并不知道。谁来了？

戈奈丽尔上。

天啊，
如果你爱护老人，如果圣明
还认可孝顺，如果你自己也老了，
就主持公道，差遣神使来帮助我！
〔对戈奈丽尔〕
你有面目看我这一把胡子吗？
噢，芮良，你竟愿牵她的手？

戈　为什么不能牵手？我错在哪里？
轻率所认为的，老朽昏聩所指责的，
都不是过错。

里　肚皮啊，你太厚实了！
还不会胀破吗？我的人是怎么上枷的？

康　我叫他上枷的，大人；他自己胡闹，
本该受更坏的处分。

里　你？是你？

芮　我劝你，父亲，衰老了，就该安分了。
如果你回去和姐姐住在一起，
直住到一个月期满，把你的随从
辞退了一半，那就来我这里好了。
现在我又不在家，缺少供应，
无从接待你，满足你的需要。

里　回到她那里？还要辞退五十人？
不，我宁愿什么屋顶也不要，
甘心到外边去对抗露天的敌意，
去作野狼和鸱枭的一个伙伴，
忍受饥寒的掐脖子！跟她回去？

啊，热情的法兰西，不要嫁妆
娶了我小女儿，我如今尽可以落到
跪在他的御座前，象从仆一样，
讨恩俸来苟延残喘。跟她回去？
还不如劝我为这个可鄙的小人　〔指奥斯瓦尔德。
当奴才，作牛马得了！

戈　　　　　听便，大人。

里　我请你，女儿，不要逼得我发疯。
我决不麻烦你，我的孩子，永别了：
我们不再相会，不再相见。
你却是我的肉，我的血，我的女儿——
或者宁可说是我肉里的病毒，
我不得不承认是我的。你是个脓泡，
一个毒疮，一个肿胀的毒瘤，
来自我腐烂的血液。可是我，不骂你；
让耻辱要来自己来，我不会呼唤它。
我不请雷公来发射它的霹雳，
也不向最高的审判神乔武告状。
你能改了就改过，慢慢来改好：
我可以忍耐；我可以住芮艮这里。
我和我一百个武士。

芮　　　　　那可不行。
我还没有盼你来，也没有准备好
给你作适当的欢迎。听姐姐吧，大人；

---

2 23　乔武，即罗马神话中的天帝朱庇特，亦即雷公。

谁要是用理智来看看你的激动，
就只能认为都因为你老了，所以——
她明白她干的什么。
里　　　　　　　　　　这说得对吗？
芮　我敢说是对的，大人。五十个随从？
这还不好？你还要更多人干什么？
可不是，只开销和安全就已经不容许
维持这么多人数？同住一家，
受双重指挥，这么多仆从怎么能
和好相处。这太难，简直是不可能。
戈　为什么，大人，你不能就让二妹的
或者我的那些仆从来侍候你？
芮　为什么不能，大人？他们要怠慢你，
那我们就好约束了。你要来我这里，
（因为我现在看出有危险）我请你
就只带二十五个人；再多出一个
我就不承认，也不给地方住。
里　我给了你们一切——
芮　　　　　　　　　　你给得及时。
里　让你们做了我的监理人，托管人，
只保留一条：我得有这么多人数
随侍我。什么！我来你这里，只能带
二十五个人？芮艮，你这样说的吗？
芮　我再说一遍，大人；不能再多了。
里　邪恶的货色还是会显得漂亮，
倘还有更为邪恶的；不是最坏，

就会有几分可取。
〔对戈奈丽尔〕　我就跟你去。
你的五十比起二十五多一倍，
你比她多一倍情分。

戈　听我说，大人。
用得着二十五个人、十个人、五个人
跟你吗，要是家里有一倍的人数
早就在听命侍候你了？

芮　用得着一个吗？

里　噢！别理论用得着用不着什么的！
最穷的叫化子穷里也总有点富裕。
不让有什么超出天然的需要，
人生就贱如狗命了。你是个贵夫人；
如果说仅仅穿暖和就算是奢华了，
你这种华贵的穿着，并不能保暖，
就不合天然的需要。真要讲需要——
天啊，给我忍耐——我需要忍耐！
天神们，看我这个可怜的老人，
年纪大，悲痛深；两方面一样凄惨！
如果是你们煽动的这些女儿
横下心来反父亲呢，就不要哄骗我
尽忍气吞声；激起我万丈怒火吧；
别让女人的武器，那些水滴儿，
玷污我男子汉脸颊！忤逆的妖婆，
我要对你们两个都进行报复，
以至叫全世界——我要干这种事情——

是什么我还说不准，但是准会叫
全世界震骇。你们以为我会哭；
不，我决不会哭：　　〔闻远处暴风雨声。
我有充分的理由要哭，但是
除非这颗心碎裂成千千万万片，
我决不会哭。"傻子"啊，我要发疯了！

〔下，格罗斯特、肯特及"傻子"随下。

康　我们进去吧；暴风雨要来了。
芮　这幢房子小；老头儿带他的那帮人
来这里可不好安顿。
戈　这只怪他自己；他不要心平气和，
就得尝尝荒唐的滋味。
芮　光是他自己，我会很乐意接待他，
可不能带一个随从。
戈　　　　　　　　我也是这样想。
格罗斯特伯爵上哪儿去了？
康　跟着老头儿出去的。他现在回来了。

格罗斯特重上。

格　国王在大发雷霆。
康　　　　　　　　他上哪儿去？
格　他叫备马；去哪儿我可不知道？
康　最好就让他去；他就爱自作主张。
戈　伯爵，你可千万不要留他。
格　唉！天快要黑了，凄厉的冷风

刮得很紧。周围几里路以内
一个树丛都没有。

芮　　　　　　　　　嗨，伯爵，
刚愎的人们自己招来的磨难
正该去教训他们。把门户关紧；
跟随他的是一帮亡命之徒，
看他会轻易上当，如今还不知道
会怂恿他干出什么来，要提防才对。

康　关好门，伯爵；这是个险恶的夜晚：
我的芮艮说得对。躲开风暴吧。

〔同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荒原。

暴风雨，雷电交加。肯特与一侍臣迎面上。

肯　是谁在那儿，顶着坏天气？

侍臣

心情象天气般极不宁静的一个人。

肯　我认识你的。王上在哪儿？

侍臣

正在同恼怒的四大原行在搏斗；
呼唤着大风把陆地直吹到海里去，
或者把滚滚的浪涛翻盖了大陆，
叫万事万物不翻转呢就同归于尽；
还揪着白头发，不只是听任狂飚
去瞎抓怒搅，对它丝毫也不尊重；
竭力把内心的小天地上下翻腾，
要赛过反复激荡的风风雨雨。
逢这种夜晚，喂仔觅食的母熊
都要躲起来，狮子和饿狼也不敢
去弄湿皮毛，他却是光着头乱跑，

叫谁来把全盘都捞去。

肯　　　　　　　　　谁跟他在一起？

侍臣

只有"傻子"，他还竭力开玩笑
排遣他心头的伤痛。

肯　　　　　　　　　我了解你老兄，

敢凭我对你的观察所得，委托你
办一桩重要的事情。目前阿尔巴尼
和康瓦尔之间，还互相用诡计
掩盖了表面，实际上正在闹分裂；
他们有（福星高照、身居高位的
谁没有？）看起来只是一般的仆从，
他们却为法兰西当间谍和密探，
搜集我国的情报。从两位公爵
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里看出的
或者从他们共同对仁慈的老王上
冷酷无情里察觉的，或者发现了隐情，
相形之下，这些都无非是皮毛——
法兰西可确实向这个分裂的国家
派来了一支部队，乘我们疏忽，
早就在我们的几个最好的港口
秘密登陆了，如今正等待时机，
不久就揭起他们的旗帜。现在，
我要对你说：要是你敢于信赖我，

15　"全盘都捞去"，赌鬼孤注一掷的叫喊。

29　一般学者都认为此行以后至少佚失了一行或数行。

火速去多佛，你在那里会发现
有人会感谢你，只要你据实报告了
王上怎样遭受了悖理的屈辱，
逼得人发疯的痛苦。
我是个出身好、教养有素的上等人，
凭我对你的确实可靠的了解，
才把这个差使交给你。

侍臣

我回头再跟你细谈吧。

肯 不，不行。

为了证明我是远远高出了
我的外表，打开这个钱包，拿走
里边的东西。要是你见到考黛丽亚
(不用怕见不到)给她看这个戒指，
她就会告诉你现在你还不认识的
这家伙是谁？这风暴多么可恶！
我要去找王上。

侍臣

让我们握握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肯 一句话，可是比说过的什么话都要紧：
我们首先找王上，你朝那边走，
我从这边去，谁要是先跟他碰上了，
就打个招呼。

〔分头下。

第二场　荒原另一处。

暴风雨继续不停。里亚与“傻子”上。

里　吹啊，大风，吹裂你的脸颊！
发作啊！吹啊！激流和狂飚，喷出来
泡透教堂的尖顶，淹没风信鸡！
快得象一转念那样的硫磺烈火，
劈开橡树的万钧雷霆的报信使，
烧我的白头吧！震撼一切的天雷，
把这个世界的圆鼓鼓肚皮打扁吧！
砸烂造物的模子，除根绝种，
再也生不出负心的人类！

“傻子”　噢，老伯伯，在一所干燥的房子里讨点圣水，总比在外边这样子淋着雨水要好啊。好伯伯，进去，向你的女儿们求求情！这样的黑夜，对聪明人对傻瓜都一样，不会有什么怜悯。

里　你就轰鸣个痛快！吐出火！喷出水！
风雨雷电都不是我的女儿。
我并不责怪你们对我的无情：
我并未赐你们国土，称你们为儿女；
你们无须顺从我。尽情施威吧。
我站在这里，算是你们的奴隶，
一个可怜的衰弱的受尽蔑视的老人。
可是我还得叫你们卑劣的帮凶：

你们竟串通了两个恶毒的女儿，
滥用天上的威力，打击这样个
又老又白的头颅。噢呵，真恶劣！

“傻子”　谁要是有一所房子好叫头颅钻进去，谁就是有一个好脑“袋”。
　　脑袋儿还没有房子住，
　　　“吊袋儿”先有了安乐窝，
　　活该长虱子直叫苦：
　　　叫化子就这样讨老婆。
　　谁要把脚趾头太爱宠，
　　　错把它当作了心肝，
　　准要为鸡脚眼喊痛，
　　　直弄到睡觉也不安。
要知道自古以来还不曾有过一个漂亮女人不会对镜子做做鬼脸哩。

肯特上。

里　不，我一定要做忍耐的典范，

26　“好脑‘袋’”(a good head-piece)，语带双关，一是“好冠冕”，一是“好头脑”。

28　“吊袋儿”，紧身裤（莎士比亚当时都穿这种裤）正前方挂袋，宫廷小丑穿此服装，照例在此难看部分安排得特别显眼，因此“吊袋儿”可转指阳物或职业小丑。

34　前四行指傻子都知道不该做的傻事，后四行指里亚已经干了的傻事。把脚趾当心肝，心上长鸡眼，也就难于睡觉（杜塞）。

36　“做鬼脸”也有蔑视意（杜塞）。

我什么也不说。

肯　是谁在那里?

"傻子"　哼,是王上和一个"吊袋儿";一个是聪明人、一个是傻子。

肯　唉!陛下在这里?这样的夜晚
连喜欢夜晚的生物也都不喜欢。
暴怒的天空把夜游的野兽也吓住了,
使它们不敢出洞。我成年以来
从没有记得见识过这样的闪电,
这样可怕的霹雳,这样咆哮的
大风大雨。人的天性受不了
这样的折磨和恐怖。

里　　　　让我们头顶上
这么样惊天动地的伟大的神灵
找出来他们的仇敌。发抖吧,坏蛋,
你私下掩盖着尚未暴露的罪行,
还没有受到惩罚!躲起来,你凶手,
你发了假誓的,你假装道貌岸然
却干乱伦勾当的禽兽!下流胚,
你在伪善的幌子下谋害人命的,
魂飞魄散吧!秘藏深隐的罪衍,
钻出你们的画皮,向这些森严的
天庭差役们求饶吧!我是个倒霉人,
受害多于造孽啊。

肯　　　　唉,光着头?
陛下,离这儿不远有一个茅屋,

它会友好接待你避避风暴：
你且去息一下。那所冷酷的大厦，
（比它的石头墙还硬，我刚才去那里
探问过你的去向，却不让进屋）
我要再去打门，逼他们拿出
吝惜的人情。

里　　　　　　　我开始晕头转向了。
来吧，孩子。怎么样，孩子？冷吗？
我也觉得冷。草棚在哪儿，伙计？
人间的困苦真有奇妙的一手，
能把贱东西变宝贝。找你的茅屋去。
可怜的傻小子，我的心里倒还是
很有些为你难受呢。

“傻子”〔唱〕
谁要是还有点脑筋，
（嗨呵，又是风又是雨）
就一定要乐天安命，
管它天天风天天雨。

里　说得对，小子。带我们去找茅屋吧。

〔里亚与肯特下。

“傻子”　好一个叫婊子心冷的夜晚啊！我要说一个预言才走：

77　此行原文不押脚韵，只在行中重复行75中的“雨”。

80　以下一段预言，十几行偶韵体诗，是几行伪乔塞诗的戏拟，5—6两行原排为11—12行，后世学者（瓦堡敦、杜塞）改排成这样，因为这样较有意义；第一节指当时现实，第二节指空想世界。

哪一天传教士只会说白话，
哪一天酿酒人用水搀麦芽，
哪一天贵王公给裁缝当师傅，
信邪教不烧死，追女人受折磨，
那时节阿尔滨大好江山，
就要面临到一片混乱。

哪一天官司都审得明白，
穷骑士、小跟班都不用欠债，
哪一天舌头上不生出谤毁，
扒手不钻到人丛里捣鬼，
放高利贷的当众点钱囊，
鸨母和窑姐盖起了教堂：
谁活到那一天，就会见识
走路是用脚的太平盛世。
这个预言梅林将要会作的，因为我活在比他早的时代。

〔下。

83　贵人教裁缝，较好的解释是：当时贵人爱奇装异服，讲究穿着，好自出心裁。

85　阿尔滨即英国。

94　“走路”“用脚”，指事物正常。

95　梅林（Merlin）传说为耶稣纪元后阿述王朝的宫廷巫师，里亚王故事传说远在纪元前。

第三场　格罗斯特堡邸中一室。

格罗斯特与艾德孟上。

格　唉，唉，艾德孟，我不喜欢这种不近人情的作为。我请求他们准许我照顾照顾他，他们就不许我随意用我自已的房子，责令我不再提起他，为他求情，或者以任何方式援助他，如若违命，就永远失去他们的欢心。

孟　太横蛮，太不近人情了！

格　得了，你可别说什么。两位公爵之间意见不合，还有比这点更坏的事情。今晚上我接到一封信，说出来是危险的，我把信锁进了壁橱。现在叫王上受虐待，会充分受报复的。一支军队已经有一部分登陆了；我们一定得站在国王一边。我要去找他，私下解救他；你去陪公爵谈谈话，免得他察觉我去做好事。要是他问起我就说我不舒服，睡了。即使我要为此送命，我受到的威胁也确实不会小于一死，我还是一定要搭救国王，我的老主人。奇怪的事情要来了，艾德孟；你要小心。　〔下。

孟　禁止你，还偏去献殷勤，一定让公爵
马上知道；也知道有那封来信。
这是个立功受赏的好机缘，会使我
得到父亲失去的——不止是钱财。
老的倒了，年轻的才好起来。　〔下。

第四场　茅舍前。

暴风雨继续不停。里亚、肯特及"傻子"上。

肯　就是这地方，陛下；请陛下进去吧：
　　露天的夜晚这么样风狂雨暴，
　　哪一个正常人也经受不住。
里　　　　　　　　　　　　　别管我。
肯　请陛下进去吧。
里　　　　　　　　你要叫我心碎吗？
肯　我宁叫我自己心碎。请陛下进去吧。
里　这么样风雨交加，侵人肌肤，
　　你就以为了不得：你可以这么想。
　　可是有重病缠身，就不大会感觉
　　轻微的苦楚。你想逃避一只熊，
　　可是你只能向怒吼的大海逃去，
　　就宁愿迎面对熊了。心上自在，
　　身上才敏感，我这场内心的风暴
　　把我别的感觉都一扫而空，
　　就只剩这里的刺痛——儿女的忘恩！
　　这不是正象这张嘴要咬掉这只手，
　　就因为给它喂食吗？我可要痛惩的！
　　不，我不再流眼泪。这样的夜晚，
　　关我在门外吗？倾泻吧；我一定忍受。
　　这样的夜晚？噢，芮艮、戈奈丽尔！

老父亲好心肠把一切给了你们了！
啊，这么想会发疯的；让我避了它！
别再往这方面去想了。

肯　　　　　　请陛下进去吧。

里　你自己进去吧，去寻你的安逸；
风暴不会容许我仔细思量
使我更伤心的事情。我还是进去吧。
孩子，先进去。你们无家的穷苦人——
不，你进去；我先祷告了，再去睡。——

〔"傻子"下。

赤裸裸的可怜人，不论你们在哪儿
遭受到这种无情的暴风雨敲打，
凭你们光光的脑袋、空空的肚皮，
凭你们穿洞、开窗的褴褛，将怎样
抵御这样的天气啊？啊，我过去
对这点太不关心了！治一治，豪华；
袒胸去体验穷苦人怎样感受吧，
好叫你给他们抖下多余的东西，
表明天道还有点公平。

加　〔自内〕一噚半、一噚半！苦托姆！

〔"傻子"自茅舍内奔出。

"傻子"　别进来，老伯伯，这里有一个妖精。救命，救命！

肯　伸过手来。谁在那里？

"傻子"　一个妖精，一个妖精！他说他叫"苦托姆"。

肯　你在草堆里乱叫的是什么东西？
走出来！

艾德加乔装疯子上。

加　躲开！恶魔在追我！

冷风穿过刺篱笆吹过来。

哼！上床去暖和暖和吧。

里　你把一切都给了你的女儿们了吗？所以你弄到这个地步了吗？

加　谁把什么东西给我苦托姆？恶魔领着我穿过火，穿过焰，闯过浅水和深潭，踩过泥沼和泥浆；把快刀搁在我的枕头底下，把吊索放在我的圣堂座位上面；把耗子药摆在我的肉汤旁边；使我傲气十足，骑上一匹栗色的快马，奔过四吋宽的板桥，把自己的影子当奸贼去追赶。天保佑你的"五智"！托姆冷着呢。噢，哆嘀，哆嘀，哆嘀：天保佑你不遭恶风吹，不受灾星害，不中邪气毒！给我苦托姆发点慈悲，看他给恶鬼缠得好苦啊。现在我可以在这里抓住它了，在这里，又在这里，在这里！

〔暴风雨继续不停。

里　什么！是他的女儿们害他成这样吗？

你不能留一手吗？定要全给他们吗？

"傻子"　不是，他还留下了一条毯子，要不然叫我们都怪难

44—45　可能是流行歌曲的两行。

50　"把快刀……"起一段都是魔鬼引诱人自杀的办法。

53　"五智"据说是常识、想象力、幻觉、计算力、记忆力。喊"哆嘀……"表示人在发抖。

56　他可能抓身体各部分，好象抓虱子——或魔鬼（吉特立其）。

为情了。

里　让高挂在上空，主罚罪孽的瘟疫
统统降到你的女儿们头上吧！

肯　他没有什么女儿，陛下。

里　该死的叛徒！只有他狠心的女儿们，
才会把人糟蹋到这样子不象人。
是不是被弃的父亲都行这一套了：
硬是对自己的肉体这么样不留情？
惩罚得多合适！正是这个肉体
生出的那些塘鹅一般女儿们。

加　　小鸡鸡坐在小鸡鸡山上，
　　啊罗，啊罗，噜，噜！

“傻子”　这个寒冷的夜晚要把我们都变成傻子和疯子了。

加　当心恶鬼。顺从父母，说话守信，不赌咒，不勾搭有夫之妇，不要把宝贵的心思用来讲究奢华的服装。托姆冷着呢。

里　你本来是干什么的？

加　当过自命不凡的听差，头发卷得鬈鬈的，帽子上佩几只手套；侍候过女主人内心的欲火，跟她干过不可告人的勾当；说过多少句话就发过多少句誓；就在青天白日下，句

67　指艾德加打扮成“苦托姆”，在臂上插的针、刺。

69　传说塘鹅以胸前的血喂小塘鹅。

70　“小鸡鸡”意为“小宝贝”，亦指男生殖器。可能艾德加在这里歪曲了儿歌的两句，用猥亵的双关语。

74　一连串从《圣经》上摘引的训诫，艾德加念这些来祛魔。

77—78　卷发象贵公子；帽子上佩妇女手套，象宫廷情人（几只手套，从几个情妇得来）。

句都一笔勾销；睡过去还转着淫乱的念头，醒过来马上就干。嗜酒如命，爱骰子如宝，搞女人超过土耳其酋长。心肠假，耳根软，手段辣；猪一般懒，狐狸一般阴，狼一般贪，狗一般疯，狮子一般凶。别让细鞋的吱咯声、绸衣的悉索响，勾引你为女人颠倒了神魂。脚不要进窑子，手不要探裙子，笔不要上放债人的本子，要违抗恶鬼的引诱。

冷风还穿过刺篱笆吹过来。
说什么摔撒姆，姆恩嗨喏呢。

多芬，我的孩子，孩子！摔撒！让他奔过去。

〔暴风雨继续不停。

里　你与其用你赤裸的身体来抵挡这种极端残酷的天气，还不如进坟墓呢。人无非如此吗？好好想想他。你不欠春蚕什么丝、牲口什么皮、绵羊什么毛、麝猫什么香啊。哈！我们三个都是搀了假的：你才是货真价实，本来面目。没有受文明装点了门面的人，原就是象你这样的一个寒伧、赤裸的两脚动物。去你的，去你的，你这些借来的劳什子！来，给我解这里的扣子。〔力争撕脱衣服。

"傻子"　老伯伯，请安静一点；这样险恶的夜晚可不是游泳的时候。荒野里一点小小的火光就象是一个老色鬼的心：一星火热，全身冰冷。看，这儿来了一点走动的火光。

格罗斯特执一火炬上。

83　走起来使鞋吱咯作响，当时是一种时髦。

87　流行小调的重叠句，"摔撒姆，姆恩"无可考，或指风声。

88　"多芬"，无法解释，或说"恶鬼"名（缪尔）。

加　这是邪妖佛利伯第纪彼特。他初更起身，走到第一次鸡叫。他叫人害白内障，变斜眼，缺嘴唇，霉烂黄熟的麦穗，伤害地上的小动物。

　　圣卫督上土坡去巡回走三次，
　　撞见了梦魇鬼和她的九小子；
　　　　叫她快下来，
　　　　发了誓才走开——
　　去你的，女妖巫，敕敕是令——斥！

肯　陛下感觉怎么样？

里　他是什么人？

肯　是谁在那里？你找什么？

格　你们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加　我叫苦托姆，我吃会游的青蛙，会跳的蛤蟆、蝌蚪、水蜥和壁虎；逢到恶鬼发怒了，心里一发火，就吃牛粪当凉拌菜；我吞老耗子和沟里的死狗；我喝死水潭的青苔衣；我从一个乡区给鞭打到另一个乡区，上枷，坐牢；我原来背上有三套外衣，身上有六件衬衣，

　　跨下有马儿骑，腰里有剑儿佩，
　　七年来可只有这些来填肠胃——

99　“佛利伯第纪彼特”，舞魔名。

102—106　这些行据说是咒语，内容讲圣卫督制服梦魇鬼和她的九子。

106　“女妖巫”是召唤梦魇鬼作祟的。全行原文是“去你的，女妖巫，去你的”，但“去你的”，原文用的是旧术语，相当于我国旧日民间所谓驱邪咒语的结束句“敕敕是令——斥！”

114　根据一五九七年法令，流浪汉可以从一个教区鞭打，驱逐到另一个教区，直到回至原教区。

115　贵绅的侍仆一年领三套外衣，六件衬衫。

耗子，老鼠和这一类小野味。
当心我的跟班。别闹，斯莫尔金；别闹，你这个恶鬼！
格　怎么，陛下没有好一点人作伴吗？
加　黑暗大王还不是一个堂堂绅士？他叫摩陀，又叫玛琥。
格　陛下，我们的骨肉变得这样坏，
竟至恨起了生身的父母。
加　苦托姆冷着呢。
格　跟我进去吧。我的责任不容许
服从你女儿们每一项残酷的命令。
尽管她们训令我关紧门户，
听任狂暴的黑夜抓住你逞凶，
我还是冒死出来要把你找到，
带你去准备好炉火和饮食的地方。
里　先让我跟这位科学家谈谈话。
打雷的原因是什么？
肯　请陛下接受好意，进那所房子去。
里　我要跟这位第比斯学者说句话。
你专攻什么？
加　专研究防止恶鬼、杀灭害虫。
里　再让我私下里问你一句话。
肯　请你再来央求他快走吧，大人，
他开始头脑胡涂了。
格　　　　　　　　　你能怪他吗？

119　斯莫尔金，恶鬼。

134　第比斯，和雅典一样，是古希腊学术中心。

〔暴风雨继续不停。

女儿们要他命呢。啊，那位好肯特！
他说过会这样的，可怜他竟被放逐了！
你说王上要疯了；告诉你，朋友
我自己差不多也疯了。我有个儿子，
我现在把他剥夺了法权，他最近，
就在最近，还想谋害我呢；朋友，
父亲爱儿子，谁也不比我更爱他，
说真的，我都气昏了。什么个夜晚啊！
我恳请陛下——

里　　　　　　　　噢，对不起，先生。
尊贵的科学家，我们在一起。

加　托姆冷着呢。

格　小家伙，进那边茅屋去；去暖和暖和。

里　我们都进去吧。

肯　　　　　　　　这边走，陛下。

里　　　　　　　　　　　　　　　　我跟他！
我就是要跟我的科学家在一起。

肯　大人，凑和他；就让他带着这家伙吧。

格　你把他带来吧。

肯　小子，来；跟我们一起走。

里　来吧，好雅典人。

格　别说话，别说话；嘘！

加　　　罗兰准骑士向暗塔前行。

157　即雅典学者，参看134行注。

他的入门话就是“发、福、芬，
我闻到一个不列颠人的血腥。”

〔同下。

第五场　格罗斯特堡邸中一室。

康瓦尔与艾德孟上。

康　我离开他的家以前非惩罚他不可。

孟　殿下，人家会怎样责备我，为了对主上尽忠，竟如此违背了对父亲的常情，想起来我就有点害怕。

康　我现在明白你的哥哥所以要害他的性命，并非全然是由于生性邪恶，而是他咎有应得，自己身上的坏处激起了人家的杀心。

孟　我的命运多乖戾啊，支持正义，就非得痛悔不可！这是他说起的那封信，内容可以证明他是为法兰西效劳的内奸。天啊！但愿没有这一桩叛国罪行，但愿不是偏偏由我来检举啊！

康　跟我一块儿去找公爵夫人。

孟　倘使这封信上说的情况是确实的，你手头就有大事要办了。

康　不管确实不确实，你这一下就封定是格罗斯特伯爵了。

159　此行可能从一个已经失传的谣曲中引来，以下两行是艾德加瞎加的（杜塞）。罗兰是查理曼大帝扈从中最有名的人物，十二世纪《罗兰之歌》的主要角色，罗兰故事在此与“击杀巨人的雅克”牵扯在一起，一说此处是讲罗兰救妹，深入海怪（巨人）洞窟的海怪说了这句话。

你去找找他是在哪里，好让他准备受我们逮捕。

孟　〔旁白〕如果我发现他在暗助老王，那就加重了他的嫌疑。〔对康瓦尔〕我一定坚持尽忠到底，虽然忠心和骨肉情分之间的冲突使我感到非常痛苦。

康　我完全信任你：你自会在我的恩宠里得到一位更亲爱的父亲。

〔同下。

第六场　邻接堡邸一农舍内室。

格罗斯特与肯特上。

格　这儿总比露天好；满可以将就着息息了。我再去张罗些什么来，搞得更凑和一些：我一会儿就来。

肯　他的全部智力都叫发怒给冲掉了。神明报答你的好心！

〔格罗斯特下。

里亚、艾德加及"傻子"上。

加　弗拉太雷托在唤我，告诉我尼禄在冥湖里钓青蛙。祷告吧，小天真，当心恶鬼。[5]

"傻子"　老伯伯，请你告诉我一个疯子是一个绅士还是一

5　弗拉太雷托，小魔鬼名，尼禄，罗马名门，其中最出名的是暴君尼禄皇帝（54—68）。艾德加的胡诌中，名字多有出典可考，但事实往往是瞎扯。

个中农。

里　一个国王，一个国王！

"傻子"　不，他是一个中农，却有一个绅士儿子；他是一个疯子中农，因为让儿子比老子先成了一个绅士。

里　要有一千名勇士手持钢叉，

烧得通红的，嗞嗞响直刺透她们！

加　恶鬼咬我的背呢。

"傻子"　一个人疯了才会相信狼会驯良，马不会得病，男小子会有真情，婊子婆不会发假誓。

里　一定这么办；我马上提审她们。

〔对艾德加〕

你来坐这儿，最有学问的大法官；

〔对"傻子"〕

贤长官，坐这儿。——来，两个母狐狸！

加　看他站在那里瞪眼睛呢！你要旁听的出席审判吗，夫人？

〔唱〕

贝西，过河来，到我这里。

"傻子"　〔唱〕

她的船有点漏，

她说不出口

为什么她不能过来找你。

加　恶鬼用夜莺的嗓子来缠苦托姆呢。霍卜丹斯在托姆的

20　"他"指魔鬼，也可能指里亚。

22　此节来自当时流行歌曲。

26　霍卜丹斯，也是魔鬼名，原为霍卜狄丹斯。

肚子里喊着要吃两条鲜鲭鱼。别咕咕叫了，黑天使；我没有东西给你吃。

肯　陛下怎么样？别站在那里发楞。
你想躺下来在这些软垫上息息吗？

里　我先要看她们受审。把见证带来。
〔对艾德加〕
你穿长袍的大法官，请上来就座。
〔对“傻子”〕
你是跟他一起执法的同僚，
坐在他的旁边。
〔对肯特〕　你是陪审官，
也请坐下。

加　我们来秉公审判。
你是睡是醒呀，逗趣的牧羊人？
你的羊在麦地乱窜；
只要你张开小嘴来吹一声，
你的羊就能保安全。
噗儿，这是只灰色猫。

里　先提审她；这是戈奈丽尔。我在此当着尊严的堂上诸公郑重宣誓，她踢了可怜的王上，她的父亲。

“傻子”　过来，女人；你名叫戈奈丽尔吗？

里　她抵赖不了。

“傻子”　对不起，我还当你是一张小矮凳呢。

里　这里还有一个，一脸的凶相

40　可能也是谣曲中的一节。

41　“噗儿”可能也是魔鬼名，这里更可能只是学猫叫声。

说明她的心是什么做的。拦住她！
快抽刀，快拔剑，快点火！法庭舞弊！
枉法的贪官，为什么放她逃跑？

加　天保佑你的五智！

肯　啊，好可怜！陛下，你不是常夸说
能自我克制，现在怎么不克制了？

加　〔旁白〕
我开始为了他这么样流下热泪，
眼看会泄露我的假装了。

里　看我的这些小狗、大狗，
特雷、白朗吉、小宝，都对我吠叫哪。

加　托姆来扭头顶它们。滚开，恶狗们！
不管你长的是黑嘴巴白嘴巴，
哪怕你咬人用的是毒牙；
猛獒、灵猩、血猩、凶杂种，
公猎犬、母猎犬、哈巴儿毛茸茸，
尾巴拖地的，尾巴截掉的，
托姆准叫它又哭又号的：
只要一看我这样子耸耸头，
狗子就跳出门一下子都逃走。
哆嘀，哆嘀。摔撒！来，我们去赶集，跑庙会，上集镇。苦托姆，你的牛角筒干了。

里　叫他们解剖芮良，看她的心上长些什么。自然有什么缘由要造出这些硬心肠？〔对艾德加〕先生，我收留你当我的

68　牛角筒用以盛乞讨来的饮料。

一百名武士之一；只是我不喜欢你这种服装的样子。你也许会说这是波斯式；可还是把它换掉吧。

肯　陛下，在这里躺下来休息一会儿。

里　别嚷嚷，别嚷嚷；拉拢帏幕。好，好；我们到早上吃晚饭。

“傻子”　我到中午睡觉。

格罗斯特重上。

格　这边来，朋友。恩主王上在哪里呢？

肯　在这里，大人；可是不要去惊动他，
他神志不清了。

格　　　　　　好朋友，请把他抱着。
我暗中听到了人家阴谋要害死他。
备好了一架卧车；把他放上去，
赶车上多佛去，朋友，你在那里
会受到欢迎和保护。把他抱起来；
你要是耽搁半小时，不仅是他，
还有你，还有要保卫他的任何人，
都肯定性命不保了。抱起来，抱起来，
跟我走，我马上带你去多少拿一些
出门的用品。

肯　　　　受压的天性睡着了。
休息还可能平复你崩溃的神经，
万一天不作美，条件不允许，
那就难治了。
〔对“傻子”〕

来帮我抬你的主人；
你不能留下来。

格　快来，快来，走！

〔格罗斯特、肯特及"傻子"抬里亚下。

加　亲见到年高位尊的和我们同难，
自己的不幸就不感到有什么不堪。
独自忍受的精神上受罪最深，
自在逍遥都抛却到无缘无分。
倘若是忧伤有同伴，受苦有同伙，
心灵就可以跳过不少的折磨。
我的痛苦显得太微不足道，
既然是压我屈背的使国王更弯腰；
我有父亲他有女！托姆，快走！
注意上面的风声，等适当时候，
错把你糟蹋的判断证明你无辜，
给你平反了，就亮出你的真面目。
今夜里尽管还多事，愿国王能脱险！
躲好，躲好。　〔下。

第七场　格罗斯特堡邸中一室。

康瓦尔、芮艮、戈奈丽尔、艾德孟及仆从上。

康　〔对戈奈丽尔〕赶快去找你的夫君殿下；给他看这封信：法兰西军队登陆了。把叛贼格罗斯特找出来。

〔仆从数人下。

芮　把他立即绞死。

戈　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康　留给我随意处理他吧。艾德孟，你去陪侍我们的大姐：我们对你叛逆的父亲的惩罚不适于你在场目睹。你到公爵那里，就劝他火速准备；我们也一定这么办。我们之间的信使往还务必要快捷，灵通。再见，亲爱的大姐；再见，格罗斯特伯爵。

奥斯瓦尔德上。

怎么样？国王在哪儿？

奥　格罗斯特伯爵把他从这里送走了。
他有那么三十五、六个武士，
热心的死党，跟他在大门口会齐，
再加上另外一些伯爵的仆从，
跟他一起奔多佛了，扬言说那里有
武装齐备的朋友。

康　　　　　　给夫人备马。

戈　再见，殿下和妹妹。

康　艾德孟，再见。

〔戈奈丽尔、艾德孟及奥斯瓦尔德下。

把叛贼格罗斯特找来；
当贼徒绑着他，带他到我们这里。

〔另有数仆下。

虽然我们不经过法定的程序，
不能判处他死刑，我们的权力

得迁就我们的忿怒，人家会非难，
却无法阻止。谁来了？是那个叛贼？

仆从带格罗斯特重上。

芮　忘恩负义的狐狸！就是他。
康　把他枯瘪的胳膊绑紧。
格　殿下们是什么意思？好朋友，该想想
你们是我的客。别给我过不去，朋友们。
康　绑住他，我说。

〔仆从缚之。

芮　绑紧，绑紧。臭叛贼！
格　十足是狠心的夫人，我一点也不是。
康　绑他在这把椅子上。坏蛋，你会——

〔芮艮扯其须。

格　神明在上，你干了最无耻勾当，
扯我的胡子。
芮　这样白，这样个叛贼！
格　邪恶的夫人，
你从我脸上揪下的这些白胡子
一定会活起来控告你。我是东道主，
不该用强盗的手来这样子践踏
我殷勤待客的脸面。你要怎么样？
康　得。你最近从法兰西接到了什么信？
芮　干脆的回答，我们知道了真相。
康　你跟新近在本国登陆的叛徒们

有什么勾结？

芮　　　　　你把发疯的国王

是不是送到了他们的手里？说。

格　我接过一封信，纯凭猜测写下的，

写信人是不偏不倚的，并不站在

敌对的立场。

康　　　　　真奸刁。

芮　　　　　　　　胡说八道。

康　你把国王送去了哪儿？

格　　　　　　　　去多佛。

芮　为什么去多佛？我们不是严令你——

康　为什么去多佛？让他回答这一点。

格　我给系上了桩子，得顶过狗咬了。

芮　为什么去多佛？

格　因为我不愿看见你残忍的指爪

抠出他可怜的老眼睛，也不愿看见你

兇姐姐用她的野猪牙咬他的圣体。

遭逢到漆黑的夜里吹淋他光头的

这种暴风雨，海洋都会翻起来

泼灭满天星斗的火花啊；

可怜的老人还洒泪来帮助天下雨。

这种风雨夜，狼到你门口来悲嚎，

你该还会说一句“好门房，开门吧。”

别的野兽都还会心软：可是我

会看到报应飞临这样的子女。

康　定叫你永远看不到。来按住椅子。

我要用脚来踩掉你这对眼睛。

格　谁要是希望能平安活到老年的，
救救我！……噢，残酷啊！噢，天啊！

芮　一只眼会嘲笑另一只，把那只也踩掉。

康　要是你看到报应——

仆人甲　住手，大人！
我从小孩时候起就一直侍候你，
可是我对你再好的效劳也比不上
我此刻叫你住手。

芮　怎么样，你这狗！

仆人甲
如果你下巴上长得有一绺胡子，
我要揪它来挑战。

芮　你敢怎样？

康　我的狗奴才！　〔拔剑。

仆人甲　〔拔剑。
那就来，上前来，冒冒义愤的锋芒。

〔主仆相斗。

芮　给我剑。一个农奴敢这样犯上！　〔取剑从背后刺之。

仆人甲
噢，我给刺死了！你还剩一只眼，
大人，能看到他受点报应。啊！　〔死。

康　别让他再看见什么。去你的，破肉冻！
现在你还能发亮吗？

格　一片漆黑，没半点温暖。艾德孟呢？
我的儿子，点燃起天性的火花，

报复这一场暴行吧。

芮　　　　　　　　　滚出去，奸贼！

你还唤他，他才恨你哩。正是他

把你的奸谋统统透露给我们的，

他太正直，不会可怜你。

格　啊，我好蠢！那么艾德加受冤了。

神明宽恕我死罪，保佑他顺利！

芮　去把他推出大门，让他嗅着路

去多佛。

〔一仆引格罗斯特下。

怎么，殿下？你脸色怎么了？

康　我受了一处剑伤。跟我来，夫人。

没眼的坏蛋撵出去；这个死奴才

扔到粪堆里。芮良，我流血很快。

伤得真不是时候。把手臂伸给我。

〔芮良扶康瓦尔下。

仆人乙

如果这个人会有好下场，我不管

什么坏事都肯干了。

仆人丙　　　　　　　如果她活得长，

而且太平无事的直活到老死，

女人都要变怪物了。

仆人乙

我们去跟随老伯爵，找那个疯叫化

领他到要去的地方；又疯又浪荡，

什么事情都好干。

仆人丙

你先走；我去找点纱布和蛋青

来敷他出血的脸。愿上天保佑他！

〔分头下。

第四幕

第一场　荒原。

艾德加上。

加　还是这样好，而且自知受蔑视，
远胜过受蔑视而老受奉承。最坏，
最低下，最受命运抛弃的东西
总还存希望，不用在恐惧中讨生活。
可悲的变化是从最好来的；
最坏会转为欢笑。那么，欢迎，
我所拥抱的你这个虚无的空气：
被你吹进了最坏境地的可怜人
不见你任何吹折了。可是谁来了？

格罗斯特由一老人引上。

父亲，可怜的给领着？人世啊人世！
要不是你变幻莫测使我们恨你，
谁也不甘心老死了。
老人　　　　　　　　噢，好主人！

我当你的和你父亲的佃户!
已经有八十个年头了。

格 去吧,你去吧! 好朋友,你还是走吧;
你的帮助对我并没有用处;
还可能会把你害了。

老人 你看不见路。

格 我没有什么路,所以也不需要眼睛;
我是在看得见东西的时候摔了跤。
富足常使人不经心,困苦反而会
于人有利。亲爱的儿子艾德加呀,
你是你父亲受骗发怒的牺牲品!
只要我生前还能用手摸到你,
我就算又有眼睛了。

老人 怎么! 是谁呀?

加 〔旁白〕
天啊! 谁能说"我到了最坏的地步"?
我现在比原先更糟了。

老人 原来是疯托姆。

加 〔旁白〕
我可能更糟:最坏还不是最坏,
只要我们还能说"这是最坏了"。

老人
小子,哪儿去?

格 可是一个叫化子?

老人 疯子,又是叫化子。

格 他还有头脑,要不然他不会讨饭。

昨夜的风暴里我见过这样个家伙，
他使我觉得一个人就是一条虫。
我的儿子就兜上心头，我的心
当时还不向他：我以后才另有所闻。
神灵对我们就象顽童对苍蝇，
他们杀我们取乐。

加　〔旁白〕　　　　怎么会这样的？
伤心人面前装傻瓜，真是个苦差事，
恼已也恼人。
〔对格罗斯特〕
老天保佑你老爷。

格　是那个光身的家伙吗？

老人　　　　　　　　　是，大人。

格　那么你走吧。如果，你还为了我
在去多佛的路上，走出一、二哩，
赶上我们呢，就尽你的老情分；
带点东西来遮遮这个光身人，
我请他领我走。

老人　　　　　　唉，他可是疯的呀！

格　遭殃的时世就兴疯子领瞎子啊。
你照我吩咐办，或者随你自便；
总之，你走吧。

老人
我给他拿我所有的最好的衣服，
不管结果会怎样。　　　　　　〔下。

格　　　　　　　　小子，光家伙！

加　苦托姆冷着呢。

〔旁白〕　　我不能再假装下去了。

格　过来，小子。

加　〔旁白〕可是我还是得装。——

保佑你可爱的眼睛，它们流血哩。

格　你认识上多佛去的路吗？

加　既认识栅栏口和园门，也认识马路和人行道。苦托姆给人家把五智都吓出了窍。好人的儿子，保佑你不受恶鬼的滋扰！五个魔鬼一齐都附到了苦托姆的身上：一个是奥比狄克特，管淫欲的；一个是霍别狄屯斯，管黑暗世界的；一个是玛琥，管偷的；一个是摩陀，管凶杀的；一个是弗利伯第纪彼特，管做鬼脸的，他后来附到丫环和侍女的身上去了。所以，天保佑你老爷！

格　来，把钱包拿去，你这个可怜虫
受尽了灾殃的折磨。我如今落了难，
正是你走了运。愿天道永远如此。
快让穷奢极欲的富裕人感觉到
天网恢恢，别让他玩忽神规，
麻木不仁，竟至于视而不见；
从此分配上消除了过分的享用，
人人有足够的一份。你熟悉多佛吗？

加　熟悉，老爷。

格　那里有一个悬崖，崖头高耸
而巍然俯瞰着水石相激的深海。
只要把我直带到它的边缘上，
我会把身边的一些贵重东西

补偿你身受的困苦。到了那地点，
我就不需要引导了。

加　　　　　　　　　　　　伸过手臂来；
苦托姆会把你引导。

〔同下。

第二场　阿尔巴尼公爵府前。

戈奈丽尔与艾德孟上。

戈　欢迎，伯爵。我那位软心肠丈夫
竟没有来路上接我们。

奥斯瓦尔德上。

　　　　　　　　　　　　喂，公爵呢？
奥　夫人，在里边；可变得另一个样了。
我对他讲到那支登陆的军队，
他竟笑笑；我告诉他说你要来了，
他的回答是“更糟”；我向他报告
格罗斯特怎样谋反，他的儿子
怎样效忠，他就把我叫傻瓜，
说我把正反是非完全颠倒了。
他把该是可恶的看作是可喜的，
喜欢的当作是讨厌的。
戈　〔对艾德孟〕　　　　　那你就不进去。

他因为精神上有那种懦怯的畏惧，
就不敢挺身而出；他逆来顺受，
就避免还手。我们在路上盼望的
该可以实现。艾德孟，回我妹夫处；
催他快调集人马，由你去率领：
我在家交换家伙，把我的纺线杆
塞给我丈夫。这个可靠的忠仆
可以为我们联系；为切身利益，
你如果敢于冒险，你不久会听到
一位夫人的命令。戴这个；别说话；　〔赠信物。
低下头来；这一吻如果敢说话，
准会叫你的精神冲上九天。
琢磨琢磨，一路顺风。

孟　我誓死相报。

戈　　　　　　　我最亲爱的格罗斯特！

〔艾德孟下。

啊，人与人竟是多么不同！
你才配享受一个女人的殷勤；
一个傻瓜却占了我的床第。

奥　夫人，殿下来了。　〔下。

戈　我一向还值得听人家吹吹哨子的。

阿　戈奈丽尔，你还不如狂风吹了你
一脸的尘土。我担心你的脾气。

28—29　原文合成一行，多一步；译文多半行（即占一行地位）。

30　谚语有云“这是一条不值得吹哨子招呼的劣狗”。“听人家吹哨子”，也有受人侍候意。这里是指没有受迎接。

天性一旦蔑视了它的本源，
就难保不至于越出它的常轨。
一根树枝硬是割断和脱离了
养它的树液，自己一定会枯萎，
只有派烧毁的用场。

戈　不用多说了！这是愚蠢的说教。

阿　智慧和善良叫恶人看来是恶的，
粪土只赏识粪土。你们干得好？
是老虎，不是女儿，算什么行为！
一位父亲，一位仁善的老年人，
连狗熊也会对他俯首致敬的，
你们太野蛮，太堕落，却把他逼疯了！
我的贤襟弟竟能让你们这样吗？
蒙受他洪恩的一位大丈夫，君主！
要是上天并不马上就降下
有形的灾殃来惩罚这一种暴行，
就会有一天，
人类自己一定要互相吞食，
就象深海的怪物。

戈　　　　　　　　　　胆小的懦夫！
长的是挨批的脸颊、受辱的脑袋，
额上没有长一只能够分得清
荣誉和耻辱的眼睛；一点也不懂得：
还没有做坏事就先受惩罚的坏蛋
只有傻瓜才怜悯。你的铜鼓呢？
法兰西在我们无声的国土上展旗了，

盔羽飘扬，正威胁你的邦家，
而你，说教的傻瓜，还坐着苦叫
"唉，他干吗呀？"

阿　　　　　　　　看看你自己，魔鬼！
恶魔的丑恶嘴脸还不及女人的
更叫人恶心。

戈　　　　　　啊，痴呆的蠢货！

阿　变形藏身的东西，该知道羞耻，
别把面目搞狰狞了！要是我可以
容许这双手顺从我的血性，
它们很容易把你的肉和骨头
都撕碎，拧断：尽管你是个恶魔，
女身还是保了你。

戈　哼，你算有丈夫气——妙！

一信使上。

阿　有什么消息？

信使
啊！殿下，康瓦尔公爵死了；
被他的仆人杀死的，他当时要踩掉
格罗斯特另一只眼睛。

阿　　　　　　　　格罗斯特的眼睛！

---

63 "藏身"各家解释不一，"把女人的真身藏到兽怪或魔鬼的形状之下"一说，似较圆满。

69 作猫叫声，常表蔑视意。

信使

他养的一个仆人，激于义愤，
反对这一个行径，拔剑对主人，
主人一见大怒，向他扑过去，
就在两个人交手里把他刺死了；
可是自己也受了重伤，后来
就因此丧生。

阿 这表明天有眼睛，
我们下界的罪孽马上就受惩了！
可是，噢，可怜的格罗斯特！ 他丢了
另一只眼睛吗？

信使 都丢了，都丢了，殿下。
这封信，夫人，要求迅速答复；
你姐姐写的。 〔呈信。

戈 〔旁白〕 一方面我听了很高兴，
可是她成了寡妇，我的格罗斯特
又跟她在一起，我的空中楼阁，
可能会全摧了，害苦了我的一生。
另外看，这消息还不坏。——我读了就答复。 〔下。

阿 他们挖眼睛的时候，他儿子在哪里呢？

信使

跟夫人到这里来了。

阿 他没有在这里。

信使

是呀，殿下；我遇见他往回走了。

阿 他知道他们要下毒手吗？

信使

知道，殿下；还是他告发了他的，
他离家，也是存心让他们好放手
进行惩罚呀。

阿　　　　　格罗斯特，我这一辈子
要感谢你对国王表现的深情，
为你的眼睛报仇。这儿来，朋友；
你还知道些什么都告诉我吧。

〔同下。

第三场　多佛附近法兰西军营地。

肯特与一侍臣上。

肯　为什么法兰西国王这么样突然回去了，你知道缘因吗？

侍臣　他在国内留得有不周到的地方，他出来以后才想起，事关国家的安危，十分紧要，非得他亲自回去料理不可。

肯　他留下谁统率部队？

侍臣　拉法尔元帅。

肯　你的信可曾把王后感动了，有什么悲痛的表示吗？

侍臣

有啊，大人；她当场一接信就读了，
一大颗一大颗眼泪不时的流下
娇嫩的脸颊。她象是威严的女王，
能镇住激情，激情却象个大叛逆，
竭力要对她称王。

肯　　　　　　　　　　噢！她感动了。

侍臣

并不发怒；隐忍和忧伤在竞争，
要看谁能给她最美的表情。你见过
阳光里下雨吧；她的微笑和流泪
正相似，只是更美些：自在的笑纹
游戏在圆熟的小嘴上，似乎不知道
眼里有什么过客正离开那里，
就象珍珠从钻石上掉下来。总之，
悲伤如不仅对她才这样相宜呢，
那就是稀罕的珍品了。

肯　　　　　　　　　　她没有说话吗？

侍臣

说过，她有一两次好容易吐出了，
"父亲"这个词，仿佛它压了她的心；
喊着"姐姐俩，姐姐俩！夫人们可耻！
肯特！父亲！姐姐俩！风暴里？黑夜里？
有心人谁也不相信！"她说到这里
就从天人般眼睛里洒下来圣水，
淹没了哭喊，然后她移步走开，
独自去对付忧愁了。

肯　　　　　　　　　　这是靠星宿，
星宿在上面主宰了我们的品性；
要不然同一对父母生不出这么样

18　莎士比亚常称泪为珠，也曾以钻石比眼睛（缪尔）。

不同的儿女。你没有再跟她说话吗？
侍臣 没有。
肯 那时候国王还没有回去吗？
侍臣 回去了。
肯 好，先生，可怜的受难王里亚
已经在镇上，他有时头脑清醒些，
还记得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可不肯
见他的女儿。
侍臣 那是为什么，大人？
肯 强烈的惭愧挡着他：他自己无情，
剥夺她应受的亲恩，把她赶出门
去担受异邦的风险，把她的权利
分送给那两个狼心狗肺的女儿——
这种种使他痛心，羞愧如焚，
不愿见考黛丽亚。
侍臣 唉，可怜的老人家！
肯 关于阿尔巴尼和康瓦尔的部队，
你没有听到什么吗？
侍臣 他们出动了。
肯 好，先生，我带你去见老王上，
留你侍候他。有一个重要的缘由
需要我暂时隐藏我的真相；
等到你知道我是谁了，你不会后悔
跟我结识了这一场。请你跟我
一块儿去吧。

〔同下。

第四场 同前。

旗鼓前导，考黛丽亚、医师及士兵上。

考 唉，是他！刚才还有人看见他
疯得象翻腾的怒海，高声歌唱着，
头上戴满了茂密的地烟和垅荆，
还有牛蒡、毒药芹、荨麻、野樱草、
稗草、养人的麦子丛里滋生的
各种莠草。派一连士兵出去，
搜遍每一亩麦苗高长的田地，
找他来跟我相见。

〔一军官下。

人间的医学
能想出什么来恢复他丧失的神志？
谁能救治他，我一切身外物都归他。

医师
有办法，娘娘。
抚养我们身心的保姆是宁息，
他就是缺少这一个。要使他安眠，
有许多灵验的药草，服用了会阖上
痛苦的眼睛。

考 愿一切通神的秘室，
地上的一切未经宣露的灵药，
随我的眼泪而涌现，帮助好人

解除痛苦吧！寻找他，快去寻找他，
只怕他无法控制的狂乱毁了他
失却指引的生命。

一信使上。

信使　　　　报告娘娘！
不列颠大军正在向这边开来了。
考　先已经知道了；我们已有准备，
正等待他们。啊，亲爱的父亲，
我这次出动，就是为你的事情！
因此法兰西大王
为我的悲痛和哀求的眼泪感动了。
我们兴师，不是有狂妄的野心，
只是出于爱，为老父主持正义。
但愿我不久能听到他，见到他！

〔同下。

第五场　格罗斯特堡邸中一室。

芮良与奥斯瓦尔德上。

芮　姐夫的部队出动了？
奥　　　　出动了，夫人。
芮　他亲自统率吗？
奥　　　　夫人，非常勉强。

你姐姐倒是更象个军人。
芮　艾德孟伯爵在你们老爷家里
没有跟他说过话吗？
奥　　　　　　　　　没有，夫人。
芮　我姐姐给他写信，有什么事由？
奥　不知道，夫人。
芮　说真的，他有要事，已经走了。
实在太胡涂了，格罗斯特挖了眼睛，
竟让他还活着；他所到各处都激起了
反对我们的人心。艾德孟，我想，
是为了垂怜他的悲惨，去结果
他昏天黑地的性命的，同时去察看
敌人的兵力。
奥　我必须找他去，送上这封信，夫人。
芮　我们的部队明天走；跟我们在一起，
路上危险。
奥　　　　　　我不能耽搁，夫人；
我们家夫人责令我不耽误差事。
芮　为什么她要给艾德孟写信呢？你不能
为她传话吗？也许，有什么名堂——
我可不知道。我会对你很好的，
让我来把信拆开吧。
奥　　　　　　　　　夫人，我可——
芮　我知道你们家夫人不爱她丈夫；
我敢保如此：她最近在这里的时候，
就跟高贵的艾德孟挤眉弄眼，

意思最明白了。我知道你是她心腹。

奥　我吗，夫人？

芮　我是说的知情话；你就是，我知道。

所以我现在劝你注意这一点：

我丈夫死了，艾德孟和我谈过了，

他同我成亲比同你们家夫人

要合适多了。其余你可以推想到。

如果你找到他，请把这个交给他；

你们家夫人听了我对你说的话，

就请她用出头脑来想个明白。

好了，再见。

万一你碰巧听说到瞎叛贼在哪里，

谁把他结果了性命，谁就得重赏。

奥　但愿我能够亲自碰上他，夫人！

我自会表明是站在哪一边。

芮　　　　　　　　　　　　再见。

〔同下。

第六场　多佛乡间。

艾德加作农民装束引格罗斯特上。

格　什么时候我才会到那座山顶？

33　可能是一个信物或一封信，但奥斯瓦尔德后来被杀后身上只发现一封信，也没有发现什么信物，可能莎士比亚在此强调了芮艮的情不自禁，在后又不愿使奥斯瓦尔德被杀一场，因在身上发现两封信或另有一信物而使情节复杂化，因而冲淡了效果。

加　你正在爬上去，看我们走起来多费劲。
格　我以为路是平的呢。
加　　　　　　　　　陡得可怕。
听，你听见大海吗？
格　　　　　　　　　听不见，真的。
加　啊，那么就因为你眼睛发痛，
别的感官也不灵了。
格　　　　　　　　　真可能是这样。
我以为你的声音也变了，你现在
说话的措词和用意比原先得当了。
加　是你听错了；我除了穿的衣服，
毫无改变。
格　　　　　我以为你讲话象话了。
加　上来，大人，就是这地方：站稳；
把眼睛往下望，多可怕，多叫人头晕！
底下半空里盘旋的乌鸦看起来
还不如甲虫大。崖半腰挂着一个人
采集海茴香——多么吓人的行业！
似乎他只有人头这么大小。
海滩上走路的打鱼人显得象老鼠。
停泊在那边的一只大船缩小成
它带的小艇，小艇变一个浮标，
更小到几乎看不见。汹涌的浪涛
冲击着无数的乱石子，呼呼作响，
这么高就听不见了。我不看下去了，
生怕头晕眼花了人就一下子

直栽了下去。

格　扶我到你站的地方。

加　伸过手来。现在你离紧边缘
只有一呎地了。天底下什么好事情
也休想能叫我再蹦跳一下了。

格　放手。
朋友，这里还有个荷包，里边有
一颗宝石，值得个穷人来拿去。
天保佑你亨通如意！再走远一点：
告别一声，让我听见你走开。

加　现在就再见了，好大人。

格　衷心祝你好。

加　〔旁白〕
我所以要这样捉弄他的绝望，
就是为了治好它。

格　〔下跪〕　万能的天神啊！
我现在弃绝尘世，当着你们面
安然摆脱我惨酷无比的痛苦。
如果我还能忍受它而不致和你们
不可抗拒的意志发生冲突，
可厌的风烛残年也自会烧尽。
要是艾德加还活着，噢，祝福他！——
朋友，再见。

加　我走了，大人；再见。

〔格罗斯特纵身前跃，落地昏厥。

然而当生命自愿受劫的时候，

幻觉不会把宝贵的生命劫走吗？
如果他真到了他想要到的地方，
现在该不能思想了。死了呢？还活着？
喂，老先生！听着，朋友！说话呀！
看来他也许真死了：他可又苏醒了。
你是什么人，先生？

格　　　　　　　走开，让我死。

加　如果你不是羽毛、游丝、气体，
从这么几十丈高处直栽下来，
你该象鸡蛋样粉碎了：可是你还有气，
有分量，不流血，能说话，还挺完好呢。
十根桅杆接起来也还达不到
你这样垂直往下掉落的高度。
你的命是个奇迹。你再说说话。

格　可是我究竟掉下过没有？

加　还不是从这个悬崖的险顶上掉下的？
你向高处看；飞鸣的云雀简直是
远到看不见，听不见。抬头望望看。

格　唉！我没有眼睛。
难道苦命人连寻死都没有权利了？
可是悲惨能消磨暴君的狂怒，
挫败他骄横跋扈的意志，想起来
也不无小慰。

加　　　　　　把你的手臂伸给我。
起来；好。怎么样？有腿吗？站稳。

格　很好，很好。

加　　　　这可真奇怪到绝点了。
　刚才在悬崖顶上跟你分手的
　是什么玩意儿？
格　　　　　　是一个可怜的叫化子。
加　我站在这儿底下，看他的眼睛
　象两轮满月；他有一千个鼻子，
　头上出角，弯得象汹涌的海浪。
　准是个恶魔。因此，幸运的老爹爹，
　该想到是清明无比的神灵救了你，
　他们能做到凡人做不到的事情。
格　我现在记得了。我从此要忍住痛苦，
　直等到它自己喊出来“够了，够了，”
　才死去。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
　我原来以为是个人。他口里老说
　“恶鬼，恶鬼”；是他带我到那地方的。
加　你得想开些，克制些。可是谁来了？

里亚头戴野花荆棘上。

　清明的神志决不会把它的主人
　打扮成这样啊。
里　不，他们不能控告我私铸钱币；我就是国王呀。
加　噢，你这个令人痛心的样子啊！
里　在这一点上，天然就超过了人工。给你应征预付的饷金。那个家伙弯弓的姿势，就象是田头赶乌鸦的稻草人：给我射一枝一码长的标准箭。看，看，一只老鼠。停火，

停火！这块烤过的奶酪就可以用来逮住它。这是我的铁手套；我敢向一个巨人挑战。把长戟队带上来。噢，飞得好快的鸟儿；正中靶心，正中靶心：咻！口令。

加　香麦荞兰。

里　过去。

格　我认识这一口声音。

里　哈！戈奈丽尔，长了一把白胡子！人家就象狗一样的奉承我，告诉我说我还没有长黑胡子以前先长了白胡子。我说“是”就说“是”，我说“不”就说“不”！唯唯诺诺不合乎神道。一朝雨来把我淋湿了，风来刮得我牙齿直磕碰，雷定要闹下去，不听我吩咐，我就看出了他们，闻出了他们！去他的，他们是言不由衷的人：他们告诉我说我是一切：这是撒谎——我也免不了会打摆子。

格　这讲话声调我确实记得清楚：
这不是王上吗？

里　　　　　　　　　对，十足是国王。
我一瞪眼睛臣下就浑身发抖，
我赦免那个人死刑。你犯什么案？
通奸案？
不叫你死。为通奸而死？不！
鹪鹩也会这么干；细小的小苍蝇
就在我眼前乱搞。

102　以下一段疯话（103行—125行），古本（各种四开本、对折本），排列不一，混乱，有的全作散文体，有的部分作格律诗体，后世各版本通常就如此作格律体长短句排列（因为象破碎的五步素诗体）。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平常作庄严的五步素诗体道白的，激动到情不自已时也会用散文体讲话。

让通奸兴旺吧：格罗斯特私生的儿子，
比我在合法的床褥间生出的女儿们
倒还对父亲亲切。
淫欲横流吧！我正缺少兵丁呢。
看那个痴笑的女人，
脸上表示腿间有冰雪般皎洁，
假装正经，一听到寻欢的字眼，
就忸怩作态，直摇头；
其实干起那个来，比臭猫和骚马
还要来得欢，来得浪。
她们虽然上半身还是女人，
下半身却是淫马怪。
神祇占有腰部以上的领域，
底下就全归了魔鬼：那里是地狱，
是黑暗世界，硫磺坑，烧着，烫着，
溃烂，臭不可闻；呔、呔、呔！呸、呸！
给我来一两麝香，药房好掌柜，
燻我的想象。
给你钱。

格　　　　噢！让我吻一吻这只手。

里　让我先擦净了；上面有一股人臭味。

格　毁了，自然的杰作！大千世界
也会这样子耗损掉。你还认识我吗？

里　我记得你这对眼睛。你在瞟我吗？
不，瞎丘比特，随你搞，我不会再爱。
读读这封挑战书，注意写法。

格　即使你字字是太阳，我也看不见。

加　〔旁白〕

听说到这种光景，我不会相信，
亲眼见到，不由我心都碎了。

里　读。

格　怎么！用眼眶吗？

里　啊，哈，你是这样意思吗？你头上没有眼，你袋里没有钱？你眼睛严重，你钱袋轻松；可是你却看得见这个世界的面目。

格　我感觉得出。

里　什么！疯了吗？一个人没有了眼睛就看得见这个世界的面目。用耳朵看吧：看那个法官怎样痛骂那个微贱的小偷。听，侧过耳朵来：换一换位置，现在猜猜看，哪一个是法官，哪一个是小偷？你看见过一户农家的狗咬一个叫化子吗？

格　看见过，大人。

里　还看见过那个家伙逃避那条狗吗？从那里你可以看到威权的伟大形象——狗当了道，人也就得听话。

你这个流氓公差，停住你毒手！
为什么鞭那个妓女？你自己敞开背！
你一心只想拿她来干那个勾当，
却为此而打她。放高利的绞杀骗小钱的。
衣衫褴褛，破绽里小恶大露，
锦袍掩蔽了一切。罪孽镀了金铠甲，

132　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即希腊神话中的爱乐斯(Eros)，淘气孩子，常把眼睛罩住，或作盲目。

法律的长枪刺上去自己会折断；
裹上破布条，侏儒的草管也穿得透。
没有人犯罪，我说没有：我担保；
相信我，朋友，我有权力去封住
控诉人的嘴。你去配一副眼镜；
象一个卑鄙的阴谋家假装能看见
你不能看见的东西。来来，来来，
拔下我靴子；用劲，用劲；好。

加 〔旁白〕
啊！真情话和胡话交织在一起；
疯中有理！

里 你如要哭我的命运，拿我的眼睛去。
我明明认识你；你名叫格罗斯特。
你必须克制。我们是哭着出世的；
你知道我们第一次闻到空气
就呱呱哭了。我给你讲道：听好！

格 唉，唉呀！

里 我们一生下就哭泣我们来到了
这个傻子的大舞台。这是顶好帽！
把一队战马的蹄掌都钉上毡子
倒是个巧妙的计策：我要去实验，
等我偷袭到这些女婿们那里，
那就杀，杀，杀，杀，杀，杀！

一侍臣率侍众上。

侍臣

　　噢！他在这里：抓住他。陛下，
　　你最亲爱的女儿——

里　没有人救我？什么！俘虏了？我就是
　　天生受命运捉弄的。好好待我。
　　你们会得到赎身钱。找大夫救治我，
　　我的头破了。

侍臣　　　　　你要什么都会有。

里　没有帮手吗？只有我一个人？
　　啊，这会使得人成为泪人儿了，
　　眼睛用作园里的水缸去喷洒，
　　秋天的尘土。我要死得勇敢，
　　象一个笔挺的新郎。我还要挺高兴。
　　来来，我是个国王，你们知道吗？

侍臣

　　你是圣明的王上，我们听从你。

里　那么倒还有一线希望。来吧，如果你们要抓住它；你们得快跑，才能抓住它，沙沙、沙沙。〔急奔下。

〔侍众紧随。

侍臣

　　最低微的可怜虫落到这种光景
　　就惨不忍睹了，何况是一个国王。
　　那两个使人性受到了普遍的摧残，
　　你却另有个女儿把它挽救了。

加　你好，老先生！

侍臣　　　　　你好。你有什么事？

加　有没有听说就要打仗的消息吗？

侍臣

当然，人人都在说：谁要有耳朵
都不会听不到这一点。

加　　可是，请问，

对方的军队有多近了？

侍臣

近了，来得很快：随时都可以
望得见主力部队了。

加　　谢谢你先生：

这就行了。

侍臣

虽然王后因事还留在这里，
部队已经上前去了。

加　　谢谢你，先生。

〔侍臣下。

格　慈悲的神灵，请让我死得其时吧：
别让我身上的恶根性，不等天意，
就引诱我寻死。

加　　祷告得很好，老爹爹。

格　好先生，你是什么人？

加　一个最苦的可怜人，乖乖的受尽了
命运的打击，切身体验了忧患，
所以最容易动怜悯。你把手伸给我，
我带你找个安顿处。

格　　衷心感激：

愿上天多多赐恩，多多赐福！

奥斯瓦尔德上。

奥　正碰上悬赏要捕斩的凶犯！好运气！
你这个没有眼睛的脑袋生就是
让我发迹的台阶。倒霉的老叛贼，
赶快来忏悔一下；剑已经拔出了，
马上就毁了你。

格　　　　　　　　请你在友好的手上
用足了劲吧。

〔艾德加插入。

奥　　　　　　　胆大的村夫，你怎敢
袒护一个明令缉办的逆贼？
滚开，当心他那个晦气的命运
把你也沾染了。放开他的胳膊。

加　老先生，不好好说明理由，咱可不能放手。

瓦　放手，奴才，要不然你得死。

加　好先生你走你的道儿，别挡穷人的路子。咱要是怕吓唬的话，早半个月咱就该叫吓死了。不，别挨近老头儿；走开点儿，咱关照你一声，要不然咱就来试试，看是你的脑门硬还是我的棍子硬。咱对你可不讲客气。

奥　滚蛋，你这个粪堆里养的！

加　咱来收拾你，老兄。来；管你来什么劈刺！

〔二人交手，艾德加击奥斯瓦尔德倒地。

奥　奴才，你把我杀了。把钱袋拿去。

你要过好日子，得埋了我的尸体，
把我身上，带的信交给艾德孟，
格罗斯特伯爵；你到不列颠一边
去找他。死得真不是时候啊！死啊！　　〔死。

加　我深知你为人：一条跑腿的乏走狗，
女主人犯什么罪行，都唯命是从，
要有多坏，就多坏。

格　　　　　　　　怎么，他死了？

加　你坐下，老爹爹；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搜搜口袋；他刚才讲到的信件
许正是我的朋友。他死了；我只是
惋惜没有刽子手宰他。我来看：
对不起，好封蜡；礼貌，请不要见怪：
要知道敌人的心思，剖心肝也可以；
拆信就更合法了。

〔读信〕我们要记住彼此的誓约。你有许多机会除去他：只要你不缺少意志，时间和地点满可以由你任意利用。倘使他得胜回来，那就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我就是囚徒，他的床笫就是我的监狱；从那种恶心的温热里把我解救出来，取代他的位置作为你辛勤的酬劳吧。

你的（我但愿说，夫人）恋慕的情人，
戈奈丽尔。

女人的心思啊多么茫无边际！
竟然要阴谋杀害她善良的丈夫，
换我的弟弟！就在这儿的沙子里，
我把你掩埋了，你这个为奸夫淫妇

奔走的下流信使；等时机成熟，
我要把这封卑劣的信件拿去给
险遭毒手的公爵看。他该庆幸我
能够告诉你死了，你干了好事！

格 国王是疯了；我这身可恶的知觉
却如此顽冥，我一站起来就痛感
无限的悲伤！我还是疯了才好：
那样就不会再想到我的悲哀，
错乱的幻觉也就会使我的痛苦
忘掉了自己。

〔远处战鼓声。

加 快把你的手伸给我：
我好像听见了远处有敲鼓的声音。
来吧，老爹爹，我找个朋友去安置你。

〔同下。

第七场 法兰西军营地一帐幕。

考黛丽亚、肯特、医师与侍臣上。

考 善良的肯特啊！我怎样才能报答
你的善行？我这一辈子太短了，
你却是功德无量。

肯 承娘娘赏识，就是莫大的酬劳了。
我所禀陈的都恰合事实的真相，
毫无增减。

考　　换上好点的衣服：
　这一身破烂总叫人想起苦难的日子，
　请你换了吧。

肯　　请恕我，敬爱的娘娘；
　太早亮本相，会妨碍我预定计划。
　等时机到了，我认为合适以前，
　求你暂充不认识我吧。

考　那就这样吧，伯爵。
　〔对医师〕　王上怎样了？

医师　还是睡着呢。

考　慈悲的神灵啊，
　治好他饱受凌虐的精神创伤！
　这位受女儿逼害得错乱了的父亲，
　调理好他的神经啊！

医师　　请问陛下
　可否把王上唤醒？他睡得太久了。

考　照你的医道判断，认为该怎么办，
　你就怎么办吧。他换好了衣服没有？

侍臣
　换好了，娘娘：趁他熟睡的时候，
　我们给他穿上了新衣裳。

医师
　娘娘，请就近看我们把他叫醒，
　我相信他已经神志清明。

考　　很好。

里亚卧抬椅内，由仆从舁上。

医师
请娘娘走前来。音乐要奏得响一些。
考　亲爱的父亲啊，但愿我的嘴唇上
挂着会使你康复的灵药，这一吻
会补救那两个姐姐在你的身心上
造成的剧烈的伤害！
肯　　　　　　　　　　温良的好公主！
考　即使你不是她们的生身父亲，
这一头白雪也该会动她们怜悯啊。
就是这张脸迎对过交攻的风暴吗？
就在最可怕，最急的闪电交织里
顶过不断发射出霹雳的惊雷吗？
就凭这一头发肤当盔兜去守过
决死的哨岗吗？我的敌人的恶狗，
虽然咬过我，那晚上我也会让它
进屋烤火。可怜的父亲，你甘愿
在稀疏发霉的草堆里和猪呀，
潦倒的流浪汉呀，同栖一棚吗？唉，唉！
真是奇迹啊，你没有一下子全丢了
生命和神智。他醒了，跟他说话吧。
医师　娘娘，你说吧；这样最合适。
考　父王怎么样？陛下感觉如何？
里　你们不该把我从坟墓里拉回来；
你是个有福的灵魂，我却是被缚在

一个火轮上，我的眼泪都变成
熔铅一样的烫人。

考　　　　　　　　陛下认识我吗？

里　你是个灵魂，我知道，你几时死的？

考　还不行，还不行，太不着边际了。

医师

他还没有怎么醒；且不去惊扰他。

里　我到过哪里？现在在哪里？大白天吗？
我太胡涂了。我看见别人也如此，
也就会可怜死呢。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不敢打赌说这是我的手：让我看；
我感觉这一针刺痛。但愿我确知
自己的处境！

考　　　　　　　噢，看看我，大人，
请伸手按到我头上为我祝福。
不，大人不能跪！

里　　　　　　　　请不要取笑我；
我是个非常愚蠢昏庸的老人
足足是八十岁以上，一点也不少；
而且，坦率的说吧，
我怕我的神经不怎样健全。
看来我该认识你，也认识这个人，
可是很怀疑：因为我全然不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尽我的智能

53　或作“太受虐待了”。

我也记不起这身衣服，也不知
昨夜我是在哪里歇宿的。别笑我，
我分明是个人，我看这位夫人
就是我孩子考黛丽亚。

考　　　　　　　　　　我是：我就是！

里　你是在流眼泪？真是的。请你不要哭。
倘使你有毒药给我，我一定喝它：
我知道你并不爱我，你两个姐姐
（我记得）对我不好；你是有理由的，
她们可没有。

考　　　　　　　没有理由，全没有。

里　我是在法兰西？

考　　　　　　　　在你的本国，陛下。

里　不要哄骗我。

医师
请娘娘宽心：你看，他的疯狂
已经平息了；可是要有头有尾
提醒他过去的事情，那是危险的。
要他到里边去；不要再去搅扰他，
等他再平静一点。

考　陛下到里边去好不好？

里　你一定得包涵我一点才好。请你忘怀过去，宽恕过错；
我是又老又胡涂了。

〔里亚、考黛丽亚，医师及侍众下。

侍臣　消息确实吗，先生，康瓦尔公爵真是这样被人刺杀了？

肯　千真万确，先生。

侍臣　现在是谁统率他的部下呢？

肯　听说是格罗斯特的那个私生子。

侍臣　人家说艾德加，他那个被驱逐的儿子，正在和肯特伯爵一块儿在日尔曼。

肯　传闻随时会有变化的。现在得好好警戒；本国的部队已经迅速逼近了。

侍臣　决一胜负看来免不了一场血战。再见，先生。〔下。

肯　我的最后目的能不能达到，
　　全看今天这一仗胜负的分晓。〔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多佛附近不列颠军营地。

旗鼓前导，艾德孟、芮艮、军官、士兵上。

孟 〔对一军官〕

去问明公爵原议是否还算数，
他后来是否因为有任何缘由
而中途变了卦；他总是动摇不定，
顾忌太多；请他快拿出决心来。

〔军官下。

芮 大姐的那个差人一定出事了。

孟 恐怕是这样，夫人。

芮 亲爱的爵爷，
你完全明白我对你怀抱的好意。
老实告诉我，不管怎样，老实说：
你不爱我姐姐吗？

孟 光明正大的敬爱她。

芮 你从来没有转弯抹角深入过
我姐夫的禁地吗？

孟 这样想，你就不对了。

芮　我怕你已经和她联成一片，
　　抱成一团了——不只是比喻的说法。
孟　凭我的名誉起誓说，决没有，夫人。
芮　我决不容许她如此。亲爱的爵爷，
　　决不要和她亲热。
孟　　　　　　　　你不用担心。
　　她和她公爵丈夫来了！

旗鼓前导，阿尔巴尼、戈奈丽尔及士兵上。

戈　〔旁白〕
　　我宁愿打输这一仗，不愿我妹妹
　　拆散了他和我两个。
阿　贤妹，我们在此正好相会了。
　　伯爵，听说王上已经投奔了
　　他的小女儿，被迫同去的还有
　　为我国暴政呼号的群众，我认为
　　非出于正义，就不会勇于兴师：
　　我目前只因为法兰西侵犯了我国，
　　才挺身而出，并非因为他支持了
　　王上和理直气壮来问罪的人群。
孟　讲得真不同凡响。
芮　　　　　　　　提这个干什么？
戈　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这些内部的私人纠纷并不是
　　问题所在。

阿　　　　那就请老练的将士
一起来商定我们的作战方案吧。
孟　我回头就到你的帐中去候教。
芮　大姐，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戈　不。
芮　这样最合适，请你跟我们走吧。
戈　〔旁白〕
噢呵，我明白这里的用意——我去。

艾德加乔妆上。

加　如果殿下接纳过我这种穷苦人
就听我说一句。
阿　　　　　我会赶上的。
〔齐下，仅留阿尔巴尼与艾德加。
说。
加　请你在打仗以前，先拆看这封信。
如果你得胜了，就吩咐吹号召唤
我这个送信人。我虽然看起来寒伧，
可是能送出一名卫士来证明
信里所写的事实。如果你失败了，
你在世间的事务就一了百了，
什么阴谋也谈不上了。愿你运气好。
阿　等我读了信才走，
加　　　　　　我不能等待。
等时候一到，只需叫传令官一招呼，

我就会重新出来。

阿　　好吧，再见。

我一定看你这封信。

〔艾德加下。

艾德孟重上。

孟　敌人已经望得见了，快摆开阵势。

这里有一份敌军实力的估计，

是根据仔细侦察的结果；可是你

现在得赶紧了。

阿　　我们就随时迎击。〔下。

孟　我对两姊妹都已经发誓相爱；

两人都相见眼红，像受过蛇咬的

见不得蛇影。我选择其中哪一位呢？

都要？要一个？都不要？两个都活着，

我就一个也捞不到：娶那个寡妇吧，

会激怒她姐姐戈奈丽尔，把她气疯；

她丈夫在世，我也难于实现

我的雄心。我们现在是利用

他的威望来打仗，仗一打完，

就让本来要摆脱他的女人

设法迅速除掉他。至于他存心

对里亚和考黛丽亚多方照顾呢，

打完仗，他们一落到我们的手中，

就休想得到他赦免；我的地位

不在于空论，而在于我积极保卫。　　〔下。

第二场　两军营地间一旷野。

内进军号声。旗鼓前导，里亚、考黛丽亚
及其部队上；下。

艾德加与格罗斯特上。〕

加　老爹爹，这儿来接受这棵树影的
殷勤款待：祝祷正义胜利吧。
如果我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
我就会带给你喜讯。

格　　　　　　　神灵保佑你！

〔艾德加下。

进军号声；其后，收兵号声。艾德加重上。〕

加　快走，老人家；把手伸给我，快走！
里亚王失败了，他和他女儿被俘了。
把手伸给我；来吧！

格　不走了，老兄；就烂掉在这里也无妨。

加　怎么，又转坏念头了？人离开尘世，
必须和出生一样的顺应自然；
成熟就是一切。来吧。

格　　　　　　　说得对。

〔同下。

第三场　多佛附近不列颠军营地。

旗鼓前导，艾德孟凯旋上；里亚与考黛丽亚被俘随上；军官、士兵等继上。

孟　来几名官佐把他们带走：要看好，
等上面决定了怎样发落他们，
再作处理。
考　　　　　　也不是我们开了例——
用意最好，结果是遭遇最糟。
为了你，蒙难的父王，我才难受；
我自己本来会蔑视恶运的怒目。
我们不见见这些女儿和姐姐吗？
里　不，不；不，不！来吧，我们进监狱去。
我们俩要象笼中鸟一样的唱歌；
你要我祝福的时候，我会跪下去
求你宽恕。我们就这样过日子，
祈祷，唱歌，讲讲古老的故事，
笑蝴蝶披金，听那些可怜虫闲话
宫廷的新闻；我们也要同他们
漫谈谁得胜，谁失败，谁当权，谁垮台；
自认能参透和解释事态的秘密，

13　“笑蝴蝶披金”，一说指锦衣廷臣（克雷格）。

俨然是神明的密探；四壁高筑，
我们就冷看这一帮、那一派大人物
随月亮圆缺而升沉吧。

孟　　　　　　　　　　把他们带走。

里　对于这样的牺牲，我的考黛丽亚，
天神们也要烧香的。我把你抓住了吧？
谁要把我们分开，非得借天火
把我们当狐狸熏出去。擦干你眼泪；
我们不哭，让他们自己先烂掉，
连皮带肉！我们会看他们先饿死。
来吧。

〔里亚与考黛丽亚被押下。

孟　过来，队长；听我说。
把这个密令拿去。跟他们上监狱。
我已经提升你一级；如果你按照
这里的指令办事，你就走上了
发迹的道路；要明白这一点：人
是要跟时势相配，心慈手软
就不配佩刀；你的重大使命
不容你多问；要么你就说照办，
要么你另谋高就。

队长　　　　　　　　我照办，大人。

孟　就去办；你干了就可以庆贺自己了。
听好，——我是说立刻办，我写明怎样，
就怎样去干。

队长

我不会拉大车，也不会生吞干麦，
只要是人干的活儿，我就干。　〔下。

喇叭奏乐段。阿尔巴尼、戈奈丽尔、芮艮、
军官和士兵上。

阿　阁下，今天你表现了生性骁勇，
运道也给了你照顾；你已经把今天
激战的对方一举而俘虏到手：
我要你把他们交出来，按罪责轻重，
也按我们邦家安危的考虑
来适当处置。
孟　　　　　　殿下，我已经酌情
把年老命苦的国王送去监禁，
并派出专人看管；他的高龄，
尤其是他的尊号，会吸引老百姓
心向他一边，也会使我们的部队
对我们倒戈相向，不再听从
我们的指挥。为了同样的理由，
我把王后也送去了；准备明天，
或者再过些时候，叫来出庭
受你的审询。在目前这种时际，
我们流汗流血；折损亲友；
无论争端有多大的道理，兴头上，
深受战祸者会一律加以诅咒。
处理考黛丽亚和他父亲的问题

该另等适当的场合。

阿　阁下，对不起，
我在这场战争里只把你当部下，
不把你当平辈。

芮　我愿意他平起平坐。
我想你该先问明了我的意见
再说话才是。他带领我们的部队，
身负我本人和我权位的重托，
凭这点亲密的关系，他完全有资格
来和你称兄道弟。

戈　别这样火热；
他的高升是凭他自己的功德，
不是凭你的册封。

芮　经我授权了，
他足以和至尊至贵的分庭抗礼。

阿　话也就到顶了，如果他做了你丈夫。

芮　玩笑往往就证明是预言。

戈　呵呵！
你心中早有数，眼色就固然不正啊。

芮　夫人，我此刻不舒服，要不然我就会
用满腔怒火，以恶言相报。将军，
请收下我的军队、俘虏、产业，
连同我本身都献给你自由支配。
让大家来作证，我在此把你立为
我的丈夫和君主。

戈　你是想享有他吗？

阿　准许不准许由不得你来作主。

孟　你也管不着，殿下。

阿　　　　　　　　　　杂种，我得管。

芮　〔对艾德孟〕

敲起鼓来；证明我给了你尊位。

阿　且慢；道理是：艾德孟，我把你逮捕，
以谋叛论罪；作为同案处理，
也逮捕这条镀金的毒蛇。　　　　〔指戈奈丽尔。
　　　　　　　　　　　　贤妹，
为了我妻子，我取消你的权利；
是她跟这位伯爵先订了重婚约，
我是她丈夫，驳回你成亲的预告。
你要再结婚的话，就对我用情吧；
我夫人另外订约了。

戈　　　　　　　　　　哪来的滑稽戏！

阿　你武装俱全，格罗斯特；让喇叭吹响；
如果没有人出来证明你一身
犯下了万恶的，昭彰的，多种的死罪，
我自己拿这个作担保：　　　　〔掷一手套。
　　　　　　　　　　　我决不进饮食，
除非先在你心胸上表明你犯下了
我在此宣布的罪行。

芮　　　　　　　　　　我病了，病了啊！

戈　〔旁白〕

要不然，我再也不相信任何药物了。

孟　我在此奉陪。　　　　　　　〔掷一手套。

不管他是什么人
敢骂我是叛徒的，就是撒恶毒的大谎。
吹号召唤吧：谁敢上前来挑战，
我坚决向他，向你，（向谁都一样）
索回我忠贞的荣誉。

阿　传令官，喂！

孟　　　　　　传令官，喂，传令官！

阿　靠托你个人的勇敢吧；你的士兵
都是用我名义征集的，已经用我名义
全部遣散了。

芮　　　　　　我的病愈来愈厉害了。

阿　她病了；送她到我的营帐那里去。

〔芮艮被扶下。

一传令官上。

这儿来，传令官——就叫喇叭吹起来——
宣读这一道命令。

队长　吹号！

〔号声作。

传令官　〔宣读〕本军中有官衔身份的任何人员如愿面对艾德孟，所谓格罗斯特伯爵，指控他是万恶不赦的叛徒，听到第三遍号声，请即上场。他是勇于自卫的。

吹号！　〔初遍号。
再吹！　〔二遍号。
三吹！　〔三遍号。

〔内喇叭回应。

喇叭手前导，艾德加武装上。

阿　问明他的来意，为什么他听见
喇叭的号召就来了。
传令官　　　　　　　　你是什么人？
你的名字？身份？你为何如此
应召前来？
加　　　　　我已经失掉了名字。
它被阴谋的毒牙咬烂了，摧毁了：
论出身我却和我要来对付的敌手
一样的高贵。
阿　　　　　　你的敌手是谁？
加　哪个人出来替格罗斯特伯爵说话？
孟　他本人：你对他说什么？
加　　　　　　　　　　　　拔出你的剑，
如果我说话得罪了高尚的一颗心，
你可以用武器来维护；我的剑在这里。
看，武士的荣誉、誓言和天职，
使我有权挑战。我当众宣布：
不管你年轻力壮，地位出众，
不管你剑出顺利，新交好运，
有胆量，有勇气，你总是一个叛贼，
欺骗神明，欺骗你的父兄，
阴谋危害这位英明的亲王，

自顶至踵，直到脚底的尘土，
你十足是污点满身，毒液四溅的
一个叛贼。你敢说一声“不是”，
这把剑，这只胳臂和我的敌忾心
就定要在你的心窝里证实我的话——
你说谎。

孟　　　　按理我该问清你名字；
既然你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说话显出你是颇有些教养的，
为慎重、周到起见，按武士规矩，
本可以拒绝的，我也就不顾这一套了。
我把这种种罪名都扔回你头上，
让弥天大谎狠狠的压倒你的心，
它们还只是擦过而没有伤到它，
我的利剑就为它们来开道，
让它们到那里永远栖息。吹号！

〔警号声交作。二人决斗。艾德孟倒地。

阿　留他命！留他命！

戈　　　　　　这是要诡计，格罗斯特：
按决斗规矩，你本来可以不接受
不知名对手的挑战；你不是斗败，
是受骗上当了。

阿　　　　　闭住你的嘴，女人，
要不然我就用这封信堵住它。拿去，

---

154 “拿去”，指给艾德孟看信，一说应了解为“且慢”，是对艾德加说的，而下一行就是对戈奈丽尔说的。

你坏到无法形容了，自读孽迹吧。
别撕掉，夫人；我看你是知道的。
戈　就说我知道吧，法律归我管，不归你。
谁能控诉我？
阿　　　　　　真骇人听闻，噢！
你知道这封信？
戈　　　　　　别问我知道什么了。　　〔下。
阿　追上她去：她走上绝路了，看好她。
〔一军官下。
孟　你所指控我的事情，我干过，
还不止，还有许多，时间会揭露的。
这都过去了，我也完了。可是你
有运气胜我的，是谁呢？如果你出身好，
我就原谅你。
加　　　　　　让我们互相宽恕吧。
我出身决不比你差什么，艾德孟；
说是更好呢，你就更不该坑害我了。
我名叫艾德加，是你父亲的儿子。
神明是公正的，我们寻欢作乐，
孽债就铸成惩罚我们的工具：
他在黑暗淫邪里生你的行径
使他丢失了眼睛。
孟　　　　　　说得对，真是的。
命运的车轮转回了；我落到了这一步。
阿　我本想你的步履就预先显示出
一副贵胄的神态：我定要拥抱你；

让我心碎吧，如果我曾经恨过你
和你的父亲。

加　　　　　　高贵的殿下，我知道。

阿　你曾经躲在哪里？
你怎么知道你父亲悲惨的遭遇？

加　我亲自看护的，殿下。我简短讲一讲；
讲完了，噢！但愿我的心就爆炸了！
为了逃避那道血腥的通缉令
紧追我不放(噢，我们贪生，
就宁愿每时每刻受死的痛苦，
不愿一下子死亡啊！)我想法穿上了
乞丐的破烂，化装成一副寒伧相，
叫狗都瞧不起：我这样打扮起来了，
就遇见我父亲刚丢了宝贵的眼珠，
眼眶还是血淋淋的；当他的向导，
指引他，为他讨饭，从绝路救回他，
(却真不该啊！)直到半小时以前
我武装起来了，才向他透露了我是谁。
当时我希望成功，却没有把握，
我求他为我祝福，就从头到尾
讲出了我的历程。可是他的心
先有了伤痕(唉，经不起激荡了！)
夹在悲喜感情的两极端之间，
含笑而崩裂了。

孟　　　　　　　你一讲可把我感动了
也许会产生好结果；你且讲下去，

你看来还有一些话要说的样子。

阿　如果还有，更为伤心，就停住吧；
我听到这里，已经就几乎要化成了
泪水一滩。

加　　　　不欣赏悲惨的该以为
这就到顶了；只是确还有一层呢，
要细讲起来，就会伤心上加伤心，
超出了绝限。
我正在号啕大哭，就来了一个人，
他曾经见过我最潦倒不堪的光景，
回避过和我接触，如今发现了
原来是谁这样受苦的，就用双臂
猛抱住我的颈脖，大声吼起来，
震天动地：还扑到我父亲身上；
讲了里亚和他的闻所未闻，
最悲惨不过的故事，越讲下去，
越感到悲痛欲绝，他的心弦
开始迸裂：当时二遍号响了，
我只得撇下他昏迷在那里。

阿　　　　　　　　　　那是谁？

加　肯特殿下，被放逐的肯特；他伪装了，
追随他冤家国王，奴隶都不如的
为他效劳。

一侍臣手持一血刀上。

侍臣

救救！救救啊！

加　　　　　　　　救什么？

阿　　　　　　　　　　　　快说呀，喂！

加　这把血刀是怎么的？

侍臣　　　　　　　　　　还热呢，还冒气；

从她的心上拔出来的——噢，她死了！

阿　谁死了？快说呀，喂！

侍臣

夫人，殿下的夫人：她的妹妹

是被她毒害的；她自己吐露了这一点。

孟　我跟她们俩都订了婚约；三个人

现在一块儿成亲了。

加　　　　　　　　　　肯特来了。

肯特上。

阿　把她们抬出来，不管是死是活。

〔侍臣下。

上天的惩罚使我们战慄，却并不

使我们产生怜悯。

〔对肯特〕　　　噢！这是他？

时会不巧，我们顾不得照规矩，

讲一番周到的礼貌了

肯　　　　　　　　　　我是前来

向我的恩主老王上告一声永别的；

他不在这里吗？

阿　我们忘记了大事了！

艾德孟，快说，王上呢？考黛丽亚在哪里？

你见过这种光景吗，肯特？

〔众舁戈奈丽尔与芮艮二人尸体上。

肯　唉！怎么了？

孟　艾德孟还是有人爱的。

都是为了我，一个把另一个毒死了

然后把自己杀死。

阿　正是这样。遮了她们的脸。

孟　我快断气了；违反我的本性，

我还想做一点好事。赶快派人

马上到城堡去；因为我下过命令，

要把里亚和考黛丽亚一并处死。

赶快派人去。

阿　快跑！噢，快跑！

加　去找谁，殿下？是谁负责的？发一个

免刑的证物。

孟　想得周到：拿我的剑去，

把它交给队长。

阿　赶快去，千万赶快去！

〔艾德加下。

孟　他得到你的妻子和我的密令，

要把考黛丽亚在牢里绞死，而

推诿责任说她自己出于绝望，

寻了短见。

阿　但愿神明保佑她！
把他抬走一会儿。

〔众舁艾德孟下。

里亚托捧考黛丽亚尸身重上，
艾德加、队长及人众继上。

里　号叫啊，号叫啊，号叫啊！你们是铁石人！
我若有你们的舌头和眼睛，我就会
用它们震裂天穹。她是永逝了。
我知道怎样算死了，怎样还活的；
她是死定了。借一面镜子给我；
她要是还有鼻息使镜面发雾，
她就还活着呢。
肯　这就是世界末日了？
加　或者是末日的先兆吧？
阿　天崩吧，地裂吧！
里　这片羽毛在动呢；她还活着哩！
果真如此，这个机缘就补偿了
我的一切忧患。
肯　〔跪地〕　我的好主人啊！
里　走开！
加　这是高贵的肯特，是朋友。
里　全给我瘟死，你这帮凶手，叛贼！
我本来可以救她的；她如今永逝了！
考黛丽亚，考黛丽亚，等我一会儿！嗨！

你是说什么？——她总是细声细气，
说话温柔，十足有妇女的美德。——
我杀了那个正在绞死你的奴才。

队长
真是的，各位大人。

里 可不是，家伙？
想当年只要我一挥舞我的偃月刀，
就会把人家吓跳的：现在我老了，
这些磨难也把我摧垮了。你是谁？
我的眼睛不大好；等会儿告诉你。

肯 如果命运神夸说她爱憎过两个人，
其中的一个就在你我的眼前。

里 我视力模糊。你不是肯特吗？

肯 正是，
臣仆肯特。你的侍仆凯尤斯呢？

里 他是个好人，我可以明白告诉你；
他会动手，出手快。他死了，烂了。

肯 没有，我的好陛下；我就是那个人——

里 我回头再理会这些吧。

肯 我从你第一次遭变故、落难以来，
一直是追随你蒙尘的。

里 欢迎你来这儿。

肯 无可欢迎。一切是凄惨，暗晦。
你两个大女儿都已经把自己送命了，
是绝望而死的。

里 哎，我想是如此。

阿　他还不知道自已说的是什么，
我们谒见他也无用。
加　　　　　　　　完全无用。

一队长上。

队长
艾德孟死了，殿下。
阿　　　　　　　　这无足重轻了。
大人们，尊贵的朋友们，我宣布旨意：
要尽量使眼前这座颓圮的大驾
得到安慰。至于我，我要退位，
只要这位老王上一日健在，
就把绝对权力还给他；
〔对艾德加和肯特〕　　你们呢，
恢复你们的爵位，晋级，加封，
聊酬你们的功德。一切友人
都要尝德行的好报，一切敌人
都要喝应得的苦酒。噢，看啊！
里　我的小宝贝给绞死了！没有了，没有命了！
为什么狗啊，马啊，耗子啊，都有命，
偏偏你没有气？你再也不会回来了，
永不会，永不会，永不会，永不会，永不会！
请解开这个钮扣。谢谢你，阁下。
你看见吗？看她！看——她的嘴唇！
看那里，看那里！

加　　昏过去了！王上，王上！
肯　碎了吧，我的心，碎了吧！
加　　张张眼，王上！
肯　别惊动他的灵魂：让他安逝吧；
他会恨谁要在险巇尘世的刑架上
把他多扯长一点儿。

〔里亚死。

加　　他果真死了。
肯　令人惊奇的是他经受了这么久；
他的命本就像抢来的。
阿　把他们抬走。我们当前的大事
是举国哀悼。
〔对肯特与艾德加〕
心爱的朋友，你们俩
统治本土，维护多难的家邦。
肯　我就要出门上路，请殿下包涵；
我的主人唤我了，我不能偷懒。
加　我们得承担悲惨日子的重量；
不讲我们该说的，感到的就讲。
最老的经受得最多：我们年轻人
活不到这么久，再不会见这等光景。

〔丧礼进行曲，齐下。

325　一说“从这些行中可见到一种黯淡的乐观主义成份。里亚活得久，饱经忧患，惨极人寰；但是这种惊人的苦难不会再发生了。”（杜塞）。

麦 克 白 斯

悲 剧

剧中人物

顿肯，苏格兰国王。

玛尔柯姆
多纳尔本 } 其子。

麦克白斯
班珂 } 苏格兰部队大将。

麦克达夫
列诺克斯
罗斯
门太斯
安格斯
凯思内斯 } 苏格兰贵族。

弗利安斯，班珂之子。

西瓦德，诺塞伯兰伯爵，英格兰部队统帅。

小西瓦德，其子。

瑟敦，麦克白斯侍从官。

男孩，麦克达夫之子。

英格兰医生。

苏格兰医生。

军曹。

门房。

老翁。

麦克白斯夫人。

麦克达夫夫人。

麦克白斯夫人侍嫔。

三女巫。

黑开娣。

班珂鬼魂。

幽灵多名。

贵族、绅士、军官、兵卒、刺客、侍仆、使者多人。

地 点

苏格兰、英格兰（第四幕末尾）。

第 一 幕

第一场 旷野。

雷电。三女巫上。

女巫甲　我们三个儿啥时候再聚？
　　　　等打雷，等闪电，还是等下雨？
女巫乙　等到这场吵闹都停了，
　　　　等到这一仗打出个输赢了。
女巫丙　那就在太阳落山以前。
女巫甲　在什么地方？
女巫乙　　　　　　　就在荒原。
女巫丙　在那儿同麦克白斯会面。
女巫甲　我来了，灰妖猫！
女巫乙　蛤蟆叫！
女巫丙　马上到！
三女巫　〔齐声〕美即是丑，丑即是美：
　　　　　　　　穿烟入雾，去蹦去飞。　　〔同下。

1—7　原文为四音步韵语，1、2行一韵，3、4、5行一韵，6、7行一韵，译文中通作四顿，脚韵略改，成aa，bb，ccc。

第二场　营地。

内鸣军号。顿肯王、玛尔柯姆、多纳尔本、列诺克斯*
偕侍众上，与一流血队长相遇。

顿　那个流血的队长是谁呀？看他
这副惨样子，他一定能报告叛乱的
最新消息。
玛　　　　　　　这就是那位军曹，
堪称坚强的好战士，他浴血苦战
救我出了围。——敬礼，英勇的朋友！
向王上讲讲，你离开战场以前的
战斗情况。
队长　　　　　　双方胜负未定；
象两个力竭的游泳人，扭做一团，
显不出本领。无情的麦克顿瓦尔德
（不愧为叛逆的头头，为了叛变，
把所有邪恶的天性，层出不穷，
纷纷调集到一身），从西部各岛，
得到了刻恩兵、盖乐格拉斯部队增援，
运气象叛贼的娼妓，也笑逐颜开

* “列诺克斯”(Lenox)，名据“第一对折本”，后世版本多作“伦诺克斯”(Lennox)。

12—13　“西部各岛”，赫布里第群岛。刻恩兵是步兵，盖尔格拉斯部队是骑兵。

鼓舞他该死的作乱：可是不顶事；
英勇的麦克白斯（真配用这个称呼）
全不睬运气，手挥血染的利剑，
一路上砍杀得满剑都热气腾腾，
就象凶神的骄子，砍开一条道，
直取了那个奴才；
也不打一个招呼，也不道别，
一剑从他的肚脐直划到下巴；
把他的首级挂上了我们的城堞。

顿　噢，英勇的表弟！尊贵的壮士！

队长

就象从太阳开始照射的东方
翻船的风暴、吓人的雷电迸发了；
从安逸似乎就要来临的源头
不安又涌来了。请听，王上，请听：
正义，由勇敢装备了，刚刚驱逐到
这些乱窜的刻恩兵溃退回去，
挪威国王，一看见有机可乘，
调来了一批生力军，武器明晃晃，
发动了一场新攻击。

顿　　　　　　　　　　这并不惊慌了
我们的大将麦克白斯和班珂吧？

队长　　　　　　　　　　　　　　惊；
象麻雀惊老鹰，或者野兔惊狮子。

33—34　“第一对折本”印成散文；十八世纪蒲伯起，改分行，成诗体。

说实话，我得上禀，讲他们两位
象两尊大炮加装了双响的炮弹；
他们就这样
一倍加一倍，重重的打击敌人：
除非说他们真想在血泊里洗澡
或者想留下另一个闻名的骷髅场，
我再也说不清——
可是我乏力了，伤口要马上救治。

顿　你说话，正象你挂彩，恰配你本色；
同显出荣誉的光辉。去给他找军医。

〔被扶下。

罗斯与安格斯上。*

谁来了？

玛　　　　尊贵的罗斯领主。

列　看他眼色多慌张！他看来要讲
什么离奇的事情。

罗　　　　　　　天保佑王上！

顿　你从哪儿来，尊贵的领主？

罗　　　　　　　　　　　大王，
从法夫，那里挪威旗飘扬在上空，

41　加尔弗里亦名戈尔戈撒（意谓“骷髅场”），耶路撒冷附近山丘，基督钉十字架处。

*　一般近代版本删“安格斯”，但I、iii、100有“我们被派去”语，足见安格斯原也在场，照“第一对折本”与一些现代版本留存如此。

50　法夫，苏格兰东北岸郡名。

扇冷我国的人民。挪威王亲自
率领了无数的兵丁，
由考多领主那一个无耻的卖国贼
协助内应，发动了惊险的进攻；
幸好女战神的新郎，披甲戴盔，
出马和他面对面交手拚杀，
你来我往，来一个针锋相对，
终于挫折了他的凶焰：结果，
我们得胜了。

顿　　　　　　大吉大庆！

罗　　　　　　　　　　　　现在
挪威王斯威诺已经向我们求和了；
我们不许他收葬他阵亡的将士，
除非他在圣柯姆小岛上缴纳
一万元大洋给我们派作公款。

顿　那个考多领主再不能骗取
我的信任。去宣布他立即处决，
把他原先的封号转赐给麦克白斯。

罗　我就去执行。

顿　他所失就是高贵的麦克白斯所得。

〔同下

55　麦克白斯英勇善战，比作女战神（拜罗娜）的新郎。

59　按吉特立其版排成一行。

62　圣柯姆小岛在苏格兰爱丁堡外福斯湾。

第三场 荒原。

雷鸣。三女巫上。

女巫甲 你从哪儿来，妹妹？
女巫乙 我刚去杀了猪。
女巫丙 姐姐，你呢？
女巫甲
一个水手的老婆，兜满了栗子，
啃着，啃着，啃着。“给我点，”我说。
“滚开，妖婆！”胖屁股癞子婆直叫。
她丈夫，“老虎号”船长，去了阿勒坡。
乘一张筛子，我要去追他，
象一只耗子，就没有尾巴；
我一定，我一定，我一定。
女巫乙 我送你一阵风。
女巫甲 多谢你情深谊重。
女巫丙 我也送一阵。
女巫甲 我还会招八面风云，
吹到要到的海港，
航海罗盘上标四方，
点点都不出我手掌。
我要干他成枯草，

17 原文无脚韵。

昼夜都休想睡觉，
硬撑开眼皮象茅檐，
过日子就不象在人间。
九九八十一整周
累得他尽萎靡，消瘦。
他的船注定不能翻，
得受够风浪的熬煎。
瞧我有什么在手头。

女巫乙　给我看，给我看。

女巫甲　这是一个舵手的大拇指，
本人在返航出险里身死。

〔内鸣鼓。

女巫丙　鼓声！鼓声！
麦克白斯光临。

三女巫　〔齐声〕
定命的妖姊妹，手把手挽好，
海上和陆上，到处逍遥，
我们就这样去来，去来：
你来三转，我来三周，
再来三回，合成个九。
别作声！符咒准备就绪。

麦克白斯与班珂上。〕

麦　我从未见过这样坏、这样好的一天。

34、37　原文无脚韵。

班　福累斯还有多远？这是些什么，
这样枯瘦，穿戴得这样古怪，
看起来不象住在地上的生物
却又在地上？你们是活的？能和人
互相通话吗？你们似乎懂我话，
每一个马上把皲裂的手指搁到了
干瘪的嘴唇上。你们应该是女人，
你们的胡子却使我难于相信
是如此。

麦　　　　讲吧，如果能：你们是什么人？

女巫甲
万福，麦克白斯！祝贺你，格雷密斯领主！

女巫乙
万福，麦克白斯！祝贺你，考多领主！

女巫丙
万福，麦克白斯！祝贺你今后当国王。

班　将军为什么吃惊，似乎害怕
听起来大好的事情。——请真理作证，
你们是虚幻的，还是当真象外表
这个样子？我这位高贵的同伴
听你们致敬，既提当前的尊荣，
又预言将来的富贵、至尊的前途，
显得出了神。我还没听说一句话。
如果你们能洞察时间的种子
说得准哪一颗会长，哪一颗不会长，
那就跟我讲一讲，我是既不求

你们的恩惠，也不怕你们的憎恨。

女巫甲　祝福！

女巫乙　祝福！

女巫丙　祝福！

女巫甲　低于麦克白斯，却更高。

女巫乙　不同样幸福，却更幸福。

女巫丙　你会生许多王，自己虽不是。
同享万福，麦克白斯和班珂！

女巫甲　班珂和麦克白斯，同享万福！

麦　等一等，你们说不全，再多讲一点。
西奈尔去世，我确成格雷密斯领主；
考多可怎样？考多领主还活着，
正安享荣华富贵；至于当国王，
就象当考多领主，怎样从长看
也难于置信。说说看你们从哪儿
得到的这个离奇的消息？为什么
你们在这片荒原上向我们半途
打这种预言式招呼？我命令你们说！

〔三女巫消隐。

班　水有泡沫，土地也就有泡沫，
这些是泡沫。她们朝哪儿消失的？

麦　消失在空中；似乎有形体的，向风里
化成一股气。但愿她们能停一下！

班　我们谈论的这些果真有过吗？
还是说我们吃了迷魂的草根，

71　荷林歇德在《苏格兰编年史》中称麦克白斯父为“西奈尔”。

幽禁了理智？
麦 你的子孙，当国王。
班 你自己当国王。
麦 还当考多领主；是这样说的吗？
班 是这样说的，一字不差。谁来了？

罗斯与安格斯上。

罗 麦克白斯，王上已经很高兴接到了
你取得胜利的消息；他呀一听说
你在对叛逆作战中功绩辉煌，
就不知如何表示他的惊奇
又同时赞扬你的英勇。口呆了，
他又得知你就在同一天之内
置身在顽强的挪威大军的阵地上，
一点也不怕你自己双手制造的
死亡的惨象。密密麻麻像冰雹，
接二连三，来了报信人，都称颂
你捍卫祖国江山的丰功伟业，
颂扬话倾泻成一片。
安 我们是派来
向你先行传达王上的谢忱，
只是来接你回去面谒王上，
不是来酬劳。
罗 为了保证会赏赐更大的荣誉，
王上嘱咐我称呼你考多领主

祝福，最尊敬的领主，这一个爵号
是你的了。

班　　　　什么！魔鬼果真能说对吗？

麦　考多领主还活着。你为何叫我穿
借来的袍子？

安　　　　　前领主固然还活着，
但是他咎由应得，在重判之下，
就要丧命。究竟他是勾结了
那些挪威人，还是偷偷摸摸，
支援了叛贼，还是并用了两手，
来颠覆自己的祖国，我还不清楚；
但是卖国罪已经供认了，证明了，
就把他毁了。

麦　〔旁白〕　　格雷密斯，考多领主！
最高的还在后。
〔对罗斯与安格斯〕
谢谢你们的辛苦。
〔对班珂〕
你还不希望你的子孙当国王吗，
既然人家把考多领主给了我，
给他们也许了不小的尊荣？

班　　　　　　　　　信她们，
你还会点燃起获得王冠的希望，
不限于考多的爵位。可是，奇怪，
往往就为了骗取我们来害我们，
魔鬼的工具会讲些真情实况，

小处真诚，以博得我们的信任，
使我们在大处上当。——
老表俩，我们说句话。

麦 〔旁白〕 两句话应验了，
好比欢乐的开场白，接下去该是
帝王的正戏了。——谢谢二位大人。——
〔旁白〕
这种神奇莫测的招呼、提示，
不可能出于恶，不可能出于善。出于恶，
为什么它用了开头就应验的一句话
给了我保证。我是考多领主了。
出于善，为什么我容受一种坏念头
勾起了凶象，顿使我毛发悚然，
使我镇定的心怦怦的直跳
一反常态。眼前的实际恐怖
比起恐怖的想象还微不足道。
我的头脑里只一现谋杀的妄想，
就使我脆弱的全身饱受了震撼，
全部功能都在猜度中丧失了：
只见虚幻不见真。

班 看，我们的同伴想得出神了。

麦 〔旁白〕
机缘如要我当国王，自会来加冕，
不用我操心。

141—142 分行照"亚屯"版与"第一对折本"，与现代一般流行版本略有不同。

班　　新尊荣加到他头上，
就象我们穿新衣，非等到穿惯了，
总觉得不服身。

麦　〔旁白〕　　什么事要来尽管来，
最是难捱的日子也过得飞快。

班　尊贵的麦克白斯，我们在听候懿旨。

麦　请原谅。我这副迟钝的头脑忽然
想起了忘记的事情。二位大人，
你们的辛苦我已经铭刻在心，
天天会翻阅。我们去朝见王上。
〔旁白，对班珂〕
想想最近碰到的事情；等有空，
经过了一番仔细琢磨，让我们
彼此再开诚谈谈心。

班　〔旁白，对麦克白斯〕　极愿奉陪。

麦　〔旁白，对班珂〕
现在不多说了。——来吧，朋友们。

〔同下。

第四场　福累斯。宫中。

军乐。顿肯、玛尔柯姆、多纳尔本、列诺克斯及侍众上。〕

顿　考多的死刑执行了吗？监刑人员
已经回来了没有？

玛　　报告陛下，

他们还没有回来；可是我已经同
亲见他就刑的一个人谈过话，他说
罪人坦白供认了叛逆的行径，
恳求陛下的宽恕，并且表示了
深切的悔恨。他一生所作所为
从没有象临终那样磊落，他死得
仿佛早学会把死亡不当一回事，
抛掉自己最可宝贵的一息
就如同草芥。

顿　　　　世界上没有法子
从脸上看出一个人深藏的心机。
考多原先还是我绝对信任的
一位贵人。

麦克白斯、班珂、罗斯与安格斯上。

　　　　噢，最高贵的表弟！
我无法答谢的歉疚此刻还使我
心头沉重。你这样超群越众，
以致最快的酬报也飞得太慢，
赶不上你。但愿你功劳小一点，
才好叫我的感谢、我的报答
能相称一点！我只剩一句话能说：
你所应得超过了我所能给。

麦　我们为陛下效命，为陛下尽忠，
本身早就是酬报。陛下的份内

是接受我们的职司；我们的职责
对王座就像子女对父母，奴仆对主人，
只是做他们该做的，做什么都为了
确保爱陛下，尊陛下。

顿　　　　　　　　　欢迎你回来。
我已经开始培养你，一定要用工夫
使你能充分成长。高贵的班珂，
你的功绩也不小，也不能让你
声名不彰，让我来把你拥抱，
贴近我心窝。

班　　　　　　　我如在这里茁长，
收获就属于陛下的。

顿　　　　　　　　　我的欢乐
洋溢到猖狂了，想找悲哀的泪水
掩藏一下。众王儿、国戚、领主，
还有最为亲近的各位，我宣告
我的长子玛尔柯姆立为王储，
从今以后就称为柯姆伯兰亲王，
将来就继承我的王位；尊荣
也并不归他一个人，尊贵的封号
还要象满天的星星，同时照临
所有的功臣。大家陪我去因弗内斯，
让我再叨受你一番盛情。

麦　不效劳陛下，偷闲就等于服苦役！
我自己就当先遣使，让我见妻子
一听说御驾的光降，先欢喜一场；

我就此先行告辞了。

顿　　　　　　　　　　　高贵的考多啊！

麦　〔旁白〕

柯姆伯兰亲王！这是一级台阶，
我要是不叫它绊倒，就得跨越它，
因为它横在我路上。星星啊，歇火吧！
不要让光亮照见我幽黑的欲望，
眼不看手；可是就下手也罢，
不管事情干下了，眼见了会惊怕！　　　　〔下。

顿　尊贵的班珂：他真是非常英勇，
我已经饱听了人家对他的赞扬，
那对我是一场盛筵。让我们跟上去，
他好殷勤呀，先去准备了欢迎。
真是无比的王亲国戚。

〔军乐。同下。

第五场　因弗内斯。麦克白斯府堡。

麦克白斯夫人上，读信。

麦夫人　“她们在我吉利的一天和我相遇；我从最权威方面获悉她们有超凡的知识。我亟欲进一步问问她们，她们就化为空气，消失不见了。我正诧异得站住出神呢，王上的使臣来了，都欢呼我‘考多领主’，这一个封号正是这三位神巫姊妹方才用来招呼我的，她们还对我提到将来，说‘祝贺你今后当国王！’我想最好把这点告诉你（我最亲爱

的同享洪福的伴侣），使你不致因为不知道什么富贵已经许给了你而失去应得的欢欣。放在你心里，再见。”

你原领格雷密斯，现兼主考多，还将登——
预言所期许的高位。我可真担心
你的天性太软，人情味太浓，
使你走不了捷径。你愿当大人物，
也并非没有雄心，就可惜缺少了
该伴随它的狠心。你想要超凡，
偏又要入圣；你不肯摆弄骗局，
却要赢左道邪门；大老爷，你要嘛，
那件东西就直叫“你只能这么干”；
你实在就是怕干那件事情，
并不是不想干。你最好快点回来吧，
让我把我的精神灌进你耳朵，
用我舌头的锐气破除一切
阻止你博得那一顶金圈的障碍，
既然命运和神异的力量似乎要
为你加冕了。

一使者上。

你有什么消息？

使　王上今晚驾临。

麦夫人　　　　你是说疯话吗！

9　取吉特立其解释：麦克白斯夫人要说“登王位”，不由不克制一下，接下去含混其词。

你老爷不在御前吗？果真如此，
他该早给我通知先作准备呀。
使　禀夫人，这是真情。老爷快到了。
我们有一个伙伴赶先了一步，
直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好容易
报告了这个消息。
麦夫人　　　　　　　好好照应他；
他带来了大消息。

〔使者下。

乌鸦叫得好吵哑啊，
报告了顿肯就要致命的投入
我家的堡门。都来吧，鼓励杀机的
凶神恶煞，解除我阴柔的女性，
快把我自顶至踵满满的灌注了
最毒的残忍！凝结住我的血液；
堵住每一道悔恨能进入的门户，
别让不安的良心前来惠顾，
动摇我的狠心，横梗在执行之前
以保持平静！来我女人的胸前吧，
把我的奶汁换胆汁，杀人的帮手，
你们本就以无形的躯体到处寻
作恶的天性啊！来吧，幽暗的夜晚，
裹上地狱的最浓最黑的烟雾，
让我的利刃看不见它切开的伤口，

32　颇有学者解释“吵哑”的“乌鸦”指跑得喘不过气来的使者，吉特立其则认为城堡上实有鸦飞，较富诗意。

让青天看不穿墨毛毯来高声叫喊
“住手！”

麦克白斯上。

伟大的格雷密斯！高贵的考多！
在两者之上，还有万福的将来！
你的来信已经使我飞越了
无知的现在，就在此刻我已经
感觉到未来。

麦　　我至亲至爱的夫人，
顿肯今晚上来此。

麦夫人　　何时离此？

麦　他打算明天走。

麦夫人　　啊，那个明天
太阳永远也见不到了！
我的爵爷，你的脸象本书叫人家
读得出离奇的事情。要欺骗世人，
该显得象世人；眼角、手掌、舌尖
都表示欢迎；显得象天真的花朵，
可是把毒蛇就藏在底下。来客
一定要好好款待；你得放手把
今晚的大事交给我全权处理，
凭此一举，我们将日夜同享

47 “墨毛毯”，乌云，黑幕。

君临和主宰臣民的绝对威望。
麦　回头再谈。
麦夫人　　　　　要抬起爽朗的眉字，
脸色一沉会令人顿起疑虑。
其余一切，归我办就是。

〔同下。

第六场　因弗内斯。堡前。

双簧管奏乐，火炬高烧。顿肯、玛尔柯姆、多纳尔本、
班珂、列诺克斯、麦克德夫、罗斯、安格斯及侍众上。

顿　这一座城堡位置适宜；空气
十分清新，一阵阵轻柔的流动
怡人心胸。
班　　　　　　　那种夏天的顾客，
惯住殿堂的燕子，喜欢来筑巢，
证明了这里就自有一股天香
引人入胜。哪一处飞角、壁缘、
拱墙或者瞭望台都有这种鸟
在那里构筑吊床和传代的摇篮呢。
我看出它们居留、繁殖的地方
空气总美好。

麦克白斯夫人上。

7 “或者瞭望台”，也可按约翰孙解释，译作“方便的凫脊”。

顿　看，看，尊贵的女主人！
厚爱不饶人，有时候反添人麻烦，
但是谁不感谢深情？据此说来，
我给你添麻烦，你得请上帝报答我，
你也得感谢我。

麦夫人　我们的犬马微劳
即使每一点加一倍，再翻两番，
也实在微不足道，总无法报答
陛下以如许尊荣赏赐我家的
深恩厚泽。我们只有为了
原先和新近迭加于我家的荣宠
而永作陛下的祈福人。

顿　考多爵爷呢？
我骑马紧紧追踪他，存心想作
他的先遣使；可是他骑术高明，
再加赤诚，尖锐得象马刺，帮助他
先到了一步。美丽和高贵的主妇，
我今晚当你的客人。

麦夫人　陛下的忠仆
永远把本身以及所有人、所有物
都记在账上，随时听陛下稽查，
候陛下随意调用。

顿　请伸手给我；
领我去见我的东道主。我非常敬爱他，
还要继续施加对他的恩宠。

请恕我冒昧，夫人。

〔同下。

第七场　因弗内斯。堡内。

双簧管奏乐，火炬高烧。——司膳偕数侍仆持菜肴及食具上，穿台下。麦克白斯上。

麦　如果干了就完了，那么最好
还是赶快干了吧。如果暗杀
兜得走后患，而随了他的丧命，
捞得到成果，如果单凭此一击，
会成全一切，了结一切，在这里，
就在现世，在时间大海的滩岸上，
我们就甘冒来世的风险。然而，
这种事情总会是现世现报，
我们用血手作身教，不用言传，
血手会还报发明人。公平的报应
会把我们放毒的杯中物回灌到
自己的嘴里。他在此有双重信任：
第一，我既是他亲戚又是他臣子，
两层关系都不容造孽；第二，
作为主人，我为他应严防凶手，
怎么能自己动刀？这一位顿肯

31　挽夫人手，一说，按当时礼仪，吻夫人颊（格兰维尔·巴京）。

施政又那么温和，对国家大事
治理得那么清明，他的德行
会象众天使响彻云霄来谴责
居然把他谋杀的深重罪衍；
而慈悲，象一个初生的赤裸裸婴孩
跨着狂风，或者象小天使骑着
空中无形的奔马，会把这一桩
骇人的勾当吹进人人的眼里，
叫泪雨浇灭悲风。我没有马刺
来双双激励我的图谋，我只有
腾空的野心，跳过了头，一下子
翻落在另一边。

麦克白斯夫人上。

怎样了？有什么消息？

麦夫人
他快吃完了。你为何离开了大厅？
麦　他问起我了吗？
麦夫人　你真不知道他问起了？
麦　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进行了。
他新近给了我尊荣，我也赢得了
各色人等黄金一般的好誉，
现在趁光彩崭新就穿在身上，
不要这么快就抛弃啊。
麦夫人　原来是醉鬼吗——

你自己穿戴的希望？它后来睡着了？
现在酒醒了，一想到昨夜的放荡，
脸色就阴沉，苍白？今后我就得
同样看待你的恩爱。你莫非害怕
自己的行动和勇气跟自己的欲望
互相一致吗？你既要那件东西，
认为是人生至高无上的装饰品，
又要甘心做一个自认的懦夫，
眼瞪瞪就让“我不敢”侍候“我要”，
象老话所说的那只可怜猫。

麦　　　　　　　　　　　　　　　请别说了！
我敢做男子汉配做的任何事情，
谁也比不上我大胆。

麦夫人　　　　　　　　　　那么又是
什么野兽使得你向我吐露的？
原先你敢于说出来，你倒是大丈夫；
比你当时讲心事更大胆，你就会
更是个好汉。那时候时间和地点
还并不相宜，你倒是敢想敢说。
如今机会真来了，时地两宜
反使你畏缩了。我奶过孩子，也知道
怎样爱怜吸吮我乳汁的婴儿。
就在他朝我的脸上微笑的时际，
我会从柔软的嫩嘴里拔出奶头，

45　西方古谚中颇多讲“猫要吃鱼，又怕湿爪”一类话。

砸碎他脑袋，如果我象你一样
发过誓。

麦　　　万一失败呢？

麦夫人　　　我们失败？
只要你鼓足勇气，张弩到发射口，
我们就不会失败。等顿肯睡着了
（他这一天赶路的辛苦、劳累
会邀他熟睡的），我就用饮酒作乐
灌醉他的那两个贴身卫士，
直弄到他们的记忆（头脑的看守）
变成了一片雾，他们的理智容受器
只成了酒精蒸馏罩。烂醉如泥，
他们象猪一样睡得很死的时候，
对毫无防卫的顿肯，你和我两人
还有什么不好下手呢？有什么
不好推到他两个卫士的身上
叫他们负谋杀大罪呢？

麦　　　只生男孩吧；
你的大无畏气魄应该是专门
制造男性的材料。我们用鲜血
玷污了他自己房内的那两个沉睡人，
还用了他们的匕首，人家会相信
就是他们干的吗？

麦夫人　　　谁敢不相信，

60　以张弩取譬。

看我们听说他死亡就万分悲痛，
大哭大嚷哪？

麦　　　　　　　我决定了，一定要
用浑身狠劲干这个可怕的举动。
来，欺骗世人，要装得最漂亮，
假心必须用假脸来加以隐藏。

〔同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因弗内斯。堡内大院。

班珂与弗利安斯由一火炬前导上。*

班　夜有多深了，孩子？
弗　月亮下去了；我没有听见打钟。
班　那该是十二点。
弗　　　　　　　　我看还不止，父亲。
班　来，给我拿剑吧。天上也节约，
　　把灯火都熄了。把这也拿了吧。
　　催人的困倦象铅担重压在身上，
　　可是我还不想睡。慈悲的神祇，
　　克制我胡思乱想，不让睡梦
　　给它们放纵吧。

麦克白斯与一持炬侍仆上。

　　　　　　　　快把我的剑给我。

---

* 火炬是否另有人持，各家解释不一，似以弗利安斯自持说为是。

5 “这”可能是身佩的束带匕首。

是谁?
麦　朋友。
班　怎么,还没有休息?王上是睡了。
他今天高兴得不同寻常，给了
府上的各班听差许多的赏赐。
这一颗钻石他特为送给尊夫人,
夸她是最殷勤的主妇，最后表示了
无限的愉快。
麦　　　　　　只因为先没有准备,
我们是有心无力,款待不周,
未能充分尽地主之谊。
班　　　　　　　　　　什么都很好。
我昨夜梦见了那三个女神巫说话;
说你的有几分应验了。
麦　　　　　　　　　　我并不想她们。
可是到我们有一点工夫的时候,
我们不妨就那件事情谈几句,
倘若你慨允的话。
班　　　　　　　　悉听尊便。
麦　到时候你如愿跟我协力同心,
会得到尊荣。
班　　　　　　为了求增添光彩,
只要不丧失光荣,而能长保
我的胸襟磊落和忠贞清白,

16　现代注家对原文“shut up”取“结束”说中，威尔孙和缪尔解释为“结束(这一天)于”，此处取吉特立其说，译为“最后”。

我愿供驱遣。

麦　　　　现在就好好休息吧！

班　谢谢，也好好休息！

〔班珂与弗利安斯下。

麦　去对夫人说，给我的临睡酒备好了，
请她打一下钟。你去睡吧。

〔侍仆下。

这在我眼前晃着的可是把匕首，
柄对着我的手？来，让我抓住你！
我抓你不着，你可还在我眼前。
你这个命定的凶器难道只能是
可见而不可触摸的，或者是无非
幻想的匕首，一种虚幻的产物，
完全出之于头脑里狂热的铸造？
我仍然看见你，形状分明，完全象
我现在拔出的这一把。
你引导我去本来要去的地方，
用我本来要用的这一个工具。
我的眼睛不是受其他官能捉弄了
就是顶替了一切。我仍然看见你；
你的刀片和木柄上有滴滴鲜血，
原来倒还是没有的。没有这回事。
都是我自己血腥的企图害得我
眼睛昏花了。现在一半的世界上

41　一说此半行以拔刀动作补全(乍姆伯斯、缪尔)。

灵性似乎都死了，邪梦颠倒着
掩帐的睡眠。巫婆作法献祭着
苍白的黑开娣；枯槁的杀人凶手，
及时听到了替他巡夜的恶狼
一声嚎叫，正这样蹑手蹑脚，
跨着淫乱的塔奎因大步，象鬼魂，
朝目标走去。你坚稳结实的大地，
别听见我的脚步向哪里走去，
怕你的石头会讲出我的行踪，
就此破坏了这一刻阴森的静悄，
那正好合适啊。我威胁，他活得安然；
空话只会把行动的热气吹散。

〔一声钟。

我去，那就完事了。钟声招我了。
别听进耳鼓，顿肯，这是丧钟响，
召唤你下地狱，要是上不了天堂。　〔下。

第二场　同前。

麦克白斯夫人上。

麦夫人

灌醉了他们的东西使我胆大了，
浇灭了他们，却把我点着了。小心听！

55　古罗马暴君塔奎纽斯子塞克斯都斯，以奸污卢克丽霞臭名昭著。

是鸱枭在尖叫，这个不祥的更夫
向人道凄厉的晚安。他该是动手了。
门都开着，那两个醉饱的侍卫
用鼾声嘲弄着职守。我赏他们夜酒
下了药，现在他们熟睡到分不清
是死是活了。

麦 〔自内〕　　那里是谁呀？喂！

麦夫人

唉，我担心他们已经醒了，
而事还未成！不是罪行，是图谋
会毁了我们。听！他们的匕首
我放好了；他不会找不到。要不是他睡得
象我的父亲，我自己就干了。

麦克白斯上。

我丈夫！

麦　我干了。你没有听见一个声音吗？

麦夫人

我只听见了鸱枭和蟋蟀的鸣叫。
你没有说话吗？

麦　　　　什么时候？

麦夫人　　　　　　刚才。

麦　就在我走下楼梯的时候吗？

麦夫人　　　　　　是呀。

麦　听！

谁在第二间寝室里歇夜？

麦夫人　　　　　　　　　　多纳尔本。

麦　好惨目惊心的样子！

麦夫人

说惨目惊心的样子，是一个傻想法。

麦　睡梦中有一个发笑，有一个喊“谋杀！”
他们互相吵醒了。我站住听他们。
可是他们作完了祷告，又重新
睡着了。

麦夫人　　　　是有两个人同睡一间房。

麦　一个喊“天保佑我们”，一个喊“阿门”，
好象看见了我这双杀人的血手。
听他们惊惶惶说完了“天保佑我们”，
我可说不出“阿门”。

麦夫人　　　　　　　　别想得这么多。

麦　可是为什么我不能说一声“阿门”呢？
我当时最需要祝福，而这句“阿门”
就梗在喉头。

麦夫人　　　　　千万不要照这样子
想这种事情。这样会使我们发疯的。

麦　我仿佛听见过一声喊“不要再睡了！
麦克白斯杀害了睡眠”——无辜的睡眠，
睡眠呀解得开搅成了一团的忧虑，
是每日生命的死亡，辛劳的浴汤，
伤心的膏药，大自然提供的重点菜，
生活盛宴的主餚啊。

麦夫人　　　　　　　你是说什么?

麦　“不要再睡了,”喊声传响了全屋,
“格雷密斯杀害了睡眠,因此考多
休想再睡了!麦克白斯休想再睡了!”

麦夫人

是谁这样喊的?怎么,尊贵的老爷,
你是松劲了,竟这样昏头昏脑,
胡思乱想了。你去找一点清水
洗掉你手上这点肮脏的证据。
为什么你把这两把匕首带来了?
它们得放在原处。拿回去,再用血
涂涂那两个熟睡的侍卫。

麦　　　　　　　　　我不去了。

我想都怕想我刚才干了的事情,
决不敢再看上一眼。

麦夫人　　　　　　　意志不坚定!

把匕首给我。睡着的,还有死了的,
都无非是图画。只有童稚的眼睛
才害怕画里的魔鬼。他如还冒血,
我就用来给那两个随从涂脸,
要显出是他们犯罪。

〔下。

〔内敲门声。

麦　　　　　　　　　哪来的敲门声?

我怎么了,什么声音都叫我心惊?
这双是什么手?嘿,要给我挖眼睛哪!
全世界大洋能从我这只手上

洗得净血迹吗？不，我这一只手
倒会给浩瀚无边的海水染色啊，
使碧波变成通红。

麦克白斯夫人重上。

麦夫人

我的手跟你的同样颜色了，我的心
却羞于跟你的比苍白。

〔敲门声。

我听见敲门声，
在南门那边。我们回自己的房间。
一点水就洗了我们下手的痕迹，
还不容易吗？你平素那一种坚毅
把你抛弃了。

〔敲门声。

听！又有敲门声。
披上寝袍，防万一有人来找我们，
发现我们还没有就寝。别这样
瞎想到忘乎所以。

麦　不想我所为，我最好忘掉自己。

〔敲门声。

敲醒顿肯吧！但愿你能够如此！

〔同下。

第三场　同前。

内敲门声。一门房上。

门房　真有人敲门呀！一个人要是当了地狱的门房的话，大门钥匙可够他老转个不停的了。〔敲门声〕敲，敲，敲！凭大魔鬼拜尔示巴布的名字来问你，是谁呀？该是个屯积居奇的种庄稼大户，眼看丰收年景到了，上吊死了的。来得及时啊！带够了手巾，这儿会烤得你流汗哪。〔敲门声〕敲，敲！凭另一个叫什么的大魔鬼的名字来问你，是谁呀？一定的，定是个说话含混的家伙，他惯会蹬着天平称两头，从这头骂那头，从那头骂这头的；他为上帝的缘故，干够了背信弃义的勾当，可没法子混进天堂哪。进来吧，说话含混的家伙！〔敲门声〕敲，敲，敲！是谁呀？一定的，该是个英国裁缝，来这里是为了生前做法国窄裤也偷了材料。进来，老裁缝。你可以在这里烧你的烙铁。〔敲门声〕敲，敲！永远不安宁！是什么人？这个鬼地方当地狱可太冷了。我不当它的鬼门房了。我原来倒有心把干什么行当的货色都放进来一些，瞧他们青云直上，投入永恒的焰火哪。〔敲门声〕来了，来了！请记住我这个看门人。　〔开门。

麦克德夫与列诺克斯上。

麦克德夫

朋友，莫非是你夜里睡得太晚了，
所以你起得这么晚？

门房　说实话，大人，我们昨儿晚上喝酒作乐，直闹到第二遍鸡啼哪；喝酒呀，大人，可了不起，就最会挑动起三件事。

麦克德夫　特别会挑动起哪三件？

门房　嗨，大人，酒糟鼻、睡觉、还有撒尿。淫欲呢，大人，它又挑动又捉弄：它逗起念头，可又夺去干劲。所以，多喝酒，对于淫欲来说，也可以说是含混的两面派：成全它又破坏它，促进它又绊倒它，鼓励它又打击它，撑它又推它，总之，叫它含含混混，晃荡进一场荒唐梦，叫它一躺，自已就溜了。

麦克德夫　我相信昨夜的闹酒也使你晃荡够了。

门房　一点不错，大人，我的喉咙里直晃荡哩；可是我报复了它的荒唐；我以为自已远比它高强，尽管它有时候也抬起了我的大腿，可是我想法子把它摔倒了。

麦克德夫　你的主人起来了吗？

麦克白斯上。

我们的敲门把他闹醒了；他来了。

列　早安，高贵的大人！

麦　　　　二位早安！

麦克德夫
王上起来了吗，尊贵的领主？

麦　　　　还没有。

麦克德夫
　　他昨夜吩咐我今天一早来见他，
　　我几乎错过了时间。
麦　　　　　　　　　　我来领你去。
麦克德夫
　　我知道这是你乐意来尽的辛劳，
　　就只好劳驾了。
麦　只要喜欢干，也就谈不上辛苦了，
　　就进这个门。
麦克德夫　　　　我就冒昧进去了，
　　因为我亲奉王上的命令。　　　　　　〔下。
列　王上今天就走吗？
麦　　　　　　　　　走；他作了安排。
列　这一夜真狂暴。我们睡觉的地方，
　　烟囱都叫风刮倒了；还听人家说，
　　空中有哭哭啼啼、死亡的怪叫，
　　还有一种可怕的声调在预言
　　将有惨酷的纷扰、混乱的灾祸，
　　新降临苦难的时世。阴森的夜鸟
　　整吵了漫长的一夜。有人说地球
　　都发了寒热病，直哆嗦。
麦　　　　　　　　　　　果真是狂暴。
列　凭我年轻的记忆，我实在想不起
　　相似的情况。

麦克德夫重上。

可怕啊，可怕，可怕！
舌头说不出，心也想不明的恐怖啊！

麦、列　什么事？

麦克德夫

混沌已经完成了它的杰作了！
最亵渎神明的凶杀已经打开了
上帝涂膏的圣殿，从那个宝殿里
偷走了性命了。

麦　你说的什么？性命？

列　你是说陛下吗？

麦克德夫

到寝室去看吧，让一个新果贡
凝结你们的眼睛。不要叫我讲。
去看了自己说吧。

〔麦克白斯与列诺克斯下。〕

醒来啊，醒来！
打响报警钟！发生谋杀了，反叛了！
班珂！多纳尔本！玛尔柯姆！都快醒来！
摔脱温柔的睡眠，死亡的赝品，
去看死亡的本身！起，起，去看
世界末日的形象！玛尔柯姆！班珂！

60　"上帝的圣殿"即人体，"上帝涂膏的圣殿"则是王体，国王加冕必须"涂膏"。

63　"果贡"指希腊神话蛇发三姊妹中的美度萨，其貌可怖，令人一见即目定口呆，凝化成石。

象从你们的坟墓里起来，象幽灵
走去配搭这一场恐怖吧！敲钟！

〔钟声。

麦克白斯夫人上。

麦夫人
什么事
要这样吓人的大鸣大擂，吵醒
大家来喧闹啊？说，说！
麦克德夫　　　　　　　　噢，好夫人，
我能够说的只怕不适于尊听呀！
这一个消息一落进妇女的耳朵
会成了杀人的凶器。

班珂上。

班珂啊，班珂，
我们的王上被杀害了！
麦夫人　　　　　　　　哎呀，不得了！
怎么！在我们家里？
班　　　　　　　　　　在哪里都太惨了。
亲爱的德夫，我求你收回这句话，
改口说并非如此。

麦克白斯与列诺克斯重上。

麦 我若在这一件变故前一小时死了，
倒是活过了幸福的一生；从今后，
人生在世再没有意义可说了；
一切成儿戏；名声和德行都完了；
人生的美酒喝光了，只剩了渣滓
给这个酒窖去夸耀了。

玛尔柯姆与多纳尔本上。

多 是出了什么事？
麦 你们是，竟还不知道！
你们血液的来源、本源、根源
被人家截断了，你们的宗室断头了。
麦克德夫
你们父王被害了。
玛 啊，谁干的？
列 看来就是那两个在房里守护的。
他们的手和脸都戴了血染的标记，
他们的匕首也这样，擦都没有擦，
我们发现就放在各自的枕边。
他们直瞪眼，慌了。谁的生命
也不能托付给这种人。
麦 噢，我真悔不该，一时气疯了，
把他们杀了。
麦克德夫

你可为什么这样啊？

麦　谁能够错愕而清醒，狂怒而镇定，
忠愤而持平？同一时谁也办不到。
我的赤胆忠心激动到像狂风暴雨，
越出了理智的控制。这边是顿肯，
白银的皮肤上交织着赤金的血迹，
一道道刀伤象生命打开了缺口，
招来了毁灭的蹂躏；那边是杀人犯，
满身标志了造孽的本色，两把刀
赤条条就穿了血套。谁有忠心
而怀里有胆量断然来表现忠诚的
能忍受得了？

麦夫人　　快扶我走开啊，救救！

麦克德夫
快照料夫人。

玛　〔旁白，对多纳尔本〕
为什么我们不作声呢，
我们是最有权利就此发言啊？

多　〔旁白，对玛尔柯姆〕
在这里有什么好说，我们的劫运，
躲在这地方哪一个不测的角落里
随时会冲出来把我们一网打尽哪？
我们快走吧。
我们的眼泪还得酝酿。

玛　〔旁白，对多纳尔本〕　我们的悲恸
还不是起步的时候。

班　　　　　　　　快照料夫人。

〔夫人被扶下。

我们脆弱的赤身暴露不得，
等各自穿着好了，大家来聚会，
追究这一桩最残酷无比的血案，
查明真相。疑惧震动着我们。
我站在上帝伟大的手掌里，决心
跟尚未揭穿的叛逆阴谋坚持
斗争。

麦克德夫

我也如此。

全体　　　　　　　大家都如此。

麦　大家就赶快去穿着得整整齐齐，
随后就到大厅去开会。

全体　　　　　　　　好。

〔同下，仅留玛尔柯姆与多纳尔本。

玛　你打算怎么办？我们别跟他们混。
一个假心假意人最容易假装出
一副悲痛的样子。我要去英格兰。

多　我去爱尔兰。各奔前程会保证
我们得两全。我们现在这地方，
人家会笑里藏刀；血缘愈近，
血债愈紧。

玛　　　　　　这支射出的毒箭
还没有落地，我们的最安全办法
是避过目标。我们赶快上马吧！

我们再不能拘泥告别的礼貌，
快溜之大吉。既然是地不留情，
我们把自己偷出去也正大光明。

〔同下。

第四场　因弗内斯。堡外。

罗斯与一老人上。

老　七十个年头我都还记得清楚；
可怕的时刻、离奇的事物也见过
不少了，可是比起吓人的这一夜
就都算不了什么了。
罗　　　　　　　　　啊，老大爷，
你看天公啊，你恼恨人类的行为，
在威吓这个血腥的舞台呢。按时辰，
现在是白天了，黑夜却扼住了天灯。
是黑夜当道呢，还是白天羞愧，
该是阳光吻遍地面的时候，
黑暗却把它掩住了。
老　　　　　　　　　真是反常，
就象最近的怪事：上一个星期二，
一只鹞鹰雄赳赳盘飞到高处，
却被一只捉老鼠鸱枭啄死了。
罗　奇怪而千真万确，顿肯的马群，
长得美，跑得快，算得是马中的骄子，

忽然变野了，不受管，突破了马棚，
横冲直撞，好象是硬要跟人类
作战呢。

老　　　　　　听说还互相咬来吃哩。

罗　真是这样的，我在场亲眼看见，
直看得我目定口呆。

麦克德夫上。

　　　　　　　　麦克德夫来了。
事情怎样了，大人？

麦克德夫　　　　　　你没有看见吗？

罗　查明了谁作的这桩超残酷血案吗？

麦克德夫
麦克白斯杀了的那两个。

罗　　　　　　　　　　　　唉呀！
他们能图什么啊？

麦克德夫　　　　　　他们被收买了。
玛尔柯姆、多纳尔本，王上的两个儿子，
偷偷跑掉了，这样就自己招致了
犯罪的嫌疑。

罗　　　　　　更叫反常啊！
不顾后患的野心，竟狼吞虎咽掉
自己的生路！这样一来显然是
王位一定会落到麦克白斯手中了。

麦克德夫

他已经选上了，已经前往斯可恩
去举行登基礼。

罗　　　　　　　　顿肯的遗体在哪儿？

麦克德夫

抬去了戈姆基尔，
他的一代代先人归葬的圣地，
埋骨的陵园。

罗　　　　　　　你到斯可恩去吗？

麦克德夫

不，去法夫。

罗　　　　　唔，我就去那边。

麦克德夫

唔，愿你见那边一切都好。
再见，我们穿新衣怕不如穿旧袍。

罗　再见，老大爷。

老　愿上帝让你们有福；让谁都有，
只要谁化恶为善，化敌为友！

〔全下

31　当时苏格兰国王继位需由贵族院推选。

40—41　老人祝福，一般有两解，一为出于冷嘲，一为出于真诚，两解都可通。说话对象，也有两说，一般认为专对罗斯，吉特立其认为同时对二人，只是后半句说在两人转身以后，译文暂取此说。

第三幕

第一场 福累斯。宫中。

班珂上。

班 你现在都有了，王位、考多、格雷密斯，
全符合女巫的预期；我只是恐怕
你为此干得太肮脏了。可是原来说，
你的王位不会是世代相传，
而我自己倒会是许多国王的
老祖宗呢。倘若她们说得有道理
（象在你麦克白斯身上有灵验那样），
既然对你是样样都不差什么，
那些话对我也不会就是神谕，
使我满怀希望吗？得，别再说了。

出场号鸣。麦克白斯王服如仪，麦克白斯夫人后装如仪，列诺克斯、罗斯、贵族及侍从上。

麦 首席贵宾在这里哪。
麦夫人 要是忘了他，

我们的盛筵就有了极大的空缺，
一切都暗淡无光了。
麦　今晚这里要举行国宴，大人，
我亲邀你出席。
班　　　　　　陛下随意差遣吧，
作为臣子我义当唯尊命是从，
我的职责和尊命是相依为命的，
当永结不解。
麦　　　　　你下午要出去骑马？
班　是，陛下。
麦　要不然我倒想请你来参加我们
今天的会议，听你的高见，那总是
又认真又英明的；可是等明天再说吧。
你会骑到很远吗？
班　陛下，远到够我从此刻起来得及
赶回来吃晚饭。要是我的马跑不快，
我就不得不向夜晚告贷一两个
昏暗的钟头。
麦　　　　　可不要误了宴会啊。
班　我不会，陛下。
麦　我听说，那两个穷凶极恶的王子
分别逃到了英格兰、爱尔兰，不承认
杀父的滔天罪行，到处散播
离奇的谣言。可是明天再谈它吧，
此外那时候还另有国家大事，
要我们一同计议。快去上马吧，

等夜里你回来再见。弗利安斯同走吗？

班　是，陛下。该我们走的时候了。

麦　祝愿你们的两匹马跑得快，跑得稳，
我就此把你们两位交托给马背。
再见。

〔班珂下。

大家请便，各自去随意活动，
晚七点再会面。为了使欢聚一堂
格外愉快，我要在晚饭以前，
独自个待上一会儿。回头再见。

〔众下，仅留麦克白斯与一侍仆。

来，跟你说句话。那两个汉子
来听候我的吩咐了吗？

仆　　　　　　　　　来了，陛下
正等在宫门外边。

麦　　　　　　　把他们带来。

〔侍仆下。

做到这一点算不了什么，要确保。
班珂给我的恐惧
扎得深，他的品性高贵里天然有
令人生畏的地方。他敢作敢为，
而在他那种无畏的心性以外，
他还有智谋引导他的英勇
安全行事。除了他，没有任何人，

47　此行意为“坐江山算不了什么，要稳坐江山”。

活着就使我害怕。在他底下
我的星宿就受蔽了，就象人家说
恺撒是安托尼的克星。那三个女巫
一唤我国王，他就去呵斥她们，
要她们跟他讲话。随后，先知般，
她们就欢呼他是一裔君王的祖宗。
她们把无后的王冕戴在我头上，
把绝嗣绝传的王笏放到我手里，
然后再一手夺去，不让我有子孙
上来继承。命运倘果真如此，
我是为班珂的后嗣玷污了心灵，
我是为他们杀害了慈祥的顿肯；
把狠毒装进了我本来宁静的船舱，
就只是为他们；把我不朽的灵宝
抛给了人类的公敌，以便他们
一代代为王，班珂的子息称王！
与其如此，命运，来进决斗圈，
来向我迎战，决一生死！ 谁呀？

侍仆率二刺客上。

你且去门口，等我一会儿唤你。

〔侍仆下。

我们不是在昨天一块儿谈过吗？

二刺客

陛下在上，正是。

麦　　　　　　　　那么，好，
你们已经考虑过我的话了？要知道，
本来就是他，在过去，害得你们
深受屈辱的，原来你们还归罪我，
我却是无辜的。在我们上次的谈话里，
这一点我已经说明了，向你们证实了
你们是怎样受捉弄，受压抑，借谁
用什么手段，以及其他种种，
哪怕叫一个笨伯，胡涂虫也会说
“都是班珂啊！”

刺客甲　　　　　　陛下使我们明白了。

麦　不错，我还要进一步，这正是现在
第二次会见的目的。你们自以为
忍耐压倒了你们的一切天性，
能把这放过吗？你们虔诚到竟至于
为这个好人和他的子孙祈祷，
不管他用铁手压你们进坟墓，使你们
世代当乞丐吗？

刺客甲　　　　　　我们也是人，陛下。

麦　是啊，按总类来说，你们算是人，
就象猎狗、跑狗、杂种狗、野狗、
粗毛狗、叭儿狗、狮子狗、狼狗，总名字
都叫狗，按价值来说，就该分出来
跑得快的，跑得慢的，狡猾的，

87—90　指接受《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以德报怨的教训。

可以看家的，可以打猎的，都各自
按照天然赋与的不同本领，
在统称为狗的这一个项目以下，
另加上特殊的称号，再也不能
说得笼笼统统了。人也是这样。
好，如果你们在人类的行伍里
不属于最为低下的一级，那就说；
我就把这件事推心置腹交你们，
照办了也就除去了你们的仇人，
博得了我的欢心和我的爱宠，
人家呀活一天就使我难受一天，
他一死我的病就好。

刺客乙　　陛下，我正是
受尽了人世的无情打击和折磨，
逼得我为了报复，天不怕，地不怕，
什么事我都敢干。

刺客甲　　我也是这样，
灾难和厄运害得我厌透了人世，
甘愿拿我的生命去孤注一掷，
好就好，不好就了。

麦　　二位都知道
班珂是你们的仇人。

二刺客　　是的，陛下。

麦　也是我的，而且是不共戴天，
他一分一秒的存在都是直刺到
我的命脉；我可以抛头露面，

用我的权力扫除我这个眼中钉，
用我的圣旨来批准，却有所不便，
因为我和他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我不好得罪他们；我还得悲悼他
即使我亲手干了他。就因为这样，
我才要借重你们两人的助力，
出于重大的原委，把这件事情
掩过世人的耳目。

刺客乙　　　　　　陛下放心，
我们当遵命。

刺客甲　　　　　　即使我们的生命——

麦　你们的勇气是昭然的。不出一小时，
我准会通知你们到哪里去埋伏，
等我侦明了时间再指示你们
什么时候去动手，今晚得干好，
而且离王宫远一点，千万要记住
别把我牵涉在内，干掉他还必须
要干净利落，不出一点儿纰漏，
跟他作伴的弗利安斯，他的儿子，
剪除他就跟剪除他这个父亲
对我是同样重要的，必须叫同时遭
黑暗的命运。且下去决定一下，
我就来找你们。

二刺客　　　　　　陛下，我们早决定了。

麦　我马上来叫你们。进去等一等。

〔二刺客下。

一切都定了。班珂，你灵魂出窍，
要找到天堂，今晚上就得去找。　〔下。

第二场　同前。

麦克白斯夫人偕一侍仆上。

麦夫人
班珂出外去了吗？
侍仆
是，娘娘，可是今晚上就回来。
麦夫人
去告诉王上，我请他得空就过来
跟我谈一两句话。
侍仆　是，娘娘。　〔下。
麦夫人
什么都落空，尽管费尽了心机，
愿望是实现了，却并不称心如意。
与其毁人而享受不稳的空欢，
还不如被毁而从此入土为安。

麦克白斯上。

怎样了，老爷？为什么你独自一个人

4—5　原文虽然出格，在新旧各种版本中都算一行。译文多出一行。

尽跟最无聊透顶的幻想作伴，
放不开那些思虑，死的死了，
还想它干吗？不可弥补的事情
不要再念念不忘。干了就完了。

麦　我们只把蛇砍伤了，没有砍死。
它会联起来，重新变一条，用毒牙，
再进行危害，报我们可怜的放肆。
可是让六合的框架全部脱榫吧，
人天同归于尽，
免得我们提心吊胆来吃饭，
睡眠也受这些恶梦的震撼，
害我们夜夜不安宁。与其躺着
让心灵折磨，辗转反侧，倒不如
与死者为伍，原就是求我们安全
才打发他们去安息啊！顿肯在坟里了；
经过了人生的疟疾，他睡得很好。
叛逆已经做绝了。刀也罢，药也罢，
内忧外患也罢，再没有什么
能伤他一根毫毛了。

麦夫人　　　　　　　　得了。
我的好老爷，收起你的哭丧脸，
今晚请客要显得兴高采烈啊。

麦　我一定，夫人；我请你也要这样。

15　按西方旧说，蛇被砍成两截，只要头不碎，重会接成一条。

17—18　此处原文，在各种"对折本"中，都作两短行，后世版本强凑成一行。

你一定要对班珂特别关切，
用眼色，用语气，放他在最优先地位——
暂时还不安全，在源源不绝的奉承里
我们必须把荣誉清洗一番，
使面容成为假面具，给我们内心
掩盖住真面目。

麦夫人　　　　你千万不要这样了。

麦　啊，我心里爬满了蝎子，贤妻！
你知道班珂和弗利安斯都还活着呀。

麦夫人
他们可也是肉做的，不可能永生。

麦　那不无小慰啊！他们是经不起刀枪的。
你就高兴吧。不等到蝙蝠结束了
环廊的飞绕，不等到黑开娣召唤了
硬壳虫用它嗡嗡的声音响起了
象打哈欠的夜钟；就会干出了
一件可怕的事情。

麦夫人　　　　什么事情啊？

你无需知道，我最亲爱的宝贝，
到时候你自然会叫好。缝眼皮黑夜，
来扎住慈悲的白昼温馨的眼睛，
删掉和撕碎令我惊惶不安的
那个约束吧！光线暗了，乌鸦
飞去了昏黑的巢林。
白天的好事开始萎顿了，瞌睡了，
黑夜的黑爪牙起来要扑食生物了。

听我说，你可以瞪眼，且不要开口：
无非是，好事一不做，坏事二不休。
好，你就跟我来。

〔同下。

第三场　同前。宫外不远处道旁林园。

三刺客上。

刺客甲

可是谁叫你来帮忙的？

刺客丙　　麦克白斯。

刺客乙

我们不用怀疑他，既然他传达了
我们的任务，怎样下手，全符合
原来的指令。

刺客甲

那就跟我们一起干。
西天还剩了几丝闪闪的亮光。
晚了的旅客现在正快马加鞭，
赶客店投宿，我们守候的目标
也就来近了。

刺客丙　　听！我听见马来了。

55—56　这对韵语收场白，诚如吉特立其所说，是画蛇添足；本身亦欠精辟，较近原文字面的释文可改为：“听我说，你可以惊讶，却不要声张：不义开了头，只有用不义加强。”

班　〔自内〕

喂，给我们火把！

刺客乙　　　　　就是他！另外的

那些受邀赴宴的所有宾客

都早已在宫里了。

刺客甲　　　　　他的马交人牵走了。

刺客丙

差不多还有一英里；可是他常常，

像大家一样，从这里到王宫大门，

就徒步走去。

班珂与弗利安斯持一火炬上。

刺客乙　　　　火把，火把！

刺客丙　　　　　　　　就是他。

刺客甲

准备好。

班　今夜会下雨。

刺客甲　　　　就让它赶快下来！

〔三人突袭班珂。

班　啊，阴谋！快逃，弗利安斯，逃逃逃！

你可以报仇。狗奴才啊！　　〔死。

〔弗利安斯逃脱。

刺客丙

谁扑灭了火把？

9、11　大林园入口处有看守备火牵马。

刺客甲　　　　　　　　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刺客丙

只干掉一个；儿子给跑了。

刺客乙　　　　　　　　　　　　另一半

最重要部分，我们干漏了。

刺客甲

得，我们去报告我们的成果。

〔同下。

第四场　同前。宫中大厅。

筵席就绪。麦克白斯、麦克白斯夫人、罗斯、
列诺克斯、贵胄及侍众上。

麦　请各按品位就座。从开宴到散席，
就此表竭诚的欢迎。

贵胄　　　　　　　　　　　谢陛下鸿恩。

麦　我自己就先来陪你们畅叙，
当一个谦恭的主人。
女主人还留坐宝位，可是到时候
我就请她来致意。

麦夫人

就请陛下向友好当众宣布
我衷心表示对大家深为欢迎。

刺客甲上，止步门首。

麦　看，他们以衷心的道谢回报你。
两边持平了。我就坐这儿正中间。
开怀作乐吧；一会儿我来同你们
一起来干上一杯。　　〔走向门前。
你脸上有血。

刺客甲　　　　那么，该就是班珂的。

麦　血在你外边比在他里边总要好。
把他打发了？

刺客甲　　　　割断了喉咙，陛下。
那是我干的。

麦　　　　你是最好的刺客！
可是把弗利安斯同样干了也不错。
也是你干的，你就是举世无双了。

刺客甲
陛下在上……弗利安斯逃走了。

麦　〔旁白〕
这一下我又要发病了。我本来倒好了；
磐石样完整无隙；岩石样牢固；
空阔，自在像环绕四周的空气；
现在被拘留，禁闭，封锁，关进了
恼人的疑惧了。——可是班珂是保险了？

刺客甲
是，陛下。稳躺在一条泥沟里，
头上挖开了二十道深槽，一小道
也就够要他的命了。

12—13　分行按缪尔本，不同于其先各版。

麦　　　　　　　　多谢这一手——
大蛇死在那里了；在逃的小蛇，
天生到时候也还会产生毒液，
现在还没有长毒牙。——去吧。明天
再来一谈。

〔刺客甲下。

麦夫人　　　　我的王上老爷，
你不来劝酒鼓兴。大宴宾客，
要没有主人一再殷勤招待，
就成了卖饭。吃饭最好待家里。
请出来作客了，就靠礼节来调味；
缺了它，就兴致索然。

班珂鬼魂上，前往麦克白斯椅就坐。

麦　　　　　　　　亲爱的提醒人！
现在祝在座各位胃口好，消化好，
愿大家口腹两旺！

列　　　　　　　　陛下请安坐。

麦　现在全国的精英欢聚一堂了，
要不是高贵的班珂此刻也在场；
我宁愿责怪他怠慢而不肯光临，
不惋惜他出了意外！

罗　　　　　　　　陛下，他不在，
咎在他自己失约。敢请陛下
入席赏光，使我们满座生辉。

麦 席上坐满了。

列 给陛下还留了座位呀。

麦 在哪儿？

列 这儿，陛下。什么事把陛下惊扰了？

麦 你们当中谁这样干的？

众贵宾 什么，陛下？

麦 你总不能说我干的。不要对着我
摇晃你血污的头发。

罗 各位大人，起来吧。陛下病了。

麦夫人
请坐下，尊贵的朋友们。陛下常这样，
从小如此。请大家留坐原位。
这种发作是短暂的，只等一会儿
就会过去。你们要是太注意
一定会刺激他，发得更厉害。
尽管吃喝，不理他。——你是个男子吗？

麦 是，而且是好汉，胆敢面对
吓得了魔鬼的东西。

麦夫人 说得多好听！
这是你自己的恐惧画出的幻象。
这是你说过曾经领你去找顿肯的
空中匕首。这种胡叫乱动啊，
掩饰真恐惧，对于冬夜炉火边
一个妇女讲老祖母传下的故事
倒是挺合适不过了。真不怕害羞！
为什么你扮这种怪脸呢？说到底，

你无非看一张空凳子。

麦　　　　　　　　　请看那里！

看啊！看！看！你怎么说？——

哼，我在乎什么？能点头，就开口呀！——

新坟旧墓一定得把我们埋掉的

送回人世呢，该就叫鹰鹫的肠胃

给死人作归宿了。

〔鬼魂下。

麦夫人　　　　　　　还疯？全无人气了！

麦　算我身还在，信我眼曾见。

麦夫人　　　　　　　　　不知羞！

麦　古时候，还没有法令保障文明，

人类互相残杀是家常便饭；

就是以后吧，骇人听闻的谋杀

也随时都会发生。往常的情况

照例是脑浆直流，一命呜呼，

人就完了。现在可还会起来，

尽管头上负二十处致命的伤口，

竟会来推人离座。这太奇怪，

超过了这样的一件谋杀案。

麦夫人　　　　　　　　　陛下，

高贵的朋友们正在等陛下呢。

68　虽然未见标明或注出，此行应非对鬼魂说的，与下行不同（此行称“你”用“you”，下行对鬼魂称“你”用“thou”）。

70　“新坟旧墓”，原文为“尸骨窖和坟墓”，“尸骨窖”过去附建在教堂外，专贮藏挖掘新坟所发现的旧骸骨。

麦　　　　　　　　　　　　我忘了。
我最敬爱的朋友们，请不要惊怪。
我有一种怪病，熟人都知道
那没有什么。好，祝大家健康！
我就来坐下。给我倒上酒，要满杯。

鬼魂重上。

我祝在座的全体快乐无疆，
也祝亲爱的朋友，缺席的班珂。
但愿他在此啊！为大家，为他，请干杯，
大家来干杯。

众贵胄　　　　祝陛下，祝大家健康！

麦　滚开，滚出我眼前！让土地掩住你！
你的骨髓干了，血液冷了，
你这两只眼睛，目光无神，
空瞪着干吗！

麦夫人　　　　各位大人，请放心，
这是惯常的毛病，没有什么。
可惜给大家扫了兴，十分抱歉。

麦　什么人敢干的我都干。
你尽管变一只凶猛的俄罗斯大熊，
披甲的犀牛，咆跳的老虎，尽管来，
只要不象这样子，我筋肉坚定
决不会抖一抖。或者你重新活着
拿剑招我去荒野向我挑战吧。

我要是有半点颤栗，就宣布我是
少女的婴儿！滚开，狰狞的影子！
虚幻的幌子，滚开！

〔鬼魂下。

好！——一消失，
我又是一个人样了。——请各位安坐。

麦夫人

你这样吓人的失态，糟蹋了欢聚，
破坏了盛会。

麦　　　　发生了这样的怪事，
好象夏天的乌云忽然压过来，
能叫人不特别惊愕吗？你们真叫我
奇怪怎么忘记了我的本色了，
一想到你们能够看这种怪象，
竟然还保持脸上天生的红晕
而我却吓白了。

罗　　　　什么怪象呀，陛下？

麦夫人

请不要讲话了。他愈来愈不知所云了；
问话会使他更疯。向大家道晚安了。
大家可不必拘礼，顾什么顺序，
就随便快走吧。

列　　　　晚安；祝愿陛下
早复健康！

麦夫人　　竭诚祝各位晚安！

〔宾客及侍众下。

麦　杀人要流血；人家说，血债要血还。
听说过石头会转动，树木会说话，
鸦飞鹊噪、小是小非，都会来
传送征兆和线索，泄露血案的
最秘密不过的罪犯。夜已经多深了？

麦夫人
差不多和早晨交界了，不分彼此。

麦　麦克德夫拒命不来，有负盛意，
你说怎么样？

麦夫人　　　　你派人去请了他没有？

麦　我偶尔听说；可是我决定派人去。
这批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家里
没有我收买的仆人。明天我要
（而且要趁早）去找那三个女巫。
她们得多讲些；我现在不惜就从
最坏处探明最坏事。一切都不顾，
只求我自己的利益。在血泊深处
我已经踩远了，我要是不一直向前，
踩回来就会同踩过去一样可厌。
我心里有不少必须执行的念头，
免得会踌躇不决，得赶快动手。

麦夫人
你亟需生命所必需的调剂，睡眠。

麦　得，我们去睡吧。我疑神疑鬼，
是新手少磨炼，多畏惧这一点在作祟。
实践上我还幼稚哩。　　　　（同下。

第五场 荒原。

雷鸣。三女巫上，会见黑开娣。

女巫甲

怎么样，黑开娣？看来你是动怒了。

黑

我没有理由吗，好放肆大胆，
你们丑婆娘？你们怎么敢
用哑谜和有关生死的天机
竟跟麦克白斯做起了交易，
我是管你们作法的头头，
一切灾祸的秘密主谋，
却不曾请去显一下神通，
表扬我们法术的光荣？
更糟是你们干得胡涂，
全都为一个不肖的门徒，
刚愎，狂暴，就象一般人，
只为的自己，不为你们。
及时补救吧。你们就上
冥河近边的岩洞中央
一早去会我。他会前来
求问他自己命运的安排。
你们把工具，把符咒，准备好，
一应俱全，要头头是道。
我就乘风去；今夜要一举

布置好一场悲惨的结局。
大事必须在午前完毕。
月牙的钩上挂了一滴
眼看要掉下的圆鼓鼓水珠。
我不等它掉地就把它抓住；
用魔术再把它提炼成精，
好把它用来唤鬼呼灵，
凭他们虚构幻变的力量，
进一步引导他晕头转向。
定叫他抗命运，轻死生，抛情理，
排疑惧，坚持他无望的希冀。
你们都知道过分自信
正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内歌声"来吧，来吧"，等。

听！叫我了。看我的小精灵
坐在云端里等我亲临。　〔下。

女巫甲

来，赶快。一会儿她就会回来。

〔同下。

第六场　福累斯。宫中。

列诺克斯与另一贵族上。

列　我刚才所讲的正合你自己所想的，
还可以进一步琢磨。我只是要说

事情处理得古怪，仁慈的顿肯
麦克白斯哀悼过。哼，他是死了啊！
勇敢的班珂是夜里在路上太晚；
你愿意也可以说是被弗利安斯杀了，
因为他逃了啊。你不该在路上太晚啊。
谁能够不想到那多么荒谬绝伦，
竟然是玛尔柯姆、多纳尔本两个
杀死了仁慈的父亲？该死的行径！
多么叫麦克白斯悲痛哪！他不是马上，
义愤填膺，宰了那两个罪犯，
酗酒昏睡以至失职的家伙吗？
干得不高贵吗？嗯，还干得太聪明了！
因为谁听到他们抵赖，谁都会
怒从心起动一手的。所以我说，
他什么都干得很好；我也想到，
万一他抓到（谢老天不让他抓住）
顿肯的那两个儿子，他们会饱尝
"杀父"的报应。弗利安斯也会如此。
这不提了。我听说是因为说话随便，
又因为拒不出席暴君的宴会，
麦克德夫受到了贬斥。大人能告诉我
他去了什么地方吗？

贵　　　　顿肯的儿子
被这个暴君篡夺了世袭的王位，
现在寄住在英格兰宫廷，受到了
虔诚的爱德华接待，非常优渥，

不幸的遭遇并没有减少半分
对他的尊敬。麦克德夫也去了那里
请求英格兰圣王出面来号召
诺萨姆伯兰人和他们英武的西瓦德
出兵援助，再加上苍的意旨
赞助这一番义举，我们会再度
使我们桌子上有肉，夜里有安睡，
筵席间不出现血腥的刀光剑影，
能真表忠心，安受善意的赏赐——
这一切正是我们现在渴求的。
这一个消息可把国王激怒了，
他准备作战哩。

列　　　　　　　他派人去找过麦克德夫吗？

贵　他派过；回答是干脆的"老兄，我不去！"
满面愠怒的使者转身就走，
哼哼唧唧，好象说，"你会后悔
给了我难堪的复命。"

列　　　　　　　　这就大可以
叫他留神，尽可能想方设法
避开得远一点。愿有神圣的天使
快飞到英格兰宫廷，预先为他
传一个信息，以便福祉快一点
重临我们受一只毒手压制的
这一个苦难国家！

贵　　　　　　　我为他祈祷。

〔同下。

第四幕

第一场　洞穴，中一大釜沸煮。

雷声。三女巫上。

女巫甲

　　斑猫已经叫了三番。

女巫乙

　　刺猬已经啼了四次。

女巫丙

　　人面鹰喊了；时候到，时候到。

女巫甲

　　绕着大锅把圈儿兜，
　　毒肝毒脏往里边投。
　　冷石头底下癞蛤蟆睡大觉，
　　日夜泡过了三十又一遭，
　　熬出了满身的毒液和毒膜，

3　"人面鹰"，古希腊传说中女面鸟翅鸟爪的怪物，性残忍，此处本作专门人名用。"时候到，时候到"，或解作怪物喊声。以上三行无韵，每行各四音步。

4　以下原文咒语都是双行一韵重轻格四步，效果却合中文"七、九"言哼唱调，译文用四顿而以单音字收尾，以求效果相符。

先把你拿来在锅里煮。

三女巫

加倍再加倍，劳身加劳神，
柴火在燃烧，锅汤在沸滚。

女巫乙

沼泽地小蛇切来肉一段，
投到锅里去熬熬又煎煎；
再加上壁虎眼、青蛙脚尖趾，
蜥蜴的腿条、鸱枭的翅，
蝙蝠的绒毛、恶狗的舌，
蝮蛇的牙齿、盲蛇的蜇；
炼出的魔力大到可通神，
象煮地狱汤，沸滚又沸滚。

三女巫

加倍再加倍，劳身再劳神，
柴火在燃烧，锅汤在沸滚。

女巫丙

毒龙的鳞甲、豺狼的牙，
女巫的僵尸、苦海的鲨
把什么都掠食鲸吞的肠和胃，
黑夜掘出的毒芹根一堆；
渎神的犹太人肚里的黑心肝、
山羊的苦胆、趁月食还没完

14—17　毒物名目，在咒语中原是随便凑韵，译文中顺序略有变动。

17　“牙齿”原为双舌叉。

18—21　原文收尾同译文一致，同韵同字。

及时从坟头砍下的柏树枝；
土耳其鼻子、鞑靼人嘴唇皮；
卖淫妇偷生孩子在沟道里
狠心就把他掐死的毒手指：
把锅汤烧得浓浓厚，酽脂脂。
再添上一只老虎的肺腑，
加工，加料来煮成一锅糊。

三女巫

加倍再加倍，劳身又劳神，
柴火在燃烧，锅汤在沸滚。

女巫乙

再泼上满锅的猩猩血来一凝，
炼成的魔效就又好又坚定。

黑开娣上*。

黑　　干得好！我赞扬你们的辛苦，
一定叫谁都分享到好处。
现在就唱歌，围大锅打转，
像小精小灵环绕成一圈，
催熟你们放进的东西。

30—32　原文三行同一韵。

*　或作：黑开娣与另三女巫上。

39—40　黑开娣韵语，原文与女巫不同，转轻重格四音步，译文以四顿双音节收尾，使调子稍变。

43　原文无韵。

〔乐声与歌声“黑精灵”，等。

〔黑开娣下*。

女巫乙

我的大拇指象挨了一针刺，
一定是什么坏东西要来此。
门锁开；
谁敲，来！

麦克白斯上。

麦　怎么样，你们这些幽秘的夜妖婆，
你们在干什么？

三女巫　干一桩无名的事情。

麦　我召唤你们凭你们显出的法术
(不管从哪里知道的)，好好回答我。
尽管你们放出八方风叫它们吹打
高耸的教堂，尽管汹涌的浪涛
把整批航行的船只都摧毁，吞没，
尽管把麦苗吹倒，树根拔起，
尽管城堡坍下到守卫的头顶，
尽管王宫和金字塔把尖顶倾侧到
它们的台基；尽管大自然孕育的
全部宝藏都一齐摔碎个满地，
连毁灭都感到腻烦了——回答我的

* 或作：黑开娣及另三女巫下。

问题。

女巫甲　　讲吧。

女巫乙　　　　　　问吧。

女巫丙　　　　　　　　　　我们会回答。

女巫甲

说，你要从我们的嘴里听到呢

还是从我们的上司？

麦　　　　　　　　　　　　召他们！要亲见。

女巫甲

吃过她九只猪仔的猪妈妈，

拿她血来浇；打从绞刑架

挤来的杀人犯身上的大肥油

浇火上。

三女巫　　　　　不管天多高地多厚，

亲自来出马，好好显一手！

雷声。第一幽灵显为一戴盔人头。

麦　你这无名的法力，告诉我——

女巫甲　　　　　　　　　　　　他知道。

只管听他说，自己别唠叨。

第一幽灵

麦克白斯！麦克白斯！麦克白斯！当心麦克德夫；

当心法夫领主。放我走。够多了。　　　　〔下。

麦　不管你是什么，我谢谢你的警告。

你一句说中了我的忧虑。再说说——

女巫甲

他是不受命令的。又来了一个，
法力还大过第一个。

雷声。第二幽灵显为一流血儿童。

第二幽灵

麦克白斯！麦克白斯！麦克白斯！

麦　我要是有三只耳朵，还是要听你说。

第二幽灵

要残酷，大胆而坚决；要冷笑来看准
人类的力量，女人生下的任何人
都伤害不了麦克白斯。　〔下。

麦　那就活着吧，麦克德夫。我何必怕你？
可是我还要使保证加倍的牢靠，
跟命运订一个契约。得叫你活不成！
好叫我可以骂胆小的恐惧是撒谎，
打雷也可以睡大觉。

雷声。第三幽灵显为一王冠儿童，手持一树。

这是什么呀，
升起来俨然是一位国王的后嗣，
娃娃的头上居然戴上了至尊的
圆顶？

三女巫　只管听，可不要跟它说话。

第三幽灵

要有狮子的胆量和傲气，全不管
谁怨懑，谁恼怒，哪里在阴谋作乱。
麦克白斯永不会打倒，除非是这样：
蓓奈姆大树林竟能向屯西嫩高岗
走来反对他。 〔下。

麦 那是永远也不能。
谁指挥得了森林，叫树木把深根
拔离坚固的土地？是祥兆，好！
叛乱休想能出头，除非能号召
蓓奈姆树林走路；高高在上，
麦克白斯会享天年，安然无恙，
寿终正寝。可是我的心还直跳，
急于想知道一件事。可不可见告
（要是你们能知道），班珂的子孙
会统治这个国家吗？

三女巫 不要多追问。

麦 我定要追问个究竟。拒绝我，就活该
永恒的诅咒落你们头上！ 告诉我。
锅汤为什么不滚了？是什么声音？

〔双簧管乐声。

女巫甲 出来！

女巫乙 出来！

女巫丙 出来。

三女巫

出现给他看，叫他心苦痛！

来得象影子，象影子去无踪！

八王次第上，最后一人手持一镜；
班珂鬼魂随后。

麦　你看来太象班珂的阴魂了。下去！
你这项王冠刺痛我眼睛。你呢，
另一个金箍头，头发也就象第一个。
第三个又象前一个。肮脏的丑妖婆！
为什么来这些？第四个？眼睛啊，跳出去！
怎么，这一列要伸到世界末日吗？
还有一个？第七个？我不要再看了。
又出现第八个，手里拿一面镜子，
给我照见了还有许许多；有的
我看见还拿着双金球和三重王节。
可怕的景象！现在我看是真的了；
看血凝发丝的班珂在对我微笑哪，
指他们是他的后代。

〔幽灵消失。

怎么？是这样吗？

女巫甲
是，大人，就是这样。

125—132　原文四音步偶韵抑扬格（译文中成四顿偶韵，以二单音顿收尾）与三女巫全场用韵语作扬抑格不一致，即此一点学者，例如吉特立其，认为也显出为别人窜加，如在剧中不少场合所示。唯此段尤为突出。此段果系窜加，则其中“伟大的国王”应指听众中的一位国王，非指麦克白斯（缪尔）。

麦克白斯却为何这等惊惶？
来，姐妹们，来给他鼓兴，
表示我们最大的欢欣。
我就作法使空气奏乐，
你们手牵手环舞腾跃，
让这位伟大的国王知道
我们尽了责为他效劳。

〔乐声。女巫起舞，随即消失。

麦　她们在哪儿？走了？叫这段时间，
恶毒透顶的，上历本受咒万年！
进来，外面人！

列诺克斯上。

列　　　　　　陛下有什么吩咐？
麦　刚才看见了女巫吗？
列　　　　　　　　没有，陛下。
麦　她们没经过你身边吗？
列　　　　　　　　　真没有，陛下。
麦　咒她们驾御的轻风毒气弥满，
谁相信她们就永坠地狱。我刚才
听见过快跑的马蹄声。是谁赶来了？
列　刚才是两三位使者来报告陛下
麦克德夫逃去了英格兰。
麦　　　　　　　　　　逃去了英格兰？
列　是，陛下。

麦 〔旁白〕

时间，你赶在我下毒手的前头了。
要追上飞快的念头，唯有让行动
结伴同行。就从这一刻开始，
一定叫我的心所生的头胎儿就做
我的手所生的头胎儿。现在，用行动
来完成我的意愿，要想到就做到！
我要袭击麦克德夫家的城堡，
夺取法夫，叫他的妻子、儿女、
跟他有血缘的一切不幸的生灵
都死在刀下。不要做傻瓜夸大口！
趁念头没有冷以前，我就要动手。
不再看什么幻象了！——那几个使者呢？
来，带我去找他们。

〔同下。

第二场　法夫。麦克德夫家堡。

麦克德夫夫人、其子及罗斯上。

夫人

他干了什么，非逃奔国外不可呢？

罗　请夫人克制吧。

夫人　　　　他可一点也不。

他逃跑是发疯。我们没有做亏心事，
我们害怕就成了叛徒。

罗　　　　　　　　　　　谁知道

他是出于明智呢还是害怕？

夫人

明智？把他的妻室，把他的儿女，
把他的府第，把他的爵位抛一边，
自己竟逃之夭夭！他并不爱我们，
他缺少天性的本色。可怜的鹪鹩
（鸟类中最小的）为她窠里的幼雏
也会坚持原位和鸱枭斗争啊。
全是害怕，一点也没有爱情，
毫不明智，因为他这样逃跑
违背了一切情理。

罗　　　　　　　　我的好嫂子，

我求你克制。至于你的丈夫呢，
他高尚，明白，有真知灼见，最深晓
世态的无常。我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只是时代太残酷了，自己还不知道，
我们竟成了叛徒；我们信谣言
出于恐惧，我们却不知恐惧什么，
只像漂浮在风涛险恶的海上，
把不住一定的方向。我就此告辞了。
过不了多久，我就会重新来这里。
事情坏到底也就了，或者就翻转到
原来的状况。——我这个可爱的侄儿，
我为你祝福！

夫人

他是有父亲的，可是他没有父亲了。
罗 我要是待久了，就会成一个傻瓜。
那会使我失态，使你们难受。
我马上告辞了。 〔下。
夫人 嗨，你父亲死了；
你现在怎么办？你靠什么活命呢？
子 鸟一样。母亲。
夫人 什么，靠吃虫，吃飞蛾？
子 有什么吃什么，我是说；鸟儿就这样。
夫人
可怜的小鸟儿！你不怕罗网、粘胶、
陷阱和圈套。
子 我怕什么呢，母亲？
那些不是抓可怜的小鸟的。
不管你怎么说，我的父亲没有死。
夫人
不，他死了。你没有了父亲怎么办？
子 我倒要问：你没有了丈夫怎么办呢？
夫人
嘿，我可以上市场买他二十个。
子 那么你买了又会卖的。
夫人
亏你说得用尽了小聪明，
可是对你说来也真够聪明了。

35—36 照各“对折本”与现代个别版（缪尔）分行，行 36 为短行。

子　我的父亲是一个叛徒吗，母亲？

夫人

　　嗯，他就是。

子　什么叫叛徒？

夫人

　　叛徒是起誓而说谎的人。

子　这样做的人都是叛徒吗？

夫人

　　谁这样做了就是叛徒，
　　都得绞死。

子　凡是赌咒、撒谎的都得绞死吗？

夫人　都得绞死。

子　谁去绞死他们呢？

夫人　哎，那些诚实人呀。

子　那么撒谎、赌咒的都是傻子；因为撒谎、赌咒的有那么多人，满可以打败诚实人，把他们绞死呀。

夫人

　　得了，上帝保佑你，可怜的小猴精！
　　可是你没有了父亲怎么办？

子　他果真死了，你会哭他的。如果你不哭，那就是个好兆

42—43　分行照“对折本”与现代缪尔本，都是短行。以下各行多半长短不齐，直至孩子所说纯属散文。

49—50　照“对折本”分行，本不协律，从十八世纪蒲伯版起，都作散文排列。

57—58　照原“对折本”及现代吉特立其本分成两行，蒲伯起后世版本一般都排成散文。

头，我该快就会有一个新父亲了。

夫人　可怜的小油嘴，瞧你胡说！

一使者上。

使　祝福美丽的夫人！你并不认识我，
我倒充分认识夫人的尊荣。
我怕夫人就要有极大的危险了。
如不嫌微贱，愿接受我的忠告，
请赶快躲开，带了你的小儿女！
我这样惊了你，我看已经够忍心了；
要加害于你，更是极顶的残酷，
那可是近在眼前了。天保佑你！
我不敢多留了。　〔下。

夫人　我逃到哪里去呢？
我没有做过坏事呀。可是我记起来了，
我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里做坏事
是常受表扬的，做好事有时候却要算
做了危险的蠢事。那么，唉，
我为何还拿出女人气费话辩护说
我没有做过坏事呢？——这些是什么人呀？

刺客数人上。

刺客　你的丈夫在哪里？

夫人

我希望他不在你们找得到他的
任何鬼地方。

刺客　　　　　　他是一个叛徒。

子　你胡说，蓬头的恶棍！

刺客　　　　　　　　　什么，娃儿！　　　　〔行刺。
好一个孽种！

子　　　　　　他杀死我了，母亲，
快逃啊，我求你！　　　　　　　　　　〔死。

〔夫人急下，口喊"杀人了！"刺客追逐下。

第三场　英格兰。王宫前。

玛尔柯姆与麦克德夫上。

玛　我们找一处僻静的树荫，到那里
哭干净胸中的悲哀吧。

麦克德夫　　　　　　　　我们还是
紧握利剑，当仁人义士来卫护
我们遭劫的祖国吧。每一个新早晨
就有新寡妇号啕，新孤儿啼哭，
新悲痛掴天，天也作出了回应，
仿佛和苏格兰感受一致，放出了
同样的悲声。

玛　　　　　　我相信的事情，我会哭；
我知道的事情，我会信；我能匡正的，

只要我一看到时机有利，我会干。
你讲的也许是事实。这一个暴君，
一提起名字就害我们舌头长泡的，
曾经有正直的名声；你也曾对他好；
他还不曾害过你呢。我年轻；可是你
可能会利用我向他邀功，把一只
孱弱、可怜、无辜的羔羊献祭
给一个暴怒的神祇，该是够聪明的。

麦克德夫

我并不奸诈。

玛　　　　　　　麦克白斯可就是的。
善良、忠厚的人品；一奉圣旨，
可能会倒转的。可是我求你原谅
你实际是怎样，不是我猜度能改变的。
天使还是光明的，虽然最光明的堕落了。
虽然邪恶的东西总要扮仁慈的面孔，
仁慈的总显出仁慈。

麦克德夫

我的希望落空了。

玛　也许就这点引起了我的怀疑。
你为何不告而别，把你的妻儿，
那些宝贵的动力，坚固的爱结
一下子抛给了险恶的处境。我请你
别认为我猜疑是为了毁你的荣誉，

22　"最光明的"天使指反叛天帝失败的天使长路西弗。

我是为自己的安全。你也许是正直的，
不管我怎样想。

麦克德夫　　流血吧，可怜的祖国！
窃国大盗，就打牢你的基业吧，
好心人不敢诛伐你呀！你保持赃物吧；
你的尊号是拿稳了！再见，殿下。
我决不做你所想象的坏蛋，哪怕换
那个暴君所掌握的全部土地
再加上富庶的东方。

玛　　请不要动气。
我说话并非全为了对你不放心。
我想到祖国深受暴政的制压，
流泪，流血，每一天来一道新伤口
加重满身的旧疮痍。我也想到
总有许多人为我的王权起义；
而这里英格兰圣王已经慨允我
出几千精兵了。可是，尽管如此，
一旦我脚踏那个暴君的头颅
或者剑挑它以后，可怜的祖国
还会比原先滋长更多的罪孽，
更受苦，更花样百出，叨光了
新来的继位人。

麦克德夫　　哪还能有这样人呢？

玛　我是指我自己；你知道，我的身上
深深种下了各色各样的恶德，
一朝揭开来一比，乌黑的麦克白斯

会象白雪样皎洁，可怜的国民
会看他是一只绵羊，只要比一比
我那些无限的暴虐。

麦克德夫　　　　　狰狞的地狱里
也都出不来一个万恶的魔鬼
会超过麦克白斯。

玛　　　　　我承认他杀人不眨眼，
骄奢淫逸、贪婪、虚伪、奸诈、
无端狂暴、恶毒、叫得出名字的
每一种罪孽都会犯。我的纵欲
可没有尽头，没有。你们的妻女、
你们的女管家、女仆，都不能填满
我深到无底的欲壑，而我的欲望
决不受任何制约，会冲决一切
阻挠的堤防。这样一个人当朝，
还不如麦克白斯好。

麦克德夫　　　　　无限的放纵，
是对人性的施行暴政。这曾经
促使幸福的宝座太早出空、
许多国王的垮台。可是也不要怕
取得你应有的东西。你可以设法
充分享受丰富多采的欢乐
而装得一本正经，掩人耳目。
我们那里有的是情愿的女子。
你的一张饿鹰的馋嘴也吞不了
那么多向富贵尊荣竞来献身的

国色天香哪。

玛　　　　　　　　　　就跟这一点一起，
在我邪门歪道的心性里还长出
不知厌足的贪欲，我当了国王，
一定要铲除贵族，夺他们土地，
强要这个的珠宝，那个的房屋，
我占有多了，就象加了油、加了醋，
刺激我渴望更多，以致我定会
捏造种种罪名来陷诬忠良
为财富而消灭他们。

麦克德夫　　　　　　　　这一种贪欲
扎根就更深了，根上还更加有毒，
不比青春年少的肉欲；它做过
多少次杀王的毒剑。可是不要怕。
苏格兰有的是财物可以满足你，
是归你所有的。只要有美德来平衡，
这些缺点就无足轻重。

玛　可是我全没有王者应具的美德，
什么公平呀，真挚呀，节制呀，稳健呀，
还有宽洪呀，坚毅呀，仁慈呀，谦虚呀，
再加上虔诚呀，耐性呀，勇敢呀，刚强呀，
全与我无缘。要数各门的恶德，
我倒是门门俱全，样样丰富，
多方面会表现。嗯，我一旦当权，
我定把谐和的甜奶倒进地狱，
搅混世界的和平，摧毁地球上

所有的协调。

麦克德夫　　　　啊，苏格兰，苏格兰！

玛　这样一个人还适于统治吗，你说。

我就是我说过的这样。

麦克德夫　　　　　　　　适于统治？

不，生存都不适宜。悲惨的国家啊，
让一个篡位人手持血染的王笏，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重见天日呢，
既然是你这个王位的最合法继承人
亲口把自己排在犯禁的罪人内，
亵渎了自己的门第哪？你的父王
是最为圣洁的国王；生你的王后
在世的时候，朝夕都跪祷上帝，
每天过弃绝尘世的日子呢。再见！
你自己满口供认的这种种罪孽
把我从苏格兰放逐了。我的胸怀啊，
希望完结了！

玛　　　　　　　　麦克德夫，你这种激情，

很高尚，出于正直，已经扫空了
我心上乌黑的疑虑，使我深信了
你的真心和真话。麦克白斯这魔鬼
用过许多这一类圈套，想使我
落到他手中，幸亏审慎阻制了
我轻信上当；可是愿上帝在上
在你我之间作见证！从现在开始，
我全心全意听从你的指导，

撤销我对自己的诽谤，在此
声明我归咎自己的一切污点
全都和我的本性无缘。我至今
还不知男女事，从不曾背过信誓，
甚至还难得贪占自己的东西，
从没有失约的时候，连魔鬼
我都不肯出卖给他的伙伴，
爱真理不下于生命。第一次说假话
就是我这次骂自己。真我是属于你
和我可怜的祖国，听你们指挥；
说到这一点，在你来到以前，
老西瓦德实在已经带一万名精壮，
装备齐全，正在出征的路上了。
我们就一同去；愿我们义举堂皇
保我们胜利辉煌！你怎么不说话？

麦克德夫

象这样好消息坏消息一齐传来，
实在是难于融通呀。

一医生上。

玛　　　　　　　　得，回头再说。
请问王上是不是出来了？

医　出来了，殿下。外边有一群可怜人
等待他治疗呢。他们那种病使医术
用尽最大的努力也束手无策；

他却有一手天赐的神力，一点触，
就马上把病治好了。

玛　　谢谢大夫。

〔医生下。

麦克德夫

他说的是一种什么病？

玛　　叫作瘰疬；
这位好国王有一手神奇的本领，
自从我到英格兰以来，我常见
他施展一番。他怎样祈求上天
只有他自己知道；害了怪病的，
浑身发肿，溃烂，真惨不忍睹，
外科手术怎样也不能治，他能治，
他在病人的颈脖上挂一块小金币，
嘴里念念祈祷词就行；据说，
他把这个治病的神方留给了
继位的王室。除了这一个特长，
他还有一种天赐的预言禀赋，
而多种福祉环拱着他的宝座；
表明他满身是美德。

罗斯上。

麦克德夫　　谁来了。

玛　我的本国人；我可还不认识他是谁。

麦克德夫

我的好表弟，欢迎你到这儿来。

玛　我现在认识了。好上帝快消除

使我们变路人的障碍吧！

罗　　　　　　　　　　　阿门，殿下。

麦克德夫

苏格兰还那样吗？

罗　　　　　　　　　唉，可怜的祖国，

它几乎不敢认自己了！它不能再叫作

我们的母亲，只是我们的坟墓了；

那里只有胡涂人才会有笑脸；

悲叹、呻吟、震破天空的号叫

听惯了，引不起注意；剧烈的悲痛

变成了家常的激动。谁听到丧钟

难得问这是为谁敲的；好人的生命

不等帽子上鲜花枯萎就消失了，

未病先死。

麦克德夫　　　啊，讲得太细了，

可是太确实了！

玛　　　　　　　　最近有什么痛心事？

罗　一小时以前的新闻就令人厌听；

每分钟都会出新变故。

麦克德夫　　　　　　　　我内人怎样了？

罗　呃，安好。

麦克德夫　　我那些孩子呢？

罗　　　　　　　　　　　　也安好。

麦克德夫

暴君并没有砸烂他们的安宁吗？
罗　没有；我离开他们的时候还平安。
麦克德夫
请不要吞吞吐吐。究竟怎样了？
罗　当我带了非常沉重的消息
前来报告的时候，听到谣传说
许多有威望人士已经起义；
我相信这是确实的，因为我亲见
那个暴君的兵力已经出动了。
现在是挽救的时候了。殿下在苏格兰
一亮相，义旗就纷举，妇女也起来
为解除苦难而作战。
玛　　　　　　　　叫他们放心吧，
我们正要去。仗义的英格兰国王
已经慨借西瓦德和一万大军；
所有基督教国家都出不了比这位
更老练，更好的大将。
罗　　　　　　　　但愿我能回报
同样的好消息啊！无奈我有一些话
只配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喊喊，
叫谁也听不见。
麦　　　　　　那是有关什么的？
事关公家的大业？还是私家的惨痛，
归个人负担的？
罗　　　　　　凡是善良的心灵
都分担悲痛的，只是最切身一份

就牵涉你自己。

麦克德夫　　　　　如果是关于我自己的，

不要瞒过我，赶快明白告诉我。

罗　让你的耳朵不从此恨我的舌头，

因为它使你听到闻所未闻的

最惨的声音。

麦克德夫　　　　哼！我已经猜到了。

罗　你家的城堡被袭击，你的妻、儿

都被杀戮了。要讲当时的惨状，

会等于在这些受害亲属的尸堆上

再加上你自己一个。

玛　　　　　　　　　　　慈悲的老天啊！

好汉！别拉下帽簷掩你的面额，

用话来倾吐悲伤吧。无言的悲痛

向满怀伤痛去低诉，会催人心碎。

麦克德夫

我的子女也杀了？

罗　　　　　　　　　　家小婢仆，

见一个杀一个。

麦克德夫　　　　　我自己却非得逃命？

我内人也杀了？

罗　　　　　　　　我讲了。

玛　　　　　　　　　　　　宽心吧。

让我们就用大举复仇做药剂

来治疗这个惨极的悲痛。

麦克德夫

他没有子女。我的全部小宝贝吗？
你说是全部吗？地狱的恶鹰！全部？
我全窠娇好的小雏儿和他们母亲，
凶狠的一扑里全给抓掉了？

玛　拿出男子气来顶。

麦克德夫　　　　　　我会这样；
男子汉就是人，我也有另一面感情。
我不能忘怀对我最为宝贵的
当年的情景。难道天看在眼里
却不肯帮一手吗？罪恶贯盈的麦克德夫，
他们都为你丧命！我才是恶汉，
他们自己是无辜，只因为我有罪，
才无端遭劫。天保佑他们安息吧！

玛　这就做你磨剑的石头吧。化悲痛
为愤怒；别把心挫钝，激起它发火！

麦克德夫
噢，我可以用眼睛扮妇女的角色，
用舌头夸大口！可是仁慈的上天，
请截断任何间歇。立即叫这个
苏格兰混世魔王来跟我面对面，
剑对剑相接！万一我让他逃走了，
天也就饶恕他！

玛　　　　　　这说得才象男子汉。
来，我们去见王上。兵刀齐备，
我们只欠告辞了。麦克白斯烂熟了
经不起一摇，上天准备好装备

就要诛伐了。能开怀就只管欢畅，
见不到白天的黑夜才真算漫长。

〔同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屯西嫩。堡中一室。

一医生与一侍嫔上。

医生 我已经陪你看守了两夜了，可还没有见什么动静能证实你的报告。她上次是什么时候起来走动的？

侍嫔 自从陛下出征了，我见过她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袍，开启壁橱，取出纸，摺好，写些字，读读，然后封好，重新上床；可是她干这一套的时候，都是睡得很熟。

医生 身心大失常态，一方面享受睡眠，一方面还做醒着时候的事情！她这样睡不安静，除了走路和别些动作以外，你可曾听见她说过什么？

侍嫔 这，大夫，我可不能转述。

医生 你对我，该说；你最应当如此。

侍嫔 既不能对你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因为我说的得不到旁人的见证。

麦克白斯夫人持烛上。

你看！她来了。她就是这副样子；我敢发誓说，她还在熟

睡。观察她；站开一点。

医生　她怎么拿到那支蜡烛的？

侍嫔　啊，本就点在她的床头；她床边要通宵点灯；这是她的命令。

医生　你看，她的眼睛是开的。

侍嫔　对；视觉可是闭的。

医生　她现在是干什么呀？看，她正在擦手。

侍嫔　这是她的一个习惯动作，像这样尽是洗着手。我见过她这样继续一刻钟。

麦夫人　还有一点痕迹。

医生　听！她说话了。我要记下她说的什么，以佐证我的记忆。

麦夫人　去，可恶的斑点！去，我说！一；二。啊，那应该是干的时候了。地狱是黑暗的。呸，老爷，呸！身为军人，还害怕？我们怕什么人家会知道，既然谁也不敢考问我们的威力？可是谁会想得到老头儿身上有这么多血？

医生　你听见了吗？

麦夫人　法夫领主原有个夫人。现在她在哪里？怎么，这双手永远洗不干净了？别再来这一套，别再来这一套！你这么惊慌，把什么都搞糟了。

医生　够了，够了！你已经知道了你不该知道的事情。

侍嫔　她已经说了她不该说的事情，我深信不疑。天晓得她知道的什么。

麦夫人　这上面还有血腥味。阿拉伯所有的香料都再也熏不香这只小手了。噢，噢，噢！

医生　好沉痛的叹气啊！心上承受了太重的负担。

侍嫔　我胸怀里真不愿装这么一颗心，即使为了全身的尊荣。

医生　好了，好了，好了。

侍嫔　但愿如此，大夫。

医生　这种病不是我的医术所能治。可是我知道有些人睡梦中走动过的，还是心安理得，寿终正寝。

麦夫人　你去洗洗手，披上睡袍；别这样显得面无人色！我对你再说一遍，班珂已经埋葬了。他不能从坟墓里出来了。

医生　竟至于如此？

麦夫人　上床去，上床去！大门上有人敲门。来，来，来，来，伸过手来！干了就不能挽回了。上床去，上床去，上床去！

医生　现在她就要回床上去了？

侍嫔　马上就要去。

医生

外边暗传着流言。反常的行为
会产生反常的骚乱。染病的心灵
会对聋枕头倾吐它们的秘密。
她需要圣职人员，不需要医生。
上帝啊，宽恕大家吧！好好看顾她；
别让她接近一切伤身的凶器，
随时要当心看着她。好吧，夜安。
她叫我看了眼呆，想了心乱。
我想了，可不敢乱说。

侍嫔　　　　　　　　夜安，好大夫。

〔同下。

第二场 屯西嫩附近野处。

门太斯、凯斯内斯、安格斯、列诺克斯及
士兵摇旗击鼓上。

门　英格兰部队迫近了，玛尔柯姆带领，
还有他舅父西瓦德，还有麦克德夫。
复仇的怒火点燃了刻骨的义愤，
会激起麻木不仁的都起来响应
流血的号召。
安　　　　　　靠近葆奈姆森林
我们去和他们会师；他们从那里来。
凯　可知道多纳尔本会跟他兄弟在一起？
列　我确知他不来。我有张名单，列举了
全军的将领，其中有西瓦德儿子
和许多还没长胡子的儿郎来宣告
他们的成年。
门　　　　　　暴君有什么行动？
凯　他正把屯西嫩大堡坚固设防。
有人说他疯了；不太恨他的别人
称之谓强悍的发作；千真万确是，
他无法用理性节制的腰带来约束
他腹胀水肿的邪道。
安　　　　　　　　　现在他感觉

他那些秘密谋杀案粘住双手了。
每分钟反乱都谴责他背信弃义。
受命于他的都只是奉命行事，
不出于忠诚。他如今感到尊号
松戴在他头上，就象巨人的袍子
披罩了侏儒小偷。

门　那么谁还能
怪他苦恼的心灵错乱失常，
既然他心里的一切都在谴责
自己的存在。

凯　得，我们前进去，
听从真正该我们听从的命令。
我们去迎接医治国运的良药，
和他同为祖国的清洗流我们
每一滴热血。

列　或者正如所需要，
滋润至尊的鲜花，淹没毒草。
我们向莕奈姆进军。

〔整队行进下。

第三场　顿西嫩。堡中一室。

麦克白斯、医生及侍众上。

麦　不要再向我报告了。让他们全逃吧！
除非莕奈姆森林移到顿西嫩，

我不会害怕。玛尔柯姆这小子算什么？
他不是女人生的吗？预知命运的
那几个精灵早向我明白宣布了
“别害怕，麦克白斯。凡是女人生下的，
都不能伤害你。”逃吧，反叛的领主们，
就跟那些英格兰吃喝鬼厮混去。
我的头脑决不为疑虑所困惑，
我的心决不因恐惧而抖抖嗦嗦。

一仆人上。

让魔鬼抹黑你这个苍白脸蠢材！
你哪儿捡来的呆鹅相？

仆 有一万——

麦 呆鹅吗，奴才？

仆 兵将，陛下。

麦 去把脸刺刺，染红你吓白的面颊，
你这胆小鬼。什么兵将呀，蠢货？
该死！你这副白布一般的脸色
白白害别人惊慌。什么兵呀将？

仆 英格兰军队，禀陛下。

麦 你这灰白脸滚开！

〔仆人下。

瑟敦！——我心慌，
只一见——喂，瑟敦！——这一场决战
不使我从此放心就使我垮台。

我已经活得够长了。我的生涯
已经萎缩成枯干焦黄的败叶；
照例该伴随老年的一切享受，
尊荣、敬爱、服从，大群的友朋，
我没有希望得到了；而只能博得
低声而深沉的诅咒，口头的恭维，
心不肯说、嘴不能拒的吹嘘。
瑟敦！

瑟敦上。

瑟　陛下有什么吩咐？
麦　　　　　　　　有什么新消息。
瑟　刚才报告的，陛下，都已经证实。
麦　我要作战，直打到粉身碎骨。
　　拿我的铠甲给我。
瑟　　　　　　　　现在还用不着。
麦　我要把它披起来。
　　派出更多的骑兵，巡逻全境。
　　谁说怕就绞死。把我的铠甲给我。
　　病人怎样了，大夫？
医生　　　　　　　没什么，陛下，
　　她只是受重重的非非妄想的困扰，
　　得不到安宁。
麦　　　　　　就把她这一点治好！
　　难道你不能调理一种心病，

拔除记忆里扎根的一种忧愁，
抹掉脑筋上写下的重重烦恼，
下一种使人忘记不快的对症药
清涤净堵塞胸怀、重压心头的
那种积毒吗？

医生　　　　　　这一点就得靠病人
自己调养了。

麦　那就把医术喂狗去，我不理这一套！——
来，帮我穿铠甲。给我拿指挥棒。——
瑟敦，派出去。——大夫，领主们背逃了。——
快点。——大夫，你倘能为我的国土
化验化验水，找出它的病源，
加以疏导，恢复它原有的健康，
我定要就对回音天大声赞扬你，
好叫你反复受赞扬。——解开来，看。——
什么大黄、蓬大海，什么清泻剂
能排清这些英格兰人？你听见没有？

医生
是，陛下。准备作御驾亲征，
使我有所闻了。

麦　　　　　　　把铠甲带来！
我决不怕什么死亡与灾难，
除非蓓奈姆森林搬来顿西嫩。

〔医生外齐下。

医生
要是我能从顿西嫩远走高飞，

高官厚禄也休想招得我重回。

〔下。

第四场　蓓奈姆森林不远处野地。

鼓声旗影。玛尔柯姆、西瓦德、麦克德夫、西瓦德子、门太斯、凯斯内斯、安格斯、列诺克斯、罗斯及士兵列队行进上。

玛　老表们，我料想家室安全的日子
　　已经是近在眼前。
门　　　　　　　　毫无疑问。
西　前面是什么树林？
门　　　　　　　　蓓奈姆森林。
玛　每一个战士自己砍下一枝来，
　　撑在身前。这样子我们好荫蔽
　　我们的兵力，好叫敌人的侦察兵
　　回去报告出差错。
士兵　　　　　　　一定照办。
西　我们只得知那个自信的暴君
　　稳守顿西嫩不出，一心防备
　　我们去围攻。
玛　　　　　　这是他一线希望；
　　因为只要是一得到方便的机会，
　　不论贵贱的部下都纷纷背叛他；
　　只有傀儡们才勉强还为他效劳，
　　心可也离了。

麦克德夫　　　　且让我们的估计
等结果证实吧，我们来奋发坚毅的
军人本色。

西　　　　　　紧要的关头临近了，
一切会分晓，我们会确切知道
什么是我们自诩的，什么是掌握的。
推测还只是悬而未决的希望，
得由实战来决定明确的收场；
进行决战去！

〔列队行进下。

第五场　顿西嫩堡内。

麦克白斯、瑟敦及士兵随旗鼓上。

麦　登上外墙头挂出我们的旗帜。
总是喊，“他们来了！”城堡有力量
蔑视围攻。让他们在外边扎寨
直到饥饿同瘟疫把他们吞尽。
要不是他们得到了倒戈的支援，
我们尽可以面对面迎战他们，
把他们打回去。

〔内妇人号哭声。

那是什么声音呀？　　　　〔下。

瑟　那是妇女们哭叫的声音，陛下。

麦　我几乎忘记了恐惧是什么滋味。

我从前也曾经听一声夜里的尖叫
就惊得发呆；听一篇吓人的故事，
浑身的毛发，仿佛根根是活的，
一下子耸立了。我已经饱尝了恐怖。
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全不受
惨象的惊动。

瑟敦上。

为什么那样哭叫？

瑟　陛下，王后死了。

麦　她总不免要一死；
总有一天会听到这么一句话。
明天，又一个明天，又一个明天，
一天天挨着这种琐碎的脚步
直到有记录时间末一个音节；
我们的昨天全部给傻子们照明了
入土的道路。熄了吧，熄了吧，短蜡烛！
人生只是个走影，可怜的演员，
在台上摇摆了，暴跳了一阵子以后
就没有下落了。这是篇荒唐的故事，
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和狂乱，
没有一点儿意义。

一使者上。

你是来用你的舌头的。话就快说！

使者

陛下在上

我该报告我以为我所看到的，

可是不知道怎样说。

麦　　　　　　　　　　得，你说呀！

使者

当我站在山头上放哨的时候，

我守望蓓奈姆，马上我以为看见

树林开始移动了。

麦　　　　　　　　撒谎的奴才！

使者

倘并非确实，我甘受严厉的惩处。

三英里之内就能看见它来了，

我是说这一个移动的树林。

麦　　　　　　　　　　　　说了谎，

你就得活活吊到近旁的树梢，

饿瘪成一张皮。如果你说的是真，

我也不在乎你把我作同样处理。

我不再放纵信心和决心，开始

怀疑魔鬼那一番模棱两可的言语，

说假充真。“除非蓓奈姆森林

走到顿西嫩！”现在好，一个树林

来到了顿西嫩。披挂，上阵，出击！

倘使他预言的这等事果然发生，

那么逃既逃不脱，留也留不成。

我如今开始对阳光感到厌倦，
但愿世界的秩序重归混乱。
敲响警钟！风来刮，毁灭来称霸，
我们一死也至少披了铠甲！

〔齐下。

第六场　顿西嫩。堡前。

鼓声旗影。玛尔柯姆、西瓦德、麦克德夫
及其部队披树枝上。

玛　现在够近了。抛下枝叶的伪装，
亮出你们的真相。尊贵的大舅爷，
同舅爷高贵的儿子，我的小表弟，
带第一分队。尊贵的麦克德夫
和寡人就照已经作好的安排，
负责其余的作战任务。

西　　　　　　　　　再见。
只要今晚上找到暴君的部队，
我们倘不善作战，就死而无悔。

玛　我们用足衷气来吹遍军号，
雷动般给敌人送流血、死亡的征兆。

〔齐下。号角声不绝。

第七场　顿西嫩堡前另一处。

麦克白斯上。

麦　他们把我系到了桩子上。逃不了，
我可得象大熊一样斗下去。谁不是
女人生下的？除非有一个例外的，
我一个也不怕。

小西瓦德上。

小西
你叫什么名字？
麦　　　　　　　你一听会吓死。
小西
胡说；尽管你自取的名字比地狱
还凶恶也罢。
麦　　　　　　　我的名字是麦克白斯。
小西
魔鬼自己也叫不出一个名字
使我听来更可恶。

1、2　英国古时盛行斗熊游戏，系熊于桩，放猎犬围攻。

麦　　　　不，更可怕。

小西

你瞎吹，万恶的暴君！我就用剑
证明你撒谎。

〔交锋，小西瓦德被杀。

麦　　　　你原是女人生下的。
随你是什么样好汉，舞剑挥刀，
是女人生下的，都不值我冷眼一笑。　　〔下。

号角声。麦克德夫上。

麦克德夫

杀声朝那边去了。暴君，露脸呀！
要是你被杀而不死在我的刀下，
我妻室儿女的阴魂永远会缠我。
我不能砍杀可怜的刻恩兵，他们是
雇来扛枪的。不跟你交上手，麦克白斯，
我宁愿把我这把剑，保持锋芒，
插回剑鞘。你该正是在那边了。
这一片呐喊声象宣布最热闹场面
正是在那里。让我找到他，幸运啊！
我不再求别的了。

〔下。号角声。

玛尔柯姆与西瓦德上。

西　这边来，殿下。城堡轻易投降了：
　　暴君的臣民分站到作战的双方；
　　高贵的领主们战斗中人人奋勇；
　　胜利归殿下，差不多已成定局，
　　只待收拾了。
玛　　　　　　　　我们也遇到过敌人
　　只虚晃一枪。
西　　　　　　　　殿下就请进城去。

〔齐下。号角声。

第八场　顿西嫩堡外另一处。

麦克白斯上。

麦　我为何该学罗马那些傻好汉
　　拔剑自刎？敌人在眼前，我宁愿
　　叫他们溅血。

麦克德夫上。

麦克德夫　　　　　回来，地狱狗，回来！
麦　别的人都上来也罢，我就回避你，
　　你回去！我心上早已装满了
　　你一家鲜血。
麦克德夫　　　　　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我让剑说话，你这个血腥的恶棍，

恶名都不够叫你。

〔交手。

麦　　　　　　　　你白费气力。
你休想叫我流血，就象你休想
把刀剑不伤的空气劈出血痕。
让你的刀锋落到别人的头上吧。
我自有魔法护命，女人生下的
谁也伤不了。

麦克德夫　　　　别再信你的魔法了！
让你一直信奉的魔王告诉你
麦克德夫是从他的娘胎里不足月
剖出来的。

麦　我诅咒告诉我这样的那副口舌，
可恨它挫折了我的男子汉勇气！
还听信什么这些妖魔的播弄，
听任他们模棱两可的摆布人家，
许诺的语言叫我们听得称心，
白抱希望！我不愿跟你交手！

麦克德夫
那就投降吧，懦夫，
活下狗命来向全世界示众！
我们要把你当稀有怪物画下像，
高挂竿头，底下写那么一行：
“来此可一看暴君”。

麦　　　　　　　　　　我决不投降，
低头吻玛尔柯姆这小子脚底的泥土，

招来下贱小百姓围观唾骂。
尽管葆奈姆森林来到了顿西嫩，
撞上的你又不是女人生下的，
我还要作最后一拼。我挺身而出，
挥开我威武的盾牌。来，麦克德夫！
谁先说“住手”，下地狱万劫不复！

〔且战且下。号角声。

第九场　顿西嫩堡内。

奏军乐。玛尔柯姆、老西瓦德、罗斯、众领主、
众士卒，击鼓扬旗上。

玛　我希望不在场朋友都安全到来。
西　总不免有牺牲；就我目前所见，
这一场大胜仗赢得十分便宜。
玛　麦克德夫失踪，还有高贵的令郎。
罗　老将军，令郎已经克尽了军人的厥责。
他只长到刚刚成人的年龄，
就以英勇证明了他是须眉汉，
不畏顽强，勇往直前去迎战，
不幸壮烈捐躯了。
西　　　　　　　　　　那是说他死了？
罗　是的，抬离了战场。老帅的哀痛
决不可与他的价值来衡量，因为
那没有尽头。

西　　他伤口是在前边吗？
罗　是的，在额上。
西　　他就做上帝的战士吧！
如果我有头发一样多儿子，
我不会期望他们死得更光荣。
这就算敲了他丧钟了。
玛　　他更值得
我为他隆重举哀。
西　　他不值更多了。
人家说他结局很好，结清了账目了。
愿上帝和他同在吧！又来了新喜讯。

麦克德夫携麦克白斯首级上。

麦克德夫
陛下万福！殿下是国王了。请看
篡位贼狗头在此。江山重振了。
陛下周围拥立着全国的精英，
心里都显然在同我一起致敬礼；
我希望大家和我同声高喊——
万福，苏格兰国王！
全体　　万福，苏格兰国王！

〔喇叭奏乐。

玛　多承拥戴，我不能多费时间

21　“重振”原文为“自由”，亦即今日所说的“解放”，与原文相应，甚至可译为老话“天下太平”。

报答列位一致的耿耿忠心
使我心安理得。领主们、亲人们，
今朝都封为伯爵，这是苏格兰
第一次用这个封号。剩下要做的，
有许多除旧布新而应做的事情——
例如要招回流亡在外的朋友们，
当时是逃离暴君的罗网而出走的；
要揭发死了的屠夫和他的魔王后
（据说她是亲自用一双毒手
把自己惨杀身亡的）他们手下的
残酷的帮凶——这些以及其它
需要我处理的，当按上帝的旨意，
分别轻重缓急来适当处理。
现在就谢谢大家的相助相勉，
请各位去斯柯恩参加我加冕大典。

〔军号奏乐。全下。

《卞之琳译品集》其它书目

《西窗集》（现代西欧散文抄，修订加序二版，江西人民，1984）
《英国诗选》（附法国诗十二首，湖南人民，1983，待修订重印）
贡思当：《阿道尔夫》（上海文化生活，1948，待修订加新序重印）
纪德：《窄门》（上海文化生活，1947，修订加新序交天津百花）
纪德：《浪子回家集》（上海文化生活，1947，待修订加新序重印）
纪德：《新的食粮》（桂林明日，1943，待修订加新序重印）
斯特莱切：《维多利亚女王传》（修订补漏加序，北京三联重印，1986）
衣修午德：《紫罗兰姑娘》（修订加新序，湖南人民，1983）